

續高僧傳序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京夫至道無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大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道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弥新塵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坎有之和昭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号並德充宇宙神冥幽明象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油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慈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胄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難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則經斯大拉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貴蹤望而

可尋倘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

續高僧傳卷第一第二張 左

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笈有據而緇表異趣叙略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采加以有梁之政明德云繁遺傳五三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贖誰為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關是用憑諸名器訂對繁青而情計拙遑各師偏覽迹跡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歲亦遷徙佳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執陳筆記引疎聞見即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為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已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牛聞遂得類續前題昌言大寶季世情熱量重聲華至於鴻飛風猷略無繼緒惟隋初沙門經部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與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什狀終亦未馳高

觀可為長太息矣故露預漆毫之客

續高僧傳卷第二第三張 左

莫不望崖而廢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之或博諮先達或取評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徵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極其志行舉其器畧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九師後聽始唯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四十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為十例一日譯經二日解義三日習禪四日明律五日護法六日感通七日遺身八日讀誦九日興福十日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家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領迴手抑揚寔遑弘檢且夫經道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細維於正綱必附諸傳述知何績而非功取其拔帶宏規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贊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為要解紛靜節愍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輶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緊銷

於林薄致有聲證玄谷神遊紫煙高謝於松喬俯明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闕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簫罕遇故集見勅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帙号曰續高僧傳若夫搜羅源派剖指憲章組織詞今珍磨行業則僭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覩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應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本傳六人附見于七人

梁揚都正觀寺扶南沙門僧伽婆安

羅傳一 身陷羅 末道賢 僧法道令

梁揚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

唱傳二 梁武帝僧期 梁簡文帝昭

魏北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

傳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若

提流支傳四 常景 主靜實意 覺定

法瑒 智希 揚街之靈 智賢 法希 藏稱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南嶽 智寂 道臣

僧伽婆羅言僧 養亦云僧 遣扶南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附法津學年出家偏業阿毘曇論骨梁之祿有譽海南具足足後廣習律藏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和法隨和主都住正觀寺為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末盡炎煥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凌夷婆羅靜初於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栖閑養素資業大梁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揚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重館扶南館等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曰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付譯人盡其經本勒沙門齊唱慧起僧智法雲及素曇允等相對疏出華箋有序不陸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為家僧而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

財以為觀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

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預平于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染初又有扶南沙門曇陀羅者梁言引弱大賡梵本遠來貢獻勒與婆羅共譯實靈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有傳譯未善謂言故而出經文多隱實時有居士末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婁頻經一卷文既彫具不辯來由又有大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揆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揚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令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辨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託室虞孝敬寧周內外撰內典傳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俗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臨

沒便襲漆衣更名道命流離閭輔亦有著述云云

擇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苦顧惟隻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膏目流略便能強識文采鋪賸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陶津經律諸票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羣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家室執固不迴發三天陰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擢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去季遭亂入東遠三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遂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歎茲厚德但文散羣部難可備尋下敕令

唱撰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權文或札撤除障或鑿接神咒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包括幽與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相倚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元事地民尚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成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眾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鳩眾經理義号曰義林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奏別勅兼贊其切編終始緝成部帙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軌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宣唱經紀區別其類通略之流帝以佛法中與近識雖通自非才學元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即義並通鳩聚号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實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四十卷並唱獨斷專慮續結成部既上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

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雜甚有科據一帙四卷雅慙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尚造三本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叙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德稱焉道俗手筆乎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廡早傾常懷哀感每嘆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因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為心良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灾源累故叙林眾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數用此書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冀冥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繼齋謹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於鍾山北澗建大愛敬寺紉紛惕日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派泉灌注鍾鯨遍嶺鉞鳳乘空創塔包巖堅之奇宴坐盡林泉之遠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普厭塵奢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層雷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

池臺周宇環遠千有餘僧四事供給
中院正殿有栴檀像舉高丈八匠人
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且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
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
微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
像舉高丈八躬伸供養每入頂礼獻
款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无不下
泣又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
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甲里夷壇
通傳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
宏壯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
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
諸王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
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同極
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遺兼我
之哀復於中宮起至妙殿景陽臺立
七層室崇宇嚴蕭聲若卿雲粉壁珠
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
蓋蓋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
暖隨時代易新奇芳百應時日薦帝
又曰錐竭二五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
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

侍食惟有親望親奉饌奠而无所贈
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
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純孝
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
古元德而稱故元帝六代尋我皇為
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要貴五德
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
隙之思弥軫垂拱嚴廊風樹之悲適
切絮齋宗廟度事郊禋言未發而
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
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載
論孝四人而已廣如繹所撰金樓子述
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
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擬則宸宮九
級浮岳迥張雲表山樹園池波蕩煩
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礼懺敬
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
務殷而表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
墳恒以迄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
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
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負限隔於
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賁故使孔
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

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
頻奉璽書預采翻譯具如別傳初
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勳便發二願遍
尋經論使無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
區別之撰為部帙号曰名僧傳三十
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
夫深求齊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
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万象森羅
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
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
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伏膺甘露
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
尺寸同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
宗敏德名絕終古擁嘆長懷靡茲永
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
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實唱不敬預珉
二落礼誦餘日相拾遺漏文廣不載
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
因此枉罪謫配越州尋今依律以法
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擅從廣州
先懺京師大僧寺通方從嶺表永棄
荒裔遂令鳩集為役多闕畫則伏懺
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

中既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攢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其定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休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實要為時所不測其終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開約以元魏和平年住北臺昭玄統終絹僧衆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窟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鰲傳窮諸巧巖龕別異狀駁動人神揣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參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暭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為天師弘敬老氏度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度宣年大武威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

太武云萌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達廢依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闢佛日舊譯諸經並從梵蕩人間誇道憑准無因乃出提謂彼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代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而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引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請加五方五行用石樵金疑成偽耳並不測其終隋開皇開壞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歲冬持衣鉢月再興齊儀範正律遞相鑒檢甚具翔集云

供擬般華嚴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留支為譯經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在宮前閭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為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為嘉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剎環奇窮世華美剎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一重鐵鐃角張盤及鐃上皆有金鐃如一石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鐃上下凡有一百二十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窓三戶皆朱漆扉扇垂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鐃鋪首佛事精妙彈土米之二編柱金鋪驚駭心目高風永夜鈴鐃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珠網作工巧奇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十有餘間蓋觀星羅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續以丹青枯栢栢松異草叢集院牆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三道三重

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弈華嚴
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
嚴煥爛東西兩門倒皆如此所可異
者唯樓兩重北門通道但路而置其
四門外樹以青槐直以渌水京師行
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滄雲之
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
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
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
為脩律博士有詔令刊定條格永成
通式景乃商榷今古條貫斟酌即魏
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黃門
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
若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
餘篇給事中封暉伯作序行世寺既
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圖視宮中
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明以見宮
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
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閣浮所
無孝昌二年大風撥屋拔樹剝上寶
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
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為天所震
帝登淺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

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
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
平旦火起有二道人忍焚燼投火
而死其焰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剝柱
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
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
明儼然同觀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
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為侍中斛斯
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
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
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華受然後
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之佛法
隆盛英俊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
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摩學
通玄素餘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
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
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
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
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
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
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
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
有萬甲所翻新文筆之英本滿一問

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
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
矣嘗坐井口深雖內空弟子未來無
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
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
攪即以鉢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見莫
測其神威共嘉嘆大聖人也流支曰
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
不謂為聖耳懼或世細遂秘不宜
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觀云
實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
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
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
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
佛陀扇多觀言覺定從正光元年至
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
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
經曰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衆
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
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
度各翻訖乃奉授其間隱沒乎有不
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
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

總高僧傳卷第一 第十九 女 大教

神理標異領諱魏詞備盡隅隅帝每令誦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日正慶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誦華嚴經意日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誦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誦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談奮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年有南天竺波羅奈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林僧昉等筆受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期城

總高僧傳卷第一 第二 女 大教

郡守楊尙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倭詳東土摩訶般若夫須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駭之形余來奔覽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國高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書名僧異瑞紛綸間起今林摘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孝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提方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專討經論講摩訶衍又令沙門曇頭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札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撰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其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鑿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

總高僧傳卷第一 第三 女 大教

傳筆及建武帝天和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為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耶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辨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臣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群藏廣部同不厝懷藝術具能偏素諳練雖導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閑無憚夷陰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咸唱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汎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難陀經等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責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潏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公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

雲殿竭誠供養諦欲傳翻經教不羨
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
李寂獨漏陵法為時尚不果宣述乃
步入東土又往雷春令陸元招創奉
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
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天保三
年為侯景請還在莒供養于斯時也
兵飢相接法裁賴焉會元帝登祚承
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願禪
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運還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隋蕭太
保度嶺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拙還
靡託述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
章又止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
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緣
遂欲汎船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
搭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
梁舊齒重覆所翻其有文旨乖舛者
皆銘治成範始末倫通至文帝天嘉
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
忍律師等並建葉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意

乃為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費踈
宗旨而飄寓投委元心益奇又汎小
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
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
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脩人事權止
海隅伺接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
月發自梁安汎舶西引葉風賦命飄
還廣州十二月申上南海岸刺史歐
陽穆公願逆住制官寺請翻新文諦
願以葉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愷
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
公薨沒世子統重為極越開傳經論
時又許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
居別所四絕水洲統徒造之嶺峻瀟
涌未敢凌記諦乃鋪舒坐具在於
水上加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
既登接對而坐具不濕後常敷置有
時或以荷葉搦水垂之而度如斯神
異其例甚衆至光太二年六月諦默
世淨難情樊形骸未若佩理資神豈
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
智愷正誨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
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

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紓本情因介
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愷諸僧欲延
還建葉會楊董碩望恐奪時榮乃
奏曰嶺表所譯契部多明無歷條
識言非治術有救國風不釋諸華可
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歲陳
世以太建元年還疾少時遺訣嚴正
勗示曰果書傳累欽其文付弟子智
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
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
僧宗法准等各費經論還返匡山自
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
討尋教旨者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
綺錯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注疏解依
心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
師重為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
公別著行狀廣行於世且諦之來時
逢喪亂感竭運終道津靜濟流離即
化隨方卷行至於部帙或分譯人時
別今物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
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三載所出
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
卷微附華飾咸顯隋唐見雷毗別歷

續高僧傳卷第一第三十五 左

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一甲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圓兩寺是和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玳瑁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藏三十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古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為嚴冬衣服單疎忍寒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冒然憤氣衝亡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衆傳但恨和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羣生無感可遂埋耶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感叩之佗不覩其興以為太息耳即驗往隔今統敷揚有

續高僧傳卷第一第三十六 左

宗傳者以為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天竺優禪居國王子月婆首都陳言高堂遊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叱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防筆受屬齊受魏禪蕃客任情都請還鄉事深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爾以梁武大同年薛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都檢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忍過子間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魯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請七願引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為希遇屬景作亂未暇翻傳携力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華寺譯之沙門智昕筆受陳文凡六十卷覆疎啗練勘閱便了江州刺史黃法範為壇越僧正擇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而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等舌於楊都城內至妙寺為

續高僧傳卷第一第三十七 左

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易陀羅而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代三寶錄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跡轉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正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鄒會屬寇勅那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為廣州刺史歐陽頔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之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達越諦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達業并費斬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說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

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
 座絕嗣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
 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
 正理盡談恒譚夜請新宗因循往華
 乃經涼煥泰振發玄門明哀弘詣覈
 其疑義每湊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
 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
 嵩公知我者希浮訪斯及不測其終
 智愷俗姓曹氏住揚都寺初與法泰
 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
 素積道風詞力夥賸乃對翻攝論躬
 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
 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
 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
 經綰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
 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
 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
 俱舍纔得一過至陳光大中僧宗法
 准慧忍等虔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
 論更為諦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
 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
 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
 欽詣謁諦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

盡以八月二十日遯我自省不救索
 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
 石火無恒燭電光非久明遠文空滿
 荀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墮寒隴向
 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
 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生儼思奄
 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
 也葬於廣州西陰寺南崗自餘論文
 真諦續講至成第三卷因今并譯
 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歲又化諦有
 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姪子明敏
 深沉雅有遠度少勇至南受學攝論
 諸承諸部皆著功勳太達三年毗請
 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
 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
 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裾
 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
 端學士並是名實擇定僧某日嚴法
 侶等皆資其學時有俗州平等寺沙
 門智敏者弱年聽延祚寺道緣二師
 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
 若論又往希堅三德聽婆沙中論皆
 洞涉精至研最宗旨必得本師臨聽

言無浮華義得明暢者方始難之餘
 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為廣州刺史安
 南將軍陽山公願請宅安居不獲專
 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
 數與道及等二十人並擬拾文疏於
 堂聽受及愷之亡亡諦撫膺哀慟遂
 來法淮房中宰尼響數等十有二
 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捨無斷
 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至三歲崩後
 法侶散宗嗣將虧太達九年數相
 續數印軍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
 者太達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歲
 弟子慧寄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
 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濕
 服論敦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
 求便為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
 三章玄義後送豫章鶴嶺山數又與
 環法師隨從因復為說第三分具得
 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寄因遺疾不任
 傳授乃令敷下都覓海潮法師當
 窮論旨以十四年至於建業所尋不
 值乃遇栖玄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
 涅槃疏釋經後分文兼論意而不登

續高僧傳卷第一第三張 左 主

足便還故寺常諱新文十三章義近
二十遍開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送焚
燒州境及敦寺旁文疏並盡其年授
敦今住廣德二州僧任經五載殷開
法事後解僧任方於本州道場寺偏
諱攝論十有餘通坐中達解二十五
人幾山瞰等並堪領匠仁壽元年達
疾終於本寺敦撰諱之翻譯唐始末
指訂并表部時節人世詳倫廣有成
叙道居住本九江尋宗諱旨興諱攝
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勅退入既
達雍輦開悟知多自是南中無復諸
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

續高僧傳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

左

大曆二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耶連

耶舍傳一 方天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開

都岷多傳二 僧號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

豆沙門連摩笈多傳

三 佛弟子 律因 劉惠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彦

琮傳四 行輝

耶連提黎耶舍隋言尊稱北天竺烏
場國人正音應云鄒茶茶音持耶反
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刹帝利種
隋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時先為分
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
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偕聞
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
嘆佛景迹或言某國有鉢某國有
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
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

續高僧傳卷第二第三張 左

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
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礼僅
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位十年通履僧
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
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
涉終無所成示曰雖聞情無領悟脫
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雲山南
窮師子窟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觀烏
塢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儔其
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
夜五更先礼三寶香花伎樂竭誠供
養日出昇殿方覽万機次到辰時香
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
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
景將映寓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
義復與群目量議治政願入佛堂自
奉燈燭礼拜讀誦各有恒調了其常
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切不替王
有百子誠孝居懷擇種餘風胤流此
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
遣四遠投告六人為伴行化靈山之
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
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

入其境便遭煞害昔有聖王於其路
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拍人路同
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
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
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
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窺對目不
見循路東指到芮芮國值窳殿亂西
路不通及鄉意絕乃隨泳轉北至沮
海之旁南岨窳殿七千餘里彼既不
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
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
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
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為翻
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
寺處以上房為建道場供窮珍妙別
立厨庫以表尊崇又勅昭玄大統
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
門法智居士万天懿傳語懿元鮮卑
姓万俟氏少出家師遊羅門而聰慧
有志力善梵書語工呪符術由是故
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
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
礼梵本願群目曰此乃三寶洪基故

我偏訪其奉信推誠為如此也耶舍
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呪冥救顯助
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為統
所獲供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與
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
咸將濟之市廛內所多造義井親自
澆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
三寺依泉旁谷割極山美又收養厲
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
往窳殿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
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
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
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尔內撫
其心慙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
佛教興國一時平殍耶舍外假俗服
內製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
彫窘投厝無所依餓渴堅者減食施
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
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
此負留難便歷四年有隋御寓重隆
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聖書
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
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

譯勅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
令對翻傳主上礼問辨繁供奉隆渥
年雖打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
陀羅尼具依備業夢得境界自身作
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
廣濟寺為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
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
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令門徒佛法
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
過言訖就枕奄尔而化時滿百歲即
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
先達善相者去年必至百亦合登仙
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
測之然其面首形像特異常倫頂起
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
耳高且長輪壙成貝見人榮相未比
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傾
哀驚道俗昭隆之事將漸隆焉凡前
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餘卷即
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
也並沙門僧深明芬給事李道實等
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
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

約高僧傳卷第二 第六張 左

五年冬勸練俱了並沙門尹琮制序具見齊周隋二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景靈迹勝寺高僧歇水深林山神海狩無非奉勸並預懲降事既廣周未還陳叙沙門尹琮為之本傳具通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隋言滅喜不遠五百由自來觀感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為頭精舍大乘經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實傳沙門法纂筆受沙門尹琮制序

閼鄆端多隋言德志北賢豆賢豆本言國之說時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說稱也而後國人語言賢豆而已捷陀羅國人也隋言乃之以為五方也香行國焉居留沙富羅城古丈夫官也制帝利種姓金凡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為貴姓父名歐閼還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變理國政竭多具季五人身居窳小宿殖德本早發道心適在縣亂便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設因蒙度脫其都波弟耶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七張 左

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上此乃于闐之訛略也名曰嗜都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安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六傳抄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耳名曰闍若都跋達囉此云智賢通通三學偏明律藏端多自出家後孝於親事誠教誨積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徒結志遊方弘法切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解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為法主益判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險之峻極也至獸恒國既初至止野曠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端多遂捨具戒竭力供待數經時艱冥靈祐祐幸免災橫又經渴羅脰陀及于闐等國屢遭夏雨寒雪暫時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大統元年也雖歷艱危心逾猛勵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屆長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八張 大

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累來心更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染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運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為造四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既非和恭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奉傳度梵文即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達德陵運像教不引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勅退入京輦重加爵祿從偏礼兼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慰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褒破關梨智賢還西滅度端多及以和上乃為褒厥所留未久之間和上遷化食影孤寄莫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輒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還道還僧星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株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褒破俄屬齊

亡亦投彼國因與同慶講道相娛所
賣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
便有異前人無虛行苦同誓焚香共
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還等賣
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父居止京邑勅
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
述夏中詔曰躬之五運恐民盡死是
則居宮之士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
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
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
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
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花
池沿其号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
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三
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
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
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
多西歸已絕滯滯十年深思明世重
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
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
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頗仍未還京
關尋勅數譯新至梵本衆部弥多或
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

多為主食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
俗故得宜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
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
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
之尔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
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
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
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榮法經
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
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先
琮重對梵本無審覆勘整理文義昔
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
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
一十二卷隋初後出日藏分一十五
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便
支離部義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
沙門僧就合之為六十卷就少出家
專實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
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極當
未善精窮此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
者識度明達為國監寫藏經更釐改
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
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

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
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
關東南二千餘里有迦拘迦國彼王
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
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鐸鑪
轉讀則開香花供養或以諸餅果誘
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
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花
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華聚
二陀羅尼都薩羅藏庫訶般若八部
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
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
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
山為其淨跋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
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
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
宗遍學五明兼開世論經行得道場
之趣摠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
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開勸請勤誦佛
經老而弥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
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
奉以為師因事塵淅流擯東越又在
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三張 左

至開皇二十年便徙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徙西眼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也並詳括陶治理教圖通文明義結具流於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岷多共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智天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梵古書及軋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俗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滯東川遂嚮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齊之季為昭玄都齊國既平佛法同毀智目僧職轉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曰嚴寺沙門唐琮制序見隋代經錄達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賢且羅羅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三張 右

又國人也刹帝利種姓榮耶伽囉此云虎氏有第四人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受法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巨界毘摩訶揭闍城此云耳出於宛牟地謂黃色花園圍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國舊云僧伽監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佛跋笈多此云學密阿達利夜名舊摩達多此云德施又一所連利夜名為普照通大小乘經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為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為憚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為常業笈多受具之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宛戶踰後以普照師為宅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傳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度其所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王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四張 左

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六招聞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為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間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振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州之謠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遊僻施國六人為伴仍留此國傳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倫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北陰高侶咸湊其境於高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額在利物躬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伽羅國波多又擊國達摩志續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睺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為彼僧講說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為

誦如實論亦二十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為彼僧講釋前論其王薦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爛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紕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賣經論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既不遂勞獎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先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昇同徒或留或歿獨願單影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

大即徵旨此方舊學頻遭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寧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密詳正勤節高猛誦經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嗜慾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頰於贓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親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勅重墜厚至於佛法殊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恒常虔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替於時及隋綱云顏郊壘煙撲瓦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益其深解遂闕陳即始於開皇中歲終於大業末二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實顯暢具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陽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

卷未及練覆值為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彦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食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威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士壹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藏法以皮作牀子二枚書為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撰法以為戒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叛異其云此塔藏法依占察經自撰藏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大山崩時以奉聞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彦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群錄並無正名及

結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八卷 左

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
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
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咸
應即事並涉弘演釋門者自字君素
本相郭人也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
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
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
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遠玄儒
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
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
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
教導達群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
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
陽劉鼎撰內外旁通比技數法一卷
通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
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
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
之東學有疎有密故尋筭之用也則
兼該大行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
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老西天所陳
何無兩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
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千里
依諸筭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

結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九卷 左

彼此異意指摘之際於斯取失故衆
經竿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之
旁通對符庶幾翻譯之六義而特或
既參經結詰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
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
法式時有沙門亮琮等准的前錄結
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
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
長房本預緇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
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片
入京從例修綴以列代經錄散落難
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
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
下舒年号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
陳叙函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
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
下勅行之所在流傳取為該富矣
釋彦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
号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
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
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遠法師因試今
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

結高僧傳卷第三 第二十卷 左

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辯
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華譽
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嶺嶠山誦法
花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
乃返鄉寺講无量壽經時太原王
邵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
弟弥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
晉陽且誨且聽當尔道張汾朔名布
通儒尚書詔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
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捐風猷
同為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嘆所
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
講仁王經國親僧都用為承奉聽徒
二百並是英隄帝親臨御道文武咸
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
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待上下而神
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
景仰十六遭父憂啟辭名間遊歷篇
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陽休
之與文材館諸賢交共款狎性愛恬
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
本万言誦試兼了自介專習律檢進
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

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續道書号無上秘要于時預露綸綜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黜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表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邛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号為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為諸賢講釋般若大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号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浴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万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為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隋高祖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象大生恠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蘓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祭

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道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伏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授擢掌輔褒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既到主顧欽至泰然從駕東巡途并部時場帝在蕃任從河北承風請謁遂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恆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勝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足為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尔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建齋諸葛類等羣賢迭往參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後作鎮太原又蒙遷入安居內第叙問躬寫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大手執頗梨授去琮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舊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復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寓感初三寶每設大齋皆陳

懺悔帝親執香鑪琮為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練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煬帝時為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曰嚴寺降札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明哲數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文頌為先中天師表梵音為本琮乃專尋教典日誦万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誦讀每日聞閱要周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荊州時漢王諒於所治城隅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明便下舍利廕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末歲又勅送舍利于復州之樂寺今名龍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纔有餘址而唐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剪忽覺頭上痒闔目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粟米光色鮮發兩芥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頓更推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十四張 左

獲博藏銅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鼓中所獲乃是銀合所感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音陵縣界感得一石唐治既了忽變為五色光潤內微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群了無顧盼遂去還來首尾十日恒在攀所有人將至鉢邊便即鳴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遠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鰲並舉頭出水北望舍利琮便為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湧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奴雲並盡惟餘塔上圓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以為記藏諸秘閣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目錄乃分為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為隨卷有世帝世感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請練周鎖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微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十五張 左

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開心文章騰著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諸大智釋論等並為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葉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實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為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開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昆崙書多翻術業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經律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二十六張 左

五十有四即大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柩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曰日齋時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逆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查尔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栢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取取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湛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優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誨誦相必初未休捨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觀同諸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為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為警誡自尔專思罪累屏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

方言七日一通用為常葉然琰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土群師皆宗焉迹至於音字詁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弘天擇道安每稱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樂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序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元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反及勝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而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迷書今雖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焉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

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今知會通耳何復難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與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聖衆儀則僧寶弘盛攝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難易詮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量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開明舊說彼方搃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離戎之胤梵惟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諸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湯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為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末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元隆久云流變稍疑動動竟逐淺波渺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受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策

草創伏膺章簡同鸛鳴之言微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立文類測海波之梵法大聖規摹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切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以內執人我外慙諮問枉令秘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然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儒智嚴實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需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根恒淨心鏡亦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慈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遠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誦頌六呪切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胡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鄧鑒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開貨斷巧由文舊以為鑒

續高僧傳卷第二第三張 五
今固非審擇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訛會以斯譯披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括梵書漸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第謂分明耶因此言輒銓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造議親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客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重於文字尤從其質非无四五高德續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長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騁惟對面之物乃作花驛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為禪定如斯等類固亦眾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不草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撲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請勿嫌恠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之猶別諍論起迷障晒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

續高僧傳卷第二第三張 五
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開之道此未允其致雙林旦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鵲之頌俄并昔經一聖續亡法門即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傷既乏寫水之閒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誰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俗誤世人今語傳尚參差况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懸懸於三覆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懸水鏡兼而取之所倚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滌謙惡其備二也荏暖三載義貫兩乘不苦間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沉於道術湛於名利不欲高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

續高僧傳卷第二第三張 五
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鎔之徒不迫隆於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選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為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開四辯必令有梵詐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懸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諒穹壤理絕名想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昇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今懸解定知難會經音若圖雅懷應合直食梵響何待譯言今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圖音譯疑變恣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引要道况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真像落駿前蹄苦遠俗

訓持衣捧盤類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主者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耻尋釋語之趣立觀經葉弗與訖仰拾見梵僧例生悔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蒙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瑋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引賡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為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和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脩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回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之子為立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誥訓業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為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素夙為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退入既達京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 第五
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憾接招趙州所譯衆經具在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初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

左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三 本傳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

頗傳一

唐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蹟傳二

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唐言作明知識或一云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又大乘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博通戒網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修不捨經十二年末復南遊摩伽陀國鄢爛施寺值戒賢論師咸引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又偈大乘諸論波頗識度通敏器宇冲遠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教授司侶所推承化門人殷若因施羅跋摩等學切樹勳深達義網今見後從本國進化為彼王目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帶一方六月一移任緣

增補傳卷第三 第三張 左

摩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
和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北
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衛所以法訓賜
曾未決旬特為我主深所信伏日給
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
珍遇生福增勸日倍於前武德九年
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承此風
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目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
謁帝以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
釋門英達莫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
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
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微問相難披解
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
理無爽對揚賜緣四十段并宮禁新
納一領兩將五僧加料供給重頓慰
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
非藥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
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揚
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
善創開傳譯沙門慧素等證義沙門
玄誓等譯語沙門慧蹟慧淨慧明法
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增補傳卷第三 第四張 左

房玄齡嚴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
參助勘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瑄從
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實
星經後略勝光又譯般若燈大在嚴
論合三部三十五卷三六年又勸閱
既周繕寫完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
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
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百藥制序具如論旨波頗意在
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
已有人士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
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初通者時
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群妙通機會對
監護使具述事理玄頗遠投東夏情
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振上古昔
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十今大
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
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議者
謙收同後遂不行時為太子深患眾
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
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奉
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時服十具
頗擅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

增補傳卷第三 第四張 左

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賁梵
本望並翻盡不言英丹有墜綸言本
志頻然雅懷莫訴因而痲疾自知不
救分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
表施身下勅特聽尋介而卒於勝光
寺春秋六十有九東宮下令給二十
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開維既了沙
門玄暮收拾餘骸為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
日也有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
三帙獻功掩抑慧燈壁照感累用茲
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喪法崩歸俗
斯及伊我東鄙匪各西賢悲夫
釋慧蹟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
常神思鋒銳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
家隱體其精爽異倫即度為沙彌講
授之眼誨以幽奧蹟領除玄理曾不
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秀望
欽而美之初從隱隱淫服法華後別
聽三論皆剖指新奇抗擬擢會開皇
中年江陵寺大興法席群師雲赴道
俗以蹟嘉績夙成咸欲觀其器略共
請為法主願惟披導有旨因而踐焉

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義高
 常伯論難相繼辯答泠然少長莫不
 絃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尤
 壽聞其幼譽驚為挺親駕謁焉素倚前
 聞大相褒賞以事奏聞云希世卓
 秀者也登即有詔令本州備禮所在
 恭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
 侶敦悅玄儒才藻屢揚汲引无竭預
 有衣冠士族皆來展造門庭莫不讚
 其冷閑博達機捷之謂也末厭煩擾
 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心學掩
 開兩載情踰諸門迷語默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代云喪法
 事淪亡道闕當年情欣恬靜以大業
 末歲移卜終南之高冠嶺因嚴攝室
 疎素形心會唐運勃興蒼生攸濟蹟
 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誨誨暫揚傾都
 請道武德年內擇侶云繁屢建法筵
 皆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
 王公卿士並從咸集沙門告歲爰堅
 論宗聲辯天臨貴賤傾目躋繞旋覽
 言清理詣思動幾微神彩驚越四部駭

心百辟咸願而嘆曰非惟論辯難經
 抑亦銀鈞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
 深相結納擬為師友六使來召令赴
 別第頃以生名然身之累由來有人
 退讓餘詞一不聞命及貞觀開譯詔
 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統詳論
 旨乃任為翻論之筆譯詔奏聞有
 勅賜帛百匹衣服一具頃又著論序
 曰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
 偈偈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
 功也學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
 邊也然則燈本无心智也亡照法性
 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
 夫尋論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
 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繁葉亡
 根者豈欲余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
 若乃攝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累
 重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悞營
 崇山見深滄海志大難觸詞鋒罕當
 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
 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諍陳異論
 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
 翻迷教雖通而更塞可謂捐珠說石

棄寶負新觀畫怖龍尋迹性為愛好
 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
 呵喑慾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
 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
 初依功超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
 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万物
 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
 斯論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鉗根
 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
 將體道居衷還覽真言為其擇論開
 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乎
 顯至如自乘異執騰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万緒驢乘竟馳於駕駟螢火
 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
 宗玉石既分玄黃也判西域涂翰乃
 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為精詣若舍通
 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
 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倖於造
 化崇本息末無為太平守母存子不
 言而治以為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
 億萬所負闕者猶多希見未聞勞
 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波頗蜜
 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群詮喪我怡神

增補傳集第三卷八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故能
附弋傳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
嶺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途經
四万以大唐貞觀元年頂戴梵文至
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
摩騰遠勞蕃使詎可方茲感應道
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
見殊悅帝心勅住興善勝光即傳新
經之始仍召義學沙門及王公宰輔
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
則飲其會理函杖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嚴在壽星
檢勘云畢其為論也觀明中道而存
中失觀空顯第一而得一牟空然司
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膳之鏡為鑑邪
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為
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斤內遮
外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
蕩蕩焉悵悵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
因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礪越溟
海之舟輿駭惑識之雷運照幽途之
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
大同賓頭盧伽為之注解晦其部執

增補傳集第三卷八

學者昧焉此論既興可為範鑒庶明
達君子詳而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
勅秘書監虞世南作序見蹟之所制
嘆咽无以加焉因奏聞上仍以序列于
卷首而在傳寫緘于經歲以貞觀十
年四月六日終於西征春秋五十有
七薨于京郊之東列陸立碑頌其芳
德太常博士褚亮為文自蹟之知道
倫等崇其稱機時俗以擬慧乘固為
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諱花嚴大
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至擇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
華音文淳美時為眾述清轉動神又
抽減什物用寫藏經尋閱纔止便修
虔奉又善導達眾首舒暢物情為諸
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書畫
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賞其言定
其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派草隸華
功名跡甚存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
慶其中公卿執紙請書填赴時隨紙
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能綺華當
世故在兩流詠就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增補傳集第三卷八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
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
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
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邁年在弱歲早
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
家志業即遠日頌八千餘言搃持詞
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詣質碩疑微
究幽微每臻玄極馳大智度及餘經
部神采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
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
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大義精
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
布學徒欽慕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
折重開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
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
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
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
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喻
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
其猶冠履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今
道士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
績今日有言裁幾誤諸後即令僧居
先坐得无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扶

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
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
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
因戲曰負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
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負道
脫屣昇牀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
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覲容淨因
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
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
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
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
冠餘列請為稽疑於是通遂茫然惘
惘无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開逆敵正
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金荆
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何以救
之令遂被然今後頗有授教皆應機
應仆因非覆執自余大小雙玩研味
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開室
統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為三十卷
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余
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
有陳迹未盡研求乃无師獨悟思擇

名理為之文跡三十餘卷遂使經部
妙義接細明時劉賓正宗傳芳季緒
學士賴川庾初孫請註全剛般若乃
為釋文舉義辭為威作窮真俗之
教原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焉
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
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
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為之序引其詞
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
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
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受河而昇彼
岸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
徇無涯踳駁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
也賴川庾初孫早躬篤信以為般若
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
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
之外是以結駭受持多歷年所雖妙
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遠湛或有
未悟嗟迷方之弗達瞻在途而太息
焉有慧淨法師博通典義辯同多軼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指顧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獨導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漫焉氷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傳
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鐸峯秀上
映鸞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
覺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
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
今則沙門重聞藉甚當世想此玄宗
贊為稱首歲惟閏茂始創懷油月躋
仲呂爰茲絕筆繼俗故仰軒蓋成陰
扣鐘隨其大小為鈎發其光采一時
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遍相傳授
方且碩義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
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
指南西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
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為三府官寮
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覽陳言論
有清樸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屬
遂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習上曰登
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无以
挫其銳者即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
之側廁龍馬之間奉對上人難為高
論雖然敢藉鍛秋霜之威布春雨之
澤使惠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掄揚大

續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六

慧豈非佛法之威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為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為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為三十卷義冠古今美聲籍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嘆曰此乃東方普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其為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為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遠黃巾蔡子見成世英道門之秀纔申論擊因逐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冕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順貴識同美尔後專當法丘結眾敷弘標放明穆聲懸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為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為法又

續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七

撰法華經疏述十卷勝歸仁王般若溫室孟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秀推之故其每有引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元溢天壤頗亦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開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為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讀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為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日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和道會群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踈鍾靜言登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洲氣應日啓時雍高才扶雅什頑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安李公義撰作法華疏四卷以助其功下屬州郡作三身先從千河還置風於法華義理法深義難已難下屬州郡作三身先從千河還置風於法華義理法深義難已難此構香閣本嶠燒珠盤仰承雨露烈風

續高僧傳卷第三第十

八

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摘高才暫騎目雲濤遂飄飄欲追千里騏終是謝連鐺又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病苦留滯聞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弦迴飄洛神賦暗映齊紈篇索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從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然公以下名目和繁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為詩序去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鏡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鈔探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為之序曰釋教之為義也大矣夫智識所不能名言規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和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臨年對日卅歲參玄擢本

森梢千雲階乎又木長瀾森漫浴日
道乎濛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
閩川而輟慮曉定水以怡神慨使勞
生悟華常樂三乘與義煖矣冰消二
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
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
赴剖疑拊滯服高義而景從朋鏡屢
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
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實僧徒
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申景慕
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
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
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
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確
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閼綺窓
之詠魏王北山陳思南國嗣宗之賦
明月彭澤之摘微雨連乎顏謝接藻
任沈道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
咸邇相祖述藝為龜鏡豈獨光於叢
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
出周武帝振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
祖輟茲英略戡定江淮混一車書大
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

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
奇絕代凡此英彦安可闕如自參墟
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
通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
抑揚漢徽孕育曹王文雅興於茲
為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楫
潛移棹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
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述
詞什松蘿紫蕪蓋君子不常於莊嗣
詩未為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
後纂而續焉穎川庾初孫學該墳素
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
弋獵綜群言與法師周旋情踰膝際
觀斯盛事咸共讚成生也有涯庾侯
長逝永言恒化不覺流襟項觀其遺
文久為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
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
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謠同管絃
而播馨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
使七貴損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
預能流家藏一本自今國家盛集必
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
心群官攸敬皇儲久食德素乃以貞

觀十三年集諸官目及三教學士於
和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誦
論道好獨秀玄宗下令遣興抗論晃
即詰客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
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微瑞放光現
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為破二之洪
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
居一者為始序寂居先故稱第一晃
曰第者弟也為第則不得稱一言一
則不得稱第兩字乍看何以會通淨
曰向不亡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
生既不領前宗而謀陳後難便是自
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
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施奴道
希忘掃一名身子一間千解然則施
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
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
不出脣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
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
體靜替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
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猗
蹤道士魂迷謂人為畜時有國子祭
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穢言曰佛

增補高麗傳卷第三 第二十張 左德和

家無諍法師何以攝斯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勸說真為道黨淨啓今日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賞手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踊令曰不徒法樂已至於斯故淨之極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撓四坐驚聲祭見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屈挫心屑俱靡皇儲目屬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為普光寺任下今日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如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為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而未安乃委因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答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因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

增補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張 九

因構沉疴既登大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數說磨鈍策寒微被失靈至於提頓細維由來未悟整肅僧衆素所不聞恩遺曳此庸衰悲彼殷務竊悲魚腹易廢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啟履然恩旨隆隆同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今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覆之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跡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介無為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為衆生煩惱漂沒愛河不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為於此若夫廣園福地鷲嶺靈山願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輪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弘勒文殊親承音旨近則苗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老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

增補高麗傳卷第三 第五張 九

祇纓束序鳴玉上庠故得登裕後昆傳芳猶子當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曲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疑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說皆剖判智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釋義入神隨類俱辭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目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為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腹易廢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珎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忤但慧淨學熟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

石加以思燕道俗澤惣存亡獎進高深辟起山海循環百遍悲惠交懷徒知銘感豈陳瑩露類曲降顧已多慙謹以謝聞用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施迦葉馬鳴龍樹既同汎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駢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富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搃衣超座義途濟濟法侶誦誦宜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衆極疊輪寶塔華蓋洪鍾扣而弗諠清梵唱而逾靜若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藏庭神變勝響以今方古闔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

頗有會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未有之風神秀微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徒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寶八會之說要其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條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王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摭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師比者遐邇靜退不肯降重懇數著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宋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知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今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條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華門庭故能接請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譽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謂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煞青謂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懷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新酬東

官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言賸文華驚心眩目辭超衆輟理跨連琛幽難勃以縱橫採藻紛其駘驛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冲乎探賸非夫拓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施之典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典般若教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為信乎為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為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為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為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為提撕夫以住无所住方善所以無修為無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二十六張 古

善義無無清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
宗既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
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散空談
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
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
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况燭火之倖
日月浸濯之方時兩寧以分同明潤
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
大彭殤均其壽夭建極亂其橫堅施
屬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
忘在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
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
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謬
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
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
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
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
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
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
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
顯乎中觀靜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二十七張 古

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見截鶴庸詎
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
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
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
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
曉幽末之士淪惑同息至若道圓四黑
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單殺聖賢
固其若此而况庸庸乎自非鑒鑒三
明輝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
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怖
能擇善教進苦羨如或鏗然願詳金
辭矣於是廊廡貴達重仰高風人截
一本絨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為言先
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
望日掖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
法琳包括經史撫按昔聞承破邪疑
迺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含折疑論
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瑣瑣駭離朱之
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
事彈辯圓辟玉衡之膏七政猶溟海
之統百川煥燁乎巍巍乎言過視聽
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
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二十八張 古

熏修之義在焉為無不為齊應之切
弘矣將今守岬頗厚獨善觀容乃理
異之顯狀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
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
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
異是知日月既出无用燭火之光時
雨既降何煩浸濯之澤故云彼此可
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
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
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刻美
惡之切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
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
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
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
自然意出情端言超文外報分有在
鹿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
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
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辛中含天挺
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懋
於喪偶頗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
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既得之
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思
无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既為衆所

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
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鸛籥振法鼓於
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算
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
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
未足連衡用古傳今君有之矣琳謝
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
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
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非
個吟詞循環卷舒奉蒞懷袖之中不
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其
所著述賦詞為諸道賢稱美如此及
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
無聯類下召退赴謝病乃止今春秋
六十有八聲問轉高心疾時動或停
法雨暫有登臨雲毛學館義侶則擬
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采則揭
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
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弘開庶士斯
並目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續高僧傳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是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四

左

大慈恩寺沙門釋道宣撰

譯經篇四 本傳二人

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都提傳二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
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又為洛州緱
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
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
纓而返即大業末年識者以為赴終隱淪
之儻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
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
群伍佳東都淨土寺以缺少雅窮酷
勢以將之日授精理旁燕巧論年十
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
自尔卓然稟正不偶明流口誦目緣
略無開缺觀諸沙彌劇談掉戲裝日
經不去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
恒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
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
言前目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
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

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訪之至
師友叅榮大眾重其學功弘開優務
時年十五俗兄住淨土寺由是與門受業聲望逾遠
大業餘唐兵飢交貨法金良兩緣投庇
无所承沙門道基化開并路法俗欽
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
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
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
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
雜心玄義莫不鑿窮最穴條疏本幹
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
逾數十皆滋結習府間持自然至於
得喪莖盲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
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頌而嘆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
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号英雄四方
多難搖歸綿益相與稱讚送口傳靜
又僧景攝論道振延延世号難加人
推精覆皆師承宗據隅隅明銓昔來
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
講次誦持率多昏漠而裝初聞記錄
片無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冉緣湏便
為述狀逾宿攝如斯甚眾不可殫言

增補僧傳卷第四 第三張 左

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誦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目神人不袖何能此也脫與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日學貴經達義重疎通贊仰一方未成探賾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學稱包富控權教化振綱越報憤發內心將指巴蜀捷深知其達量也情願勤勤每勸勉之而正意已行指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行江硤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隣莫知歸詣使北達深所委參勇鎡素號嘉問縱洽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邁行解相富夸豈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往從焉不面生來相逢若舊去師資札事等法明偏為獨譚雖心標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斷無狀休又驚異絕嘆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闕如有部包籠領袖吞納喉襟揚葉帝城來儀群學乃又提焉創迹京都詮

增補僧傳卷第四 第四張 左

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寂經論教悟其徒如林樊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中把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近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生吾之徒也但為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尔伏膺晚夕諮請岳審其妙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素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會正割涅路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煥然祛滯儀射宋公蕭瑀訪其脫類奏住莊嚴然非太志情栖物表乃又准曰余周流吳蜀及連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誦述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令雖滋曾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指往華肯何能具親成言思通神解一觀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弥勒後進鋒穎寧較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開陳表有司不為通引頃迹京阜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側帝面西思間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

增補僧傳卷第四 第五張 左

儉下勒道俗遠豐西出幸回斯際徑往姑威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裏糧中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值達高昌境初契在涼州誦揚經論華夷士庶咸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城高昌王麴文泰特信佛經復承契告將遊西鄙恒置郵驛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俵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契苦辛僞言意故合宮下凌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即王命為弟母命為子殊礼厚供日時憚致乃為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像應並願長留契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為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得果心東返願重垂誠詰遂與契手傳香信誓為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勒殿中侍郎賁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安祿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

皆其部統故重遠達裝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裝到於是連騎數十咸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參供給頗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諱具諸國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開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焉見漢門扇一豎一卧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開寔惟天國南出斯門土田溫浹花果榮茂地名觀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指慈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著大河中境西派即經所謂博又河也其境自分為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溫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号为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寔寔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為勝

冬雪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澤輝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觀裝為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城建塔凌虛即爰初道成獻越長者之本邑跋瓜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梵行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嘆又有佛齒舍利初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長三寸許并高那和修盤及九條衣絳色猶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千多大乘率其王嚴造銀像舉高丈八延請迦達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為菩薩時齒長可寸餘又有其駿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為邊國塞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南七百至濫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耳耳論其境也北背雪山

三陞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衍周九万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略地為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雪山至那伽羅國即布貳掩泥之故地也詳諸經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頻被火災何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為虛佛非妄語如彼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也雖經劫壞本室之虞願力在嚴如因事也並是如來流化斯述常在不足佐矣故其勝地左則標樹諸窠觀波即蓋塔之正名稽偷婆斗蓋婆之訛耳阿育王者此号無憂恨不親佛興諸感應結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此處為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跡眾相皆堅標記並如前也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盤佛眼圓睛狀如索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為環紫檀為等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回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九條 左

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安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急顯末在兵威榮奉觀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印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狩王終為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相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實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弥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裝被王命觀視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札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盛廟眾事莊嚴昔如采蓋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膩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三災今正營攝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屠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生等賣大幡長七百餘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條 左

尺往彼掛之脚纜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睺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摩本迹仙為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為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郡國即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圍五千餘里果實充備為諸國所重傳去即昔輪王之苑囿也僧有方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雖半偈避障折骨書經剖肉代鴿馳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城之東北咸三百里大山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田又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決目之地育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一條 左

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播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千里至迦濕弥羅國即此俗常傳賓賓是也莫委賓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賓賓本國是龍海羅漢取之引眾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匠裝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慈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溫波至此繞山諸國形體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元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方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于時使伴二十餘人行至大林中遇賊劫掠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去是龍徒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至羅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

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閼那咄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塞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有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苑羅國軍饒蹉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耆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赫儉墮坑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兒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万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爲母初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傲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

其中旁有寶切四佛經行石其書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踏而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閣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破伽河即洹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處僧徒爲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鉢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裝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載所經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覺後量德以贈彼土初登即先薦号以滅後美之後虛名耳今猶御世纔五印度初治邊隅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留之餘者並免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覓見菩提樹坑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而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

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万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幣藏歲盡還舊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于四國順殘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裝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裝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弥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同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憐不辭危難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煞之罪莫大也寧熟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札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憐價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田大王造之傲在天之影也其側龍窟聖迹多

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底底國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七十卷 左
 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
 繞有故基斯匿治官須連故宅趾庶
 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陀園
 也勝軍王目善施所造全寺額滅尚
 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博
 室一區中安如來為母說法像自餘
 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
 目連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
 外道陰誘煞婦女處佛異論處身子
 摘屢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
 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愛
 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
 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
 深邃臨望无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
 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
 伐軍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
 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栖住故宮軌
 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在
 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
 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日神來
 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述
 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

素王為聖將定年等前達尚迷况復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七十卷 左
 曆有三代述時紀号從自差矧顧惟
 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非權道適壤
 為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三極
 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
 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
 千塔並是流補所誅諸釋既是聖者
 後人為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念其
 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琉璃遂後
 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為法種捨
 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既被放
 斥遠投諸國本是聖間竟宗樹之今
 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
 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
 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
 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非感見
 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百里方至拘尸
 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
 五情失守踴躍躡地頃之顧盼但見
 荒城頽穢純陀宅基有標誌耳其
 四里河之西岸即婆羅大林周帀輪
 徑四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
 一軌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

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七十卷 左
 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
 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
 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梵身
 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
 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
 愈故其焚處致有坑耳其側復有現
 足分身雄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
 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痲廬
 國即常所誦波羅奈也城臨夜伽外
 道親盛乃出方計天寺百餘多遵自
 在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
 東北波羅奈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
 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妙度河十里
 即底野寺也周閭重閣壁若仙宮僧
 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家
 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
 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眾相備矣
 斯即如來初轉法輪其側復有五百
 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
 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
 洗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座王
 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

甚初傳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為名地其中說淨名經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燒母滅度處七百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各建勝塔標示後代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星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無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弥勒下生用為首飾或有利其實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近今則沉深巨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踊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壤蒙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為語唐梵相去一万余里自古邇邇致遠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流仰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國所居是為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安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胄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梵伽南岸有波

毗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官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離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屈連摩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未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遠樹周垣壘軌為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乎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樓高四丈皆軌為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再造斯寺僧徒僅十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兩宵花充滿樹院裝初到此不覺悶絕

良久蘇醒虛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朕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信復問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俗札謂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竟伸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相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為裝開釋瑜伽師地余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瑤珞不見光采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怛斯所以共出草廬至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眾闐但得遙礼雖目觀瑞心疑其火含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既觀靈瑞心無疑耶裝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既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裝曰相狀略同而狀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壁屈屈宅牆陀山即經所謂鵝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

雞足因取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窺定卧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席鳥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焚乃告王請諸防護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偕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余時彼國聞焚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鷄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磷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代鄰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墨石為道廣二十步長五里許即頻毗藍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東六十便至維奈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為其外郭上如埤堦皆輒為之西通小徑北闢山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十餘里內諸古迹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六

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五里有妙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蓋於諸山中最高顯映牽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城其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東戶觀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闍姑利四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鄒爛陀寺唐言施無厭也鄒部洲中寺之軍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閣四重高八丈許並用輓疊其東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輓疊高五大許中開水遠極深池漸備有花畜嚴麗可觀自置已未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客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七

外容道俗通及邪正乃出方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号寺為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或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曹王造也又有鑄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功彼國常法欽勒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新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受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往返都無隔導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焚燈諸國風聲久達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擊輿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其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重故号正法藏博聞

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
即昔室商佶王所坑之者為賊輩出
潛論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
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
寺廟獎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
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
啼泣召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
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
死夢金色人曰汝勿歇身往作國王
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文
鄉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
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
易殊室利故來相勸和上今復正法
截問在路幾時獎曰出三年矣既與
夢同悲喜交集札謝訖寺素立法通
三藏者竟置十人由來開一以獎風
問便覆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
果一斗檳榔豆蔻龍腦香乳蘇蜜
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為與三十人
從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鳥豆飯香
百步惟此國有王及知法者預焉故
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
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

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論伽論
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日方得一遍重
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顯理顯揚對
法等並得結案然於瑜伽偏所讚仰
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傳議未忍
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殆命求法
經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
申明法貴流通生期獨善更奈他部
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
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
調付給經論獎曰敢聞命矣意欲南
巡諸國遠達北地以高昌昔言不得
違也便令東行大山林中王伊爛擊
國見佛坐逝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
廣二尺一寸旁有散迹沒石寸許八
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
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
四千里至三摩呬咤國濱尸大海四
佛曾遊見青玉像象高八尺自斯東
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
阻且長難多躡躡故不遊踐又從西
行將至千里達揭羅摩國邪正熱事
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

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
有發行城多有高侶停於海次南大
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
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
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焰暉赫見於
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
可五千里至憍薩國即南印度之正
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許其土寬廣
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
蜂山昔古大王為龍猛菩薩造立斯
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鑿石為
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泐成方達今
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
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
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載夾縛
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
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
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
許持出臭噉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
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
有靈迹至秣羅矩吒國即賄部東南濱
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
流繞旋二十許而南注大海中有天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

官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連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刺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札謁見者無不嘆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剎利種學通內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邑獎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獎意方決嚴具東還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一

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飢荒如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論宗破瑜伽等義獎亡聖人作論終不相違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般若包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宮在所擬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獎為四應命將往未發聞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彼計四大為人物因言理沉密軍難徵覈如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摘決彼土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中示心折伏然後依投永為皂隸諸僧同疑恐有毀負默不陳對獎停既久究達論道告衆請對何得同耻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無路神理俱衰溘然潛伏預是擇門一時騰踊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二

彼既屈已請依先約獎曰我法知恕不在刑科棄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將向房遵正法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偻通其要便指纖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剏寂也何敵當之獎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設其部眾乃有數万佛法雖弘未至其王事天神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創染佛法將事和闍故往開化既達於彼王嘆獎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諸佛何所切德獎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依此國東境接蜀西壘聞其達路

兩月應達于時戒日王目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郵大乘天者道德即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獎之目也吾我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王可送支郵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各募軍二萬船三萬與共泝流河以赴戒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焉足盡影散花設頌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為不來答以聽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郵國有素王破陣樂歌傳曲素王何人致此歌詠獎曰即今正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政恩露六合故有斯詠王曰故天樂之為物主也乃延入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日光既出焚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校取看小乘諸僧元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 勅普冀下惣集沙門婆羅門

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介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獎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數竟十八日無敢問者三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疊一百具仍令大目執裝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今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逆送出境并施青黃金銀錢各數萬戒日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獎便辭而不受以爲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爲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弘種種布施未聞以爲用及擇門焉爲爲國實今既見惠言之極矣因即納焉而反錢實然其爲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爲等具並在其

上狀如重都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隱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溪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家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雅斯一嶺易延高遠約略爲言瞻部一洲山萊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眇湯東尋崑崙等莫有窮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卑行即經所謂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由斯出余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禹貢河出積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之始斯可知矣獎引從前後自勒行衆必嶺而下三日至地達觀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窳窳之胤統管諸胡摠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

八慈嶺嶺據臚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鐵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水巖崖險過半已下多出山慈故因名焉昔人云慈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非雪山乃居慈嶺已南東西巨海南望平野北達萊山方名慈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千餘里至達摩志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葛河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遠蓋亦隨轉豈由機巧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有千里達商弥國東至大山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无人住川有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慈嶺內瞻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達摩慈鐵國與縛葛河合自此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兩海故知高也河出大鳥那如訶訶案條支國大卵如癭豈非斯耶又東五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六

百王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涌於積石為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藏定七百餘年頽駭漸長左近諸僧年別為剃又東千餘里方出慈嶺至烏鐵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冥目而坐形甚奇偉頽駭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焚至斯國與烏別行先度雪河為曉方至水漸汎漲不志山道爭嶺直下牙衝岸樹為性凶橫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恨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疎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獎為大高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十部大經各十方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許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七

門封掩初裝既度慈嶺先遣侍人齎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閭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為致死所費經像文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王給其軍乘既奉嚴勅馳馬相連至于沙州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尔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屈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赴屯赴闕閱數十萬眾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擠進不前遂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眾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裝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眾覽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譯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既非遠日同共嗟仰從千至哺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眾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裝雖途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

并獻諸國異物以馬獸之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棄帝言從邇至西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逵左明旦將發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儲所須一從天府初樊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人物為威戒日大王并善提寺僧思聞此國為日久矣但無信使未可依憑拔土常傳賸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實王也南謂印度主為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為言樊既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齎諸經寶送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裝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占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蕉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勅普請京

城設齋仍於那福譯大藏等經不久之閒樊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樊速至但為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滋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具賸詞理通敏將恐徒揚文陋終虧聖典樊曰昔者二秦之譯門位三千雖復翻傳猶恐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以偏能妄忝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自法師行後造那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為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占沙門慧明靈闍等以為證義沙門行交玄續等以為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為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為執筆并刪綴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行交詳理文句共公於論重加

陶練次又翻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續筆受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縱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樊首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說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為西梵所重貴於文句鈞鐸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故使經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之銓本勒成秘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樊乃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廢四空慧日將昏明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敢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又勅二十餘人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七

勅以異域方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論聲教故諸信命並資於獎乃為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千文為梵言以遺西域獎乃占諸黃巾述其玄奧頌疊詞旨方為翻述道士蔡晃反英等覽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經獎曰佛道兩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義窮數言疏本出無從見歸情曰自昔相傳相憑佛教至於三論見四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論咸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為佐佛言以道何獎論言獎曰佛教初開深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為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譬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譬方至如此土賢明何異王弼周顯蕭繹願歎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既依翻了將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遠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請為翻之獎曰觀老治身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四十

治國之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室輔獎又陳露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獎曰九十六道並欲起生師承有滯致論諸有至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為笑林遂不譯之獎以引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為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將喻慈綸言精守振越玄獎業尚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載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睿思靈敷天華章欄理包繫象調遠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睇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面玄獎聞日月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四十一

廣樂不秘響於龍吟珠金瑩奇珍豈賴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千折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輝而俱懸然則驚巖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與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表奏之日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為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為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獎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裁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前揚等九六州獎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群僚讀之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思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指罕窮其數然而天地也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慶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

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
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
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
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
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遠之莫知
其際往迹堪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蠱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
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
騰漢運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
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
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
歸真遷儼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
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
微言廣被極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
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
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英法師者
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
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
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
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

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疑心
內境悲正法之凌遲拯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波前聞
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剋心淨土
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
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
万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
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
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
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洽風塵苑鶻
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
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垂五
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惣將三
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南於
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
濕火宅之乾缺共拔迷塗朗愛水之
昏波同臻彼岸是和惡因業障善以
緣昇昇隆之端惟人所託辟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花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音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
緣慶而求慶方真茲經流施將日月
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百
僚稱度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蹟局於生滅之場百物
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叢無
觀與不測其神超想軒圖歷選並歸
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寶金
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
月并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
使給園精舍並入堤封貝葉靈文咸
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調嶠山經
途万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
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
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
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
譯玄奘識乖龍樹譯忝傳燈之榮才
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
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攢序文起蒙
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
之門同惠雲之瀉百草一音演說億
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響踴躍歡

續高僧傳卷第四第廿五張去

喜如聞受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為鄙拙惟恐截翰墨於金簡標凡碑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益厚願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云朕性不讀經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汗經文具覽來言枉見哀飾愧逢虛美惟益真懃自今朝宰英達咸申聲讚捧宗仰盛氣接成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葉元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

續高僧傳卷第四第廿五張去

轉雙輪於靈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寶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綏祉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歸於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乎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投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方區分義崧成乎齊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慧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俗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聖文凡六百五十卷譯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收幽闇而恒明自

續高僧傳卷第四第廿五張去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沍略舉大綱以為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沆隱翻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納一領妙絕古今又勅天下寺度五人準持聖種替其力也冬十月隨駕入京於北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初於曲池為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獎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素所珍遊進入優問札殊恒扶永徽二年請造梵本經臺蒙勅賜物尋得成就又退入內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為皇太子於慈恩設大齋朝家惣至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日譯經佛法之未末知何德以光揚耶奘曰公此之間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尤價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觀初授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瑀庶子杜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為致則不朽之跡目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且遣給事宣勅云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妥穩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許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兩縣伎樂車徒千餘乘駐和福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初衢街光俗興法無與儔焉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時服玩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錄等論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裝少離棄梓白首

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見訪以墳隴旋頃未還便卜勝地旋塋改墓其少室山西北維氏故縣東北遊仙鄉控鶴里鳳凰谷即獎之生地也下近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栖託為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迹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安軌澄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定所欽尚朕業空學憲確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啟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眩豈識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哉哉來言勿復陳請即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和益更可珍於即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為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得託靜不異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九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會說惣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制經序於遂業宮通事舍人馬義宣勅許之獎生常以來願生弥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願證懷此專至益增勸勵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弥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懺德九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率玉華於經論有疑者可速問聞者驚曰日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先造俱胥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獎必當死經云此身可惡猶如瓦狗獎既死已勿近宮寺山靜處埋之因既卧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惣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二

提當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門人誦訣并遺表託便默念弥勒令傍人稱曰南謨弥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慈願南謨弥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膝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午夜弟子問曰和上定生弥勒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墓曰聽京城僧屋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過人神四俗以之悲涼七衆惜其沉沒乃墓於白鹿京四十里中皂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甚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勅令改墓樊川與州縣相知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塵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蒙哀涼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三

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侶不諂行藏適時吐幽深辭開疑議憲奎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為恒任既周行東夏抱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方諮求勝法皆捨形命必會為期發趾張掖達次龍沙中途艱險身心僅絕既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祖送偈閱重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連凶賊而神弥厲勇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遂言揚義非再授廣開異論包藏賢臆致使梵侶傾心不置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焉焉彼土諸僧思承其本裝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平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裝乃卑心請決隨投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異蹤三偈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千學僧皆号智表護持城壘及觀其肩吻聽其詞義皆彈指讚嘆何斯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

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裝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于道遂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筆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裝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遑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代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忘氣雄遠弘道為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詰訓大夏召為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旛那東國咸轉大乘佛法崇威賄洲稱軍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卷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

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載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列送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送命慈恩梵本擬尋尋研龍翔三年還返舊寺所賣諸經並為裝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毗那智等三經要約精策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為那提素所化者泰渺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去國有奸藥惟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勅聽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裴頠迤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事隨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譯之被遣送闕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於千齡罕遇那提挾

道遠至授俾北冥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侵崎嶇數萬頻歷瘴氣妻命斯在嗚呼惜哉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德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或違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信賢明靈章翻譯之意宗師背轍頗見詞人埏埴既圓稍功其趣至如梵文天語之開大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遂轉鋪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齊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安登臨吾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晉宋傳揚特開義舉文質依依諷詠餘送厥斯以降輕靡一期騰實未聞謹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烹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竟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

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躬臨深有其由群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委况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從轅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唐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業相等情乖音悟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惟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柏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授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暢既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委接詞鋒竟擬荏蕞艱難偃息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虛榮聖慮用為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豪中固當斧藻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贊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晉宋頽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况垂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藏世号通人後秦童壽時稱僧傑善披

續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十七

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
弘行於世不虧傳述亦有開士慧嚴
寶云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
以輝絕蹤將非面奉華骨親承詒訓
得使聲流千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
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瀉水不妄
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
足走澆淳世有獎公獨高聰類往還
振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目謁敬
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折幽旨華戎
皆悅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勤
頓開前失既闕全乎未遑釐正輒略
陳此夫復何言

續高僧傳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五

左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

大智度論沙門釋道宣撰

附見一十九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宣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梁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達 僧達

梁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梁吳郡虎丘山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法度 慧梵 慧朗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僧若

梁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還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晃傳八 道

梁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梁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梁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金傳十一

慧泰 慧纂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八

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
妙思獨遠弥歷年紀規空畫有日夜
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耶朝之日三陽
在節明辰澍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
而終日竟歲瞻視四壁百年俄頃知
得成偏素以不荅曰蓋是平生鄙好
何論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
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勅請
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
建元之中遭奉親遠喪道途迴嶺有
尋北歸因介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
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
法師和宣講授苦相微屈辭不獲免
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慈
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
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慧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
聞喜人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
知名拯濟危險道閭江漬永明中為
南兖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
任之日唯有絨故五束慧命廣陵人
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

弱年從志。飯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尤微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遊。季季澆薄。體裁無准。物覓目前。榮枯俄頃。韶開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觀。從北面。詒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佳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脩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帙。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己。見必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礼畢。羸瘠不堪。隨眾求學。建中來都。遊觀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撫叔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堅義齋。以護為標。碩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礼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昵。然獨生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佳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達。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靜。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願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與懷遠。跡率。介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栖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

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為好博學。多集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介。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荅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挾。而及亭然。獨悟。莫與為羣。不交當世。無因得參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眾推服。聰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荅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募諸內侍。至經住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士。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親施之物。攝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塋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瓊之兄子也。瓊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廩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張 左

陸澄深相待按年三十二志絕風塵
末東還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拔
文詔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元單
復不贈隨宜任運罕復經懷鄰郡王
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已日在
郡賴得若公言謹大志裏老見其比
歲放生為業仁達虫魚愛及飛走諸
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叢岫方
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弥覺其德
高也天監八年勅為彼郡僧正當元
師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
貪楊之謗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
齡以普通九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
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
隼警長益廩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
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
不平暴光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
有慧梵慧朗並以內外通博期標聲
譽梵本吳氏判人對決強斷不事形
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屢誦
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
難高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張 左

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日須待為汝督
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
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
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
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欽賞日夜辛
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
書曰古人遠放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
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
長樂寺僧周舉通難心及法勝毗曇
又從莊嚴曇斌虛聽衆經探玄析奧
妙盡深極高難所拍罕不倒戈音吐
蘊藉風神秀舉齊齊陵王子良甚加
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諸名學事委
治城智秀而覽者尤多秀謂寵曰當
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
不及卿詮名定賞卿不及我秀有慙
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
禁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
無可避慶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慙
逃脫或可具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
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
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
房禮懺杜絕人物盡忘食息夜不解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張 左

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
痛弥生怖懷其夜懺禮已達四更聞
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
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
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
不虛也末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
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義理滯及啟其
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彌
敞軒映水解快尋經每自惆悵而不
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
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
徂殁僧正惠超習寵鎮之勅曰法寵
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俟性欲
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
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
禮致之略其年騰勅常居坐首不呼
其名号为上座法師請為家僧勅施
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奉
膳小帝為宣武王修福下勅王人繕
改張飾以待寵焉因立名為宣武寺
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
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
休赴諸法事坐與講說未疾礼佛常

以百拜為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設所職所願與本無異後疾甚中使參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慙勅荃定持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說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手簡善諸經術又刺點公車寺沙門僧洲招採衆師并為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微數而未盡其要妙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幼出家進忠退儉卑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滌從靈味寺實亮詔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勗亦遇之以礼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慧訓他日因計法會遷問訓曰御前夜何所道訓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為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陵駕倚黨我

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訓有慙忤其為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三十九矣

釋僧是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回弟子從回受五經一開能記精神洞出操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議及諸典札未嘗不慨然欲為已任宋史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弥何姓家在何處是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嘆曰松柏雖小已有陵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回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是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札畢移住在嚴師仰慶景文居寺任非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是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揮崗法開票學亦次達亮曰公經論夕則合放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還語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為課如此大明教論究統經律系始要於望表知裏內登諸已芳

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是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猷即遠齊文惠帝音陵王子良深相貴訪請連接尚書令王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是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是法師起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晉即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是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邀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塵尾而嘆曰老子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富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覓下遊其會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條 左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逆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万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覺相誇罩及是為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又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加人屢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折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无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是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荅曰余世貴道生開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承影畎畝以誨論貧道謹依經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肖出守會稽要是共往征虜別之是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脩誼承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九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是為法主是止之或曰何故荅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條 左

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卿卿王仲宣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前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致細素結轅華俗遊延往復毛革矣時有令聞夙成貞先求之區者年素望隆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關者間出吳隨方領會引量有辭皆銜壁與觀響然風靡者一人而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眊時寵小人世嫌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振獲潤有聲南北皇梁廢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輩天子札接下達至深瞻悅勅僧正慧超銜詔至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持入華林園講論道義自茲以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義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是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慧輪殿講勝驤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擇僧智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條 左

僧是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問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僧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祿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樽出候門迎之嘆曰昔仲丘素王於周今是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是歲最後衆徒亦感莊嚴講堂末世祖所立廢權增映延表退速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督聞有勅聽停講五日悉移窓戶四出搭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迫迮枕檠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感皆此類焉是日捨什物觀施擬立大堂憲未周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蘭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

慮有迫近又於堂前摧起五間舍而為一及至就講寺內悲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天下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慕榮勢閑處一室簡通素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礼敬吳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僕從到房吳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吳之不逮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弥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和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礼山主智遠先知以告吳吳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王吳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礼贈以几杖鑪香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脩礼發遣不得值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止寺摧停莊嚴因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倍于寺

內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吳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誨日謂衆曰昔弥天擇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合盛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吳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大領悟吳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礼謁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

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吳聞而畧之曰礼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薄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牆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吳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頌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詰曰和上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葉醬酢熱水湯灰踐踰洩灸信傷害微重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為也始復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弥難盡意近識觀之籍此開悟智者窺人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晨早到若不專至有非素心者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為也旻美言笑善舉止吐納膏油自生願躬風飄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常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八

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及暇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偽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義人晉平西

將軍處之七世也母曰氏初產在草

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

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為僧成玄趣

實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年

十三始就受業大昌僧宗莊嚴僧達

甚相稱讚實亮每曰我之神明珠不

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

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重諮決

累日詞旨激揚眾所嘆異年小坐遠

聲聞難叙命置小牀處前共盡往復

由是顯名與同寺僧吳等年臘齊名

譽歷株眾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

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

文義問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

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

觀長樂寺法調論論出而顧曰振旦

天子之部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

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

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

法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

講也及年登三十達武四年夏初於

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

群分名類學徒海濤四眾盈堂僉謂

理因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為賓搗擊

縱橫比類紛紜機辯若疾風應變如

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務賓主咨嗟

朋僚骨悅時人呼為作幻法師矣講

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郡那

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

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

公後發自顧欬然而性靈誠孝於

色養及居母憂與瘠過禮累日不食

殆不勝喪僧吳謂曰聖人制禮賢者

術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減性尚出

偏宗况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

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吾發菩提以

道神識又去思受重賊不可寬放寬

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

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惠存沒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

入諸善趣矣且思遠理使有成津何

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裂哀情

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

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引振風猷道被

京城鼓儻和歸巾褐識友及梁氏高

臨甚相欽札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

入諸殿影響引通之端贊揚利益之

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

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

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

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

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

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

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

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元

寄不可不自力為講也因從之尋又

下詔札為家僧資給優厚勅為光宅

寺主創立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留

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

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

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

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

人頗謂之遊使而勳必和法不以此

言開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
群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
答之以宣示目下雲乃遍與朝士書
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
沈約書曰主上令答神滅論今遣相
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
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
有卒襲道赴機垂審目下旨訓周密
孝享之祀既彰禁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聞紉綴發論之情豫非草木誰
不獻欬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答
曰神本不滅深所伏膺神滅之談良
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
本歎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
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
在實不刊之弘百代之舟航弟子
亦即彼論微厝疑數比展具以呈也
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
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
造可仍以法師為名即禪崗之西山
也郊郭內地實為爽塏結宇孤巖北
面城市懷澗隱巖窮人野之致終日
論談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

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
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
菩薩法攝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約
法師以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
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
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皆受戒
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棄今重受
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
累勸將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
得相應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苦
提之心捨已身外觀施之物通啓於
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
物為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
銕金修旭百和氤氳衆妓繁會觀者
傾城莫不稱嘆普通六年勅為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
事及學行名僧羯磨并授置位羽儀
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介後雖遭
疾時序而講說元廢及於扶接登座
弊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許
乘輿上殿帶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
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

三二官悲惜為之流慟勅給東園秘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華定
林寺側太子中庶卿瑯琊王筠為作銘
誌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
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為製
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
花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
往幽巖獨誦斯典暨石為人松葉為
拂自唱自導蕭通難解所以垂名累
代誠續有聞而文既稠疊前後繁映
致依諸誦有阻恒切嘗於一寺講散
此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
延于堂內昇空不墜訖誦方去有保
誌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興
雲平相敬愛呼為大林法師每來雲
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
法師為說即為剖指誌便彈指讚曰
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那末昂云
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花日夜發願望
得慧解等之忽夢有異僧曰雲法師
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歎也每
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徵
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漢人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五

於綱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速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覓其類者雲得此告弥深弘演云介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親嘗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閑戶礼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為歲世始廓清南路猶梗負及踟躕欲前未進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為介拙拙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聞日月如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行寄託遂至京室懸莊嚴寺仍從僧旻以伸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鉤深索隱猶晦迹下遊而蘭日遠桂陽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礼歸依求屈講說親自餐服遂使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 七

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請與同行滿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澄以達親歲久暫暫定省而番禺四眾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又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眾七結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新舊學徒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略聰明多警宣諱有則品別支條分指甚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達經論銓次秘奧物益奇之武振揚大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高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通達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六張 五

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花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痂瘕亟為廢替自責先身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各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載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刻已脩身為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務示嚴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吳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璠之舅外郎父映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出繞吳城一匝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眾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屢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聲譽鄉閭訪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奉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

德傳如前述藏粟依訓範勤義弘隆
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
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
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與衆所知
識起於夷等當時承次二公玄宗蓋
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
其開開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
若袖微言每吐預有比蹤因不折伏於
是二僧歎損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
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嘆
相知之晚太宰王文宣王建立正典如
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
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箓乃得於藏
年臘取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因或
抗衡道俗翕然弘崇高譽先是會稽
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
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遵
流連會稽多歷年紀伏膺鼓篋寔繁
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
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
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學人裹
相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
法花山結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

大駭天地既開經持道廢遂翻然高
舉欲終焉禹穴連有梁革命大弘正
法呈華繼至方遊京華天子下札承
僧榮貴莫不踴躍聖僧實誌遠神電
夢于鍾阜於臺前建塔寺名開善勒
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過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臺前垂示崇弘之遠識
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帝
信釋門宮闕總其遊踐主者以負衆
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坐之法唯天
子所外沙門一不需預藏聞之勃然
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為吳中顧郎尚不勉御榻况
復過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擅越若然
貧道即然不慮無受生之憂若付在
尚方獄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
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路略云子高岸
擇門皆此類也有聖姓者二相人也
為記告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
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
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足
不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

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
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
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
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言藏後出
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
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
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
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為命
已不為友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
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
於是江左道俗覽誦此經多有微應
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連梁
大同中勸重三寶利動昏心漢波之
儔肆情下達僧正竟網無施於過門
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
令許者署名于時藏招無敢抗者遂
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筆橫轡之告
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
以介意斯亦拒懷略万乘季代一人而
帝意弥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
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
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此見僧居多
未誦習白衣僧正不解科條俗法治

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左

之傷於過重弟子眼目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法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屬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感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師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若眾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眾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眾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退停前執諸僧咸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取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

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張 左

向與藏法師頌讚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曰國王欲以佛法為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無意況復眾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恭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調理僧正非但元益為損知多惡欲勸令罷之豈容贊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万乘之悲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荷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眾曰帝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千餘皆一時翹秀學觀帝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釋發趣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幟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為極悔惟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義卿拍掛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減意何由盡而尚懷請處託意山

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二張 左

朴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願省心惑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預言靜處少自營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是常人近情懼前廷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垂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元悵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无寻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尋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然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起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礼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為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貲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嘆曰陪預勝席

未曾有也。藏任吹簫舟真行平等殿
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毅然山
立雖神寓疑。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
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
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
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
並是茅茨客。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
覽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
遊意欲識其類。藏結心世表常行。戒
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
玄。淺思斟酌。自抱疑尋。恐乖聖意。多
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
夜行。暫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
明人問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
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
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參候。勅為建
齋。手製額文。并繼以醫藥。而天子不
慙。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
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
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塋獨龍之山。
赴送盈道。同為建碑。墳所寺內。各一
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綽。製
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

初藏常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
二塵尾。其一資裝。其一音素。留去。皆
與藏又徵亡。廬江何胤。居吳郡。席丘
遇一神僧。授一函書云。有人未寄語
頃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
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
時人或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
罪當從藏。藏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
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
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
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我非
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
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破率多如
此。凡諸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
金光明成實。百論。何毗曇。是心等。各著
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癸卯歲。烏鵲國大藏都監表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六

-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二
- 梁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摩傳三
-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 梁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立名
- 魏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 梁揚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 梁揚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 梁揚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 梁揚都龍光寺釋僧高傳十一 慧安
- 梁揚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慧安
- 梁揚都建初寺釋明微傳十三
- 梁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 梁揚都凡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安
-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法安
-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測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謹 本開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八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道通太開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本開

齊鄒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還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唐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甯縣建安寺沙門慧通通素无業術立行專操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為嫌嘗寓坐有胡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摸楷故早為皂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潤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脞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篇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餘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曆告終梁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八

祚伊始起現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

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勅乃授僧正

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編侶咸稟

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票

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而宗偏令

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

徒都治誨善根心義論談之暇夜分

未寢忽見大力善神示其都慶既而

言日當率集同緣共來食受不言姓

字於此告辭及就誨之辰倏然滿室

賴疎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

微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果

幽尋而異從之聲聞于數里山人恠

視唯見起身射獵之徒莫不自息

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札問殊積初

戒典東派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

猶漏皇明御寓擬採群經圓壇更造

文義斯攝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

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礼如法勤修

上復齋居宣室其勤行戒品面申

讚悅時共延美而起鳴謙蹈礼好靜

篤學從之遊屢未覲愜喜之儀加以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四十八

形過八尺要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潤因

擁起重房若麟相及飛閣穹隆高龍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栖

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

交橫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

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

以陵谷乎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

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

神於寺房行路須涕學徒奔赴凡疾

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

立碑相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為製

文俱鵲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

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

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

焉母劉氏夢長人擎金像今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

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

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童故風鑒

貞簡神志凝靜撫摩之歲有異凡童

惟粟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覓採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繡纈季父憲暇獵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糧腥對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勤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來就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各約復至常而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剎中佛事甚盛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剎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穩持爲特進頗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剎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去亡盡心喪之礼服閱之後却粒嚴栖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間約風德雅相嘆屢時有釋智秀曇纖慧茂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斂躬盡訪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擇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剎今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樹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顯嘆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猶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花大品別遇疾晝寢見胡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趣爲礼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敢致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思歸逝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鵠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傳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具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弊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妓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三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隨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余災恆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携另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礼弥隆文章往復相繼畧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宮位職必同号府舍率意往來未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今僕之省檀越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啓勅請入省住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六卷左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減度詞百俛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報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置宵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隆益群品皇帝斷畝文璞信無為道發菩提心攝重靈殿以戒華精微切德剴廣既為万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辟巨海百川之長若須彌羣山之眾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修章畢舉儀或具陳製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踐信乃立且帝皇師目大聖師友遂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况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元齊閭梨之尊屬當智者之号遼巡退讓情在固執懇懇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余去來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敕和誓心受苦薩戒乃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六卷左

幸等覺殿降彤王華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家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教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捐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乳鵲歷階而昇狀若食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頭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減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幸以綿蜀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識之而受悅閑靜祥華禪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鷹鵠群於兕虎鳧鸞仰於鷹鵠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蠃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六卷左

此書美也不我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为本生焉大同一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諱山北靈異擅奇幽曼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銅松木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七十載為謙立操擅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日晷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憐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荅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條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墳之初約目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嚴帝乃改墓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垂青牛忽然鳴吼激下交流至墓日勅使牽從部位發寺至山乳波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隻繞墳鳴喚聲其哀婉甚後三日欽然永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齊末詳其氏廬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性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觀遺蹤心神歎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摧停筆切周行醫藥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觀由斯疾瘳欲繼前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願所指脩習斯法果剋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

術所歸唐傅弘謨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唐僧曇鸞故未奏謁時所司疑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現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寫至殿前願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旁无餘座往往昇之堅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開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語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限年命促減故來追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微世道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音聲茲展暇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使應真奉儀正余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敬思辭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唐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清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脩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答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嗤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受所賣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廣魏主重之為神廟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壑業今号竊為公嚴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七古張 左 主

雄勃音聲繁吏預登寺者並同賜之以事上聞勅乃葺千汾西秦陵文谷營建塔并為立碑今並存焉然驚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因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礼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号為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穎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猷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揚聽莊嚴曼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冰道日少便知有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逆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擇得李子數斛撒欲散之先得枝葉覓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介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既聞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七古張 方 主

一板又屬嚴冬便搗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眾表辯滅諍為本有用處細而折心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廣川間彼夕參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眾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當於龍淵寺披誦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訖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揚都嘗苦氣衰緩慮恒動及至蜀講眾病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贊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經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諸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眾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弊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貢承保誠智空等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十六張 左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頓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垂騎雖貴勝請誦達值泥雨輒自桀杖戴笠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齋素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脂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札誦不替當似微恙乃告曰吾今無虞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為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札拜嗽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溫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更無言說惟盡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其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智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問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

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
地部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
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和
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
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
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
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
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
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
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
宣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
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範
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學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
朗才術高世雖曰可與及對孝文不
棄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
定邪正開釋封藩是所長也初任北
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學
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
讀知為集而焚之將欲廣注眾經用
通釋典筆置懸架鳥逐銜飛見此異
微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
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
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
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
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貞才傲俗辯
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
遙礼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慧異倫殊
有信力間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
換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場後從
僧端學究成論年造知命器動魏都
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
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
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
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勒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墨跡絕迹
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
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嚴六遠追巢
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
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狀隨方適
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
亦隨行及到洛陽君目僧居莫不賓
礼魏主邀登昆季榮授榮爵以其本
姓不華改芮為耐諱說之盛四時不
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
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
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
便從前落髮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
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
將欲廣開視聽師弗之許也因介潛
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
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
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眾宗推七貴
訥黑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
同居眾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
法汰頗謂確言果居南面徒眾甚盛
無經不諳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少而推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譏搆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書
罪乃督填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
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
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
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
衆皆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
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
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咸興諸
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帝
談論雖逢途阻未曾告勞次公嘆曰
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
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
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禮廬江何點彭城劉縉並到房接足
伸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
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
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
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
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檢洗物不有平
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擇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訢風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
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
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是
法師住靈基寺值吳東諸因共聽沙
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
先後起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吳
解冠一方海內詔仰輟寢志味以夜
越晝但性偏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
多每打瞿嘆曰為余漢漢生筆笑人
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於復勇
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
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
菩薩七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是也
事在吳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澈終
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
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
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
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
抗若遇機臨無不應踵同寺僧道貴
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
未能剋已橫相陵罵超亦時衡嘯數
未之數也他日貴曰我之與卿誰相
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憶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二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房屏絕賓倖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
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
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且鳴聒耳塵
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
聞此聲足代蕭管塵隨風去我未暇
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
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
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
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
革同哀
釋僧高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
龍光寺間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
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
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
世法道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實荆慧
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
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將藉體饘粥
糊口如菜充飢而未嘗以貧寒變節
但自勤勵雖日不足研精與粹理悟
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偏

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鈎深致遠善能離披而末諱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盛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性測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至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清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切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和理萬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尋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任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歷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甯畧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誼博弄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開無對辯人聞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割略前習專攻名教屢衆演說咸慶新開及至解名析理應變无窮雖逢劇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播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觀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葉出守晉安知居屢屢空餉錢一萬即賤寒餽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固旋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滌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秀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槩寒暑弥盛侍中王慈昆李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外兄所養便歎歎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嘆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介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撤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微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繩墨憲章儼體仍通研四部校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脩嘗深義以是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譚思通微易鈎深與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類深相欽屬及領荊州勢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求其舊人各厝情認當今日望此玄宗達無疑難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几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是受業少長祈請常為覆述究博深文洞明與言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微屈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行條章富博願撮取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進對揚與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遽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退而流涕中使參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碑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逕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悵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聞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過會昌時遂親奉御造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恒願許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靈土仰憑聖世何可言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隆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速集明徹以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憶代還主猶與奉觀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申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道表以聞勒答省既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聖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未緣歟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愴不復多云帝因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旁即晉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定干定林寺之舊墓勒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由俗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續高僧傳卷第六 左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比舍寺為曇首弟子貞清素澄嚴疎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寡身服不免食飲魚鰾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財服亂奢廢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自恃優饒甚相輕忽開懷怏然遂負帙西遊住禪毘寺仍從永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無昇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墟皆捐敬推賞願永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余論遂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鏗難累日賓僚食悅藏日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實踴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荆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麤弊飲食踈儉遺值年飢入里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徽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覓資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切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出家雋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搃持者其在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俗論之葉卓聲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入微獨步貞乃興建為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眾千人隨得觀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元悅並折腰頂禮詰奉戒訓會魏德義陵女人居上毀論曰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為退鵬所及揭藏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新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眾恒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進該賞以緹畫衣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言散用袂鄙恠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遙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葉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速問道術博習多通雅傳師葉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儻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陰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博使酒挾氣終日狼狽无所推下旻累諫曉喻遂以為讎因改塗復從智藏採聽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勇勵辛勤有倍恒曰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賈市王征南尚書緘封一簾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諱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簾未來判无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挾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誕頻建聽眾數百自重名行少實知已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為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舍出郭於路以刀自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

去

初時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
余時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
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度通
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
與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為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
年始入禮嘗驛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
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
墜者其在尔乎父奉伯薦信大法知其
聰博可期神幽冥長濟愛海年十二勅
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
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
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
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議經論散處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
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
人嘉其清辨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
悉為注記雖无大才而弥綸深極同學
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
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
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

在

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為惠景弟子景清恒
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槐州僧正以節儉
聞之超幼而清悟客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
一年以眾大誼難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
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受學通三玄
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
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漏受學同時合席皆共
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
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
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
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
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僞通諸部
名動京邑後從慧集聽毗尼裁得數遍集
乃嘆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
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為壽光學士又勅
與觀寺僧伽婆羅傳譯問育王經使超筆
受以為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
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
群賢傳論未嘗不預辯通塞及抗擊前敵
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踵而
默然斯亦尊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
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撲無資苦安成康
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番要請相携於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四

五

鎮諸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
平侯蕭昂遊夏口復屈俱行法進又
鋪學耆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超二
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
年五十有二

釋莫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
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
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
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
咸興齋講母勢玉赴會一聞欣領曰
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遺餘矣母
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
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難必期相續玉包
略詞百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
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
毀過礼茹荼奉齋伏塊持操三年野
宿鄉黨重之後眼闕附道修整前業
覽表便講無所疑滯預問徒侶相次
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威即講
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
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
因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

導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
 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挺持之功莫與
 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
 了知心性誠弱之勤弥隆餘哲生來
 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
 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道華
 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
 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
 東慕因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頓生蓮
 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又留身無疾
 療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尾
 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
 之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同世非
 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
 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
 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
 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糾從東而
 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
 如讚嘆之響清亮宛然當余之時足
 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
 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變樹玉
 氏昆李俱割縗經與諸門人取其屍
 而葬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還傳二十一
 釋僧還姓嚴吳郡吳人孝於夙朝侍
 中玉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
 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推行外彰深
 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
 招提慧瑛禪品義精思閒出中座嗟
 揚拈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
 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
 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膳賜義疏
 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惡還深窮
 理密持詔數述皇儲尚書公何訥容
 以並請論聲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
 荆鄴正位僧端職任基月道風颯舉
 恂恂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
 迄茲四代求之備葉罕有斯焉自後
 探索幽求經詰盤結皆鍼言起廢怡
 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
 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
 薨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栗
 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問後名德既
 立供親腹音進饋益陳及處艱憂毀
 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
 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推幾方陳同志
 凡諸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
 之法名也自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
 權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切由
 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尤

續高僧傳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猷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陳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陳揚都大禪衆寺釋慧勇傳三

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陳揚都白馬寺釋警言詔傳五

陳鍾山耆閣寺釋安慶傳六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魏郡下沙門釋道龍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

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

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為

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盡讀經

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

尔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

邑適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緯法師便

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為絕倫由是

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

奧乃開筵聚衆開揚成實衆層開雅

詞士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

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育法輪總持

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如量

因循舊章偃屬思雲曾無接對見

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求學有隔聽

者疎焉遂閑志開房高尚其道間以

尋相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

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

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

義詩書考為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

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勇秀欲令

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

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情理入

神帝賞嘆久之莫不瞞目偃形止自

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

後堂加優其礼屬戎羯陵踐兵飢相

繼因避地于縉雲春野泉石又復斥

山侶遂越嶺避難落泊馳滯曾無安

堵梁長沙王昭鎮郢聞風叙造俄而

清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懷

自靜有願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

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吳郡平亭

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接

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

壚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

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

吾詭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峯有終

焉之志昔脩寺宇結衆彌業逮陳武

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

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

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

謂為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

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

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

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

賦詩曰杖策步前嶺寒雲出外輕

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

山畫鳥聲希石苔時滑疑垂網乍粘

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非

煙去常生甯不歸窮谷元還往攀桂

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舊子

武等擅出境之于謙其瞻對衆莫能

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

言勅令統接賓禮極溫雅容止方
 稜數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
 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意寄子武等
 頂受詰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
 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
 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小室許有
 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
 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攝思深劇疾轉
 沉篤切不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
 日衆生為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
 落一毛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
 之後使高其墳重其塋必謂九泉之
 下還結四隣一何可笑而皇甫謐揚
 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
 知初度之心今具目之後以此脯脂郵
 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
 相負乃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擅
 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
 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
 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
 二十二日尸施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崗
 焉然優始難俗達于遷化唯學是

務儉節掃衣弗事華廣每緣情觸興
 輒叙其致而文采瀝落罕有嗣者經
 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擬聚集之成
 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
 建年學士何遜上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
 祖奉林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
 父神歸梁負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
 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
 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
 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
 因此志斷爰在齋亂卓出凡童孝訟
 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
 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
 无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
 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
 者凶器身曰苦因愆海邪林安能覺
 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
 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
 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曇律師講
 律本文又受葉南潤寺仙師成論竹
 淵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
 學衆所以天口之侶歲耳之賓心計

目覽莫不奔覓但以驚山妙法群唱
 罕弘龍樹道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
 攝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
 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
 法師食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花
 嚴大品等經於即彌綸藏部探赜幽
 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
 萬形心可謂師選功倍於斯為證永
 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住興皇寺
 鎮講相續所以花嚴大品四論文言
 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撝
 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
 易曉常衆千餘福慧殊廣所以聽侶
 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
 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闌前經論各二
 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
 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
 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
 日中夜遷神寺坊春秋七十有
 以其月二十八日定于江乘縣羅落
 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葉朗
 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折
 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頻述幽林禪味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七

相得及後四公往赴三葉資承爰初捨不涉言及久乃為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屑及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帝仍攝領福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謠唱無存禪衆抑亦詮公之萬屬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達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實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登九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祭年踰八十頗識歸心皆夢寺內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繼素法衆充仞筵席泊朗來俄創會公私齋講又感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齋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禪祥早著其例此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八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搖玉柄述朗所堅諸師假名義以此崇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履檀觀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鴉鷄犬其類繁多而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盧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或約遂仰奏承華為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陰故陳主寶融源遠來傳芳馥蕙君子指人英芬是繼朱旒既杖青組仍曳紉席戎印珥貂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捐彼聲色超此津濟濟濟伊何裂斷網羅忍夜早記垂樓夜過乾斯苦海涸此愛河非此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權衡擅自關全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迺適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梓智炬滅滅顏巖遠賈遠息空搖落遠墅餘月暗霧腰松深香滅窮龍幡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鳥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九

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今因此遁迹于厓丘山後仍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世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像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法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蘇非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銳鑣瑄王有美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半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坐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隆彌曆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咸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為翹采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和其所干時攝山詮尚直轡一垂橫行山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

意俄失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
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
房前壁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
銳勇難任因此拂衣里閑駕言泉石
期神官冥非企琴臺之侶脩空習慧
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侶
侶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
亦宮羽相諧水藍待益之志也自此
言列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
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
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
七衆咸華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
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
大憚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
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
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
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
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
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
空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花嚴涅
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
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花
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

貞苦文章聲辯時所高之受至啟手
啓足不陷不涅寔象教之棟梁精義
之林數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鑄石
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總制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官
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邑齊右軍父
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遵
儒素瓊濯潤山水峯濶早被身長七
尺五十背肥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
奇挺故能疎秀風采蘊藉威容少
鄙錦裳便欣羣服綺年出俗師事
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為道器
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棄光宅寺
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馳拔聲實沸騰
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駁
唱高乃移聽南潤仙師研精數論名
解映徹洞輝義室仙嘗覽瓊私記三
復覽賞後於高座普勸為之自介門
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
登五歲便為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數
化梁高祖三教妙旨同不疎通選揚
名德分寄弘道瓊之高義藺在帝心
更降綸綬入尋光殿言重茂林更輕

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暉
分付此邦每深拿敬情兼師友彼郡
一旦老少相宣覺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
異而目之為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
正早申莫逆彼驟噫曰夫有希世之
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將之嘆令人
太息乃為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
僧正慧令切難聯瓊乃徐拂塵尾
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
而速軒軸何為答曰不思造業安得
精固令閑舉止雅音調賓主相悅殊
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薰修臣下偃
風清言扇俗指紳學者必兼文義而
以屢開理教維摩俚僻道被下逮惠
飛上席解頤利齒未舌鋒不戾塞駢
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王豐貂紆青
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簪滿於法座
斯感物之盛罕有如也到茂雅民譽
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贊疑
伏膺誦業恭息世尊慈非好學後進
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
傳訖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卷

無常頂頂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
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哀讚
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
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
為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
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味特深數
引金言頻開三諱降狎言笑詢訪名
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大
品夢朱衣神札而諫曰波若多難仰
祈疾講頻爾數轉詞逾懇到至七月
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
一卷午前取訖諸竟出宮殿雷電已
響還纔至寺驟雨便零震動雲雷一
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訖重陳
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厝礼異弥
深靜下慈綸為京邑大僧正辭護雖
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
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
寺如林義遂如市五部六郡果舍苗
雜惟調水乳罕和益梅多沒象泥終
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為
篇禁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屈仰之自
肅道俗稱之益訪七衆日用而不知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四卷

四達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
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
今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重灼
威儀翼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
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
寶臨已未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
息慈標色敵身巨壘容昧蕭然率令
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
如法海東諸國國像運蕃頂礼通訪
古人有言匪馳今譽孰動殊方其見
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豫建初寺寶璽法
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
揚尔夕神人忽來報云彭城僧正今
先無常自夢上天有疏請諸暨三月
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誠捨坎不煩銘
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
隨由資給仍以天子園簿使借為葬
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空于
鍾山之陽名僧舊墓尔時填遠咽陌
哀慟相奔阜阜素驚嗟却瑜失色初
入京將臨法席既元人識不許房居
乃求僧正慧超奇南潤住起聞未許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五卷

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門
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折然處置
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示
甚長偉密未翼從末為大將軍章照
達誦通感亦然又非測也試其厚德
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
剋壯不休孜孜講道吐音遙奔發義
昭彰咸遇勅手時逢命的薄麾象扇
灌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歎及
晚僧正益重居處逾輕帷屏因設飾
用不置臘歲祭謁黑白唐肩方便他
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
縮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
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
馥懺礼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
揚之暇綽有餘閑蕪採玄儒每窮子
史取垂藁餘體物摘玄並入性靈志
能談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
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
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
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
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花維
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脩載布在州

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曰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顧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朴僧廣以為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羣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是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瑯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唐肩溢道後還連之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為建光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遺教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承

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性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載真諦法師解法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并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誦渴瓶重出知十無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荆立位建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垂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印優礼弥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韶往之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嘆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韶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為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傳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猝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

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時右脇而卧神慮湛然終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空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遍大品四遍新金光明三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訖不紀廣叙

釋安廉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孝王妙思滔玄怡心屈肅乃制衣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鳥之道莫不傳芳廉幼而聰穎獨悟不群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夫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草門珪寶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客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聰尚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閒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志究玄門請業之徒屢

◇高麗大藏經◇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九張 左

申弘蓋在魏十有二年論四分律近
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
九年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揚都
武帝欲供相接勅住天安論花嚴經
攝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既終法
輪停轉泊大陳御寓永定九年春乃
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度長承
戒範有勳住者閣寺給誨連續既會
夙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
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遊莫擬孝宣
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
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
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賜贈有嘉即以
其月空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
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
性度虛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
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為將清
平寇塞豈不果耶衆傳其言十六遭
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
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
蒙剝落便入揚都從建初寺瓊法師
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二張 左

布恢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
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
往從之聽聞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
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
與尚時号之為得意布或去思玄布
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以解而頓悟猶
迷及依言領通而攝難踈略致使談論
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為答時人
為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
語辯文章勇得意布而攝得意衆為
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
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
坐禪遠離踴擾指不誦說護持為務
末遊北鄰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
通名見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師所
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
諸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且曾標
又寫章疏六賦負還江表並遺朗公
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
所聞費還付朗自無所畜衣鉢而已
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
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
夜不覺食息理致訖密言勢不止思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張 左

以鐵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無此
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嘆悅又與邈
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
三日不絕邈止之嘆其慧悟遐舉而
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
作亂荒餓累年三日失食至第四日
有人遺布飯而微以猪肉覆之雖腹
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
復非濫又曾患腳氣醫令服葷自此
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
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
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花中十劫受
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
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結淨
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
時為閑滯理思幽微不為僧師不
侵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捷
提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懍然名
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
奉之如佛未以年暮不衆衆食勅給
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荒荒謹攝實
高僧焉年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
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

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
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
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璽詔之縮解
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
終遺詔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
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
眾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禎明
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霞終
後手屈三指將之雖伸還屈乃至林
中一月猶尔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
便平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
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
眾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
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
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
侶禪師戶侶佐光威出戶見二人向
布房中不知是聖也且往述之恰然
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
幡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
視之乃布公去世

○續高僧傳

必映美院詞宗之為人也長富才華
鄉人馳舉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
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謹靜為
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
緒潛志玄門遠寄汶蜀脫落塵累初
投光禪師允亦定慧澄明聲派開鄰
名乃三葉依憑四儀恭仰匪紀假於
禪誦典憲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
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
宇文弼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礼供
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劾曰
增任滿還雅遂勒歸謁帝勞遣既深
慶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
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則
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按議或以
威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
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
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叙企
積道體休穰無虧慮耶蓋能仁愛世
志存虛寂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既道
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繼涂沆流當
塗但靈廓妙理三葉同臻真思莫二
皂白非感耳怖解偏執讀我時朝匪

惟真俗俱拙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
念報雅懷名答云辱告深具懷抱寒
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
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慙成
恭惟道是務不曾棲息五十二年自
捨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
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
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
載又列六不可十嘆息援據事叙綸
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
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
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
行年六十不欺閭室况乃明世且鄉
國珍良宗戚喪亡貧道何人獨堪長
久誠得取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
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
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
也如其不介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
住閭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
書迎還上法師秉心弥固栖遊世表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捐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
貴遊奉謁隆礼厚味弥增常限以攝

◇高麗大藏經◇

續高麗僧錄卷第七 第三十五 左

謂廣流藏景難伏播當栖玄後德便開
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屬文
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嘆曰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凋岱山磐石之
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
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
死當餓虎如其不尔修禪足以養志讀
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弃
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隨講談玄
戰國未寧安身无地自戢形骸其於枉
桎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
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
不名為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
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
為道日損何用多知擔欲枯木其形死
及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文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
有如意寶人焉九域其身銘其膺曰古之
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无多慮无多知
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
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

續高麗僧錄卷第七 第三十六 右

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過
涕泗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三岳將
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開余七竅聞余六
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無見色者
盲一文一藝空中小納一技一能日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為愚弊捨弃津梁耽溺淫
靡識馬易奔心後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
羸邪遲終迷脩塗永泥莫責才能是曰
惜惜汚拙養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連崩隆舒汗卷其用不恒內懷慙伐
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還人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各賞悅暫時悲
憂長久長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
滅影沉狀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完
長絕不死不生无相無名一道虛寂万物齊平
何勝何多何重何輕何賤何尊何貴何榮澄
天愧淨嚴曰懸明安夫依領固彼金城帶
詒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得德論道
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等
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
粉墨有集十卷感重於世不知所終有
弟子僧現性沉審善音調為隋二十五
衆讀經法主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

續高麗僧錄卷第七 第三十七 左

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
披袞一閱俱覽百家示新學之宗匠
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
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
魏都下沙門釋道寵傳
擇道寵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
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
有李範張肩齋鍾安席才藝所指莫
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為副年將壯室
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
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弥
持與問具幾屢方可飲之素不內涉
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惡謂徒
屬曰非為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
吾今授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
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
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
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
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
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脚
摩提在大柱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
按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
至四年方訖及勸讎之惟云有不二

不盡郡士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
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
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隨
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郡下榮
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
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
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
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歇俗出家
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
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客儀頓改
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聲此一心
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
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
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
者僧休法繼誕乳牢宜儒果等是也
一說云初勒郵三藏教示三人房定
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
菩提三藏准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牢
且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
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
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轉
不繁云

齊彭城沙門釋慧心高僧傳

釋慧高末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
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
華夏之文軌正高昌少出家聰悟敏
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識玄肆尤說
離心時為彼國所重高兄為博士王
族推之亦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觀高
英鑒勸令及俗教以義方高曰高儒
小智未足歸真因當同諸耆耆餘何
可論兄類遮礙乃以易林赴隱問之
高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
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高
以畎畝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安
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高遂非
所述耶為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
佛法博通玄奧乃悉其遊涉于時尤
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擇門
更闢乃獻高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
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
高乃從之聽畎畝呈成實領縣文官信
重當時而位屢沙弥更搖聲略及進
具後使登九座開別經誥雅會機緣
乃使鋒銳剋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

達本國請還高曰以吾之博達義非
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道為宗
後又重徵高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
三族高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
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
來所經何足堪乎及高齊天保革
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高以慧
學騰譽頻以法義凌之乃徙於徐州
為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開玄猷江
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
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赦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八

左

解篇四 正紀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附見二

齊鄒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齊鄒中釋曇遵傳二

齊鄒下挺持寺釋慧順傳三

齊鄒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齊并州僧統釋靈詢傳五

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齊鄒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周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周潼州光興寺釋寶曇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慧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傳十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

書年二十三備通流略至於七曜九

章天竺呪術詒無再悟徒侶方千指

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

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二傳 左

洪範解徹深義鄒下張賓生領悟元
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
无仟僂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
養年二十九栖遑下邑聞講涅槃轉
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
經之秘極也遂投鄒城僧始而出家
焉初孝悌縣廷頓盡其致又栖心林
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
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潛術從徒轍
光師而受道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賢
既窮筌相學志无難乃出遊開化利
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建旋
趾鄒郡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
易詔之取長安景造曆求而捨短大
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對信於言前
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
嚴十地地持維摩勝緣各有疏記復
變疏引經製義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
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然屬
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
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
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鄒顯義寺請範
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鷹飛下從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傳 左

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
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亦乃翔遊又
於此寺夏講講來在座西南伏聽終
於九旬又曾虜濟州亦有一鷄飛來
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
道洽冥符何能致此等講花嚴輒有
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音何所解當
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
深訝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或有僧異
座將發義乃曰堅論法相深會聖言
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
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堅義者
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
搦之曳于座下委頓而死次問上座
獨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
旁无說欲乃至疾重昇而就僧將終
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
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鄒東大
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
二日也初範背偏入釋崇信日增寂
想空門不緣世務口无流略之語身
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
食有无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

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為耒報之業夜札千佛為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既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焉感通靈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歇世網投法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淨戒還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為貢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為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啟曰今沒命歸依逮索至道如不允則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系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无異筆而廢他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開焉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繼承相准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礼年餘七十舉為國都尋轉為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初遵賦志清高无為立性褻帷開

戶標樹方遠形元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受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林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諱而終業矣

釋慧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和雅趣長於塵網為居士焉初聽涅槃略元遺義因諱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為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七律師者廣涉大乘文无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脩地旨倦无終食散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鋒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治陶然有餘講十地地持義嚴維摩生立疏記年特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戒戒情无不恒隨有講會眾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崇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敬德奏為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惣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

而為心印然順旋曹青華言成世範慧解騰譽事義深沈而志存順法不易一方衣略鮮華食元兼味受施尋散情閑愛惜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茲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書不敢遺其事行矣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費鄉邱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无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聽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无羨昔人致使遐迹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蕪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禪境漳澄伊洛遍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躬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詳光通法弘化邁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无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之

◇高麗大藏經◇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七張

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賴生安養故使臨終光昇端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眾同美初憑之靈道和護居心經律通講福智變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元逆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祖肩洗淨老而弥固脰解无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擇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言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藉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津鄭遊歷燕趙化霜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工頗受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為國都魏末為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八張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王戎入學七日通章六藏隨叔子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礼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遠傾渴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薄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歌世至十二投禪師道樂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沒鄉又往東都栖遑務造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弥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花經決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傳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花酬抗疑難无不嘆伏善哉問好微露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誦曰黑沙弥若來高靈達丈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淫靡无心飢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第一衣為服兼之以革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實焉為性戒風成不帶師導勤勤諦理无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親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无指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九張

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誦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筆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潛四十遊化懷衛為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咸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為統師昭玄一曹此掌僧錄令史身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万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骨悅所以四方諸寺咸稟成風崇護之甚罕有繼采既道光遐耀乃下詔為戒師文宣帝布茲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緒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熱為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營寶塔發為師曹為報德寺斯即碎蕩邪惡肅清佛海當時昌感自古推焉上格摺荷並得請詣內外闡揚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狀且而景行既宣逸嚮遐披豈有高勾麗

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壞年世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感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号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徒尔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入法所傳上卷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為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蒼終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未勅住相州定國寺而客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今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所莊嚴備彈華嚴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僧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觀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為設齋坐之袈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礼右達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業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承量過人苦然衆表百千家中孤起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為宗五條祇支由來以布法衣袍盜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已業偏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俄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具上有切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草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法師可為大統餘為通統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下承用又遷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礼

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數林定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為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觀礼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搗前後給齋三言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為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脰性度義簡風量陶然網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為已任每參說戒跪聽至訖講悟昏情詞元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為國都綏撫遺法得无虧緒禪丘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泊泊風流大觀時

增定高麗大藏經卷之五

第五

俗則慎過之遠矣未乘車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

東蒲坂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

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愠不干

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

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

先師未敢專執乞大衆於斯法義若

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

隆端達睹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

從之後住蒲鄉常如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

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

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

舍利太祖以妙弘讚著續遂送令供

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

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

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肩其焰照屬

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覓來救

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嘆未

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

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

願賴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

增定高麗大藏經卷之五

第五

旋卷八瓶內余夜州治士女燒香讚

歎之聲聞于數十里寺有一僧睡居

房內衆共喚之昏昏不覺竟不見光

相未幾便遇厲疾咸言宿業所致遂

有感覺之老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

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帝未都

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

所造本為木塔年增朽壞勒遣修之

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

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默然上

涌不信戲慢之傳傾亦不出時俗迴

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邑曾染

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

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

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

時沉下邑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

解涅槃以為恒業叙略細致久學子

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

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為英傑者

所美化行何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

酒肉皆絕現生慈莊以土掩覆並非

由教令而下民自從其惡矣有學士

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增定高麗大藏經卷之五

第五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

栖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

末序巡難江陵承聖季年因得秦塚

位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為周冢軍

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

卒於長安時年六十善以大智度論

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

揮精理辟諸星月助明太陽猶如衆

花繽紛而散亂故著斯文名為散花

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

理豐余頗患諸作而今觀縛者正由

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慙慙遂

之拍掌有詳覽者想鑒焉文多不盡

釋寶象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

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明

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練帛

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尋便撥除

餅果止取書疏衆共嘆異咸知必有

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

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

老子象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

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為道士童子未

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

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怯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詔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无文疏始後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厝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无所受便有街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盡形八戒尋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峨而志意類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和蜀境欲為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俗續而眾復尋之致有煩擾每稔方就一无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欬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為言志力

難擬矣時益州武誓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僧崖菩薩出世為造經本因介傳持至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披劍南後制涅槃法花等疏皆省繁易解馳无遠閩州境皂素生難遺想無言吾命不長雅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慈引殘運耳故應弊接報弘誘為心護生安眾以為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欬然能語願命于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廉衣資倍奉三寶下筆暑訖還不能言侍人逼以漿飲開口拒之疾甚為嘆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橋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无故自崩塵霧闇天舉眾驚駭莫測其性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遊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徃問寺中都无知音當余之時亦赴光興寺誦因以白

之暴曰此我之微相不豫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于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為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論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棄歸戒棄捨俗務專切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為受戒聽涉无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同達遂開拓蒙宇置立規猷願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决賴因遊意累日豁然有據其猶任目面牆則冥无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元廢暇讀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絳阻安苦无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錄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懷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歡上洛王高允海縣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目留情於奉儀射祖孝徵奏為國都緝諧道政不勝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憲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十九卷 左

文時人貴其通贈銘裁而簡衷矣常於暇日私恨日昔在俗流尊戒不見遂令世人无知汚我淨戒若不尔者應有所得以開皇九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誦念弥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旁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洺州盧氏宅自行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札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實深信為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驕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觸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為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衲衣螺髻頌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尔便終時共以為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祖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威引成實素未陳略即盡清辯一眾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惟以法事餘全无叙鄉邑二親哀其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二卷 左

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願諸及曰余豈不懷乎發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云因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号義龍擔无迹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弥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尔乃大弘法席廣延繼素時梁儲在坐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坐掩耳以為彭亨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旁若无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嘆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眾令其豎義榮曰余學庸妄輒堅恐致餘詞任眾舉其義門然後標據眾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眾无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時數列名出體愈難敷蓋无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於揚都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卷 左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有應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探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賻弘裕方雅每去佛性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觀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邑肅慈誘於傳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迹屬目雖大觀興典而惡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持佛性實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顧影而言曰與尔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霸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摠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年少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謂焉言談相高未之捐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

膝室薛鷲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余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迺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析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垂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迺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擇已了具如別卷若幽微深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瑩光皆來謁拜其光相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引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以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極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鎖長駕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

揖道聲九相欽許引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萃觀採如市而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因干時政大祖以百梯太遠諸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為之立寺名曰雲居國偉給之通於聽衆有陳射使周弘正者博學經籍辯達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擬以周建德中年御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忽來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及搜採巖穴遁迹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於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軌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摠集賢能期日釋奠躬御禮延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倫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投解莫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目小僧足堪支敬延怪昇高座帝又曰何為不礼三寶答曰自力難擬未假聖賢加助

帝大悅正遂擢增陳難延乃引義開闢而正頗掇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推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去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過於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軌並錄以歸國每夕共礼以為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播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引通正大眼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絨諸曾臆延曰為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速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此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傾則便授為國統使夫周壤導延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便隱於太行山昇迹人世後帝已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磻半履操更深巖屢累徵不獲遽天元遘疾追悔昔慙開主尊像丘度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五張左

林藪隋文割葉未展度僧進初開政即事剝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伸初理未及勅慰便先陳曰訪問皇帝四海為務元乃勞神帝曰弟子又思此意所恨不周迨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迨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五百比立五百童子之數勅遂捨度一千餘人以副迨請此皇隋釋化之開葉也余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無初切難初運者又迨之力矣移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為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迨名以為延興寺也然其名為世重道為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号今國城奉迨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栖巖寺勅大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迨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齎蠟燭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六張左

末及將薨而自然發始迨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住寺可為光明也迨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三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无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迨曰亭由一二帝退與僚寮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蘊威問迨一二所由答曰陛下万機之主群臣賦讚之官並通治術俱慙玄化故雨興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迨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纒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迨近咸感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迨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為心凡有資財散給悲勸故四遠飄寓投告偏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隆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迨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惑者謂迨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遣米五百石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七張左

于時年屬飢若賴此僧侶无改帝既稟為師父之重又勅密威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教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為時君礼重又此類也勅又拜為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徙化或投迹山林不敢客世者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囑文帝曰迨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貳但志代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吊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此身且施禽狩餘骸依法焚揚元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駿佳駝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明无雲而降細雨若聞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

獎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學呂升提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為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栳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讚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勢搃權衡而早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群術行動物情故為七衆心師豈止束刑加敬及聞苑皆元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帛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照不疲辟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細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弄興卓介繼表赫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踰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

舟遠役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單瓶承風訓導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惻住集奈何其為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義仁王等疏各有義其門人弟子紹緒風風具見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潯陽人也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明儼止神和局度通顯崇履高邁幼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二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受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歲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為崖暴不安勢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隨闍黎慧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深隱持蒙賞異而偏重大垂以為道本年滿進

具又依上統為和上順都為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時以為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詣誨五夏席端陶簡積歲老分執轡誠許捷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晚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萬七年迴洞至理莫拔微與貞梵之徒相諠豆道謬悟結接不略三餘休道成器量非可算乃携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嘆所未聞各出金帛為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上庑通共禁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赴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序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弥遠考定至理多皆僣化並令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嘆而有圖塔崇嚴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思惠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興寺

增補傳卷第八 第三十五

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許勃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力決諫難從會各默然下勅頻催答詔而相者失色都无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詎去真佛无像信如誠言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使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元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余時諸人何為佞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狩帝亦无答遠又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此難乃去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

增補傳卷第八 第三十六

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丘而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今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元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道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常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為父母恩重交資色養齊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造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增補傳卷第八 第三十七

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恃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四國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名當斯時也齊國初殂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行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善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答也遠云正理須由豈惟顧此形命即辭諸德日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滅大德解之願不以憂惱遠潛於及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山栖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淨囊不捨大衆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嶠大寺置菩薩僧頒吉前德詔令安置遂令長講少林大

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
 綠舊蓋相起翔於離邑法門初開遠
 近歸奔望氣成律奄同學市所以名
 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
 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
 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
 可利榮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
 柔不容非濫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
 講導所之皆料道具或致資助有虧
 或不灑水護淨或分衛垂法或威儀
 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憤眠失時或
 後及法席並依眾或有罰無赦故徒
 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為澤州
 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
 弘桑梓重集親疎舍慶何以加之七
 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
 闕東傳尋下璽書殷勤重請辭又不
 免便達西京於時勅召大德六人遠
 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
 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
 國上大悅勅任興善勞問豐華供事
 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繁雖有
 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

之方東西衡要遊聽不疲因置手焉
 名為淨影堂居講說弘教玄奧暢
 奔流吐納自深宣設曲盡於是四方
 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
 轍望京趣寺為法道場但以堂宇未
 成同居空露遂除舊舍於合州郭日
 夜租買成器相尋雖復興善諸德英
 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延接者
 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腰有九圍十
 三幅裙可為常服登座震吼雷動聲
 驚充樞群望斯為盛矣開皇十二年
 春下勅令知翻譯判定辭義其年平
 於靜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衣感為
 之罷朝帝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
 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勳帝心自遠
 括髮尋師奉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
 八方著疏屬詞論終始承習開悞
 構比虛連同軌時朝得稱方駕初見
 病數日講堂上眷無故自折相顧颯
 然必知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
 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平忽聞室有
 異香成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
 昔在清化先夢一鳩聽講為務類經

寒暑遽入開後鵲在本寺栖宿廊廡
 置夜鳴呼眾僧患之附使達京至靜
 影大門放之徑即鳴叫騰躍入遠房
 內介後依前則聽但聞法集鐘聲不
 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
 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
 鐘呂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
 講解依法潛聽中聞汎及餘語便鳴
 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
 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余二
 旬遠便棄世即
 開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
 十僧臘五十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
 堂眾柱又高座四脚一時同陷會議以
 感通幽顯勒碑碑道衡製文虞世基
 書丁氏鵲之時為三絕初遠同聽
 大衆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
 每於鄴京法集堅難罕敵由此名冠
 遠近異論不推既而勤業晚夕用心
 大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親相續
 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
 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
 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卷 左 三

於境起意尋經于半月便覺漸老
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
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
證用問僧稠獨云此心住利根之境
界也若善調攝堪為觀行遠每於講
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揮部縣恒
累句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向於衆
務无暇調心以為失耳七夏在鄴創
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
在講肆伏聽于餘意存弘辨隨講
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華嚴疏
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
室等並勒為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倫
舉丈百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
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
聚謂教法義法淨淨難也並陳綜義
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網要盡於此焉
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
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
覽者聽之不盡一无所惜也是以自
於齊朝至于開輔及畿外要荒所流
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卷 左 三

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无病亦
傳持教導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
于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
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
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
偏行檢溺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蓋
之外片无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
須弥山頂四顧周望但見海水又見
一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
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礼敬後以衣拂
周遍光淨竟羅謂所撰文疏頗有順
化之益故為此微耳又自說去初作
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
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
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
末後一像彩畫得了旁有一人來從
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相有流
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
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
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
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為功德又
勅二時誦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中急又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卷 左 三

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曰如此正
義須更不聞識者以為違宿命也及
覺輕軀於房外香湯洗浴即在夜宿
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
答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
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跏
其足正身銀目不許扶持未言其卒
驗方知化香若拈檀久布歇滅後乃
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雅頂上暖
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
每勞延及故疏為行狀擬學者所承
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振名東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八 第三十九卷 左 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論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九

達

大唐西明寺沙明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正紀十四附見六

周益州謝鎮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興寺釋智方傳二

隋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隋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隋襄州龍泉寺釋慧昭傳五

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昭傳六

隋常州安國寺釋慧獨傳七

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隋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祭傳十四

四僧傳

釋寶海姓龔已西閩中人少出家有

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捨下峽

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等經

諸席亟發清譽乃引眾別講徒屬漸

多千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

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

鎗石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吝香爐

非鎗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

帽簪非素纈不戴帝大悅眾咸驚歎
及後還蜀住謝鎮寺大弘講肆武陵王
紀作鎮并銘敬受無已每就海宿清談玄
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灌手日影初
出王曰日暉粉臂狀似城中風動剎
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
鳴海曰適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
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
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
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為此例也周
氏跨躡梁益席公鎮方弥加深敬越
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日吾
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
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狗及建武之年
果被除屏令置宇菴燕推餘一堂容
像存焉

郭龍興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
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
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
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
講法華至寶塔唱高妙遂序王釋義了
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
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弥天七級共
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
并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華似
安住之居南類尼法之鎮北耳聞目
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書歸益部
吁嗟歎為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
宿講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彩故
海問曰三變此方政穢成淨亦能變
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
凡聖自余何勞改變又難若余則六
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觀凡不能
觀凡聖俱觀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坐
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
失乃調曰三隅木外何謂智方尋聲
報曰瓦礫誇池那稱寶海眾大笑而
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
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四後述

垂問願生善夏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

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衆成德承

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

退勝侶會揚都道朗咸業興皇乃傾

首法契鎖仰微烈一乘四論大剖津

途于時常令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

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駟問常無常義

而容色无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明

乃以所服袈裟贈之自此名稱踰

速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

自朗還後廣評所聞又從福綽寺巨

法師採酌遺逸亘縱解无遺任其鑽

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障多

阻誓當和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

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

全感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

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

清言為住法之首於管宜陽公王世

積詔使舍人蕭子實躬臨法席咸誦

德音有龍泉寺地隔踞塵心存閑曠

乃居之五十餘年修緝棟宇常坐不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二後述

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

勅退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

安於上州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

五間連荒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

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

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擇理順故得

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

姓俞抽括者學冠李宗業該偏史常

講在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

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

實難容爾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詎

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成曰脫珎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

將開漸化時以為名答成前呼俞為

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耶詔我為先

生成曰汝既譚啖先生請除先字還舊

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

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

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吊

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

及見糸礼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

下一夏居止靜處思玄母日自賣登

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即此為報母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六後述

之劬勞也昔朱榮毅授荆南寺多焚

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搃管

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

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寂小神

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誦澄慈等

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叙歷以隋

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

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

製碑沙門道顯即雲之兄也學通大

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

安公驢廟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

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檢校兩寺

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為驢廬此

廬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技江人神彩俊越見稱

僅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

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

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

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

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

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顯

論義應命搆擊問領如嚮往復既

久便止朗曰今義窮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門名安者多目之為沙安三論四經皆講制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戎揮師所共論定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嗽僧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私洲之上西望沙洲即剡剡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在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倫微銜紫相世号烏瓊帝尚重焉奉為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為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授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煥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号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

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拜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即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感容自矜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霽注招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詳序視瞻不眈轉身徐顧元妄乘越時人呼為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燕沐罕有延滯所以召請咨舍信宿經時皆不觀其流穢歎美增感及講三論集朗之響重光先價引眾汗流屈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為務涅縣三論述示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即惠品法繁智高法同慧璿慧標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豎碑于本住沙門惠嵩製文嚮有奇才思力道壯為檢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今往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閑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

之望微延慧日故西楚傳号為前後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樞密衡門不求聞達優遊卒歲易農而仕暉穎悟冥來擬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為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采莊嚴迢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翻法師雅相愛賞乃依止出家為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捷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撥青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疏 連

研精成論及舒物故親受遺囑值梁
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上
南徐宴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
才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
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
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
脈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
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
斯擬天嘉二年學士竇持等二百七
十人請講於相宮寺太建四年宣帝
勅請從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
義集曾屬才辯雄速特所溢心及嗣
實位深惟訪仰至德元年下詔為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
一來止徐方緣會數弘無替時序以
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於中寺春秋
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寔於鍾山
之巖准暉行業清高靈祇應神通
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為陳氏七祖及揚都
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坐
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
交乱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疏 連

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
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
朱衣人喚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
軍任忠少為將師雅好耽遊然宿植
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餼悉放奇光
親而悔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
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妄
既而覺悟歡喜踊躍宜軍增綴一時
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識悔
承持二經又不然哉故靈迹寔繁未
陳乃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
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遍五
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眾部略而不
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使將
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
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
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
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曹製表文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
略以忠孝登朝父元凱以才華待詔
咸佩印綬並奏弦歌季父元舉陳世
公功庭列鼓鍾路橫驂駟車馬之客
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疏 連

神爽咸異嘆曰此子若逢風德終為
王佐之才既擬龍頭必有封侯之應
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為之貴可
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歲
素栖遑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
福永定二年躬行袈裟為剪周羅三
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嚴寺
領法師為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
聲王族望僧塗香是為弼親承雅訓
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極維淮海值實
梁明上感弘新實天宮晃公又敷心
論達窮神退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
八健四真五聚明若指掌同或有遺
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戈俊烈倚見
百梁悟茅茨之陋頻涉三休恨土階
之鄙乃去小從大從轍舊章聽紹隆
指公弘持四論繞經一悟叨倍常徒
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奉行
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
共遠然其神思沉澁詞吐抑揚剪方
古之盤桓朗百年之間室浙左飲德
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於長城報
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卷

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詠排
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
之聖人爰至括公將乎大漸仍遣使
者召還京室為几塵尾經書裁疏預
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
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
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復見伊人
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恩報地恩言旋
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趾仍存
房廡彫壞彌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
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
房儼嚴竒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磚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還莊堦塔月
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膜雲臺盡
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鍾
聲豁範其為法利胡可勝言以開皇
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留至
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三空
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
解釣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
於寺云

必形心隨訪聞屠然聲相亦切愴會
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為之止然年
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陸之誓心無
毀辱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
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繞讀文詞兼
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
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
繼世決捨不許唯今俗學專章世務
礙之道法裕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
生壞矣遂通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
括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易未預
承傳年十五潛欲出世會丁父艱便
從世疾苦幽禁轉杖而能起服畢狀
俗心猛不敢辭母默往趙郡應覺寺
投明實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
川之標領也既初添大法勅令誦經
裕執卷而指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
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虞中下之
流暨於儒釋兩教通須通曉也年始
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郭下即往歸
稟會已歿世纔經七日獨嘆無遇戒
約何依乃迴投禪師聽於地論莊華
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卷

還從明實二德求為本師乃皆辭曰
吾為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
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
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
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
除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
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卷行
之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正
流衍弘導道滂即光師之所親承滂
光並有別傳裕依滂法席晨夜幽通
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捐有齊宣帝咸
和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
風嚮附用律儻倖唯裕仗節專貞卓
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為翹
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訪之自
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
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經遺
教等疏拔思曾襟非師講授又從安
遊榮等三師聽律心義嵩林二師學
成實論切將一紀解貫二乘經領有
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和賡理相兼通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
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七發達

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對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勸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号为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為恒務矣意存經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亡筌者會其宗歸備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深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為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達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余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以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贊為稱首令住官寺乃囑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茶時為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為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登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七發達

一心想憚慮嚴阿末亞炎濟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和濟不帶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益千人聽徒喜宴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婁叔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為戒師實山一寺裕之經始叔為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入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壞衣以斬纓三井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盡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繼述各有部類召如後列時屬儉歲糗粒無路追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藥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欲室刃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曰別自往須臾復價恭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尼遂達有至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帝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封略創和講會延請諸僧並立即前孫遵法明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十發達

哥一期影嚮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立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為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余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經要後更伸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評疑彥皆去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都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輻輳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日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運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要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

言詳嚴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儀射
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
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
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
臣親附久有推言近則侮人輕法退
則不無違謫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夜
三勅固邀裕較執如上帝語蘇威曰
朕知裕師經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
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
言虞慶則檢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
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
綰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号
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
歸達于本邑頤而言曰往返之弊已
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賜錫重香楷
疑請次者不速而至食風冰道者復
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
西東操弥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
詔曰訪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
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
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
若此深副朕懷其為國主思問如此
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

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為吉徵也裕
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難白
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為凶
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
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
史內陽公薛曹所住堂礎忽變為玉
曹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珎
瑞耳宜慎之戒之可懷之以福曹不
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
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
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
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
有障絕通夜累搗將結八重命今斷
作僅得施座安燈值晉陽事故生民
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
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
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
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
示誨善惡勸諸門人從覺不食至第
七日授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明朝卧長棘一生即已
竟未報將何息 其二 悲永殞曰
命折辭人路散送鬼門前從今一別

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
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
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
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秋
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也哀動山世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
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已正氣雲霄
器識聖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
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眇高視
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度
度附道克念齋聖母病綿篤追赴已
終中路聞之音不親對嘆曰我來看
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為生來福耳
剖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
万代宗輪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
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
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願仰
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
遊觀乃近莊園問其本緣云是講主
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為違過原惡業
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弄也宜即
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
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

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斂四十畝
並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
一人而已其誦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
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字盤桓動
移數日或一上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
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
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
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開以誼情
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諡內依
靜所以下座尼眾莫敢面參而性剛
威爽服章嚴弊貴達之與廡下承對
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
士積疑請史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
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
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
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
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管諸福業寺
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為
金剛性力住持鄒羅延窟面別鑿法
滅之相山幽林疎言切事彰每春遊
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
敬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一

後行施悲愍無之契沙米為惠出過千
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味先
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
隙正面西方凡所涕洟返而咽之一
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
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
人自述已名彼号仁者苦言切斷聞
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
順養眾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
行有濫即令出眾非律所許寺法不
停女人尼眾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
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勸俗後代之弘
略也沙弥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
行自餘師證至時臨眾若授以三聚
則七眾倫傳故使弘法之時方聽女
眾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嚴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
沙弥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
外肅德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
踝上四指袖袖僅與肘齊板支極長
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覆眾割
之故方裙正背大氎披膊皮革上色
錦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

資具斯又憂儉之後教矣常服五條
由未以布綴有繒帛成施終以惠人
祇支亦介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
頗用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
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
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
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答曰猶勝真
心為罪也時人以為佳言其志行之
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
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
卷地持維摩波若疏各兩卷華嚴疏
及百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
卷四分律疏五卷大衆義章四卷勝
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性生論上
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為疏記成實毗
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
東行記眾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
戒法并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
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眾法
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
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聲印成
然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經式經非緯
相錄賢次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

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惡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駢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民品萬識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鄒中同聽經論律律回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律律恐難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為神用耳其人欣戴賈傳還鄉斯寔彰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慶眾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當於京華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達公說欲裕抗聲曰慧遠讀誦而云法

事因緣眾僧聽戒可是魔說合聖驚起恠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超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習尚收聖禁寧准遠頂礼自識銜泣受之白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出家即流聽規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指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習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食泉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為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示示是非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結預學流普皆資指府主或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闢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為大觀之盛也自尔專弘此部傳習弥布屬周毀經道剗迹人間拓息煙霞

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仁水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聲開皇七年文帝承訪德音速遣徵請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載乘機立教利見大人杖錫京華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勅加之殊礼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畢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惠僧朗法彦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降時烈將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細致標異新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於宣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屬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旃林麓掩骸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八卷
鍾芳於塔後沙門明則為製碑文見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寺城人也後因流官故復為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為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駕鴻輝門龍為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分陰無棄宮闈重何咸得其門久之又親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孤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即於大眾便事覆講寫瓶珠貫驗在於茲縑素曉服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曠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晚乃服教下風思食法味既適金陵研幾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暑請談玄論曠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及高座亡亡三千咸在受命門徒以相付囑乃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莊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捐論主之知人又歎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九卷
傳燈之教故毘鉢沙門侶無輟於時眾侶百餘一期俊又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帝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鄆陽王伯山兄弟僕射三克中書王固等欽仰惟深並伸北面隋祖留心法實聞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遵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為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意即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絨口卷舌迴車復路覓旒清耳屢動眸容群辟解頤日忘疲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威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雷預既虔齊衡切倍勸業日夕相係通明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玄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為論士眾所推焉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遺學士諸葛頴實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問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益由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九卷
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絹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據貫卷裏將成乃結為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為感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坐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顧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淨名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微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履坐鍼黹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即席端便盡胷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連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嗣后曉味戴元音旨頻遣庶子張衡躬勤稱叙曰法師才學鈞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穩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觀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彫輩來儀未嘗不鞠

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
瑛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
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
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
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咸
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
寶珠鑒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
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
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
維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
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
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
即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
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
賻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
隨由供給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
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
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辭
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覈預在講
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筵自
見引誘而成清範者罕繼斯塵矣初
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
豈非住持三寶功均也又諸有疑

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
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華六天帝
揮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
其善思通微名萬宇內妙感靈應夫
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
三十許遍成論文玄各五十遍傳業
學士慧詮道灌詮聲德雙揚復立
貞梗各踵數知名當世又以其年
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雒陽縣
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隋
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手脫之
系傳下卿乃建於病僧處更其述前情狀
而見之與并論機心盡其願其情故
共錄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
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明公講經三
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
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
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表
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
召入安時悟物引導無絕仁壽三年
奉令開壇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
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
咸謁問之煬帝從駕東都定鼎伊誰

從出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在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聰習
玄論皆會其操詣而儀止矜雅立性
泊然故少為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
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
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古學
徒宗猷顧命衆咸捐謝於莊允當遺
寄瓊曰莊公學業優與誠如印選理
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
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遂不行衆
議在後果鄧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
明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
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
无不預筵詰調前疑披解無滯年德
既富皆勸而推焉帝昔屢徵書札
問詩論嘉篇每令扣擊詞采豐逸屢
動人心未及退入京師住日嚴寺頻
蒙謁見酬抗新叙引慶宮闈令其講
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
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花直
叙經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
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
風雅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甄四十

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米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平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慶俗傳揚至移歲序後入京輦佳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恬為設淨饌於大寶殿登即在坐上詩叙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慶春坊優札弼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閣下勅賜_{手勅賜}等物故其道望帝后咸供之隆重為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加仍勅所在傳送葬并於荆楚自論爰初蒞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

以綴採篇什皆叙釋風當即繼叙名僧特成卷表未就而卒卒遂不行願惟高德有隆生者眾矣有別集八卷行世擇僧祭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為務河北江南東西開闢觸地皆履靡不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遠古今風微遊迹自号為三國論師機誦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絹諧法衆治績著聲十七年下勅補為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樞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下勅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欲開闢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參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榮日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蹤榮等仰會慈明不勝

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榮因奉勅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遂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高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沒榮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末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介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方士女嘵詠成音前後往往皆感靈瑞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操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就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辯妙擬闡三玄學妙宗師情無推尚每講在老榮必聽臨或以義

求或以機貴隨採聲相即勢沉浮注
 釋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
 莫不解頭撫髀訐斯權變常下勅
 令採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
 預坐榮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
 十餘攜刀以行林徑至館所防衛嚴設
 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敬遽採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榮因其不命抗言
 激刺詞若俳諧義定張詮既無以通
 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斯朕
 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肅王暕見礼
 下筵欽歎歎常欲見其說故致於
 法會有沙門告歲者神辯飛玄壁重
 當世王每懷推削將傾折之以大業
 五年於西京本第感引論士三十餘
 人令歲登座咸承羣難時衆以為榮
 會也皆余預焉榮為論士英華命章
 標問義延聽者謂歲無以酬及時難
 接解謂榮無以嗣往還抗叙四十餘
 翻歲猶開折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
 接難義聲纔卷榮又續前難勢更
 延累問還得三十翻終于下座莫
 不齊介時人異歲通賸坐制勑敵重

榮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
 何而退王起執榮手而謝曰名不虛
 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
 其辯切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豎爰
 禪定贊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寂初
 勅命榮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辭
 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
 十有五弟子僧齊僧鳳並以繼軌馳
 名焉本姓王名為大業八歲通禮十
 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
 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
 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微績
 續高僧傳卷第九

癸卯歲高震國分司承和監本
 初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 達

大隋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 附見五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隋襄陽沙門釋智閑傳三

隋吳郡席丘山釋智聚傳四

隋丹陽蕢山釋慧曠傳五

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隋西京寶剎道場釋淨願傳七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茂傳九

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恭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琛傳十二

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瓊傳十三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
 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

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高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履踐固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无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微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薈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踵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歲學徒五百負裘摩肩常講涅槃及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傳求明誨涉問二載簿籍宗條惟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詒誦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過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

師模論道勢傾八位詞号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載憑附衆請智光時係齊琅耶三深相器重引扇風猷每於登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為法主進勸學徒因介導悟成津弥逢涼燠傳芳按武靈臺東河俄屬周武屏除擇門難潰遂與同登法貴靈保等三日餘僧自北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為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乱歸奇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今嵩貴二人對引小論神理疏暢賡勇當時學侶相近數過五百畧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生三藏厥号親依貴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說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議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

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攷其經要剖會區分隋高麗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万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保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徐方咸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往前京地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則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聞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部詣嵩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推感章疏大行隋煬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育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有勅徵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荅曰王城有限動止最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

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道相續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悉成坑跡狀若人摸其景行微明為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倫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地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薄時摘詩頌重複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于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靖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閑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

本為浮詭乃捨其中褐服此伽梨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繼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靡西嶺榮河洛以秦涼荒受佛法流侈將欲結其類網布此遺贈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勅允述論言授拔登下河右領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捐吳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羣瓶搖率觀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宜盡力時臻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信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今其接幹代不可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擇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正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弃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埠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

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為文則本真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頓方高聲問奏佳仁壽宮三善寺東部譯經又口入館專知綴絹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日則公之文屢發新采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閑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威宗佛法十統鬱興令譽滂流洋溢天壤閑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超遠詣會通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堅慮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崇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号博瞻勤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速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八

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勒閭
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
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蘄州虎丘東山寺
神氣清遠彰於樞樞深猷龍興樂布
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
羽儀當世聚分陰元息請益深旨有
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
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捐清風由是
儒墨通和真俗具舉宮牆重仞允得
其門纔踰弱冠便引講說莊嚴曠師
新實一家鷹揚萬代遂伏膺韶質百
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
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
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都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紉齊並降貴慕
道延請數說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
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
在故能寫此懸河振斯木鐸垂香奇
韻超起入神或有捷徑小道手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
賞播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母憂泣血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

街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
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
十二年受降勅書勸勤勞問法師栖
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
教勤備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
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
楚公素左僕射國公藏並躬到道場
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三
年勅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
聚以雅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
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
高名常欽威德及部臨鎮請為菩薩
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
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
亟改炎涼聽聽清規其未有日敬承
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騰氣獨擅
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
慧焯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其之美
未獲稽顙下筵食承高義行軸之勞
載盈懷抱援虎之岫川途不遠翔焉
之濤風烟相接心願振忍辱之未赴
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
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

教聚惟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
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度外得遂宿心
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
還居山寺現疾決旬而神用無爽以
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客貞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
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
二即以其年十二月寔于山之南嶺
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開澹等懷遇
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蕪遠方
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安善談笑流
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松
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
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
儉不在飾玩衣衾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內虛室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
已故能道感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
丈八盧舍邨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
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
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
上首業感傳燈敢樹高碑用旌景行
秘書虞世南為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

冰今為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潔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起群輩後銓羽帝渚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鼓城講玄開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和教乃與宗愷准領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從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弥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勞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經維是寄統掌八載攝是烏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終綸垂降香藹屢錫泰孝王帝子之尊建庵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近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恻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押既并經病用弭於栖霞法堂更敷大論新開舊學各談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之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履遂有終焉之志後弟子弟從而總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燬淹時千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閭丘氏高平防輿人也祖儼閑居傲世孝雲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淋問彰于鄉黨屢士下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礼易莊老悲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衍世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諫食苦節萬志熏脩法花維摩受持成誦曷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瞻言鄉縣恩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礼異爰請敷說於是薈居宗匠咸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衆至十一年下勅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州僧都稱首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閏州刺史李海游屈為斷事經緯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郢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聲構亂離過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煥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軀夾紵像一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塔塔擬夫八万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花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冀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閑寂茂林幽遠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耽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為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 遺

六日加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諭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施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鑿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熱鶯獸始平仲夏暨是抄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下地全身舍利即寔山龕方俗並臻同門早至洒泣撫心山盈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生蔡瓊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凡有成規速為諸學之所先仰創建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弥隆感業以旦達睹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屬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 遺

攝論經細章句並通了談對課為形有鑽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五眾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眾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眾曰豎何筆義乃問耶願曰名相久矣眾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脩人事耳時以為矯異露潔也及難筆性還對慈雲兩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埽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百重隱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七 遺

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為羣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舫似相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眾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礼悔初儀不急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眾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不為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辦相法師退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眾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弥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經

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之笑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索於樞業驗乎從學老成便喪豈不然耶訖而舍利吐墨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資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情望羣宗運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讀初講總記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經百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余並驅邪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誦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輩居于辯才引衆常講盛

傳徵緒隋文法威儀與殿會名達之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曾不顧所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禪定僧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傳法開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續相師凝當其結年事衰頽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玄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習無歇故辨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帝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拜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費及百千或一時外食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述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彦姓張寓居涪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儕倫雖三

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掩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彦而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避方知彦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謹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彦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此識者弥愛而珍重焉有法僧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崇義學所推語偏曰天地雖廣識達者希晚學之秀法彦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彦為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台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清汰成純凡二外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礼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遠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午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卷

聖

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乳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 陛下秉圖損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祥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地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馴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儻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余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卷

聖

釋法慈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為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為物歸投開皇中年勅召為涅槃眾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數至理無捨炎煥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與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眾共飲之搃乃表聞帝訪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沈泳少時還出遠池隨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親共欣微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觀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十卷

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亂而起動眩人目從冥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介夕陰雨佛堂瑞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眾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嘴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万余人一時同見及墳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采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搃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住洛州少出家通諸經論悅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慈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柘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溪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拓巖佛殿內有鐘鼓之音響振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盡與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茶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霄晝光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極巖光如樓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於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迺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文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觀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狩等迹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厲疾已下六振壞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經

崇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結尋內外志力方便不憚感悔極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秦州岳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觀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岳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止至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妄其終

釋靈璚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志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蕚正理深明十地涅槃俗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為遠公去世眾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終仁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雉雉集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擾似如聽受迴頭鼓儻欣躍目娛預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獻奏聞勅勒瑞圖云彩雉也璚今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

羣迎鳴喚而去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理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開數万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璚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瑣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纏懷隱於秦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无輟講待移之謂興世瑣初聞之深自被忤曰問非切竝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間謁尋開披說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勝光寺肅

高麗大藏經卷第十 第三十卷

肅禪侶擁護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
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
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
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
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
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
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
現形以錫杖撻之病困垂死未悔先
過還老如初并深五尺由來不減女
人臨之即為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
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象鮮瑩色
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焉為
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
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微憂感故改曰
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
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并水
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
自然至塔雖鼓吹衆聞馴附無恐又感鶴
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輿
前立聽梵贊恰至理訖迹絕不來斯
之盛致罕聞於古蹟具以聞後導以
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
抱遂終沒於所住

高麗大藏經卷第十 第三十一卷

釋寶昌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
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
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經領值同喪
法寶南歸在陳達命清通聖振召
舉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納
還師於遠聽大涅槃旨是三載通鏡
其旨即蒙覆述遂自夏坐即可其言
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討
前英立破之問深堅研密仁壽建塔
鄧州乃勅令往寺名大興國也帝嘗
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
寺內璞石鑿為迦石本唐唐師
將了乃變成馬腦細臆異倫復有餘
字三枚去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
神二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
林木麟鳳等像偏與官人圖以表奏
返寺之後開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
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宣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
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過而言議綸絲
綽余舒開故為同席諸賢之所歎仰
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
餘論且目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取

高麗大藏經卷第十 第三十二卷

機摧內動不墜風流多為南方周旋
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肇
掖紫苑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
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
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
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
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
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
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
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
寺厥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号
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
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
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惟斯
壞處商度廣狹恰與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
利院內忽然霧起齊後便歇日光朗
照有雲如蓋正露塔空仍下細雨不
濕餘處又感鳧鵲衆鳥塔上飛旋又
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炸又雨天花如
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
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
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

牧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舍九采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跌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嵒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尔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劭宣為賊燒郡及寺並盡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相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蒙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屢夢模寫寂躬事頂礼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眾尋繹大論及以離心談唱

○續高僧傳

相接歸學同市入閑住空觀寺復揚請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如眾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感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勅令送舍利於菴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實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威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鍾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宋郡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

志存名實拘滯壇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无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号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遠冒因天地返顧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梓州非神山寺帝為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温公塔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温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高供養二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塔創立寺宇因山為号而虎狼鳥狩遠寺鳴吼似若怖温温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于我汝宜速去既聞斯及於是鳥狩永絕此山而温身長七尺威儀怯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觀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号而俗

猶呼為溫公塋馬暢安慶事了還返

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要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達

大智度論卷第十 附見五

義解篇七 三記十二

隋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智鉅傳二

隋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隋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唐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侶傳十一

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

類川寔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

焉念水清表志岳峙澄神俊朗絕倫

觀方在憲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

長法師精通智論為學者之宗乃荷

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

謂誕礼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

意謂解非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

肆俗探冲奧務盡幽蹟又詣道寵法

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

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

嵩法師統解小乘世号毗曇孔子學

匡天下眾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

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覺琳琅

念願明從之成名獻上皆博通玄極

堪為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法澤時

刺史任城王彥帝之弟情附靈宗

既屬念還為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

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

度後發難心卑對剡鋒無非喪勝時

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

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幼年慧悟超邁

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

頻引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

霧結齊運移厝周巽釋經遂乃進進

海隅同應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

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

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蘊

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

門志湛曰吾窮冠小乘自揣與羅漢

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殷翻耳湛夙食
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
成實九緒素重念名與門人洪該等
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勝
垂天之翼弘蓋世之矜俯仰應機披
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變
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
條並為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譯未
久業捷度中脫落四帝諸師講解曾
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
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
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作片無增減
時為不測之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
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
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康
正裏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象俊
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
偏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蔚芳
踵武傳業開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
王諒作鎮晉陽瑯琊衛莫搜選名德
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札
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
築子城安置靈塔別造精舍名為內

城寺引念居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
至特加尤礼又今上開府諮議參軍
王頌宣教云寡人脩是帝子民父位
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
虛運必藉人和正欲闡揚佛教使慧
日清朗地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
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
即大眾還推念焉既預經綸即弘敷
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注若飛流
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墳壤其
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
法達智起僧鷲僧藏靜觀寶超神素
道條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
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悵於
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年獻后
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
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
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眾皆相
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
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
創講王自為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
震吼四咤水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
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

經筵九衢同軌百有餘日感啓未聞
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眾竝
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寺開板
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
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豐還里與沙
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
松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
充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
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
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
亮及諸繼素若喪厥親為之建塔益
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
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輝智矩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
會美客貌雅為眾表又善草隸偏受
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采鋪詞橫
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必流俗
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
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
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閑立操無改有
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
及欣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六

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
頓怯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正浙東
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
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
劉荏南蕃奉詔諒降情歸禁隋煬
帝鎮揚越採拔英靈矩既譽洽東甌
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
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
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開壤勅住
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
置以華房明以明德一期雋傑並是
四海搜揚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
思幽尋無微不計外辭以疾內定旁
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
興賦詩時暫閑餘便觀流略製中論
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銷鄙而輕削每
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墨影之風裁
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高師沙門
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矧實過之所以每講叙王皆制新
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食附味道者
殷矣而性罕外狎譯力逞詞自非衆

集未嘗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

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
人慧感慧蹟親承嘉誨詢處有歸
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
衆出百人傳嗣宗勳不爽遺緒

釋慧海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
重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
以涉獵偏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
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拙心養
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
染衣為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
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
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三淨三點文官
洞曉詞采豐贍既受具戒轉耽禪煩
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和農之伏
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窺身
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
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
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
鑒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
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
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要重定行
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六

待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
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頒璽書分布舍
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
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
之左有聲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
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潯沸涌激注通
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
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微感
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
寺有人覺覺及瘡疾者積數十年間
舍利初到舉來札懺心既躬至忽便
老損輕健而歸久值允早飛塵天塞
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茲
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
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
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俚疑外擲
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
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捐札義於塵
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薄葬用
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
取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
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
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

凶年拯及振名京邑云尔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薦勳言无勃怒滔然達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道疑難縱橫隨問分排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辯擬往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為稱首屬齊曆去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述之閑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墨恭道撫及蹟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消聲不各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訖其早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

志念法師來華京室王欲衛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廟其延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慶座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客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思合京疎神傳聽其為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去背曰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又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既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責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經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願惟不競即就元席既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經細探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為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遽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為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

寺既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輝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業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下走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无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眾汲難奉有一泉乃是僧榮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榮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電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嘆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問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惠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屈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五張 連

寺時和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威為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准陽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余和道累稔摶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經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彩自業未為晉王召入京輩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寢其心時叙玄義頻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于鄴州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家密層巒重疊唯有一路繞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為閑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取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為希有之勝地也舜業行山勢唯此為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為善相可止香盞伏言即人遣去復來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五張 連

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斐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惠聲有授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遷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彭美早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間郡值雲間禪師求而刺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和音溫習真性俊響遐邇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壇綿歷二紀利益弘多結眾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梵任虛舟慈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開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帙剖文皆傳義首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鄆州實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五張 連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開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无替喧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屬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餘骸緘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素荆姓趙氏京地武功人也家世崇茂冠蓋相承歆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國武凌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扶目餘烈乃剷眼奉養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既擇眾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綠諸止觀一盃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般足不行尼寺市閭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屬清末法蕪以是非長短罕附胃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

裕法師檀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麋素摧景末進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為蒙穎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惠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運擊思緒鋒遊對若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為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晝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咸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開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泐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卒居近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泐即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介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泐奉持瓦

鉢一受至終行住隨身未曾他沈終前十日破為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終已謝五座散矣因而達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嘶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微緒於散骸之地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英法師學通經論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開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囿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眾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嘆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恠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和匠後學偽鄭欽訪札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八

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霄法集羣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閱新異振發時心自介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取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最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郿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為沙彌居山館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連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間栖投林冢二十餘載對梗嚴毅卓犖不詳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忘章便攝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折理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刈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則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卷 達

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從遂因其俗位消息其中武帝雖減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食舉任名學正剖斷時秀為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躬耕糶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驥情漆衣故豎裝倨傲臨官刺髮留髻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為常執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去我本道人不開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曠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善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負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敏衆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徃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則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曼駕禪定鬱興乃台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經任大唐啓運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卷 達

別奉詔書累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營壙弟子招草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足法師將欲試其神采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吳亡沒夢見兩地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令驚覺自覺心志弘雅身相安恬使往聞善微法師所聽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惠曉禪師練習定業深明觀行頓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遂高昌尚公開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花拉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開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布慧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九卷 達

聲便之此任樹立經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訝不絕恭又從布聽探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屬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湏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勅徵入為禪定道場主經正僧綱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茲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礼以為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為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華諸僧懾懾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為經統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

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威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二時正在堂中登坐堅義兵衛奄至圖達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姓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秦山靈嚴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榮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操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戲載有倫前達有測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拍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隨備章采屬齊歷不緒周湮法教南度江陰栖遯建業聽採新異蓋師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

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玄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恆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滑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供札之盛業弘被極心止觀時復開道唯識味德札機匠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舛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衆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棺槨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

甘露疑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枚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開奏又造塔黎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于來充鼻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業亟發微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曉移興善講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頭穴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折幽旨渙然標詣解義釋名見諸清澈諸赴聽者欣其拍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住提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開束心曼札食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古聖所以隋朝威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為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五

首其威儀之選為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詎云須以腊肉用厭藥勢保日終須一謝豈得敬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初但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內惠曰造塔沙門智等口但之為字人口為信又從用字信也四從之釋言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還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問其所懷可為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為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盂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滂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泉生然後遠棄其焉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操獨高倫次詞吐賡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眾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眾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六

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遼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存俾燈法輪相繼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礼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壞既初登京輦道俗雲谷見其狀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妙能其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曇猷揮師禪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眾聞風造者方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錫廣庭猶自繁擁來旋費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墨獻資於悲勞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哲言當備立抽捨六物并記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第三十七

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旨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彦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為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頓學士傳德充曰曾未延鋒御覆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榮自号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取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賡滔然蕪之間施體貌詞采鋪發合席變情款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頻突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探取義科重令堅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礼謝永歸師傳并觀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花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礼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

茲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台
釋宗謁于度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
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
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昊武皇欣然
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
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
大德經維法務宛從初議居其一焉
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
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
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載年
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
相尋自揣勢極難療懸露非久乃遺
表於帝曰歲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
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
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
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
諸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
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
令稱佛号歲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齊
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
鮮白有勅慰賻令於南山覓石龕安

置東宮以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
并贈錢帛今上初為秦王偏所崇礼
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
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
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
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
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近
留人往弔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
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尸不催臭加
跌不散弟子慧遠樹續風聲叙其餘
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裨德初藏年
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
遠貞象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
態天挺剖斷飛涼殆非精學對晤帝王
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
久疲然而受押風流不拘檢約貞素
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
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
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
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跡並
皆収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泚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
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

華三百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
各數十遍並著玄疏咸流於世及將
終日制衣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
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无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
生求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
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
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
當時數傳法化光嗣餘景未投迹于
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靈動衆心
人世即目故不廣叙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達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 附見四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隋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隋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

隋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曹傳九

唐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實製傳十一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慧還傳十二

唐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

唐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唐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

前荆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

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

慧舒舒道業邈暢風標清舉學堪物

軌德允人師焉迴賞賊秉持攸寄隆

恭撫恪慎恪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

聽學緣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

姓蔣名規授法花一部便曰將來佛

法定用相寄發言適責莫知所之以

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

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寺

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

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成更采毗

尼故得五觀一河殊製異飲倫皆斷

要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

雖屬厭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

如流陳氏御曆重闢玄蹤僧正肅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

玄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

既解慧超疑命令敷述及暉將化還

盲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自然其識

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榷玄理頻

徒遲疑雖復談柄屢揚言鋒時礪而

碩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

同朝上德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拙

晦以老疾致辭居舊數引仍以卒歲

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附疾二十日

遷化介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

弥天雪飛遍野及中霄之泥日也天

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回天

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

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為實凡講成

論三十遍涅槃小品各十餘遍餘則

有老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高

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

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

竟便還識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

碑寺沙門法宣為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

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圓法師聽涅槃

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賞

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

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

慧解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

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儼濟浦

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

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

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為期

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齎盡無

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

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
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親神光
燦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
土沒齒為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疾
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伸手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殯斯待至
五日夜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加
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
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
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頽充委階墀福
惠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
般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
脩行瑞相常獲兼以慈仁救護有劇
諸已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居士
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
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
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花經一部講
五十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甃
為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
崇信是投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
指搗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架塔築
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琅耶王春為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
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
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能回
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
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造氣調不群
雖則青襟便有奇心遠識於五蔭六
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
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
即興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
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
俗觀幽旨領略津會旁求幽蹟馳
衆妙得自句櫟宗匠如賞相擊稱為
法器加以遊心九部脩觀數論說
異門並尋枝葉旣而歎曰槍榆豈冲
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
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門攝
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樞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
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輟擯于懷佇
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即開授又以大
智度論江左少知布脩宗緒將陳請
就乃垂罩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
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

之遠近食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
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
深加礼異并請講衆南行即演吏部
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
礼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
外氣調甚高縹素之閒元所推敬每
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流連
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冠定
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
二所數外伽藍皆從昇廢覺懼金剛
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勅霽然從其所請啓沃神祇引
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昇化
牧淮南欽佇勝人義踰文席乃賜書
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拯遲龜山
之域闡揚龍樹之言其義端雄辯獨
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級於鏡
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
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
咸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
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即貴然來
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
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

續高僧傳卷第三 華嚴疏 序

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數說大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感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百允屬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元廢及至將漸明悟如常咸見金對大神前後圓遶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齋昇堂俯仰可則觀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調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宏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深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為摸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披我峻矣重何人莫之窺信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八疏 述

施相積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因畜止有論文談疏盈於九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札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定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為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為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授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束傳慨而不睹靈迹委根歸業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搭尚瞻步以齊軋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周塞開還嚴設又照月光踰迴于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暗度機過逢遊兵特蒙擇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疏 述

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砂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元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此云天彼土不識眾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擷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並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孳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啖既見不煞眾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軋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遂靜謐法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遠淹歷五周朝夕問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諸西奔于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岵于華岳凡所遊適者望日參焉逆離岵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請德為入室

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
詣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合酸茹毒
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于巖壁天之
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為苦
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受
命廣開佛法改為大興善焉判道穆
僧徒歷擢經任部攝弄倫有光先範
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池号
野豬迥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
可為極心之場也結草為庵集眾說
法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士師
將天竺監工就造院舍常擬供奉知
判道業修曠給額為龍池寺焉大將
軍雲定興以為檀越四事供給無爽
二時侍郎獨孤機養奉音猷於宅後
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烹
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
訓年別至此諮承戒語决通疑議以
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
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
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
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故
每至粟麦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雲弥

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
并濟者夥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
僧事執掌身先今之而引道終期度
度無意雖暫遊世恒歸山室斯亦最
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
小學即露縑服間里嘉之号稱賢者
專經之歲割受出家淨養威儀霜厲
水潔受戒以後遊刃河内精研律部
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
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伸北面學涅
脉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白而恨
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雁詔入關
業亦負帙陪從首尾食承盡其幽理
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還器宇崇
廓牆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嘉
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
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
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
信士勒捐戒舟為築山房竭誠奉養
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
也業確乎内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

行詣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
忽感異香滿院眾共嘆怪因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
閣上聞眾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
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為
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
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為
魚授法魚皆迴頭遠舩如有聽受都
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
佛堂先有瘞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
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
无損處屢與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
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
住禪定寺聯翎荏苒微塵清曠後欲
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為
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殂化春秋五
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
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
業神岸溫審儀止雍容敦仁尚德有
古賢才調薦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
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
聲芳潔已清貞老為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

聖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

之蒲坂焉少賦生死帝心常住投曇
延法師為其師範綜攝玄儒英猷秀
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號涉經論通
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屢延
與數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今望詳
真高譽繼述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占
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
為涅槃眾主披解文義允愜眾心而
性度方正善御大眾不交非類唯德
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建
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
利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
時下勅令住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
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
公女名弄玉習仙昇雲之所也初真
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
滂注掩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濡
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振自
靈骨初臨迄于藏處怙然恬靜燈耀
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真得
清霄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
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
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

聖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一

大衆共歡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
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占真為道場主
辟讓累載不克登之存撫上下有聲
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
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
寺住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明
附高涼廡下之徒性非傾徒寺既初
立率輔交余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
殷天表卒難瘞即當正臨食衆將四
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震震連一
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跪而出者非一
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
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撒衣拯濟
躬事快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相相封
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
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達
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行法師
為弟子晝夜違奉無怠寸陰每入講
堂想履夫宮元異也十八履講華嚴
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會共恠焉
又酬抗群鋒無所讚嘆眾益欣美冠
年受具專志默居而立性翹仰恭攝

聖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二

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
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无失隋開
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益
少林置館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
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示出
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師講華
嚴眾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即於此
眾講釋華嚴東夏眾首咸共寔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
勅令住興善為譯經證義沙門至十
七年遇疾問絕惟心不冷未敢截殯
後醒述亡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
而立曰官須見師俯仰之間乃與俱
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
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碎而
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
池无非珍寶煥煌乱目不得正視樹
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聞人
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
達法師也礼評問曰此為何所答是
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
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
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

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介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舉當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觀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振要辯注難如嘗為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歎歎連涕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為道場上座僧徒一咸匡救有叙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奉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花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弥勒天宮觀至于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

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往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還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余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携在道位還通大典今住勝光寺眾議業行擢知經任揚導華嚴檀名帝里六

釋訥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童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談數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錫不虧聲問開張衛術章疏惟新為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著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豫倫伍同住房院平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略咸儀修整未嘗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為僧傑人有違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眾又無與競志節堅正寂為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為剛亮通

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眾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篠令著於宮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介後常和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廢管如群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帝但一字耳風力道遙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者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撈者偏知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曹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達為心預涉講會樂詳玄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九 達磨

極大論涅槃是所鑽注齊破投陳本
造非數年屢荐餒告乞是難日濟
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
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
三番高座無解任頭飲氣徒衆千餘
停偃講席於是扶舉而下既至房中
奄然而卒曾時論訖即出竟不知之
後日更造乃見遺諸喪具因問其故
乃云法師昨為比丘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曾不之擒捉聞告白審退
而潛焉終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
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
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吳越隋初度
北休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寺聽
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曾覆述豎義
神采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
涅槃文疏而曾意所未引乃命筆改
張剖成卷軸鑿深義密利實同遠達
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
作想更別圖可耶曾曰若待法師即
世方有修定則曾之虛名終無實錄
遂乃從之跡既究成分宗正世垂有
陳吳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槃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二 破立

梁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
携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成務遠仁
壽末歲還返關中慶蜀道財恙營尊
像光坐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
而步運並遠在京供養以為模範會
文帝置塔勒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
華林寺嚴輿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
下從行至館驛遂乃走還來如故漸
至城治黑鋒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
遶數匝便云既至州館夜放光明塔
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塔塔
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覆得古定瓶無
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
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
上照相輪如五石笈許黃赤如火良
久方隱又堂內弥勒像亦放眉間紫
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
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
造寺唐高祖德僧曹應高選又住禪定
屢開法席傳嚮相尋因感風疾唇口
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
達以涅槃為五分末為闍維分冒尋
之揣義改為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 達摩

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戰而問難尋
常為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
如恒日曾曰吾患既老命必終矣此
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
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
寺衆見其志决方復開許以武德三
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
一初惠薦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
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
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持病來多
日委卧不起忽令自坐合掌語侍人
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曾
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
恆身似迷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
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
卒葬于城南華曲之北崖遵遺令也
弟子慧威住大慈持講尋宗迹著名
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
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脩聞芳
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
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觀其
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末南

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問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範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高寺民庶歡躍欣見遠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嘆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支三蓋光色鮮綺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帝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為鄭擁逼同固洛演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相德延入宮中通胥法論亟動天顏賜豐美乃今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進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示相常存敬札用光先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經身無由取逝乃隱避待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相為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

商權名理接頓詞義有神采矣擇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愿詔為菩薩僧與遠達等同居時此開皇七年召入京輩位與善寺義十八歸休誦經為業後聽經論偏以智度為宗布響關東高問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為任開皇十六年勅補為大論宗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摠集遠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能乃肇爐焚持願將取涕下舍利時得見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既到情望遂即藏時未及送于邢州沉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彈言過於二日光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軀赤光踴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昇遐起大極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六有弟子曇恭明洪皆

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勅徵為濟法上座經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為時須故輪轉无定在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拜洗僧係踵安公歸心慈氏大擇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說地論以為心賞之極負錫馳聘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羣師具叙有齊之時早舉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無緣同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開俗填曾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數為任開皇十七年勅立五衆請還為十地衆主愛寶光寺相續講說聲類攸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衛塔上其相如焰似金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轉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

里

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旦放火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為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无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夢之武德五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末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道由人引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雅顧步淹融錯錯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盛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揔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里

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間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占而慶之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為首受悟請益方略遵於四宗後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道爰有施主即為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重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諫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若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悽悽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檢狹南侵覺少有恙通言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寢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為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冷然明相繞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習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趾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為功不遠千里青州取乘於并城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七

里

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排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智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自高陽宋曹任為理官仍以為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為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穉仕梁負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擇論未淹天管頻聞精義坦即階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琚欲繫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无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微未年二十七即就敷講元凝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屬既蒙遺累即而演之聲價蓋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无愛色牢醯弗營葦辛无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之為和上亡前謂曰吾以化

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屬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殯於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定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址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客止可觀精采卓異彰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為文

擇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進度江家于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歲間梨服勤盡礼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目曰慧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蕙常利處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去亡法明彫散東歸元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開弘元棄涼暑然其蓋蓋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虛凝應物有方假機元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定於扶塘之山

津也穿壙之日鉞鏹繞旋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載哀吟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披他鄉襄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晚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于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笔聊書短銘其曰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暉伊人是繼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驅生林分庭安教論堂振玉義室芬蘭坐威師子衆遠拊檀道潔塵外理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穢土機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隴月孤照墳泉幽冽竹露暫圓松風長切氣運有終德音无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七
-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 唐安州方等寺釋慧高傳二
-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 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州
- 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國安
- 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 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迦傳八 玄光
-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風傳九 法位
- 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略
- 唐汴州慈福寺釋功迦傳十一
- 唐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 唐蒲州極嚴寺釋道傑傳十三
- 唐蒲州極嚴寺釋神素傳十四
- 唐東都天官寺釋法護傳十五
- 唐蜀郡寺釋玄續傳十六
- 唐蘇州法流水寺釋慧壁傳十七
-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

法苑珠林卷第三 慧賢疏

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儉通微音深靡繼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後法師成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賢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拍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瓊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說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諠然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去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贖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

法苑珠林卷第三 慧賢疏

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探幽洞微時号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門龍象乃應斯會既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奉為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定兼之矣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刊部尚書沈休安溫昇引雅達信通神並崇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哀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

法苑珠林卷第三 慧賢疏

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迷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蔡韓狀穀道俗千餘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文提塲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制文仁是鄉人少所供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門學釋慧曷安陸人初入道門即懷遠量取覽經義弘導居心初跨淶玄經希崇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屬世稱野匠通國昭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俗清遐道遂得廣流部裏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昇法座談攝一指衆侶諠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嶺三巴尚昏時網便以法弘導速化未開隋大業年所流江碛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壘僧侶因此開明衝煙捲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邨焉無憚遊涉故使未暇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紛雜拈折由生高據法微治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其懷

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感道俗七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
 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
 人和義須知返乃旋達南指道出荆
 門隨學之賓又倍於前既達故鄉亟
 仍前業重張領膝更叙開鍵神望弥
 高衆聚弥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
 陰屏退尋開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
 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曷隨
 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
 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于所住春
 秋八十有七自曷一位僧伍精勵在
 先日止一食七十餘載隨得便嗽無
 待管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
 部豐都芬著無列每旦填供常充寺
 門曷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
 食惟一挽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
 士導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曷恠異常推問食所
 由即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
 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救
 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慾

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
 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蹟二教周廢
 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
 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
 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忘其習
 業露負而已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
 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
 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
 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
 曾掩坐卧一牀讀經為業道俗問訊
 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
 客即卷未取者咸私親已後而奉對
 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
 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
 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
 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
 便嗽乾飯數日便老其執節堅固率
 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申
 令衆範出言歸勸故衆有諸罰祥必
 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
 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
 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參立乃微言佛
 像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

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像峙然西壁光
 相宛具演史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惜
 替盈房道俗驚嘆又見一羣白鶴從
 西方來遶房三匝翔傳還復來慶而
 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
 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
 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
 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
 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
 通徹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引
 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氏豈不欲義
 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
 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
 之未至值還果非本遂乃遍詣法席
 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
 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
 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突初漆
 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
 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禁
 戒是投合門請業用以貽穆勅使達
 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論言既出將
 事首塗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

卷之三 第八 藏經

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存此奉信
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嘗經事驗拜
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照
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
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
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
有故寺望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十
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曰此
山上有閭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
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住堂
宇廊廡並指搗焉速造道俗造山修
觀皆遺之法藥安時屢順遂復其性
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涼
時患限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
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
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卞韓馬韓

辰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
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受深篇章技
獵玄偏討麟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
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
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
之世号稱文國故得諡考先疑詢猷

卷之三 第九 藏經

子藏初聽莊嚴吳公弟子講素露世
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為茶壺
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
道法有彩許焉既受初落采即專具
戒遊空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
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道括心府
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
丘山念定相必無忘覺觀息心之家
雲結林泉並以緣涉四含切流八定
明菩易擬簡直難窮深副夙心遂有
終焉之慮於即類絕人事盤遊聖蹤
攝起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諸因辭不許苦事邀延
遂從其志剏通成論未講般若皆思
解俊徹嘉同飛移燕粲以絢采織綺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
舊章開化成住每法輪一動輒傾注
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
却故名望橫流播于嶺表披榛覓索
而至者相接如鯢會隋后御宇咸如
南國厝窮其數軍入揚都逆披乱兵
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
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十 藏經

拔縛將殺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
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
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微
緒又馳慧解宣譽京阜勳業既成道
束須繼奉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
加勞問放歸素持光往還累紀老幼
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
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愠結不形而賡表啓書往還國命並
出自曾樵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
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
訓垂範于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希
專福其感敬為此類也將終之前王
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微
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
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
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
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
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
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
同於王礼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

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廕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類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倫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轡大經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奉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觀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老光於下韓馬韓之間咸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惟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客貞方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鬚髯儀服不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受之情靡由師傳廉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

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憐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遜道光玄曾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礼盡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守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嚴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為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遂乖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為先遂閱討衆經伏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蹟研幾貴言領意有拙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拙尤專二論順遠承寄調思扣冲開乃荷帙登峯諾參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經要順頻時屬請微以為繁雖慍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遂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荅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離心隱括俗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極要

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為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塹者乎因涕泣濡襟歔欬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門六道長馳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悚且生得為人落期亡憂於貧賤出家修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絆輒探深源願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類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煩勞任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滯所以策驚駘之疲想千里之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段 述

詩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札條得書美其說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驎之逸蹙濯木豈是鷲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散翼而朋索鶴耳脫其不介幸無略光陰順得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為人高簡雅素自歸清果絕交垠俗嘗有說種性高尚相稱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覓余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越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及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退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尅已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近於師子劉賓囑累斯書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懷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隣居無得聞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饑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段 述 四末

曾縱容曰自任則樂而未嘗制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嘗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隨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禁物不妨我辱矣又作三不為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井沫泉君旣在內我身處遠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為則已為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縱來恣是以反跡荒遐息景崇門其二曰我欲剋服銖刃懸頭屋梁書臨雪采時映螢光一朝鵬舉万里驚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食詐貴鈎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術才驚德入市超朝四果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看飄揚弦管詠美詩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榮淺非惟苦逼順神暗駭羣出言成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俗尚談論訥言敏行者為愚巧詞令色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六段 述

者為智廉潔正性果或致譏故順履貞直之心居危不乱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參條順曰先民有言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未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弥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登高座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切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戲鱗而未進慨時哉之不過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遠亮高世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同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淒泣曰日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驅俗昇沉相異徒為悲矣且忘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春情生死者幽栖

猶拈拈苟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
安其得志慕情為如此也于時卧病
連衿自知不痊遺文累紙呈諸師友
而形同骨立精爽逾健旁問後事順
日惠身為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
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
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慶儻來無
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
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既報
不自由可側極相待遂令遵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頃更卒於住寺春秋三
十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
門行友著已知沙門傳致序其事友
令被召弘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
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
門清心自達年十五占者謂為壽短
二親哀之即為姻嫌既本非情慮有
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
野少非遊踐莫知投告但念觀音文
值一人貌黑而駝二牛因問所從可
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
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

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
見久乃天明西奔隨上求法為務晚
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
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
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
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眾無與為儔
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詮發新異檀聲
日下猷后既崩召入禪定性度弘裕
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經維領袖
恒為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
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
寺會昌又召以為上座撫接長幼殊
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為證義時以
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為異善寺
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
化感寺閭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
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
翌日便瘞勒賜絹數百段衣對亦令
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勅
得還受戒不藏日地持論云若無戒
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勸
乃以藏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
請入宮素患胛脚勅令奉至寢殿食

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
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
有九哀勅兩宮吊贈相次詔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
志寧為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迦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
悟許思出俗遠懷匠碩備歷艱虞問
道海西包括幽奧博采三藏研尋百
氏年未及冠鬱為鴻彩雖唐融經論
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
羣經篇章鉅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
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
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遠調橫馳頗
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
調中外陵轉倫右詩尚矜莊京邑所
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
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
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
之高僧也故華壤英雋謂之諺曰大
論主釋迦迥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
堅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從
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為數大論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張 遺

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為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度靡若風草法流蓋歷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神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眾哀慟悲其為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長益州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爭趨奔于葬所素懷賁野香煙蔽空方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槁南焚之遺遺令也弟子玄管取其餘柩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為其文銘于塔所究情貞抱素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太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禹侯顯孝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曾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雜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登延譽今遼京阜開皇之始僧祭法師名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張 遺

重五都學周八歲乃安心請道歸宗師傳祭暨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老導以玄辯疎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騰氣適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永涼清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歲千年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威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弭川皂素列於朝堂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草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通運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教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札黃老士女承聲下拜惟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賸率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為不札鳳為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擬直進援引經論明不敬之理會詳瞻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不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去崩禪定斯攝下詔辟召采華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三張 遺

門重闢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勅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為普集寺任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綬緝二寺無越六和妙達眾心欣其仰止年及從心更新誠致繫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曾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俗來蘇聞所未有既而厚夜懷感常志前言悲谷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極委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眾開之下坐怙然奄余神逝於岐州陳倉縣之龍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悲夫陳迹昭穆女親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白塔茗然望表遠近瞻屬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晤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塵匪假陳

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為建一碑
程器乃古其文左僕射燕公為製惟
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奕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為心田以涅槃為意
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
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
往西山便留遺跡述其遠度景以餘
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
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弥勒前
願聞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
儒學專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
敏強識卓異倫伍父高仕隋為臨淄
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
踈通肥遁巖谷前後令台莫能致之
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鈴下吏
曰西門義故謁遽為吾白即以事聞
令素仰高風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
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
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不欲干
遊人世抱誠弃智頃者吠聲就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歧成詠有欣
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今
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荅若神情兼
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續曠岳略等列
於義前令其頌指義曰府君六子誠
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
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
神道求解言外國非世局之所常談
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
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
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陽
淨土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
僧榮法師為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
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
不譏非而體貞魁美風操高厲客止
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
於志念智通二師倫窮根葉辭義斯
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引攝論海內知
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
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
登深解以眾聚事擇惟其素習將欲
拓形太白服業倫貴時太白寺慧安
者個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
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
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
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
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勘今從物化請
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
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
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
前學羣部志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
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
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
住京師明覺寺開門靜故尋檢論文
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
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
開發了通如旨至於外義伏文非踈
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
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
既涕願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
明寺獲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記並是
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
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調
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
先志於即慶吊絕緒尋繹追切口腹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

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弥隆內慙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為累獨學成識輒不量力欲怖非分一不可也食為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引矣誠可退迹浮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捨持寺是也時年三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為引重剗為請主岳搗護藏器退辟師拔徒累清言終熱踈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許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豈不相累岳頗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歲本疏判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請主虛宗初無怯憚舉經頻網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煩聯辭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外懸涕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水輟流遂以殘水寫涕下墜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歲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為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一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蕙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以為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青纓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士談術寔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

續高麗傳卷第三 第三十七

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咸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微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度豈謂目擊取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經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議之以為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為衆舉預其同例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辭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尔矣自介情敦道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岳廣開術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捨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為京

人造寺廣名德而此上人猶未受

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

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遠况

方外之士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

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

襟岳動客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

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白

無諍之僧用樹無壇之業貧道識量

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

妥願垂舍恕敢違恩言屢辭不免遂

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攝疾弥

留諸岩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

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

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

使豐厚無致匱約仍贈帛及時服束

等俄而有勅復公給葬儀送於郊南

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

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

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

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

令達摠集帝京惟岳及略連支比雁

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

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

與尔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快

快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

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

集會又難尔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

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疾痛雖纏結

帶疾還寺以十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迥姓遼州後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

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訓經法

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秦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

自惟日拱黠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遠達

蒙醫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往汴州惠福寺

昔在山中十地勝驛已曾謹解及遊城邑人

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闢持諸經論等亦備

敷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

弘演前後五十餘篇每至草草品天心降而故

其幽識微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聖若制跡并

譚津濟後聖歷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

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

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

隨時散盡唐無提范四壁蕭然未終之前異

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親嘉相門同美

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

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

屬周亡惟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

無詣朝求未實多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

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

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糶粒

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

無倦供眾之暇夜講法華勝鬘經雖久

人無知者受其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

流驚其過悟又往鄴下伏法師聽攝大

乘論一偏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

門惟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偏照也後

生領袖余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

聽離心論纔始八卷為師疾而返後因

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偏照

英聲不徒召介後涅槃華嚴成實難心

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

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為歲蓄新譯能

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

一行遂以情測注及後其本果與符同

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遭疾逾久而

戒行無玷卒於安業寺寺春秋五十

高麗僧錄卷第三 第三十五

有九初平素曰一狗將養所住恒隨及隣大漸長彌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遠寺彌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函問後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拚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即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頓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筆垂墨墨飛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監其高拔即而刺落尋與受具令學涅縣等經性淨脩明聞持鐘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偉偉請對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余周流齊土時有裴寂安藝也

高麗僧錄卷第三 第三十六

号括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龔真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向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頃窮五聚乃上下搜求簡法主每令談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惟一苦受而有三義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為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拔摩述以為宗可不尔耶該曰然際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惟是一苦受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妙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須解聽後私室便曰子有拔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知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肩伏開皇十九年自衡適鄴聽休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

高麗僧錄卷第三 第三十七

隨漢王占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和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延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功小學意為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今時法門大啟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龍律部一期撻芊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微一貴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論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慈深入緣起慧歎曰常為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人明便謂神素法

師曰昨試依論文女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女般同異編為次第將依遺帶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女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九年請引十地係笑曰息駕修禪侶自利法講揚法化誠為利他至於便利事須高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引三十餘通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對中起少欲希言擇交選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捫巖一衆舉為僧主辭不獲免者得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為白衣常奉法宇係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係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捫巖其日係患停講

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引導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官廣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係結張范之好相携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采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比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係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為係出安般念觀令其從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係公停講學門清素接軌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為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係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係所正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謂素係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品恭退讓其受

矜怨侍士慕賢不伐諸已貞觀二年拙巖大眾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有阻僧細衆又固請依係師故事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似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拙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普召門人大衆爰逮家目與之別已自加結坐正威容已令讀觀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即坐墳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終之夕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聞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為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道寄未能發輝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欲推命竭愚上于天聽今大運忽臨長思永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因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為濟陰

大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

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時号四聰即

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護時冲

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為

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艱哀

慟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

學儒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

獄不以四大毒地如不早悟輪迴未

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誦淨

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計經誥訪無遠

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彦所聽成

實縱橫累給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

閑持犯又往彭城高論師所以是攝論

命家海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

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

度僧化遠讓應此詔名需安陸俄而

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

二既居慧日高彥成辟常講中觀涅槃

攝論論偽鄭既降大宗初入別請名

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按角攝論去

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足依

任而謹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

符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

年初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

勉人以得眾將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曠時不預因卒于房春秋六十

有八護善外言好道街約已薄食解

衣賸寒結帶終歲不飽容兒而竟勝

所重通才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

悶亂門人之見數當自責取然陷師

於非道是何理耶速不真言其確固

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

儲但一牀一燈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

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間

哀杖策而至盡哀日經論之士精苦之

倫代有人矣至其純直自然識量通雅

者斯人歿後因絕蹤矣中書杜正倫

朱昂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

及並展觀慟與牀几類泣可投沉老靡

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葉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

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

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

複言談之際機從變通遠外書工草

餘時吐篇什繼美前脩又能折節下

人僅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

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

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

給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

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侶往參

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日仰

永高懷懽略諸貴等今蒙札便深規

非人續日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

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

從來不介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

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真亦如公

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驕蹇實為寶固

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

莊子指人特瑩比日用岳方虛屬有

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

之謂續日文章各談其美若相排毀

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

奏聞續日文之體勢非尔所知若稱

勅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差人

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

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

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

嘗見人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
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弥不
容金翅世界入於隣虛井龜之智纖人
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齧捨都盡日
生死常耳願各早為津濟其夜命終
貞觀中矣

釋慧壁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
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
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
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巖師明教隨順
修奉行聲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
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既明達還延
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
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
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摩已
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詞狀
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
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草
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達

義範篇十 本紀十四 附見五

唐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一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基傳二 慧景 寶通

唐蒲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願傳四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唐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顯傳七

唐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唐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現

唐襄州紫金山寺釋慧後傳十

唐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唐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二

唐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三

唐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智琰字明琰俗姓朱氏吳郡吳人
祖獻梁負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
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
人初懷孕日夢外通玄寺塔登相輪
而生遂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

起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
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
之後取異儕童秀氣貞心早形瞻視
八歲出家事通玄瑗法師為弟子提
屢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弥
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
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
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
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
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
拔後來莫二獨持公南上法筵用輟
因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
經法峯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
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
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
莊嚴寺曠法師慧重中原名高日下
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款功
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
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坐競流天
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微時
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參諸耆德
通情則高衢折機縱難亦大車祝軸
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受其閑典

州高麗傳卷第四 第三張 造

眼其敏捷每以入世顯難幽栖清曠
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
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
澗披松隨四儀而宴慶雖形隱而名
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
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
武王佐國均秉貴者才未嘗許物行
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
蓋承顏王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
射邛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弥賞閑放
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親飡德音虔拜
欣躍煬帝居蕃惟揚作鎮大拓英彥
遠集賢明琰既道威名高教書爰及
慮使乎之負罪受以已之累人於是
披衣出谷蒙矜厚礼因以辟疾得返
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曆有
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帝
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
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
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窟慧侶
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為懷喜然琰
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

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又誦法花三

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霄燼未
蕩自起烟芳夕鐘纔宣習加溢水又
願生淨土造弥陀像行三種淨業修
十六妙觀與州内檀越五百餘人每
月一集建齋諸觀勝輪相踵將逾十
載與夫般若臺内佳俗山陰共摺同
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
誠訓慈切眾侶哀涼以貞觀八年十
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
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定于寺之南
嶺遠近奔馳阜素通集花香亂空野
哀慟若雲雷自有送終奚復過也惟
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
節彌勤口辭雜味日无垂飯非義理
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貞奇安乃
起眾表牆岸勒止肅水雪凜懷陳臨海
王弟道安法師默世出家内外通博
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三子時号
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
德蹊逕成規莫不迴輿造山親傳香
法信法海之朝宗輝門之棟幹矣講
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

樓高麗傳卷第七 第三張 造

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富余
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菩
薩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歡或殫而折
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
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終終寄言於貞
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
寺宇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
挺生知譽操岐嶷年甫十四負素遊
于彭城博聽眾師隨聞成德討論與
旨則解悟言前披折新奇則思超文
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
致使儕等高推前脩仰止隋太尉尚
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
清猷躬申礼敬叙言命理嗟歎而旋
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
自見名僧罕儔其正即請於東都講
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
眾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傾響對
雷動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教學
高於風雲攢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
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迩鱗萃乃
續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

來并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詠製詞飛及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
自介四海標領威結慧日道場皆望
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崇冠望表韻
遠衷中大業五年勅召來止遂即對
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偏將
觀釋府控集義學躬臨論場聖駕徐
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驂清
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
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
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捐基而為
玄宰既居眾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
經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嚮而共
嚮焉有隋墜曆覆蕩中原求礼四夷
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
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
遊霧邪正分焉敦閱大乘弘揚攝論
釐改先轡緝續亡遠道邁往初名高
宇內以聽徒難聚承業易迷乃又經
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
通故覽卷履載若登龍門焉信鴻漸
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寓內知名之僧
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

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法余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成寺春
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國復有慧
景實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
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拙引亟發英
采運神志包控高岸倫儔談論倚伏
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
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
微猷故不為時匠之所班列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
高邁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
子史流略嘗頗遊屢護法御眾誠其
本據雖大通星籍偏以涅槃攝論為
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
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壑道俗宗歸
觀屬天倫可為法嗣乃度為弟子荷
擔陪隨遊括宮闕講悟談述皆遵下
筵欣叙玄奧無思擊節故聽涉乃多
而特覽其經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
三晉英覽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
寺聚徒御化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
會賓於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
行向背曾受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

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
通濟成軌或有所匱者便課力經始
周告有緣德洽民庶為無不遂所以
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蕃王府宰臺
省羣僚並紆駕造展諮調餘訓或忿
還不過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
斯固德動物情為若此也慈癯道自
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恭請曾無迎
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詠任時接晤緣
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
頻致祥感時所重勸大業末歲妖氣
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開首所投主人
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
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
形並雄怒探甲執兵眾盜同怖因之
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
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
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
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
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
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
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
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慈雖聞此曾

續高僧傳卷之四 第三

不輟應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悲涕泣辭謝於教事曰此僧為過事屬憑身教導未通故為罪暨此則過由慈起宜當見教若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慈之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遂量之弘者矣建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設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囑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後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聽宣聖主題已告四眾曰世界法亦不久當終故辭大眾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敘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率于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閭境同號者畏考姓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崩經夕忽有異花遍展周匝披地踊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紫似款冬之色而形相全異七眾驚奉悲慶證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者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遞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蒐之花滅屍土唯觀空慶仍大哭目生不

續高僧傳卷之四 第三

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微願重靈相言託地踊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里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委傳乎慈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開闢表以仁壽住寺既開闢無因此顯座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願言幽道厝觀山水谷号藏因而拓度時復登高臨遠攜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詠引心未曾虛老以貞觀元年三千山金春秋六十七慈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聞毗盧陞収其餘塵散之風府道惟思憐為造釋迦塔一應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為文和上諱慧顯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為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聚首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貴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彦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奎之和上識真日積情陳切至若不出家苦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錄李宗既度靜觀持中褐返授三五秘要符籙真文并算數或易禁初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

續高僧傳卷之四 第三

詢莊老三洞三清揚子太玄為生內設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思其真際崇尚自然駐采繞形終期羽化計尋至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花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拔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即便稱慶由附縉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比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近因從累載聽談玄義誓捨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感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祀梓遊手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運觀異部遍覽衆傳傳計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與慧悟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義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飲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為已任時開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為來習真慙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誓古架業重霄欽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制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師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

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
玄玩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
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
復拙焉玩深散機神弥隆致接故有出罪
受戒常居元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
增召門人日形勢不久將畢大辟宜各敦
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
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
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
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
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
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
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還南山豐德寺
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
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經曲
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
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
矣宜先學律持犯照融然後可也一聽律
筵十有餘載因循章句遂欣祖習員觀初
年拔恩開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
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
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
謂風樹易宣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

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
寬仁篤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
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
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蓋明禁外附
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剝落住同州大
興國寺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宇堂
塔前後增崇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
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
席悟物既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遼
聽徒宗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
供擬皆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饒相尋
丘壑填聚人民相食惟宗偏廣四思
開化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
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開河途經即
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望攸
歸舉知寺任統取僧侶慈旨初被以
法奇人初成濟在律僧衆餘學藝倫
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
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
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
未執觸終滌宿煮釋文至此宗乃知
非銜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機

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
多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
爲怖求本是歇怠不成聖法自介
盡報躬臨說戒諸有不來量事方許
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
沾巾歎歎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
也以貞觀十二年蓮疾卒于所住春
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
佩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輻
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皁白斯
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妻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
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
功成未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
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
顧眄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
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
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卽楚流離
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瑣屏居卽
業鄴國公實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
服其虔靜自虛致斯隆猷異等慧觀
時制用故无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
關勅見勞問任蒙黃圖工部尚書限

結高僧傳卷第十張連

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
奏任之時復闢引重移榮米頗傳笔
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
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情
置列贈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
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
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
法師誠勗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
初末之為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
不為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為問
之乃正耕田中故塚遂令止之由是
僧侶清晏卒无後患自非立正虔懷
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
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顯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
戴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
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
南亭于夏洎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
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
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
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
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
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

結高僧傳卷第十張連

目觀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
及天祿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
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業煩擾爰整
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挺之士以扇
一極之風蕪州刺史劉權景遠三德
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注延
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
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
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
德相高特佇勿從咸來謁敬大業之
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遠情山水吳
之高人為之肯附咸請處於運玄依
瑞象而即演有隋昏造作梗然象乃
避地毗陵沉然宴慶而顯靈瑞相二
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德風
歎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
面勤則不匱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
馳東筭于時刑新輕典世涉去蒙長
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
臨崇尚佛理欽茲歸戒大唐高祖掃
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使首應
詔不悅于躬顯為謫宿因釋威憂憤
達頂生之非國曉吳漢之失圖威乃

結高僧傳卷第十張連

接足烏咽由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
願法濟等先京成論義同門戶不遠
千里請道金陵乃贊相然諾既而敷
暢至理藥水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
貴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
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
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惠儀法師
道心精粹量包山海脩已安人非幾
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居士誠感神
无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
神光融曜滄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
自晉即陳多顯靈瑞隋末車綱玉石
俱盡二像尊儀蒙北霜露儀師獨苦
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安
乃跋涉山谷外景掄材不逾一年浮
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
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
還無替兩時切蕙二事有吳縣令陳
士緯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
華涅槃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即以塵
尾付囑學士智失日強學待問無憚
惠風師逸功倍不憚屢照指言既止
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于通

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填于
 自席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
 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
 王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
 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境前
 建塔五層禪師慧儀鄉拜勝德香
 火情轉無事經綸故使暇迫遇高當
 衡向衛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露襟宿
 昔德明望玉輪而肩涕常州沙門法
 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賜君終我疾
 枕決眠稀素車不馳玄壤長藹欲伸
 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
 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
 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幻傳巖巖一簣
 吟吼三年青蒲應舉崇極聞天名邦
 佇化利物攸往儕疇日斟懸鎮常朗
 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
 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
 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挂呈芬山飛
 海運還貨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
 惟茲道力巍巍長疎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
 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

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
 朝者宗其篤誠拙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
 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雅的天初生之夕
 室有異光爰洎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
 法師為弟子也受具之後聽餘杭龐公成實
 妃公毗曇連寵將亡乃以塵尾付囑凡斯先
 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密相續弘持三吳九
 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
 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遵建業歷
 詢宗匠深疑碩難每挂懷抱固有无得之道
 大弘道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
 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棲禽庭獸
 長往之志弥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成吳
 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
 寺既迫茲因請翻然迴慮以為體道由心道
 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泯其顯晦
 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掘河仰岳均美則奇
 大厝闡化弥崇弘演貞觀十二下勅赴洛常
 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承儀深降恩札對揚
 帷展辭紛紛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
 入侍講筵既極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練有
 感聖衷深負顏色特詔留佳傳送京師四事資
 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為戒師

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融泰閣慧遠栖
 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安澤上仁震維尚德律
 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髮傳燈之智不窮法
 施之財元盡弟子攝此心焉每渴仰於調御聖
 此身田常載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異以祛
 此六塵善尊啓行庶无迷於八正謹遣諸祈行
 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今朝野明達繼
 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奉濟者嚴書金錄其
 廣植德本遐舉騰懷寶嚴臨雲金卷照目謹遵
 初關負笈相趨誦經成名都紙費加以博通
 内外學海識其波濤鴻筆彰章文圖開其林藪
 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還神于西京大慈嚴寺
 春秋七十有三免旌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
 以贈贈并造靈塔送給傳奉付弟子慧觀等送
 極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於武丘之南
 嶺道俗各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咸
 序易馳非夫璇璣孰陳不朽乃共鑿豐碑式
 陳倡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制序朝散大
 夫著作郎劉子翼制銘兩叙風聲令其美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
 信奉夙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
 識見弘舉不群蒙稚年十一將欲落

高麗僧傳卷之五

永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无改
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
錄為譜謀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无
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
和上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无
驅役供贍所湏恣其學問不盈數載
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
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問
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
欽正高行為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
住之厚礼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
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測法
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
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
八年靜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
詳論正理无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
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時无怠
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
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
惟永往感息難願鳩拾餘身於寺之
西北鑿巖龕之銘託如在現少出家
詔承法教正之歲誠略无乖緒致所
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製來作也端

高麗僧傳卷之五

坐思微現執帋筆承顏立侍隨出隨
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
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呵責曰昔
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今尔纔立顛
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
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唯
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
為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
惟母鞠育三歲懷慧思願聞法母氏
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閭法師三
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三八歲其
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
謁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
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
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惟陳不有
有也稜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
又還安州高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
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号
得意稜也及高下獄稜亦同繩身被
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因徒請講三論
周於五遍勅遂釋放便逐高還既達
安州粮粒勇貴旦往隨州巡里告索

高麗僧傳卷之五

昔達高所如常林聽往還三百深有
足切然其報力雄猛生无一患門學
所推及高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
槃咸怪其言謂違高義時帝端俊
異著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
惟講三論後高惠愈還還安州常於
高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為湯語
白高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
講請為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
出來時問侶盖眾者二十五人一一
誦呈皆云不是稜
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草
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耳後續
種自吾講來惟汝一人得經旨趣乃
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
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
讀經法事並為物執如為一人眾多
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
同涉苦辛年載不少惟以無相為本
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
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
鏡放光來叩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
感後還襄州紫雲寺講論五年眾有

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羣鳥飛去因即散眾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將玉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和法師曰夢見閻王請我公講三論拔公講法華如何後曰善哉慧稜發願常靈地獄教化眾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微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在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歲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綴容便卒即十四

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眾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退去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為閻師弟子閻願有濟器乃授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捨畢依持開悟榮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眾曰一乘為兩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兩分為三兩眾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投擄無由講悟晝藏夜伏私葢文義後值清平住者閻寺恒在常清講法花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類罕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堅義開法

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答對如風響解悟悟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答畢須弥來難盡皆神俊詔八方鄉里大德極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遂即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老憐惋驚慟顏狀如生加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僧齋春秋六十八矣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聽見佛啼泣悲慕不肯還家遂住之為寺教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一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達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室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觀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羣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誘引十賊身挾兩刀欲然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為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

◇高麗大藏經◇

二九六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高麗傳

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安積貞觀十年荆州道俗請出勝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咸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拙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為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年登冠具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迴視故俗又目曰為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鈎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洗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屢歎其清居曰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花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加坐不卧勤苦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高麗傳

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加坐繩牀般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疏素長齋依常奉拜間有異音方知久化跏結趺然伸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方餘人悲歎相嘆至于殮所春秋六十八年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告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号烏凱年十三復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舍稽嘉祥等寺門人共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立講聽徒五百員觀九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捨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日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為性慈仁言極猥腐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高麗傳

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既被卧寢不辭汙滌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為興顯也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冷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捨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檢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公同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 附見四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唐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唐綿州隆府寺釋靈春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唐澤州清化寺釋智微傳七

唐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唐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唐相州慈閑寺釋慧休傳十二

唐京師弘福寺釋靈閑傳十三

唐京師慈恩寺釋道法傳十四

唐京師慈恩寺釋義榮傳十五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

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

三論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

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今自舉處皆

不衷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令

自屬朗日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
將千名明非一皆曰義育所擬未知
何者明耶朗曰吾坐之東柱下明也
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
妄涉衆目廢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感
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
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隱隱命就
法座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
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為靜衆口聊
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座告曰大衆
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曾言而
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
恆伏皆慙謝於輕蔑矣即日辨朗領
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
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
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更張
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寶鑑講大乘
經論躬為南坐結轡三周及寶土後
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彫散陳氏
亡國敏乃反俗三年潛隱還襲深衣
遊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弥
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
還丹陽講花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

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
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
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
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
年會稽士俗請性靜林講花嚴經至
六月末正講有蛇懸牛身在敏頂上
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
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
人礼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
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
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
七日尔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十三日
將逝忽放天光夜明如日地為震動
因尔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
六寸停喪七日異香不滅莫不恠歎
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入襄川周滅
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
又入栖霞聽慧法師四論大品涅槃
等晚於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
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
福寺會乱入城廬控管等請在官舍
講花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四張

賊圍各懷翹盼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引闡兼達莊老史子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參問繁結蔣紀諸王屢臨襄郛躬申妙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還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首級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瑤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采襄荆士素咸傾仰之間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礼瑤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五張

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孫所望法師湏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紉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期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至龍泉漸便乾竭援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釋慧毗姓在氏少出家以小乘為業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為王拓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法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即挺出言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今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登往拙所捨心銳逆惟聽大乘捨之上亡為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俗百目既滿即往香山神足寺是不論圖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六張

時講花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礼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憚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泗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繞佛懺悔用此為恒又勸化士俗造花嚴大品法花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礼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无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十餘人填赴山河為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普姓陳本惟穎川流寓蜀郡益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鈴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

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往益州勝業寺為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華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高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止法延三年後蜀蜀本住常與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疏難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審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牀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竿槩長二丈許向若在牀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挺崔賊入房審坐案邊覓絲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審知相害之為惡也即移寶還錦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為先常講大乘以為正業貞觀元年

通州齊輝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眾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審夢有衣冠者來迎審往西方去徒眾鋒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鍾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牀加坐而終審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台寺長幼道俗見幡花菩薩滿寺而下午晚講入房者踰讀經外有僧告幡花異香充寺及房審聞捉經出看般容立終堅持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加坐如生刺史以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咸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剗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

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頌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取在末行輕其行業台令口誦言詞清嘖章句契斷神明朗正見者屬目由是大蒙獎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踈異辭曲有正量識者愈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眾復亡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虔陝辨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茂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擇同奔序王將了黃巾致問酬答乃音終誦前開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抑身首煩擾冠帽交橫衣縵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滅大眾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赦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服其

卷第五 第十條

異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呂居之雖屢屢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万里承風余調俱舍一論振杏未開道岳法師命章拂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坐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徒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威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時元阜積久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外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墳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為龕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在自辯置懷慈濟受法為功路見貧

卷第五 第十一條

苦不簡人富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慮佛性無論並具出章跡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仁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歲偏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操舉為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剎落既預業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介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欣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印其引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同行時積五年鎖鑰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為軌轍末旋踵上京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王暕召結時望感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字得其門金共

卷第五 第十二條

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肯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為恒任大業之始崇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迩清晏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嚴又呂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為皇儲受菩薩戒札尚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為皇后戒師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引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為法匠傳通正教于今轉感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親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睹顏色及觀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礼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宮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綱致有上聞天聽特

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屬之自上然之因有大獄四
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
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表
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
脇而終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貞
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
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景陵
天遊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
雨及於明旦天地清明雲霧四除纖
塵不飛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
弟等各運棺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
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惜花列侍左
右乃盈數萬卿相隨從僉以榮之切
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眾所推
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
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眾請專弘此
論陶治理味精貫句懷依時赴講全
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
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
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
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靜畫樂天一
時起儻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

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瓌奇佩
眼瓊瑤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
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
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微應為
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
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
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訖兩田无遮
供養自所服用麤弊而已講揚別供
一不受之還布眾中持操无改著攝
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
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邁
等為立碑于普光之門宗正卿李百
藥為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
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
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
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給為諸沙弥之
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
執役不憚形苦晝供養僧夜讀章疏
永不懈帶研精元意受具已後神思
高正戒行明潔然平恕儉約見者欽
屬敬慕弘道咸常講涅槃十地地持
維摩勝鬘用為恒業聲務廣被遠近

追風提襍褒獎畢造非一隋煬御厝
玆敬弥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
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崇供微
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
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渥但專講誦
宣導為先偽鄭之初洛城恒閉微以
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
濟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
微安行限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
所送也既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
難飢餒相委乃遠以糗粒拯濟寔多
早素賴之皆資法味便即四時長講
屢有外堂外施衣帛悉供講眾頻值
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
微以聽侶不安為營別院四方學士
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
都督鄭國公張亮欽抱德教遠延講
說道俗七赴又結河陽乃請為菩薩
戒師玆敬道風誓為善友夏講涅槃
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貞觀
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
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微之在遠

約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十六 疏

門也。彭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楷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速。惟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熏爐。約數承札夜不解衣。一生恒介清素。京欲不樂交遊。數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幻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樂清素。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鈴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燼。眾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無慙犯。食唯蔬菜。衣則蘆麻。屢經歲序。情無頓感。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縑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並今塗掃。遂使合境。在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教直。言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十七 疏

行相高。行值飲。吸非法。無不面諫。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七眾等虔。勤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作可不造。理無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官長長孫義素。頗奉信。間役工匠。其數甚眾。乃送酒兩甕。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振藉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作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驚寤。即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之懺悔。令新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俄。余鑒至。無何便去。遂遂除差。因余狀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達毒。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未尚不喜聞。况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十八 疏

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愛。眾侶乖儀。則糾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渡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為司命。狂來取我。生埋冢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為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大小。便余賣卜。鬼為通疑。方遠皆詣。謂為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鉅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晦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况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殷容傾耳。恐其辭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嗽也。何以知然。

見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指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諫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為提法師弟子自落采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摠深會之解也舉為覆述所以繁節拘致由來擁薦者皆剖決通釋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介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鮮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輒介之後作者相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為寺主經始准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

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元席而讓以成治雅為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詰聽縱已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象罕遇也提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以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取下問乃迴龍為於鬼狸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号無量壽遂造弥勒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眾勸住請講涅槃至藤地喻忽有異地從掖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遽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于高陽原晚又於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塔塔供養自會之知道也溫柔在性即瞻為心

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惟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提師為弟子服章展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途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為標據即令大眾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礼佛名及讀花嚴以為消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引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為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鵲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為永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掬舉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乘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幡盛設威儀將欲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舉

◇高麗大藏經◇

續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三 塔所

至山雨即通霽取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為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綃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綃於此便付直還寺為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曹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為迷不覺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柱之得免其命其為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暗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攀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

續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四 塔所

乃口就咏之遂至於老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統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台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恠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為業道俗骨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引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膺斯崇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泉感作逆裔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未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輩送初不懈息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實還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羣經歷村郭

續高麗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五 塔所

傷損人畜中有獸王其頭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狩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如風之靡每至散席禮觀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為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為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尋常一經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遂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餒街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醜或割或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脫履替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為常貞觀之初還反擁壤緇素慶幸歎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折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指不降雨者不處室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旁流民賴未獲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諱

号為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隣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禀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象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冲深包拯義門研幾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素見別傳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介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經吾命亦斷當取掾兩根簾篠一領裹縛舉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廩等州道俗奔赴踴躍川野七於墳側七里人滿自寬從擇種靜攝居形不卧全甌不畜瓦棺槨篋之

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頭至數万者同侶欲為責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庶取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蠶漁為業而生知難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數通宵晨或忘食近逾信宿雖憤氣填膺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德授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懷背世情決乃違親背俗投昂律師而出家焉昂導以義方礼逾天属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裕講鑒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無味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諷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閑返啓其致

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几而抑度哉且博聽眾師冰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彦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冲情解律法友以彦公化世受深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如雜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定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即著雜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勤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衷橫經肩排日調結疑懷載踵接登堂皆為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雅識之旨取悟元方會裕師入闕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居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停輪詞吐既新領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疏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閑鍵惟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

方悔先議更叩神府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願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闡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慄課六時纖塵或阻即申懺洗目見大小講正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未即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荏相仍寺眾僧厨垂經宿年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闢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日警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未歸附當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眾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

遂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慶僧端預明利害集眾告白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眾物義當先送再和眾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糗粒及平殂後曹公為奏具述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律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亂之後律法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盍適逢受持令大行用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燭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禱祥貞觀九年頻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回時以疾无預禁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褒健如前四眾懷蒲抑之慕猶執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三十遍文旨乃錦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求

高僧傳卷第五

三

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道意在成器斯猶礪礪合其刃耳安能鑢錘其撲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經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彤心逾衷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襍懸巖上尺綃不居所得外利即迴講眾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者麻鞋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漸壞綴而蹈涉曾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具已來盡無他洗入夏已去不嗽采蔬旋遠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眾行猶恨標其大極事展微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極事略文繁以為輕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訖靜林慮寶山志道辟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勅曰

弘福時揚擢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臺之因事遂左親幸其室故陳諸會幸心故又學其精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鄉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李十人秀美時譽中閭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榮法師住興善寺榮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弥發蹤能企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賡羣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斧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爭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內道俗服其精通苟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

厲河北魯滿京師間泰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親副師遂從誥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之于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勸稱微續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起任懷州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荇令煥夫侯授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經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剖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慧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龍聲采周流法席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允率預是同席心共損之既承師有本即奉焚以為和上大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于天攝

論初興感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眾五百餘僧堅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劉預講延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震衆高謝而訥慚焉雖則員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恬無喜怒末法攸奇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默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遭鄧東漸王山依寒林頭陀為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塚鬼神斯僞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呵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屢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務盡報傳持為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遊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經有慧定擇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

續高僧傳卷五 第三十四

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
榮法師一寺頂蓋統辯無前抗衡京
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
詳其神略人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頌
宗酬答位判冷然咸共欣賞妙符經
旨余後譽傳光價衆來相從既懿業
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
宗輅有承不虧風采會隋氏亂倫道
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
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雖經專業衆
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
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閒風造屢遂
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
飢餒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
磨穀為飯救乏等均晝夜策勵弘道
為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賸精
靡無乖僧法共食菜果遂遠有年斯
誠至德冥符難濟有日矣潤以化洽
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勸奉芳塵
上陳勅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
而維之貞觀八年勅造弘福復被徵
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

續高僧傳卷五 第三十五

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確格言正之同
倫亂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定惟僧
係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燒定
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
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
死若此微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
住化感寺主智信為人所告勅使團
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
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告使人逾怒忽
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坐
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
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
來未有使者惡愧釋然事解貞觀年
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
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侶
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
由免火及火至潤燬餘自毀據事以
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
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
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投
諸南嶺驪州行道于時諸僧創別帝
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願
曰三界往還由來恒理勅令脩道何

續高僧傳卷五 第三十六

有悲泣拂水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
見莫不歎服尋余勅追洛東安置化
行鄭魏負袈裟排筵弘開涅槃十有餘
遍與義衆飛惠流河洛乃報京邑門
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
誼二順默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
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惟加
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
正智不介歎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
号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
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
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
生常無返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
調諍報業與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
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掛言
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所望也不久
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
惟此一人然其受初入道奉節不虧
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
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
親既崩弟兄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
容但為修冥福設會千僧垂度盡京
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淨觀

彫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迷時俗往還直知教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違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玄義俗通頗異恒執至如攝論梨耶義談真俗真即无念性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未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異體應知不滅及資糧章中眾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惟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唯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唯識想第二剎那即入初地故無第三空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惟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捨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重

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言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省卓越博要之學振綱京畿講釋經論至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遙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麤食談玄為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凭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推乃入道曷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擊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律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按推潤之緒繼美前脩立迹安遠斯塵難濟是於今日矣擇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厭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泉部偏以涅槃為業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逾遠近亦於法眾親前覆述授於願法師而學窮地論

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并遐禪定構立乃占處之自介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經維無非令達乃勅為律藏寺上座緝諸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慤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麟接遐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持持本居寺主春官異供隨時薦焉及以退受戒之礼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眾請講涅槃時感白鷄隨入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昇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入勅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賤纔經一句奄余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儀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其故答曰有二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渌池鮮榮可觀尋余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侯羅來辭去也因余潛逝殊香滿院洪示器端俾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

續高僧傳卷五

高麗王

述

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望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計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請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密活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建縱思披擇諸方後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問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法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會慈恩申請搜揚髦彦京邑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

續高僧傳卷五

高麗王

述

經三藏玄奘法師威嚴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既至止共許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野衡傲然亂舉褒為提綱解琰疎刷神襟責以三開微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英彦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辯給之鈺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雪新雪候內設福場勅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衰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邪若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原若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

續高僧傳卷五

高麗王

述

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非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禁既被難不能報浪朝云既喚我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翊蕘朝詭塵囂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即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怛悵無對便下座又令褒堅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違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若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尔後諸寺連講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擯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三十二

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開遠近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惟遠條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滕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為沉淪典誥以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况復教流千載情經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榷義方廣疎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述古願穀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輟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極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改且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要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恆重申大品發明奧義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三十三

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于禁服鍾山帝里賓剎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戴者方駕當途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驚先駢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肯本追末意言引月每日敷化但堅玄章不親論文經于皓首如斯處位示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聞弘誠然則教為理依理隨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惟此承遵居然多惑享乎此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平指為謬害文紙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仗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崇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長儀範多難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三十四

從窳繁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侶德隆時彥崇冠通賢經述新奇帝偏鄭重奉為僧正咸開學府廣白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為異宣明已下禍事雖引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昔倫修治接棟連薨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瑛鑄騰光於五湖榮朗飛蓋於三楚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威德弘矣逮于北鄴取釋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所絕龐綱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馮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願視爭衡然而開割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為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即當絳之領袖乃万葉之師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蕭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法華部

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經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道東世稱弘播論其榮茂勿感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永絕辛艱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擇侶願視思齊篤學翹識多陳濟器齊宣受擇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重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妙佛理師承戒護每布跋於地令上統踐之又熊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應天畋漁屠鯨普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齊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萬眾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擇府沙門道安復攝弘量降札宸極展劭華夷導龍樹之江河嚮弥天之輿蓋地維武服道寄文弘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葉素深衷蟬病成珠貴于身世末有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戎俗孝宣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法華部

即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弘化革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慶皆為立寺立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為等級故二十五眾峙列帝城隨纂學方任其技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讀眾經及開理義帝目覽万機而耳食正法于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減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驥等驅僧榮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号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珙瑛羣英拉訶龍為者復匡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後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万衆頂足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實道莊願言於內外法論礼御於始終相顧光揚於兩都獎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輝侶玉清金洞倫引李崇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法華部

長轉慧炬恒明風靡之化曇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為繁富世近易照靈廣顯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為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收聞故略其致然曷辟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常辦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閭會剖符日下敬其名教微空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無光叙統明眾師注述通以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感改張老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胃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蹇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遠阻本寔邪求妄承傳教審夫竟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詰所被尤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未為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坐講宮寫送文蕪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惟

識雖念競陳揆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嗽者用為通極夸單蒙俗陵轅性賢的視天漢率輕禁細謂邪慧為真解以亂識為圖智不深後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于念處盤特庸更具列賢愚辨俊異之前生顯頑罵之後報冷然擇相可不誠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自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和樹或抱疑以詰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符故世中論士鮮會清柔初事舍客終成陷蹟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咸拒輪畢歸唐騰故有王斌論並明琛勉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推聞然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紛披舌爛喉中或僧獄接其未生或猛火焚其往各存珠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

嗣宗仰微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賤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汗非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為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綿密未觀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揭福相隣若不先知何成懋艾致使裕公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宜足流無倫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緒學難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礼而親執瓶水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跡所行誦為珠辭猶帳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三十三 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珙傳三 法師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鄧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五 道首

齊鄧中釋僧可傳六 法師 僧那 慧滿 和公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鄒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荆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荆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標傳十三

後梁荆州支江禪慧寺釋惠成傳十四

後梁荆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隋懷州柏大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慧玄 法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慧滿 法

擇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

不弄盤微絕羣年過小學識成景行
唐書傳傳卷之五 五十二
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安靜
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
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授嚴穴言問深
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
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
座偕嘗經論並知學唯為已聖人無
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
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
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
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
侯請道頗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
觀既行為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
清風雅為嗟貴乃命匠人考其室宇
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
也副每道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窺瞻匪坐其間尚足為樂
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
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費耳目之好
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
蕭測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
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
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

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
法苑珠林卷之六 六十二
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禪人現
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
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
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
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攝更相起予不
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
通五年也定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
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俯攝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
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
善乎勿營棺槨以乖我意門徒涕淚
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與公
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
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
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至淹
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狂從外國禪
師遠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并定周
晨乃起彭城劉縉出守南海聞風遂
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祕采

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
法苑珠林卷之六 六十二
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
清儉永明五年移慧鍾山延賢精舍
自少及老心真正焉以天監年中卒
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
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繞有所識
好習禪念嘗閉居空宇不覺連擊大
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
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
閑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
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慶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趣請法素
懷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
惟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顯樹碑墓側御史中丞
吳郡陸倕製文
擇道琛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
作弥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覆大海中
六向阿弥陀國琛欲隨去無人云未
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弥
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
於房中小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已上如列數千烽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礼且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掘兩指人有持者雖伸還屈如前故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崩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須徒為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帝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架餘部而微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貳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遊業有小兒見門障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起率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眾也識者驗以為得道矣後隋帝南遷三都伊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山高謝人世有勅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眾恒數百萬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眾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之由使造者如山而僧廩豐溢必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莽存頌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此之佛陀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并欄上反踞蹠躡一連五百眾人諠競異

而觀之佛陀因見惟日此小兒世戲有二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摧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日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擬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畔手畫神像于今尚存

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開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微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咸仰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達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辟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談譏嫌如是方便教

續高僧傳卷第六

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
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疑住僻觀
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
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
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備道苦
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
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
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
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
等事宿因所攝今方得之緣盡還無
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
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
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
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
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
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也摩以此法開化觀土識真之士從
奉歸悟錄其言諸卷流于世自言年
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
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然

續高僧傳卷第六

觀時尚獨湛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
非新而物責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
之但推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
誰能繫之年登四十過天竺沙門苦
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實知道一見
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
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
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
穢挺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陵達
摩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湫而普懷
嘉譽傳撒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諸從
師範可乃著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
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
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咸開
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
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鄴下徒侶千計
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遠
衆中通明者來可可門既至聞法泰
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
嘆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
日遇恒恒曰我用余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
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賊

續高僧傳卷第六

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恒衆度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淨華謗
蹟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
交懷海迹蹄瀝淺深斯在可乃縱容
順俗時惠清猷作託吟謳或因情事
澄汰恒抱罵割煩無故正道遠而難
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深離
鄴衛亟展寒溫道聲幽而且玄故未
緒卒無榮嗣有向居著幽遁林野木
食於天係之初道味相師致害通好
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傍形不
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
影離衆生而求佛喻照聲而尋響故
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
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
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
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
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答之
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
真幽理不殊本迷摩屈謂及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万法即皆如懸此二見之徒輩申

詞措筆作詩書觀身與佛不老別何
 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銓
 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
 復有化公廉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
 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
 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
 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咸
 講勝妙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還通
 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
 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
 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
 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
 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
 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之食
 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
 叫歸通夕可為治裹之食供林林恠
 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
 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
 有功故世去無臂林矣每可說法音
 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
 悲有鄰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
 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過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
 詣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
 邑鄰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
 一衣一盃一坐一食以可常行蕙奉
 頭胞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
 榮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還鄉
 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
 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指覆赤
 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憂
 睡而不夢住無希宿到寺則破紫造
 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
 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性所從來滿曰
 法友來耶遣尋坐度四邊五尺許室
 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
 僧逃隱滿便持衣盃周行聚落無寄
 滯礙隨施隨散索余虛關有請宿齋
 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余請故滿每
 說法去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
 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遠佛意又增論
 議殊乖大理故使鄉滿等師常責四
 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辜遠
 安後於洛陽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
 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
 丘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
 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開弘四分而
 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
 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
 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
 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鄉遷化覆
 述地論聲馳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
 謁後藥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
 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又南
 會徐部隨地論梁武帝撥亂弘
 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
 駙馬勢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
 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
 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礼供
 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
 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
 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
 天觀治日丈六達念身為苦器難可
 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茶斷粒自此終
 報資用通生末為魏廢帝中王勅僕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二

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礼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為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神也王及三谷正脩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餅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為礼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餅可將還後當為礼因令通為之時一拜兼唱其舍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葵為山神請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誦維摩耳乃燒香礼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三曉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三

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慶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願侍臣云北方禪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礼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踊山林為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礼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之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無聞燬隙承先私憾倍如事之榮勝高流弥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為國都眇然無顧胎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瘞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四

世典脩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諸解墳索聲蓋朝廷將廢器觀國羽儀廓廟而道機潛扣欬狀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鏡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介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辭及以四大常勤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殷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情告被遂苦勸備禪慎無他志由一切舍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障供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惟四外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齟齬所嗽又常脩死想遺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

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等腰氣喘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舉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軍汝其人矣乃更投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繞足忽見婦人弊衣扶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躡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塞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感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闘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湏臾自失其感致幽現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厲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生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

乃辭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棄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既出不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又默之大冥山剎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血食衆侶奔赴札貶填充時或名利所經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止便爲陳備善偈預在息心之傳更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引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湏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德業濟一生間有勅占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元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願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敬捐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空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今後弘承清誨薦勸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耽漁獵成仁國又斷天下屠然月六年三勅民齊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擅越何如稠曰菩薩引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湏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斥諮謁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經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張連

齊

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囑煩未日聞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為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余微情歸向通古無倫佛法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轉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脩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供給未經王府令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援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莫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懷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辨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張連

齊

法兩卷味定之宿家歲本據以齊乳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憫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業暢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還寔深嘆悃資崇有嘉用申懷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閭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射魏收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既而尅日准勅四部謗山人兼數百香樂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塔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大行往還朝野鳴謹抱素能扇清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張連

齊

風加又威援羣賊勢睨山魑解魑虎之閭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為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玄澤泳奉酌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幘而遁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垂衣頽山將陟召出存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里為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鵲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披毛之人傳而胡貝置釜燃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袖

來頂拜稠女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嗽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溪之奄成雲霧時或繞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女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脩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惟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慙去去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熱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九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願得親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裝于地

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因尔薦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却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宇大業之末賊所盤營房宇子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睥焚燼頻嗟秦雜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聖性貞潔身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適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倫窮記論有助叩贊者無不總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通道准居宴默因至襄陽拿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部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駒將從無故却退王慙

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竚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尔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內多弊虎突請求救授聰即入定須臾有七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勒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頭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余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去此雌龍王與群吏嘆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光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對并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恠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摘就所住處造

高麗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三

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改為景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駢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化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飲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作牧荆峽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虔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有碑記廣叙微異景空今寺猶有禪堂存焉

高麗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四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律有聲遠邇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主崇為國師以嚴整器難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硤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花維摩思益以為常業而夫開心觀後至王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

高麗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五

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刻目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脅而卧明日惟眠不覺看之久終方悟長眠語矣

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為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眾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為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大殿次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

降在人專注析求無往不應不久卒於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懷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懷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纈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勸勵莫傳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逸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過一縣令問以公驗懷常賣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邪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嘆不歇聞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礼悔過後棲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牢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疎清曠嶺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

與尔相頑猶影自曉師沒後心常快
快恐藤鼠交侵欬然長逝異生難會
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

集會又難余其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疾痛鍾經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迥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誦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秦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秘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道遠蒙警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場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花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編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微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暨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入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櫃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音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觀嘉相門同美迥目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師善知來
意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
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
忽燒却章抄指擲筆硯專志攻

擊以必達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成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較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於持法成反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至上至技江造裡惠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說其地西望沙渚德鷹栖遁之地眺上明弥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可往江接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弘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玄

者為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礼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兩派強引入舡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口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聽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給手恰資而智者王泉寺至冥相符合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禪師在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弄遍衆聚多諠枯折由生西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玄

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外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十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儉約一隅別行所止龕室窺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為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礼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歲授以禪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玄

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脩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願便忘返加又口繞黑子歌若外形自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起倫有聲京洛燕又道契生知化通開壤聽業未廣而無間不明能勤整四儀靜脩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為世寶萬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底道俗以隆礼典乃躬致折請為國三歲責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礼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即為拔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感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脩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余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效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欬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知實祐大送珍寶賜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余名振三國事余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退達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定於東郊門外滕公鄴食荼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弥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擇道安及義城公虔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聲人也器量沉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齋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頻蒙印拍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撤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問光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台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勅使為安州三藏經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拍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任報資給靜綠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

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地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求歎起惡念忽見大地燒床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技江惠瑤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瑤便兩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為披說瑤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瑤云曾問答去吾年三百歲不知所終

釋惠成姓段滎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為荆南佛法希鮮承都下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舡往造建業正信成實雲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施本邑至匡山寺顓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欣仰欲學定業思日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今自檢茫若霧遊懺恨之甚不

端具見別傳

續高僧傳卷第六 華嚴經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冬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惟常坐繫想繩床下帳獨靜道俗系評略示經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踴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議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貴者引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薄詞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為六行凡聖備法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三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體言非文質字契詞費開皇七年齊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顯素承道訓乃於禪

續高僧傳卷第六 華嚴經

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坐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蘭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為而散正知流率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輩方禪師屢即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揚州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霧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脩宗稟心學而專志决烈同侶先之圓倫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山野近前傳所叙詢以聲光所被還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為路罕人蹤尚饒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撫運直望蒼谷以為行表荆棘砂磔披躋不難巖壑幽阻攀緣登陟志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華嚴經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擇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去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脩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暨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求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勤勤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敢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弱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伍頭受命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廊居捺揆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

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密宅獨處靜
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
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糗鱗
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
儀同三司元壽親送聖書兼以香供
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柁尖山
寺春秋八十五夏矣初蓮疾弥
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
鳥白頭赤身遶院空飛聲啖哀切氣
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
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
涕眼中既余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
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
霄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
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極遑失據其
哀感靈祥未可殫記 後以武德五年七月弟子
神妙道等乃開闢
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
讀大品其過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
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脩定自
非僧事未嘗妄最每勸僧眾無以女
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世以
其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
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
上自投而下誓終身骨用生淨土便
於中虛頭忽倒上奔舟而下處于深
谷不損一毛寺眾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
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
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為斯安
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
尸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
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
子就佛祈誠夢神警兒告去我今特
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
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
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
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
知平分不意愛憎八歲既臨擇族清
敏擇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余今何
姓外家何姓荅曰此王彼孫生因調
曰何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
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
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語對皆此之類

及履道弘識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
理遐舉以時勸教以病驗人溫獨見
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
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
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勤無過習
由見起慢怠即懷欲離便為邊地下
賤之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勤自知
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
隨達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禮拜遶
旋翹仰因為來世勤佛之習用斯一
行通例餘業其克嚴詳據率如此也
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
役供諸悲訪礼通道俗單衣節食挺
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
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
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
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
礼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
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住真寂寺立院
處之乃撰對振起行三階集錄及山
東所制眾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
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
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四 遺
門慧日弘善等是也自餘寺贊承

其度焉莫不六時札旋七食為業度
慕潔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
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
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
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
南山鴉鳴之堤道俗號泣聲動京邑
捨身奴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
山足有居士遠民河東裴玄證製文
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
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
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糾綱返道
之賓同所學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
死方斂乃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
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勅異異
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
奉行尅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万
獨之一街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
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
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
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不行想同
歲勅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
寶錄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五 遺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

習定行守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
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
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
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抑靜殊不信
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
靜息抑棄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
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
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
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
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
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
供養預知運絕告辭還裏欲終七日
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
金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
尸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
亡送尸永側永尸殿然推寢時岑閻
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
泉立誦經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
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
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
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
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甘酒食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六 遺
或尋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

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誦禪
思與同衆沙門智晚交頤招集禪徒
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
拔禪師付囑上佛殿札辟遍寺衆僧
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
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
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
識神往過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次法
師床前明如晝云晚欲遠逝故來相
別不得久住伏送出三重門外別訖
來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
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
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
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
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
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一人附見九人

周泗陽仙城山喜光寺釋慧命傳載道宣撰

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宗傳四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五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六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七僧善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八玄景

隋趙郡障山釋智舜傳九智舜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鉅傳十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一道若瑤方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珎闇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段日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良凝遠識者知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條 承

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絕俗道親物疎用閭閻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剃落學無常師專行方等般若等藏討禪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儀授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仙城山即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帳望遂覩梵旅盈林乃命至也越而礼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譚維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拍同弗倒戈既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返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得勿同就長沙黑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結數句法門開發諮賞遲疑乃推反習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一條 承

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三日乃携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觀佛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入下地幢幡照日又聞旁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意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而現瑞相頰亦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構壁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馮道明隨世初命尚慧思定業是同贊教衡楚詞采高按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離心論還原鐘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文或隱迹未踰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為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列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

終高 卷第七 第四部 承

以閨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也
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
茲一世豈如興注輪於廣苑蕩妄想
於鷲山半浦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
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
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
搜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探鮮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
曇賦七嶽汰詠三河寶師妙拈莊生
璩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
辟臨玄鏡冥羅玄之密行種實頭之
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隆禪支
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丐陸
植杖龍泉乃為精舍迴車馬首即創
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砂成塔因山
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土雲會披似
華陰法侶朋衡衆齊稷下禪室晨興
時芳杜若支提暮晉暨入桃源香山
梵響背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
琴而高韻紫蓋貞松仍撫上辯洪崖
神井即蓋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五部 承

同輩崇崇景行壇仞懸絕弟子崇風
飯慮欲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畫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軀一垂遺蕩骨衿朗開三達既
余屍藤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
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飯頗絕韋編構
述餘緒爰登弱冠據撥百家及乎從
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
稽賦鶴鵠而詠鸚鵡若求其一分亦
錫歸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辭常
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鄆城許
修隄館屈膝情欣條襪遇同進履
未盡開衿遽嘆飄忽尋拂衣世網脫
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塗
九轉用遠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
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開折挑無妨
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下酬鑿齒鴈門
高論時吞嘉賓冬腹如春頤珎清軌
室近人遐弥襟帶餘詩淺簡望無金
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
生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
乘機連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
東野談仁彫朴政工有無異軀今若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六部 承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崇崇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
味擅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察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談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艱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壚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王之價弗
渝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屢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喪失火之遽傳懸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禁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
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宰
不至哉貪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
慙花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
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
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

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惟二旬於此
鳧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畫視遊
魚聊追二子華戶弊杵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勝鼠勇
侵樹搜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難足至
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
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
權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
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
談所異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運結
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今朝善敬清
猷時因素札言不沈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達即晉代謙國戴逵今孝拔行
事非也晉書云大元十二年徵隱士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
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
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厥姓傳
氏亦以禪續獻公文才亞於慧命此遊
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精業
氣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若令者
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
人通令今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

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
曰非今之為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
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瓦
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
故賊云咄哉失念歟余還覓是也及
後追靈巖窮計不見出賦示僧方知
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鄰去
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拙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終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孤
兒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頃近恒聞嘗
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
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
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
足道志彌隆迺相幽靜常坐終業日
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
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
千造便滿所止聚舍野人所共慕顯
厲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安室持
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
僧數百形服環異上坐命曰汝先受
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

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三十二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寤方
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剋念翹
專無懈怠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
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
勒弥臨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
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
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
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事
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
定經數禪功德便令發心修尋定友
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眾法清肅道
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節誓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
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
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
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
相回此驚望倍復勇猛遂動八畢發
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
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 承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敬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介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難精麁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而不傷異道與謀謀不為害乃願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真空有聲曰若欲脩定可往武當南岳山入道山也以齊武帝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鷲前賢以希拙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攢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徒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虔朝聞相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一張 承

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係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學士江陵智顓代講金經至一心具万行處顓有疑焉思為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顓即諮受法華行法境界難卒載叙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藥於烽警山侶拙違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經趣南岳即陳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疎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之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二張 承

房殿基塹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席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顓尋有大蜂與然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聞不以誠意不久謀同一人暴死二為獺狗啣死蜂相所微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拙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高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候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儼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勸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壽至即

如其語須更思到感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上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言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填眾積榮感莫如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尔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无答者因屏衆殷念泐然命終小僧雲辨見氣乃絕啼乳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莫然相迎極多論受生屢何意驚動妙乱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煥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死司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幾幾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寔慧雙開重談

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達便驗因定發慧此言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糾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真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續續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如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親梵經討問所被法未至今都無瑩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瑩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馬郎桑散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禁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有世因緣奇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番三恠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地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皆悅咸陳鼎俎相慶乃大減湯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名字參乎攝之眼有重瞳二親蔽掩而人已知魚以財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紀來口不妄嗽見像便札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係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儼止溫恭尋討名師真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比度詣慧曠律師地面橫經具蒙拍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句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嶽山慧思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五十六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取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亦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願乃於此山行法華
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告
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
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
思云非余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
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砂山如前
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為披釋
余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惟於三三
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
留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
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
於是師資敗觀名聞遐迩及學成往
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既遊南岳願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
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儀射徐
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
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
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憲天
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威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五十七

故為時齊迎顓任機便動即而開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
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共
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在嚴寺
道跨吳會世稱義窟辯號懸流聞顓
講法故來設問數闕微敷莫非深隱
輕誕自矜揚眉僂肩扇便隨地顓應
對事理渙然清遠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
義龍今成伏魔扇既墮地何以遽著
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
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
心海語嘿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
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
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握手申辭至于
岐蘆挽顓上山去顓以夢中所見通
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
聖賢之所記矣若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宗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
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
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
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五十八

山氏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
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
迴車凡官與顓談論幽極既唱貴位
傾心捨散山積度拜躬重因歎曰吾
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聞聞射則應於弦何以知之無明是
暗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
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鐘
方圓任象初凡官寺四十人坐半入
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余後
歸宗轉倍而據法無數斯何故耶亦
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當
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握手相喚不乎顓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
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恠異
光曰鍾是古集有緣余得住也顓乃
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壘山南
螺溪之源處既開敞易得尋真地平
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帽絳衣

執跡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事創草
庵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
成衛會光日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
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堂
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顓後於寺
北華頂峯獨靜頭臨大風拔木雷運
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
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
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云沒
二親枕顓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止
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熨而緣所感
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
乃可為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
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無道俗
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
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
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
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
有數十梵僧垂階而下入堂禮拜手
擎香爐遙顓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眾同
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
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
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
勸王更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世譏嫌亦復
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
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
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
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遠王
一匝坦然痛止仍躬著頤文曰仰惟
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蓮光猷遐迩
傾渴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堅緒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流俗加以
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
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
憂水雖養法喜弗祛蒙弊之心徒仰
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騖叢和
之塵不停月鏡迴軒恒娥之景難駐
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新法潺湲
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
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未若藥王觀
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謁一衆其
為天王信敬為此頌也於即化移海岸
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曰昇山席陳帝
意欲面礼將申謁訪顧問羣臣釋門

誰為名勝陳暄奏曰凡官禪師德邁
風霜禪鏡潤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
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詣願陛下詔之
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咨徵
入顓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
後為永陽告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
並帝手疏顓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
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
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主書
舍人相從登陞礼法一如國師璿闍梨
故事陳主既降法造百僚盡希聞
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
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頓降勅於
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
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
接問承對咸啓法門暄執爐賀曰國
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指義謂得其
歸今日出星叔見巧知陋矣其為榮
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諍
贊不足及顓之御法即坐肅穆有餘
遂使千支花鋏七夜恬輝舉事驗心
顓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禪慧雙和動
郭奔隨傾意清耳陳主於廣德殿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三張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願表諫日調達誦六萬為經不免地獄繫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為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出家由顓一諫矣末為靈曜禰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搞顓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搞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譏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受其法云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王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象久彰和上未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休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便傳香在手而賧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榮杖荆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陶侃瑞象於屈護持於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三張

即往憩匡山見遠園續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象之力矣未刻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摠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肅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辭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而夕遠守繩牀撫臆傾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途離亂身閑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無二可取雖欲自慎揆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徵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謂避嫌安身未若遁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垂興課誦肅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率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如願唯諾故躬制請戒文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四張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越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頃悟崎嶇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指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取上喻宮室光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老耄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執將安仰誠獲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實作開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聲髓於無竭善才云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為戒珠圓淨定水潤澄因靜發慧安無尋辯先物後已譏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遁法命撤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寺誠設千僧會勸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

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提持也用攝相魚之道也王頂受其官教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法澤輒奉名為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歎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仍固請顓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札望目極街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迹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蒼生地思也道俗延頭老幼相携戒場講坐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惟荒嶮神獸地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元旱百姓咸謂神怒顓到泉源師衆轉經便感雲興雨霑虛誣自滅提管宜陽公王續到山札拜戰汗不安出曰續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頻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辭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

志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度受身雖踈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蓄為巨為子豈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導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善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彈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懶言僭滙素欽成就事重請棄飾詞顓答書云謬承人之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况隆今命弥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新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未具述此事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元官大集衆論鋒起禁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復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擇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驗乎金口比釋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今造淨名疏河東柳願言東海徐儀並才華曾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願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隔顯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盡摧逐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轍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徙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樂于八終
古城寺掃洒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
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
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
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彌勒一擬
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
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
向心合藥何所留智師往日復何所
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
擾於他又請進膏飯答曰非但步影
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
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
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
蓮花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
該綜詞采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
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
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
華經題顓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
生本迹弥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
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贊曰四十
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入
去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
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
其位者答曰汝等癡種善根問他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樂于八終
德如盲問乳蹤者訪路 士不領家
必淨六根為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
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未迎我
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
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者服
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
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殮
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
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
聖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
眾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顓降
靈龍象有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
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
解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
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舊
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
院殿堂厨宇以為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攝當有皇太子為吾
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樂于八終
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漁魚為業
習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餘所顓慄隱觀心彼此相害勸捨罪
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
以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遣沙門
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
不得採捕國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
孝克為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墮淚時還佛聖如常習定忽有
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
乃散顓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
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
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單
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
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
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
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
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
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
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
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塵以石門閑以

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請曰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顯東西垂範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遣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續高僧傳

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內發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為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号为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龍塞化滿閩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尊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為周國三歲并任陟嶠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為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遣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炸還始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避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

頽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劼禪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碓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敕送絹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咸於今願流於後望建得圖一區用酬國偉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為追匠杜崇令其繕續料錢三千餘貫計博八十万帝以功業引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搃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鎮撫楊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疎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四張 承

釋太虛京邑攝政。後輒還相接。衆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林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廷還無壅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札。接自釋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如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悼。下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令便枯。衆怯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華。擇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帝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頰。面情無所畏。衆咸觀之。以爲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帝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延入晉府。慧曰。道場并隨王至京。在所通化。未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燈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墓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果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開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背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弥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尸陀北嶺。後寂空於山南。奉造三層塔。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駱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忍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盧晉絳。荷樸相諠。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弥隆。及疾。萬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腹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糲粒既斷。頗往退求。噉小石子。用充日給。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腸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日。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命可坐于窆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如坐如生。九十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煞水。

陸諸臣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曰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迹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光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為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地畜昆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都為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須臾轉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衆問蔡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既返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溫縣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介之行往也吾捨非聖更不重涉還從和公剎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玄微遠周滅法進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兼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想心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振法鼓動即千人毛赴供施為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為生初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報為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覺吾欲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玄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邀迎耳余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嶺陌河深澹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祥瑞傳迹于今玄覺

孝慈居性祖學先謙後住京師終在嚴寺純謹大衆於文珠般若偏為意得榮觀帝壞譽顯當錄
釋智柔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狀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譚難纔有昏情便有靈柢相識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遠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梵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課薦數材捨其微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率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靜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刺無人便以大燒燄弊服遺食屢結寒炎度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四十張
景分切無忘造次性少貪憊手不執財
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
剖口以施由此內撤外化所親之中
見其弥敬十人出家並依彙行練心
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
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
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
卒于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
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
葬于終南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
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瘞于巖中及
往退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
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
其誠昔虞偏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腸腑流外驚狀巨陳所見
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
印首為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
山曉夕通業不緣公名不行公寺而
內德潛運遠聞帝開開皇十年下詔
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
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
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
甚嘉焉朕統在地民之上弘護正法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四十一張
夙夜無怠今遺上開府盧元壽指宣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揚
達以舜無公賈素絕名問依勅散下
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
旨而舜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
處交終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
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
例也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復貯
之衣就施獄口春秋二時方等行道
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
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
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綴
佛名贊德誦閱如流晝六時禮懺
終化有弟子智贊幼奉清誨長悟玄
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佳藍田化
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
終適林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四十二張
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攝伊始並
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
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勅退呂
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
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
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
時以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
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加坐如
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反
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
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也少懷離塵
之志父為求哲方便祈止長則勇幹
清美于時樂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
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願出家王威
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
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
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
清白律儀淨粹又誦法華万有餘遍
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眾其軍
居稱首有臨海靈山精舍梵僧所造
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
年間詢詢善誘無違遣寄便為二衆
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
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勅設千僧官齋
越以衣衾之餘以充大施隨文皇帝
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
固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
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
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有四
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
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
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
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
天台北面智者永授禪法其人利根
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
須閑居靜處成修妙行今天台山寂
高峯名為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
吾昔頭隨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
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
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
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眠影不
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龕上寺淨人見三白衣
攜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
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
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
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
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
舉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問是時也
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
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
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彦
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
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
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那
既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
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
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
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
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疑試
宴坐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
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六智者
門徒極多故叙其三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蜀郡福祿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河東極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璜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隋河東極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

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

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速悟令舅氏

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

權會也會俗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

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采乃先授以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三

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
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起詞理
會深異也曾有一姬失物就會決之
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
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姬驚喜曰
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垂
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志盜者
為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
聽角可年十四五若將去尋可得之
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
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為白也兌字
上點表聽角之象內有失形表奉口
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宗
而數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
佈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願多
勸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
授以禮傳詩尚在老等書但經一覽
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
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
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
無非耳目之說其勢亦可知之未若
李在論大道周易辯陰陽可以悟幽
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三

本也當時先達頗異其幼年致或抗
言褒貶者遷辯對縱橫詞旨明爛
無不捉謝其聲實自介留心莊易歸
意佛經願預深衣得通幽極三親愛之
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
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
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
子骨法當類彌天自端澄公有慈德
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伸
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徙定州賈和寺
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
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晝晚
無倦初誦勝場不日便了恠而檢覆
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
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
道從師五臺山山山聖迹極多備見
神異後歸郭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
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是遵法師稟求
佛法經要當有齋之盛釋教大興至
於宮觀法祀皆終芒馳驚遷性不預
涉高謝世利眾咸推為密謂人曰學
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
道秦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四

窈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蘇素
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
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
等咸究其深蹟嘗尋唯識論遂感心
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經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
訝香美覺罷所苦瘡復一句有餘涼
味在口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
名為月德也今後每授人戒常云
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歲
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
金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
進達壽陽曲水寺願法屬曰吾等薄
運所鍾屢逢群盜若怨結不解來報
莫窮眾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
什物為賊營懺冀於來世為法知識
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
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
掃衣分衛攝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
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瓊等並陳朝
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
門權禪慧雨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菩薩婆多部名肩當塗為

法城漸並一見而結友于垂叙而高冲奥有欲以聞天子者還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奉朝論覆正法凌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援時榮幸願緘默惟有園子博士張機每申盡札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攝幽微有所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彼之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繼素知文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曰當新我住邦江側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淡忽沾巾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袂登石頭岸入舟動撒忽風浪騰漏眾人無計還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

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開大教請傳風浪莫傳法之切要寄有屬言訖須更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剎賁為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翫為大眾有一檀越捨宅捨之遂目所住為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為始也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耕有緣於慕聖寺多攝堂間隨有叔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道俗佇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運亦虛舟待吹遠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樂門一感榮莫加斯亦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運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勢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

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威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至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淑勞望弟子之內開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辟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為惠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途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勃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眾以攝論初闢投誠請祈即為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八張 永

教引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不絕于今多矣雖則豪富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起莫非祖習故真諦傳六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退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彌滅三寶衆僧等或剽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以雖屢蒙招引度脫而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穎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九張 永

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隳又屈膝塗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在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為帝王提新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云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甘然故舉世絃絃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為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竟取乃令是非無定徒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竟興遂使非無過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彼乃勅蜀王布圖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逐一獸入故宮中既失蹤跡但見滿窯破落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一張 永

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痛整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十四年敕燒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進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尋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切焉又勅河南王為秦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主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為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顆舍利授之云山大覺遺身也檀越當威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感仁壽元年追惟昔言特欲建

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還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還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有王帝以還為蜀王門師王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檢校為功宰輔咸以劍道危懸塗徑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祥瑞以淑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寧除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間等宮闕林園如天苑舉國崇威莫有高者仍下勅曰

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不免臨之經撫法眾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還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還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過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為世尊道為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未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亮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善風韻故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合垢藏振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素於食竟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其僧眾或渴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蘭菰外屏名利顯助弘

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疎傲為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而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豪未能加也夙感風痠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塋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連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無聲與食不噉常於寢所右縈而卧既舉柩隨行大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塋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為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甬甬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四項 承

為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
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
攝論疏十卷年別每數每舉法輪諸
講停務皆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
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寶等疏九識四
月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摠二十餘
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為之行狀
醜縷終始見重京師

釋僧淵姓李廣漢鄭人家本巨富為
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
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
唱之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
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
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
動坐則儼而加跌眼光外射焰焰發
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
發林動雨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
井文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
異之命今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
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
無遠迹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
素大布為衣瓶盞之外無所蓄積與
同寺殺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

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
岫寺沙門僧實者禪道幽深帝王所
重便依學定詔示知津經涉炎源詳
覈詞義樹研精定道殺博通經術丘
索草錄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
寺割東行房以為私宅餘者供官隨
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雨兩
月割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
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截開用
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
聞常給孤獨不送人意遠近隨助泉
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浸溺者衆便
於南路欲架飛橋則扣此機衆事咸
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
造三鐵鐵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
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頃便祈禱
方為出水剎造新橋將行堅柱其鐵
自然浮水未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
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剎殺二師
並為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殺以
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時告弟
子曰三界無常吾其化矣言終神謝
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剎聞之憫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四項 承

然日殺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漸疾
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
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定於九里
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為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
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
魏向侯陳陟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
鄉真早狀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婁室
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
十二年年財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
俗猶崇婁婁累先勸喻已便為解脫資
給道具送往匡寺真往陝州大通寺
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
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
鄴下靜洪律師所因隨兩載備探幽
致又詣衡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授
夕悟經歷數餘於詢所得略貴終始
禪信三百嘆詠聲馳詢摩其頂堪傳
燈法今往山西啓諸未悟真以學日
既少恐有差分更往陶研乃經兩載
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号幽絕
山勢窮美因登遊觀又為留連夏坐

拙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眾爭超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極巖傑昂取稱深入仁壽四年亡與僧名住極巖寺其為人也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領黃精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禮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休服餌於闕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為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采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俟又聞異鍾聲幽淨異香充尉斯相既至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聞維歛骨起塔於麻谷

私賤其說時襟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翦避地南陳流聽群師咸加敬改開皇初法返迹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手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依為基道開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難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長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并部引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眾邕熙聲榮遠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僣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弥信行重斯正業從受十戒瑣不許之乃歸瑣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既還鄴相方立部眾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攝下勅退台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札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

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像晉川見別傳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于周世俗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無拯溺住帝京陝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應為先逢於廢教退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觀勒形心有逾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辟德薄不敢開命帝勤注不已遂廢禁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礼不勝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脫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攝法四十五年常慶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閑廢嘗於道場然燈遙感燈明續焰經于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輝倍常秘密異之為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炷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衣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

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
識者以為幽獄所集故也而譴弱成
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
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
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庸作事訖私去
有與作價反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
破壞塵垢皆密為洗補跪而復處及
巾屨替藉穢汗臭處皆縫洗鮮全其
例甚眾或於靜時挫前搭囊有窻見
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為
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
填治因而勸俗相助平坦有來觀錫
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
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
眾不造經像人間其意云行道者所
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
門首皆迴輿僧而自著糞捐袈裟肉
以布裙又無腰襪以繩束如中國法
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收受者以為
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余初出
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眾暮則聚
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
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

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
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
內為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
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
賜並聚集街首待施而還仁壽三年
遂覺不念閑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
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
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
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
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
眾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
弟子為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
並在純前有雙鶴飛來入純房內在
衣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
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
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久得自
繼歟云我不覺忽乘白鳥也此乃妄
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
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
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
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
年五月十二日也塋於白鹿原南鑿
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

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乱弟子慧即
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買
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彦琮褒美
厥德為叙贊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
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
穆識悟清英文藻橫披聞于京室著
集十卷頌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
應山玉女寺為輝輝師弟子後於定
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為務
惟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
老虎遶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
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
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弥
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
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
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企習
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
妃患心腹諸治不預有綿州昌隆白
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鶴
鳴山有二道士能呼茶鬼神符印章
初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效乃
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

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姓
餘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
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
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
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
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
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
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
食心豈不苦痛一切眾生皆是佛子
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
請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
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
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
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
余除是施絹五百段納衣絮裝什物
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呢願裝
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
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
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獲叫
證寺三日矣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六張
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弘不
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臺相禪師習
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嚴舉諸經
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其後法開
用為承緒及隋開化並從發之經藉
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
擁徒結道綽有餘勲而謙損儉退元
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鉢一食
用半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蓄畜名行
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
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
正法稟其歸護遂留宮宿端曰出家
之人情操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
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像檀龕及
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今寺
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崇
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
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勅
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為五彩
旋轉飛側見者發心鑿石為銘文至
皇帝鑄勢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外
微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外還隋儲
嗣厝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勸撻經任
辭不獲免創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
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慙靈化而端
躬事軌勉感敬而揖之使夫餐情之
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
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
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郊故
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
袈裟存焉由物希故觀者眾矣
擇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
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
頭山神農走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
蓄積日惟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
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能感
地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孕產育不相
危懼又致虎采蹲踞其側便為說法
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
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
其通感深識為若此也給侍之人與
虎同住視如家大曾其之畏身者弊
納略無可採踐行林野不擇晨夕開
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
感集受法獨不為一女人授戒告云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六 承

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
葉不定者余乃濟耳時有不信其言
以為惑眾咸有疑者舜欲決於眾議
告眾曰必不信者試躍汝牛尾葉影
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裹後空地云
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眾驚
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
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頻捨舜並
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業惡便
傾方為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
存亡將鄰聖之極矣或醫諸癘討受
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
啖之情無餘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
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頓感
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高華諸
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擇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
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日取拔無
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
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
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
長觀覺安立泠然祛寫魚以志得林
泉銷形人世損略塵欲山學推先嘗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 承

經行山頂候墮高巖乃石上端居不
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
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
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
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
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檀梓谷中率諸
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
信慧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
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從剃落敦肅
恭孝執履謙冲師長友朋接事無怠
修持戒行諷誦法言晝夜不輟誦諸
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章五十許年
初無告倦自木德不覺立喪攸在釋
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
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沮志隋祖再
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
於城治等心賑贈以時周給授戒說
法乘機問起食堪懷音日有千計仁
壽剎塔締締攝攝巖翻然脫屣就開脩
業親事香華躬運掃洒口恒稱讚目
常瞻暗善由已積道為舍生財雖有
屬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八 承

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
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
杵自折識者以為不越振矣通聞之
命侍者攝弥施佛名迴心攝念願生
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者夙夜極奉
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為何
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
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
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
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敬炊
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
其故云見寶幢花蓋塔廟莊嚴初視
又迴首眴云始見明珠今何在又
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奄燈令闇
須臾復云火明何為轉感蓋曰室今
暗昧是師淨相不可佐也乃合掌達
旦日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
搖門窓振裂群雉驚雉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
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何以知
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
堂無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
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誦衆經禮懺

發心以往生為務貞觀十一年二月
臨將捨命彌加勤至目見牀前有赤
蓮花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花滿
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
與姪薛大興共親聞所述而興見有
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斯
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
僧為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
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
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
脤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
然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
我均苦樂遺欣厭云是非故須迴向
願求操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
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
之來豈云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
謂淨土越度三有起過九定絕域寥
廓經途曠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
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
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為人清潔其
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
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
能目觀光明親見幢相動搖坤象夢

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微十念之
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
近大乘修行正觀察微塵之本際信
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
鼻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
此如其眷戀妻孥子架桓弊執營生
未厭逐物已疲推有齡於蒼生之間
畢一世於追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
所恃則長劫冥浸亦奚能自返悲夫
釋本濟宗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
事王侯遁世無悶適以儋省桂冠而
返濟年愛童中智若成人齒甫之初
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
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
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
斯寔宇宙之精粕也何累人之清識
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
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
新華除其受染躬行忍辱慈增上慢
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
相屬時共觀風榮斯袖舉會信行禪
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習則後賢濟
聞欽詠欣然北面承部為瓶非喻合

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
本文口為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
云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誦曾無滯
託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眾
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
六卷盲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引
異集響高別眾以大業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
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施退
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
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
伏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緇錄入室
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
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榮
勤之上達也信行歆捐風猷雅相標
致時眾咸悅可謂以德伏人者焉撰
頌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制儀共遵流
世以大業三年平弟子等附墓于信
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導
引之說當令教化宗首莫與儔之時
覽舉建道俗雲合聲榮感歆後恐難
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五張

師于靜謐遊履感化每居幽隱頻感
徵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空聞之俗
遭周滅法不偶塵網獨處秦嶺高步
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
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
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給一何傾附
及隋初和教遂於鄆縣南山田谷立神
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
立信弘積逮文帝末紀拙隱岐山以
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
素就宣勅旨躬迎謁見照預知之告
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明
日果達山寺素感英自若勇悍無前
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慙然喪膽下乘
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
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汗情智失
守纔得傳詔餘無厝言久時少解乃
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擅
越善意相尋理無虛結食訖辭退照
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但道在幽
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
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神之
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六張

素質香油海中景仰下詔曰釋師德
居物議道映遠初躬度最阿養寺崇
業朕其志焉今送供養用展超韻素
以前虛仰景行重謁山門早虔身心
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
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嚴泉林
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
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
戒行輕毀沉淪難清乃為說慈悲
仁育陳理喻遠章不授戒斯亦體達
機供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
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
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
緝而受持無離惟自將奉而侍者莫
沾或有接持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
離席及照之持接輕若鴻毛因事以
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
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
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拙靜退屏人物
而住房連近與眾比居勅吏貞嚴希
言索涉高衆咸德皆敬而奉之遊至
林房莫不捨履潛步肅然趣越也其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七張

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
客送迎足不踰閭至於僧法制度道
俗二食身先坐首勸力行奉不以道
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
立瓶衣什物同正方所故登其門者
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
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
寺百有餘僧皆異崇仰有如天岸以
武德年中終於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承

大唐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唐天台國清寺釋智珠傳十一

唐天台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刃
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日形異同
倫學當從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
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莊
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二張 承
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

不涉村邑遊何定心更增幽績故使
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遠順
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
首面目一時圓淨驥眉並生有逾恒
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取
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
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
跡成蹊本性仁慈來入于室牀前庭
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乍浮未能安靜
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驚鳥見
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其含育
之威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
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
戒師礼畢志岨違預在尊嚴間便避
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遂如常踞坐
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
徒也親翁令食谷日疾勢將陵命非
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為便閉口靜
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
為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南山大和寺
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
間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張 承
怖况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恠色

至於坐斃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
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下斷吾
命於此斃不可離吾命也羣賊相看
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
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二十
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
絕登陟木食濟形惟法檢心更無營
務隋開皇之始創習玄宗勅度七人
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
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習曰貧道聞
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
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貴
陛下大敵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
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
禪師但緣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
逃還大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
更搜揚穴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
履節無虧勅勞勩重崇敬弘異乃賜
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
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河崖迴曲地
稱天固鑿山為窟凝道其中武德七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五張 示

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歡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李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栖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儛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隱括為先從生至終儉約為務女人生漆之卒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未問疾者林階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絮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登虱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詞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穉性度沉嘿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繼業見于別傳時值周初定門初開奉法履行亘道相趨應於門學殊為攝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淨心用攸厝委境斯澄屢感虎狼蹲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五張 示

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奉體生緣又聞禪病對猶家犬為受三歸自尔馴狎更繁其類隋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推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歲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邁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遭親許道師事法深水寺滔法師為力生也滔乃吳國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分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瞞法師者義府經筵道映雄伯負素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崖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六張 示

歸本住伽藍開弘四寶學侶同萃言晤成羣但久默城傍早狎丘壑遂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彌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攜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汎然無繫寂動斯云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萊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極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瑩隘未理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園墳惟周風情閑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曹一心慈惻乃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重募尤工草隸傍觀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誦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

閤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彌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象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彫績綺華九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奉曲不中規繩而正石輟介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斑荆辨擊離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記微猷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墮六賊丘陵膠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勅興危途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係軌慕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止學提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寫養風雲會七衆闡捷四部襟帶振綱類網繫其是賴世途淪寃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坯瓶何愛淨土為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宅閨昔埏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垞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苦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起殿下口號鮮卑問訖衆僧允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旋出衆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心大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擊函投於紫蓋山山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納養以木松面青天而汲心吸白雲而填志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七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東廈即荷真寶但勸勸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華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惟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只一身在山林谷為家居鳥獸為徒侶草木為糧粒然自惟村野之下莫非玉王既居紫蓋歟食山糧唯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報云勅曰朕欲為菩薩治化此僧既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趺著菩薩衣冠為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釋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並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為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仰觸聖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張 承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余時命若懸勝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藏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護比丘朕不煞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二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為陟岵寺主類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藍屋郭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終未聞知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席門學子六月歲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剝落賜法服一具雜緣十五段青州藥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戴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音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丞相龍飛即改為開皇之元萬平五日奉勅追前度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張 承

者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真明禪心懣茂何能累入朱門頻登御榻余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茯苓菜杏蘇油炭炭以為恒料而性在虛靜不置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候將軍索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異札奉養積善所重遂捨所住以為佛寺藏率俗課勵設方僧齋右僕射獲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和法之威熟不可等其所住處可為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機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嘗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友祖座于斯寺乃勒銘曰世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為法種長依法傳教日施藏靈壽杖日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宗靈壽何敢忘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張 承

德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為寺宇度僧網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經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議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繕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因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三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子塏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米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慧為業雖略觀名教倫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吝言說乃別建道場威羅儀象楮花交列果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烟氣相尋起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志業故有

吳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
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從壽中
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
京師嚴淨形永有逾恒日感瑞陳供
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
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
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祀交并及七年
冬微疾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齋赴訖
聆遺訣起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眾
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悞希
願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
自任勿候後身言訖鍛手在心不覺
其絕見無按對謂其未終取續屬之
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
貞逾潔異香縈繞滿室元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眾驚心駭目遂
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聞塞寺院香
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殯四遠
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
人馬輻湊事等市闐舉以繩牀坐如
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道西
城破荒就墓眾又填逼類等天崩便
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

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曰別常有供乳
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
勒銘於右用旌厚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穎川人先世因官
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
外見老病死達世得危自省昏沉
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為怨逐捨出塵
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
禪佛隴警言訓迷途為世津導丹誠馳
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
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重受禪
決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
動辟慮受命遺育常居佛隴修禪道
場樂三昧者咸共師仰宴坐之暇時
復拍撫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
整惟經基未搆始欲就工有香鑪峯
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
靈驗自古已未無敢視其峯崖况有
登踐而採伐者時眾議曰今既營經
臺供養法寶惟尚精華豈可率尔而
已其香鑪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
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詣於晞具
陳上事良久荅云山神護惜不可造

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尔夜夢人送
疏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
既感冥示即便撓略營辦食具分部
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
今郵取之荅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
無苦必不相悞從言往取檉栢之樹
堆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
智者陳曰勒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
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為放生之池
永斷採捕隋世亦尔事並經勅隋國
既亡後生百姓為惡者多荒立梁洩
滿於江溪反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
頂礼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
有魚人見僧在滄上立意謂隨水將
船往救僅到便無因尔梁洩皆不得
魚手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
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峯頭臨晞諫曰
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
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言遂往到山
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駭雲令還自陳
其事方憶前言深生敬仰有弟子道
亘在房誦經自往嘆云今晚當有僧
來言實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六卷 承總時
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
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
聲大振山谷便云意噯吾也未終數
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
浴適黃山中鳥狩異色殊形常所不
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
噯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
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詳理深遠既
竟告弟子曰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
永別會過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
諸弟子哭泣便更開眼誡曰人生有
死物調始必盡相如是寧足可悲今
去勿爾開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
來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
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
相見可自懃築行道力不負人弟子
因諮啓未審和上當生何所答云如
吾見夢報在梵率宮殿青色居天西
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
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
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
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七卷 承
史爾曰村人登山參疾食竟辭還又
曰既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
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尔之時皎日
麗天全無雲翳謂衆人曰既已不住
可疾去爾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
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
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
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回而不返時虛
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數悅手足
柔軟不異生平所空龕墳在先師智
者龕前三日餘步
釋智滿姓曹氏太原人立意於持不
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
道如說修行年登冠冕進受具戒律
儀成範資訓彌弘又聽涅槃等經盡
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
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縹素
歸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
創弘大法智滿蓋仍國化引而廣之
故使開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展
時無久近初則設儀禮儀用攝恒情
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安坐滿躬事衆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六卷 正
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
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衆拜莫不神
駭而毛動咸加敬仰為菩薩戒師而
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告邀請未
即傳授乃親為竭誠方等行道要取
明證夢佛摩頂并為說法宛如經相
方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
而專意靜觀默此誼淨乃從居黎城
之東山南涼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
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和經遠隨
務或乖又往薦門川依瓚禪涉緣念
慧瓚僧中藻鑲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
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
歷遊而在京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
心俄為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
侶乘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
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
隋季道消賊徒蜂起生民墜於溝壑
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
人引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
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勅引勞令止許
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禮

問親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惠他日修觀日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其時當為立寺既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二年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以滿德為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和農公劉讓督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獵於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輝耀屢舉因弗因之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先問遐邇晉山毘彥沙汰之餘觀滿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常數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情學親古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嗟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揆教不妄引矣貞觀二年四

月初因動散微覺不念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曰遺誠勸有沙門道緯者夙有弘摺友而勤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在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乃矚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實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果劫埋乎幸早相碎勿塵妄識緯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為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遶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湫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振動寺樹摧拔合衆悲驚哀相現矣泰山其類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宣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貞水霜取喻繁衣節食繩止飢寒頻經斷穀用約食涼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今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時

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盛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懷然敗容不覺發眇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梵梵遑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暕姓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業齒自上庠年有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詰稠撫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像法廢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餽飯松朮三逕斯絕百卉為羣麋鹿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札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只如慕影心疑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尔屢降幽靈勝言巨載開皇之始和闡釋門重叙玄宗更聯榮問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晨習當根之業知邕遜世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五

云

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至上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之殁世綱搃徒眾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帛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蓮邕之遺令也門徒取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欽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已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誦野外矣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氏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為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自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勸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手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五 云

為字及年七歲還為孫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偏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綺弥所留思泊拯師狀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同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研經觀門頗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捐迹依迎訪問遠逸後屆荆部停王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處止邗溝居禪泉寺為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龍基起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與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眾投足天台食稟法華發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朝夕艱劬盡心愛及減度親承遠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宿札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

續高僧傳卷第九 第三十五 云

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陀寺号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建龍南十里地日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工入谷即事修營置泉引繩一依舊百仁壽元年晉王入嗣東迎本國万里川途入野畢慶頂以檀越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貢外散騎侍郎張軋咸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甄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被錦斯寔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今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誦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擇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霽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什還來儀書不盡意預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

夏蘭引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請並隨問接對周統玄籍後遣信送還觀遺隆倍大業七年治兵澤野親控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偁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間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泉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是送還台寺介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嘿變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城遠方希觀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踰淪情性澡雪習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眾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說發口三稱阿弥陀佛任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貞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貞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顯之親屬亮有名先以貞

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矣見先師智者寶坐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空于寺之南山遠近奔馳喧震林谷初頂化流暉俗神用弘方村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深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瘥復又樂安南嶺地日安洲碧樹青溪泉沈伏溺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指曰若使斯地夷坦當采此誦經曾未浹旬白砂追漏平如王鐘頂以感通相顯不違前願仍誦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撻鍾就誦頌無懼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曜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奉發羣觀驚慄一時退散嘗於佛龍講殿勢引學徒累石為塔別頂二片用搗塔門弟子焚先單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

杖耶揭前所運石岌然驚裂遂折為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定多自頂受葉天台又稟道衡岳思顯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誦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環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千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操後優柔繁興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釋智臻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允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臻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慙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纓輝便染疾病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惟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逐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張

方來謂珍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珍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余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授安寧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遊聞智者軌行超羣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十月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始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誥白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來于鎮所珍隨師受請同赴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珍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一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珍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珍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張

鬼已害汝故此哭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仗防護珍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習王云今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挺臂打牆過東西堂內六燈珍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珍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堪設珍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嗽此餘殘並皆吐棄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珍十里方及見珍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珍銜僧命出衆引見內殿御還見珍即便遮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達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珍還山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為寺造四圍土塙大業六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張

年又往揚州衆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觀齋僧人給一疋七年又往涿郡衆勞謝速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防護還山凡經八迴衆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為福事蒿艾以為毀塔不俗談戲惟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四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屢坐說法下講竟頂礼歸依願盡此生以為弟子智者笑云宿捨願力今得相遇晚夕左右伏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若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為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

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智智者述之便云此真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今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竟為經營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告果余開模鍾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眾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鐸鐸聲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乃懷念日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隨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敗有枯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於柱沁海送來頂向赤城威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云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是

朝隱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乎日沒還返舊蹤碎碎磁磁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邨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塘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此房侍者恒開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旦呼諸弟子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眾驚集倍憫手懷然其為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蒙隋帝志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志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悲人中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

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為剎蓋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鵠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法摧廢俗中為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聰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為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為宗王具聞帝帝歡許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為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歲歲開道化以智論為言先凡所登踐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四

善

愛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負
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僧僚而
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豈德以武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
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
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
善官供煩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繼
任居僧務夏雨冬氷而此志不移終
不妄取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
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歡與諸官
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
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
迥拔林端靈塔祭峯迤然雲表致有
京郊立望得傳運渺矣又受初受具
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斗六十
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
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狀形起挺唐
量八尺二分質貞魁梧峙然峯嶸之
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徑途四里幽梗盤阻不
易登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屐每
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
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明者故圖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五

永

寫象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
小曇欽藏素業為建碑于寺門之右
頴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
顯輝師為其保傅顯道素溫瞻有間
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辟
自然外崩顯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
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
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
而顯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
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
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荆州青溪山寺
四十餘僧喜為沙弥親所供奉晝則
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山居無炬燃
炷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
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
法華為宗常假食息中閒誦誦一
卷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繞有愔
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曰追
入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為
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
利帝望所珍崇以寶臺處之上室瓊
寶益目非德不知大眾以喜行解潛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三十六

永

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
護喜迷網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顯
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
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遠寺塔行
坐二儀指窮本願數滿八百精厲晨
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
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退而觀
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迷教
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
無論客舊皆周給瞻問親為將療至
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味之然則患疾
之苦世而同輕而喜都無汙賤情倍
欣懌以為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
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
外來問疾並為病者陳苦有問其故
喜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
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津
梁夙奉微風嘉其和度口而居之時
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
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絀乏稟歸行務
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為銷釋並會
通官理暢顯神策為事難備紀傳者嘗
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

超居眾伍驪山南阜鄉號盧陵即九
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
骨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
宅之乃有終焉之志薦勵子弟誘導
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
夜涉其半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
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
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及至
尋顧不知所由其居處降靈皆此類
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
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
門人無常至矣勿事踴擾當嘿然靜
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
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
聞林北有音樂車振之聲因以告之
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
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
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
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
素之日歷巡山嶮行見一處幽隱可
為栖骸之所命弟子亦之及其終後
寺僧屬其儀良端時不忍行之鑿鑿山
為窟將欲藏遷尔夕暴雪忽零有錄

一尺周迴二里敞於山路遂開行送
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
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
荒運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
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宗國公親往觀
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尔後恆無損壞
迷舉其納衣方見為物所蔽頭項已
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所
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
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
行成明日光聲采加以敬慎戒約聞
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
美必虛齋而過時望懺洗清心布薩
安邱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廉誠其
恒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習經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承

大唐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書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拓傳道成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道撫

唐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慧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閬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
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
夙成殆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
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
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三卷

秋二

親承歲積矣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
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
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誦才
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微恒理而況斯
聲迹搗謾歲用幽贊之功諒擬前條
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
接成務故道崩漳河咸蒙惠澤後自
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
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
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
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眾受菩
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眾
圖遠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及見天
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
於眾曰梵率陀天樂音下迎昂曰天
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
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觀天
樂上騰湏臾速減便見西方香花伎
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
舉眾皆見昂曰大眾好住今西方靈
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
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
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三卷

承二上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檢
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
會靈章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
應哉于斯時也遐邇嗟詠氣結成陰
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觀相迹悲度
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
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
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
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
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
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朗照堂宇大眾觀瑞依所從來昂
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
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
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
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
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義允恆望
情加以明解經論每升元席文義引
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
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
涯難揜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熾
棹即屏絕章疏更修定業步畧守心
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三卷

承

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
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
塵者衆焉
釋道括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穎川
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
揖具戒已後正奉行門又徙魏郡希
律師稟承四分帝亦指南一時時衡
五眾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竺宗
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
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
嘉招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
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間京邑道
感乃步徙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
遷有知人之譽敬備師礼從受攝論
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
聲教遂厥師人世潛于終南之路谷
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關使人遂
虛腹累宵飲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
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斲下山忽逢
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括以雖對
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
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資
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括素

有道聲延往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盤厓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擇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評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九年正月也塋于京之西郊長城故人慕仰聲範遂發冢迎柩還歸盤厓行道設齋以從大塋取其餘燼為起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拈過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開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庶務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解讓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初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咸績京師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誠往聽之便悟宏範略其詮致乃授裕焉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滌暢開結乃更備講肆備聞異部偏行大禁故以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貽形俗壞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再弘佛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縣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紫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禁形解雄邃稱病設方諸有資飲或欲至澤札供日隆投告填委以隋末凌亂人百從軍預踐兵飢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與坐禪念誦僧左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榮定其功矣嘗往韓州鄉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

擇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遣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僉從之咸譽蒲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捻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怖停其事當夕恠默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且陳悔方從榮法斯德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鎔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佳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請榮於刑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為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寂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擇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

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
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
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
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上生
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
死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
累耳宗曰何必至此答曰吾縱不死
亦是無用自佛法無興已未未省一
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
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
寺春秋八十有五族殯于野外後門
徒出其遺骨塋于寺南建塔表之自
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瑋偉
過於八尺詞吐溫醇風格道遠年登
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
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問
其監膳必有事滌親看翻穢並使食
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觀名德罕聞斯
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
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
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
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
衣說淨終形立指然後羯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非依大乘仍令心用理
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
自從訓勅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
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
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云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
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清附緇門初
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
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授僧出家後
以田疇無乖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
法也自願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
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遠周滅法且
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
昏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
經于五年猶事沙弥未敢受具慶榮
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受初受法未
曉清規速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
至為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
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
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
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
散幽旨並為所未聞而曾聽所憶猶

謂不足展轉周聽博遍東川苦詣尋
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
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
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擾下坐處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場法更增且
道貴虛通而今耽著弥固此不可也
即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
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
乘諸无得觀離念唯識弥所開宗每
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
習而弊食晨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
山山振罕繼便試以却粒之法孤放
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
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
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
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
後聞秦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
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
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
論道琳初通評問共議准識等理未
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余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陳情深理定每就諮款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獲義寧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為舟為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括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彥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竟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括云山高谷深由來自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高不括悟此一言致詞數伏由是秀穎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聞欲遍遊閭浮脩禪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駭賊交侵中

國背叛途路梗阻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慈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雍開唐運開弘自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勵以念慧每事微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律師道王開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奇倫任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札頻繁國子祭酒蕭瑀工部尚書張亮啓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指為弟子倫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徒侶義學要政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華稱寂乃至沙彌淨人咸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咸名帝宇素與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意此生未食朱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

湛由來不亂曾病有問疾者答云以已之疾慙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趣故也便摠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勸無累令神即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慶通吟惟頂極熱近於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鮮軟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惟舌獨存垂取燒之逾更明淨斯即正言之力矣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无由欽仰百日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經四萬餘卷并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是發中天廣布檀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著名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獎於俗務迷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嫌於德者同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非諱監獄者深知情量取按無由事從慮過釋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四十八 承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簞
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不緣語
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淚莫
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美惡敬慎之
極夫又何加焉以行位難測登貳不
歷於身縱輒授者尋便走散斯負既
枉故所報類希焉嘗居山谷須粒有
待惠繁乃合守中九一劑可有斗許
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取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
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
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
一怨兩人往然其一中悔從琳受戒
歲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
心履後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
論告然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
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
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
一生所至伽藍搗謔自牧逮至名高
福重顯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雜問
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
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寔據道為務情
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為師錢自住弘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四十八 承

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閭閻
慰安撫隨事安承而度難公私憲章
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內實通流山林
望而有歸軌道立而垂則逮于歿後
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
至於叙接賓禮僧儀邑梓者莫高於
弘法矣又寺居古墟惟一佛堂僧眾
創停穴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
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殷積客主混
同去留隨意裕法師去以道通物物
由道感惠由道來還供道眾故僧實
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
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
九鄉黨所崇為州助教而情狀煩梗
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
歷聽經律相洽兩載觀講席誼曉惟
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八八
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詣寺以
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
秦州梁父觀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
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
后云背禪定依異下勅徵延乃旋京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四十八 承

邑于時名望威德八表一期各擅英
髦人程麟翼而斌夏第窳小聲稱弘
隆衣鉢之外更無箱篋客質清素挺
異恒倫縉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象
李清厲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
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
慈救為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
虫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
澁囊或施道俗惟急者方乃行之仍
復累屬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經
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為
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歆貞觀
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
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
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
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
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
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惟論
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
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怠故羯磨之
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
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
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偏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愛勒無因
朗齒迫期顛鍾鳴漏盡今古意絕生
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
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標其德其銘
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
我履我復一朝棄于山川滿目雲掩
重閣風驚大谷愛勒之道天倫在茲
艱憂暮齒見子無期鑒井通給記事
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王檢之南
嶧陽在北獲麟之野肅禮之國君有
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起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
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胤
智量過人精厲不群雅度標遠默世
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起更無兄
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
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姊
妻起聞之避斯塵淥乃進窺林野親
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依
儼初則合意為蹤終亦同掩私室異
行誓礼也惟置一牀起乃抽氈席地
令妻坐上躬自處林儼思加坐勤為
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礼謝辭以

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詠勸
誠逾玉質既確乎難拔親乃捐而放
之年二十有七授并州開化寺慧瓚
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
限歷試諸難志超繫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
時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贊親閱
驗其情守節度令受身自進戒品專
修行儀即往定州尋律藏括其精
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備圖乃
返故鄉依嚴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
干山拙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恪
定慧雙習四儀託於戒節二行遷於
法依學觀說說无感而肅致使聞風
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綱嚴明擁結
寺門不許僧出起聞之慨而上諫被
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
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
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還達并
部至隋季多難殺賊交橫民流溝壑
死者大半而起結徒勸聚餘糧不窮
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
勸無變介情銷業既臨進響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獲准式禪礼課時无
輒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
火乱舉自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儼
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起因隨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
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
太原四遠咸萃超推道在生靈教居
衆祀即率侶晉陽住擬定寺禪學數
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
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
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
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礼
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璉
宏深第中列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
用以居焉丞歷寒暑業新弥厲但為
貴遊誼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
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閑智信
智光等義解鈞玄妙崇心學同氣相
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拙志得矣
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手相
敦重而寺非幽阻餘以公途晦迹之
賓牢難承業乃徇物闡表意在度人
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聚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洞
持而抱腹者名持腹
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
室風雨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
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
躬親締搆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
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
業其誠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遷
疾便知不久誠累殷勤示以禍福以
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
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嘆真主齊慟
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
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剋勤攝
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禮佛五百禪
結四時身誠衆侶有虧殿罰而自
執熏爐隨唱屈礼未嘗置地及以虧
拜及坐禪衆也手相懲誠縱有昏睡
親行勵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
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
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
常刺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
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
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備資大齋
持而抱腹者名持腹
麥惟六石同置一釜日磨五十斗用供
常調從容至夏計費極多恠而檢覆
止磨而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
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
驗纔若墮者便蒙神警呈於呂衆鐘
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
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
見其儔謹慎威儀終始无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
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遊家諸惠
詰既親承其績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狀世出
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
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訖此經
部直拙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縛常
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
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
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
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帝
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
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帝於中臺
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

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
持而抱腹者名持腹
光彩昱耀乱人心目如是嘉聞數發
蕩神悅耳遂舉足極焉遍遊臺岳俗
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
單身孑影處以瓦窯形覆弊衣地布
草蓐食惟一受味不魚餘然此山寒
厲林生澗谷自外峯嶺坦然遐淨韻
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
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際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裘
至仁壽年內有瓊禪師者結集定學
皆負繩牀在鴈門川中蘭若為業韻
居山日久思展往懷聞風附道便從
瓊衆一沐清化載仰光嚴隨依善友
所謂金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
門延瓊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
歸林谷韻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
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
大同十善寺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濱
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
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弥三十其歲
者及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
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宅

空本業無毀以夜係畫攝心乖逸幽拙積久衣服故弊壘虱聚結曾不棄捐任其陳敗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饒土蚤既不屏除穢如血凝但自各責願以相酬情無恹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深自責日計業不應即盡當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暇起公乃兩道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于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為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為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各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嘗願寫法花塔須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生無何而至告太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恠其行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札贖目前不見及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取乃委于林下箱篋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眾侶難嗣其蹤每至吾年事口此

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礼佛嘗崇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妙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遥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隸公籍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職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錄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暹德威當鋒處宗誦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漠難追累日詳受簿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出家德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辟諸輪超遂周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博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往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般若默念中夜昏塞為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志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念財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踊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屢既森竦五号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即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誥大涅縣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瓊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微績瓊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弥積歲時承昔鸞師淨土諸業便甄蘭摧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靈鷲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新傳傳卷第二 第三十六 戒律

此威德曰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如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諳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指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警發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觀緯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者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緯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緯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并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男女等以袈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掃者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脩通誰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感發談述淨菩提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醴醢并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響其綬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藥子以為數法遺諸四眾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六 戒律

教其稱念屢呈禪瑞具叙行圖著淨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近及僧鷲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弥新傳者重其陶鑒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緯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為體儀貞充偉并部推焉顧瞬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未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銘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情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相緯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十六 戒律

賣還中路值於羣席皆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為食耶乃以匕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取蓋告曰知來食少輕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為山幽地濕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今問遠流靈祇叶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灌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戴之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擇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潘祀普令雩祭於時万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元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今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叩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晚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以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設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目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猶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懽泰遂以有年勅乃從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也但以京輦諠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茂勝寺山居條葉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並重禮遺相接云

釋慧融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而趣究而成章典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弥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徽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裁初問小乘基以大乘通之徽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二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於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履弊惡僅免遮暑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冬破納懸置梁上有閒題名就房參拜迎送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遠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具諸聞觀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庸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

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粮來送驚訝深山常燒熏陸沆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兒希世負蓮花蕨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為候初惟一泉後有三泉又出流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峯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即而覆述便往綿州往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詰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泉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如坐手尚執鐺判史劉德威慶而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都白馬寺後往止觀專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五

揚州安樂寺大華嚴院思歸無計隱
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
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
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
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掖
下挾舫曰師欲度江栖霞住者可即
上舫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舫曰救危
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
往達南岸舫及老人不知何在聽領
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
擔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
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
每以為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艱阻
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為未社人
別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振供給道
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
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
大師影像執爐過禮又往興皇墓所
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
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新河東乃泉人性戒肅成
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六

茶事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
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
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日介山即介子
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是也遂依
而結業廬以石巖汲以下隱積歲崇
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
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矜勞倦中宵
輒結晨行巖險見如潤濕以刃導之
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
其居重增擔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
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勒許之今之陷
泉寺是也公私慶慶請徹以為寺主
府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
依投門庭充閣及徐王部絳寺又屬
焉軒蓋未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奉
供殊隆俄復還山却崇前業性在慈
仁即濟成務而以羣鳥食於掌上宿
鴈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瘵忽
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取衣結加跣
坐願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戶惟
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
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
久而尋覓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七

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積
雪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赴割以心
喪禮也還靈山宮還依坐之府縣官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
花六出淨潔如雪如冰衣以承之不
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為
之易簀而衣服一無露汗乃就加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
負手之歌以為相好像設開合識之
尊嚴法慧聲光寔超生之津濟遂就
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
經兼叙言行引還本寺聚衆立之度
支尚書唐臨普佳万泉贊承俗務性
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供
養願惟德本便勒銘云
論曰經不去乎禪智相遵念慧發
神遊覺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
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
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味不殊莫非
諸集重輒故得報居告樂終是輪迴
諸界未日彼有起生且據亂靜二緣
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
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攝慮莫不倖乎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一 慧開通局

初定良以心殊靈妙慧開通局遂有
提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
束心學惟妙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
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
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
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
務童壽引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
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墨影道融
屬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江東
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
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渴言
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怙也逮
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
者搃集揚都按量深淺自為部類又
於鍾陽上下雙蓮定林使夫息心之
侶栖閑綠業于時佛化隆多遊辯
慧詞鋒而指波涌相凌至於微引蓋
無所算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立
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
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
時固絕係緒其次不倫方攝末法乃
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
叙曰原夫正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一 慧開通局

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
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
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
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係教修
學情投漸鈍會理巨階攝靜住持微
通性宜然於慧輝未甚修明相似道
流為象法也第三千年後末法初其乃
至万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
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
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
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魔耶
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
兩叙矛盾乖蹤就綠判教各有其致
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繞數攝持
皆就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
即目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
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云
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三千但遵戒
法前接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
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
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華
難成想新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一 慧開通局

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生神仙致
譏空林睡卧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
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委傳
風教同纏俗染輕儀迹即色明空
既之於心口體亂為靜固形之於
有以神用沒於詞令定相倚於層功
排小捨大獨違一家攝濟住持居然
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頌世已來
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
頓絕慮之弊乎所以託靜攝心群藉
皆傳其靈異慶宣攝慮今古未章其
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綱
周之閭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
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
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室降階展歸
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
剖開細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
靡歇而復委薛林野歸宴天門斯則
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耶屬有
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
乘壁觀功業卓高在世學流歸仰如

市然而誦語難窮屬精蓋少審其慕則遠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乖之二軌也稠懷念慶清範可崇摩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美難迷矣義當經遠陶治方可會期十住羅穀抑當其位徧淺之識隨情情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應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惑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逞慢程咸此則未開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真妄相迷幸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肯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瑠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難劍瑠亦願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成圖像第

供迺馳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失在對治宗師之取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記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未儀名德感志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難盡故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鐸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庭榮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越之捋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羣賊節操如鐵石志堅等雲霄倍彰後傳略為盡美又如慧瓊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威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為誼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宏隆固為時喪致近帝里沒齒亡歸須有志超即承瑠胤庄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類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无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觀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兼

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義觀而依學未曾思擇毫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采請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掛珠乱拍而稱禪數納衣乞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遠旋竭誠邪仰安形焉存曲計執以為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綬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闕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茶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銷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形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取寧斷齋齋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正經罕讀警聞一句即謂司南唱言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安善澄靜還緣心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

不停地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
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
禪宗未開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
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
之叟義指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
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賢真科不思
此言牙談名實孝夫定慧之務諒左
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
則離亂定學之切見感慧明之業若
雙輪之遠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
速振於清風稠實操於華望貽厥後
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錄豈
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終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 附見十二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鄒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三 道宣撰

齊鄒東大街寺釋曇隱傳四 道宣撰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揚都奉誠寺大律師釋智文傳六

隋大興國寺釋法顯傳七 道宣撰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隋荊州奉誠寺釋道成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宣撰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覺朗傳十二 道宣撰

唐始州香林寺釋慧主傳十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唐益州龍居寺釋慧旆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示討聲學論歸仰分員元末食乞自

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名命家語其折衷者數過二百自稱公後獨步京邑

中歲康寧頌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象運收憑覺意階漸治身戒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門如閉日夜行常懼跲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超律學之秀勅為都邑僧正與其弘肩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覽餘隙適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適集知事及於名解於平等殿勅起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以衆通道俗恐陷於僞目但略舉剛要宣示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引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骨悅至七年冬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流慰并令有司蓋鍾山開善寺募釋道禪交趾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三張

其剋已而重其為行仙州山寺舊多
虎害禪往居之此穴遂遠聞齊竟陵
王大開禪律威張講肆千里引駕同
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
傳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參勝集蓮奉
真詮乃以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
山雲居下寺聽振衆部偏以十誦知
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棲威振
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采都
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
衆不盈百薰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
踰宵景方尋顧步加復疎食弊衣華
元布口有齊芳美者便隨給貧病知
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舍屏迹
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為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
山寺春秋七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四張

情時談迄口至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為人訛辭既清靡理亦高華
時人号之聖沙弥也因獲利養受而
還施師為掌之尋用復盡佛臨曰此
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諸請教
誠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
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
美其遠度臨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
受大成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
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細邪見滅法
障道之尤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
四分未廣宜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
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
及年登冠髻學行略周嘗聞言不通
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
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
律初以唱高和索詞理精玄漸染津
派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
也義項廣周群部乃從辨公衆學經
論聽訖之美聲颺越都後入洛京搜
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悉為心
計之勞事項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五張

所聞雖以意量參不銷輝施以他日
密觀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
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
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為高明法師矣
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
會佛臨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
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露其席
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諦取捨由悟經
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
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
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和演導
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
清規衆師奉為宗範矣司徒高徽曹
儼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
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嘗遇允早衆
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
即流雲原隰民甘利之又介朱氏舉兵
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
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宅塞
以命直往語世隆曰君當行此稅國
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惑致
幽顯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
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將終

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及終相因斯乘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一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率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書衣存道財無盈尺之貯除便微指以報盡為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眾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引區於世則以道安為言初緇素草風廣位聲教則慧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無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為義節并稠唐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義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學士道宣草依師而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為宗所先成正極多流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

隅略雲所製以為七卷間以意會捷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開著所以是也並存云有緒嘉緒莫尋奇為悲哉時光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馮象光乃將入數中哀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言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末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暉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為先即坐盡虔傷聞其晚預足稽顙畢命歸依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為有本偏所長馳每有各勝道俗未資法華哀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无明昏心竟長竟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道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目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未竟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諍我如怨家

如受收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罵其言者世号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違境終忘者无勤勵故耳衰在光門位頭銀氣常供厨餘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蕩滌凝澀溫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寬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以熟無間陰晴此事常尔午後搭食送彼獄因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綱人廣眾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率光門釋曇隱姓史河內人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戒約誦習群經凡三十万言日夜通准以為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弥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為之造寺延住供給末還漳濱聞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礼恭異行臺侯

卷第三十一 第九張 承

景又於鄴東為造大行寺重引慶之
和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
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
魚物望同美氣調宏遠或擬連衡故
鄴中語曰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為
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弟子
財無尺貲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
鳥翼願旋身轉取辟象迴通律持律
時惟一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
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
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
氣獨架詞采嚴正預在論擊罕不克
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為沙門智
首開散詞義更張經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云

卷第三十一 第十張 承

斯張自余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
之世無與為繼使夫五衆指其風猷
七貴從其津濟環其有之矣常徒講
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
者夏未滿五皆余律肆可於都邑大
寺廣置聽場仍勅環摠知監檢明示
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
致虧功績環既蒙恩詔通誨四僧四
遠被徵万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詞
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
于斯時也京邑七閭行誦相誼國供
豐華學人元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
其有學成將還本邑環皆聚徒對問
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學更
新上聞天聰帝又下勅崇慰以環為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
許之而拙託不竟開門自檢非夫衆
集不妄經行慶乎齊會了無通預山
泉林竹見便忘反每上鍾阜諸寺值
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偃法
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
遊故苑環題樹為詩曰丹陵粉紫少
白水柔苗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人

續高麗傳卷第三十一 第十二張 承

歌春蹊度旅葛秋浦漫長涉蘆處自
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野望惆悵
將如何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水
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
煙慘高樹濃露凝輕羅澤葵猶帶井
池竹下侵荷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
歌環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
十有二初微疾將現便告衆曰生死
對法凡聖俱經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
分有冥功彼我齊修用為來習不介
與世沉浮未成通濟幸諸梵行同思
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訖端坐
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泣歎其神志
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為立百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
磨疏各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
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完籍

女也懷文之始夢觀梵僧把松枝而
授曰介後誕男與為麈尾及文生也
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
為師傳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戒足

分為五乘律檢開成七乘豈止通衡
生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
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眾解行高
物傳業之威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
大明梁公文初依韓學後歸彖下十
誦諸部因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
味凡官諸寺習勅讀文於光業寺首
開律藏陳郡殷均為之擢越故使相
趙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
地于閩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雅知
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真諦同止
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遠俗
信心於斯風草酒家毀其柝器漁者
焚其罾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
馭寓江海廓清講授門徒弥繁梁李
宣帝命旌剋有淮肥一戰不功千金
日宣轉輸運力遂情眾僧文深護正
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
文廢滅三寶君子為國必在礼義豈
宜以勝福田為肯下之役非止延敵
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
停寢余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眾
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總

道遠房無妻旬月是知學而有德
必有隣法位日昇眾望悅美大隋草
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
軍之後荆棘微生十靈六羣滋彰江表
文又宗法澄翦尋得無聲深可謂
少壯免白髮之效穉芳絕青田之歲
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
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行祇敬倍
常躬携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
數律題抑揚剖指有克壯之姿聽侶
千餘同不嘆服以開皇十九年二月二
十日還于住寺春秋九十有一即空
寺之南山東麓與辯律師墓相望自
文之據道也器宇對物風範肅人戒
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指章句詞省
義富眾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又
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背治惟
新舊莊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
心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等各
有焉若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
卷菩薩戒疏兩卷學門傳貴以為口
實僧居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
講者則實定慧時慧猷智昇慧覺等

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
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
及於東安寺講塵尾繞振兩峯俱落
深恠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乃曰斯告
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
矣志名解軍優大尉晉王家僧礼待
以仁壽之歲志為樹碑內慧日道場
釋法論為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
高上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
化遂達鄴都形廓白衣言揚緇服春
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
深通志梗因攝而剝落日賜幽與橫
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忘問道新奇後乃仰辭
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治舟還僧猷
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如
會異同當有齊之威律徒聽舉法正
一部各覽前驅雲公創叙網摸暉上
刪其纖芥法願霜情豁且孤映羣篇
挫拉言初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
眾皆杜詞故得立破眾家百有餘計
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彭亨罕

◇高麗大藏經◇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

卷第三

敝号之為律虎焉至於斷處事途多
從文相商度結正僉義攸歸迺下勅
曰為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
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經
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
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
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
範所製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
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
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
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
導學徒達於願塔致訖而返春秋至
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
指摘示諸測隱時又有沙門道龔資
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窳優成進初
心引持獨秀為時歎美而素尚兢肅
道若文宗纔有違忤即不參雜故說
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無正制号
為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重張乃出
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
也太為剋峭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
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

卷第三

未登學志慕情遠依隨和上類律師
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
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无
遺妙尚冲虛魚崇經務時屬周初佛
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
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
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
經了意最為第一藏之本師素鍾
華望為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
官相府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結深累札護崇敦
光便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
國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依憑乃擇
京都中舍路均近遠於蓮善坊天衢
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
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
奇密崇封送王人繼至按轡相趨又
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
語而退時教綱初張名德雲擁皆陳
聲望其與爭雄宮闈嚴衛未往難阻
帝幸須見頻聞朝謁乃勅諸門不須
安籍任藏往返及殿內禁與帝等倫
坐必同榻行必同輦經綸國務雅會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

卷第三

天監有時住宿即逆寢殿賜之費
蓋無算矣開皇四年開輔亮早帝引
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通聖化
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
是俗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有樂
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
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為
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不
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
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經正有聲開
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
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
祖誕齊招遠將軍求嘉大守父僉梁
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求
嘉崇玄寺事或法師為弟子儀良瓊
美奇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
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拓遊京華受
業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纔
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選數論毗
曇洛神便悟無繁工倍聞一知十是
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
律菩薩成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

四十遍又講觀音一日三遍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花增暉旦曜折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慧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焰利益弘多咸蔬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度懺三餘暇日獻覽文史欲令知無不為也然其性用安庠威儀合度天人摸指罕有其儔軟語變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演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還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惟稱念佛肢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空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坐寺僧慧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落僧伴而貞心苦節寒暑不虧尋師訪道夷嶮無變遇周齊凌亂遠涉江阜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宏止至於弘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遊適故戒定兩藏慧華月

律學門再啟達近斯赴晚貫藉延興時當草創土木凡石工匠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為无非擅實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源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歇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刑殘自餘締構馬難復叙而繁已自勵罕附斯倫每欲開經必與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常淨舉經對目辟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嘗燥漱涕唾反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嘆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名靈神何期候也遂誠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去以殘身遭諸禽獸億苦少福冀減餘殃忽以大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擇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驚及受具後專學

律部心生重訪內自惟曰出家基趾其存戒乎住持方載被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許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闡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參聽並扣其關戶爰然大明承勅下暉公感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還因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感集異學充堂遵乃東暉製疏捧入堂中日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坐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眾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考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晝開浹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達望風堂盈千計時為榮大也唐主既啟教門言承付屬五眾有欲憲綱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舉榮授為斷事沙門時

◇高麗大藏經◇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

承

青齊諸衆連誦經久乃徹天聽元由
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
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時
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
而非類不交惟道同轍名偏大德見
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賓造
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巖中及宣政
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
毛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
下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
特蒙勞引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
供養十一年中又勅與天竺僧共譯
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為講律衆主
於崇教寺聚徒成業先是閔內素奉
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
人聽全稀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遂欲
廣流法味理任權機乃且剖法華晚
揚法正來為開經說為通律屢停爰
澳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已迄
至于今僧祇絕唱導為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預
昇法位罕有昏蒙開悟之勸寔難嗣
焉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五

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
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虔悅
仁壽四年下詔曰朕恆受聖命撫育
生民遵奉聖教重興象法而如來大
慈覆護群品咸見舍利開導含生朕
已分布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
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
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
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寤
愚迷宜集諸寺三經詳共推擇錄以
奏聞當與一切蒼生同斯福業遵可
搜舉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勅三
十餘州一時同送導又蒙使於博州起
塔初至州西有白鵝數十頭當於攀
上旋遠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
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
如車軸住于基上邊有烏巢樹上及
地之洞明衆鳥驚散又而銀花委地
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夜降
神仙八十四人持華遶塔去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于餘年及求禮拜
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
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一 第三十五

承

見梵僧對衆讀經有一十四字皆是
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
時感黑蜂無數銜香遶塔氣蔚且熏
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
數百丈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
彩蓮花廟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
左轉者於是摠集而觀歎未曾有屬
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
皆止導於京邑咸開律儀名駭昔人
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
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
弼諸僧衆至光微績以大業四年五
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
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測等並以律
學著名洪援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
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五程弘量故
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傳洪講
席觀其風略採為軌躅勝博涉有切
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
身今未廣故聽徒簡略制學承導統
化被中山經緯正象有聲幽真年代
非遠並不測其終
擇覽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

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鑒瓶分為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擾佛堂又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巨鰐手曲訖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驕風等象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耀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諠朗具表聞廣如剎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向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譴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鐸律師本住靜法末厭煩梗南極太和幽居養志不塵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聞士也及終沒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

月光照逾明釋慧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為戒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承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問十閼無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黑皆往詰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為州內律主受菩薩戒既介約束以佛為師尚不訖天况礼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徙彼至今方將感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惟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暇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微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准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礼佛誦經似如聽者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猢猻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

為日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佐此言尋余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号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為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獸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職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獸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笑一元所佐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夢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絁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曰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在尋余午時主便無疾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 承 露
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蹇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療立文旨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素頗獲其宗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情流采嗣接英華初佳勝光末居禪定國供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未未能清滌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位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敬皆留子資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膳光厲業彌峻園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澣具達送方還寺有草物堪為僧用者必拾搗鳩聚身送厨帳其難行紛綸誠難倫舉以武德末年遽疾將漸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慧滿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八張 承 露
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未

陰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頗以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介所陳殿宇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肅然毛動及後百日嘗有老婢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離斯亦嚴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極其風威有涉鄙怯者皆懷而悛正矣自保之振道卓秀乃出羣一食充軀雖經病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俗器不觀音樂五兵六法皆不身經理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無諸必瓶鉢自隨肅然成履無累於教慶衆而食曾無盈長殘水餘臍並以餅拭而飲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嘗遇重病每食有餘一兩匕者俾貯多日可得非許親者溫養命澤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棄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宜筆書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瘧寒則水淋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九張 承 露
熱則火炙渴則急盥寒其口痢則絕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說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吊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賁碩德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劬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取屠兒食此淨銅何得敬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恆為人覓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說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耶得不畏人曰以恆公替力可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支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諠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

軌迹不通延出辟疾意欲登劍閣
廓清井絡與誦書令歸國化使略
荅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
環一言三復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質

道戒行多關化術無方宅身荒谷
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郁
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墳瘞壑不謂

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
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辟而
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

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指紳
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
干戈而伏道昔長鄉返蜀徒擅清

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
族未給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
綢繆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

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參迎秀
得書示軍衆先作礼曰人物爭歸
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

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貳都監奉

勅周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亮

明律下正傳九附見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進傳二

唐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滿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唐蘇州通玄寺釋慧旻傳九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
昇先生之後也家世丘園素居物表隨
官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風標

雄傑驍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
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
驤心學翹望即桐公之神足也以首

歲居學維且略禁糾權示五門擁其
三業而神禁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
教戒為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

理相符敢遠先誥所以每值律徒潛

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

衆分驍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諱

世復入道門名為法施住於官寺深

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擔

願奉而承則然尼衆在道染附情深

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

履正栖心威服尼流聲高魏土自玄

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

鍾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

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使內惟

正檢外評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

旻察其儀軌默而識之知其風骨堅
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
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論道器乃同
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
計時過三載方遂素懷二十有二方
京大戒雖從師授而得否未知乃於古
佛塔前請祈願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介旦夕諮
訪擬出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
備及尋律部多會其文明若風知更
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者皆汰澹相
融冥適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侶七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張 示

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迥拔及玄思勵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颺遺緒者莫尚於首吳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振雄伯範超倫等親管緇屬預在下道時共美之重增榮觀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既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覽篇章便更博觀新解潤以前聞有識悟其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蒙衆數千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歲衆經四年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疎條會其前失自律部東開六百許年傳度歸成多迷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相襲緩急任其去取輕重手而裁斷首乃銜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崇映天網遐張垂敝殊文純疎異術羣律見翔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四張 示

四百餘卷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立本疎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方駕於唐備七衆周睇於貞觀者昔之力矣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開四分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蔑如也首乃揣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義亘通古而未弘頑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探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演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窮曰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隨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華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及引寔由匡弼之功而復每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為停講坐或有植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懃草大業之始又留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提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弘道削頤以道稱帝里化移開表舊土周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五張 示

曹流神靡依乃抽撒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鑒以珠寶飾以丹青為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逐處翻傳其有裁涉律宗皆詔而取正至于八年以上以聖善早長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因極之情未展奉為太穆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迓百辟上聞召為弘福上座即提綱任操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聽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開講指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為知命以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平于所往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宣事所須務令周備自

隋至唐僧元國整創開撥指時共重之
僅射房玄齡唐事杜正倫并諸公卿
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
辦方具時惟炎夏而是不商與衆共
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覽引素
幢充諸街衙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
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
栢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學共三高
碑勒于弘福寺門許謚宗為文初律
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舉通古罕
例自講士文竟教習昔傳雖勤羣宗
多爭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悟
天乘數百年來取宗始定兼勤於聽
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慈艾每
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文飾蓋
發堂中預在聽徒令掌跪坐一衆兢
竦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誠期每
講出罪濯諸流累故持律之士多往
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絕余嘗嘆
末座向經十載具觀感化不覺謂之
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開表具
觀異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
世行相自崩送望當時有逾天岸焉

呼可悲之深矣
釋慧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
時即怯嚙欲幸腥俗不眇然不顧識
者以為兒之所致同身于矣及年七
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
飲其信仰也遂放依佛法師而出家
焉孝謹天然因由師訓隨從奉新初
元永越每從帝遊履諸寺一無敢出
離便於禁所卧床下席地而伏斯例
非一聽崇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
望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於仁
壽年中從帝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
後專精律儀聽遵律師講凡二十遍
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堅
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數律相時以其
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豐
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璉善能御敵乃
總集諸人畜養在昆池一莊多設
戰樓用以防擬璉獨踰今莫敢當鋒
時司竹軍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殲無
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在誅蕩璉登樓
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取束弓刀反
縛奴僕大設饋饌廣開倉庫身先入

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
見威設相與開顏各執璉手健道人
也飽敢而旋惟取牛十頭擬勞軍士
牽至中道璉復從乞以衛前願皆用
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
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
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
可或莊嚴彩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
服翫或馳策人物衆薦四百通用推
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衆急
慙者聞璉說戒皆來坐聽璉耳峻坐
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
普光經理僧倫大小清粹以八年冬
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
門滿德善智真懿並道者同進學
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和暢智
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
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
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
于相馬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
無齒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法初歸靈裕法師即度為弟子風素
翺郁威客都雅言議博達伏尚玄奧
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韓律師諮學
四分指撝刑網有歷年所振績微猷
譽騰時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
恒州荆公聽集大義乃周兩載統略
支葉窮討根源當即傳引所聞開講
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隣衆
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
誦而盛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鄆中
適緣開導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
聽徒擁戢諮逮無因唐運初基法門
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清訓預
展法筵請礪在縣數引相續綿綿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
契昇堂行教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
訪莫歸若不流于文記是則通心無
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聞旁評經論
為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被見
重世猷讚聲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
承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
九年十月卒于故鄆日光住寺春秋
六十有七前後講律四十餘遍製四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懺儀輕重
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道
燦律學所崇業駕於礪為時所重矣
擇玄琬俗姓楊弘農華州人也遠祖
因徙今居華州之新豐焉青襟悟道
履操冲明志在學年方遊法苑事沙
門曇延法師延震嶺宏標遺教法主
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琬
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
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冕逮性豁汰
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數演使於後進
樂推前英歎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
體据擬新異妙寫幽微又欲欽佩准
識包舉理性於墨選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眾錄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
伽勝義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
叢新開環循詳討其際搜會撮其玄
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略
剖於終操樹剎開於始永惟延師存
日頌造大六擇迦經略未圓奄便物
故捨志營復克遂先摸於仁壽二年
提洽有緣便事鍾鐺寺乃京阜衝要
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當時空色清明日流輝上天雨花
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條庶
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摸之
後雅相逾圓即為開輔棟梁金像之
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
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
造經四藏僉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
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最
追惟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講
設齋通召四眾供舍悲敬辦羅七物
普及僧儔又常慨運匪象未有虧歸
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
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
五佛及千轉神咒潔齋行道使彼毀
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
無疑並傳嗣于今在持不絕從此而
求可謂護法善薩也而重法尊行晨
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捐對欣振
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
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
以琬成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為
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
以下師禮崇焉有今造普光寺召而

居之供事豐華唐會經又判勅延入為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料揀問德禁中投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觀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現以二官所寄惟谷其誠祗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秩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饒勤正則其有詞言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實無益於疑偽迷悟有分於本末經領貞明自現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現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近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為世範繼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文猷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為歷劫師資大

將軍薛萬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緣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勅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亡疲終終日因之草勵修習者計非恒唯故京輔士庶結踵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至願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毛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切冥被孰能致乎現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聲無不宜但現夙蒙沈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戴感願恩隆同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教也二戒煞者引儒礼无故不煞牛羊者甘重其生去其濫送也又言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煞之漸也故佛經有慈悲之喻誠之煞打諸事也現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

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怒自今以往請少煞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煞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各冥造如其有煞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別春季斷肉停煞慈彼舍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節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玄琬道德疎微曲蒙顧盼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俯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鸞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弥天鄰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論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傳

請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戒

引道亦未足歸要津擬儀高論但行慈減然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織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期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今之行化及此類九を下詔斷然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仁育慈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遽疾和歸後世又致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凌遲无不假細素以任持設內外而為護遂得法雲無潤慧日重輝光叶万乘紹隆千載竊尋任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欲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達塵勞馳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具納莠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

請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戒

琬承當傳法庶無匪教之愆言狀者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感仰謹奉經以聞又遣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庵施諸衆生餘敬依古焚香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憫天子下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墳所須事由天府春宮懿威卿相重目並捨金貝崇嘉贈贈營助退福暨于百日持進蕭瑀太府蕭瑀宗正李百藥啓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礼後旋墳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万前復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與素光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為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送還百介時雲高風靜水淨油香七眾弥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閣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其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像存焉東宮洗馬蘭陵蕭

請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戒

鈞制銘宗正卿李伯樂製碑立于塔所時為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或德之初時經訓夷粒食勇貴客僧無訛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貨贖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年澆漓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問於帝京者寔資成贊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寶由琬之萬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懔然故圖象厥相猶令人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常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機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為宗又不希人世依開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歆歛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謹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宗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為縣人焉弃業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為書生聰悟敏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二 第一分

達喜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者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進學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宗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為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朗河東持律之寂承蕭道聲藉甚不遠從之朗雖年齒隆蕭而早身礼事並深相悅服道合欣然淹留旅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之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頌向黃頽山依巖更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留置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為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魚匪罪便振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彦素與同旋留連累載屬隋煬歷法令滋彰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二 第一分

藏匿嚴科殊為苛刻蕭以許身為道隨務東西名貫又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絕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彰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後安靜詠崇法會蒲陰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為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為如此也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乖無功遂設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擇手有請蕭為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安可講手時以為真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二 第一分

便蒙剎賊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為仙法師弟子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遁俗洽聞故父親付焉後携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威儀學門推損思擇理味以達曙為恒而勤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五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詰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速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微正時共重其詳審訪其成進也遊諸四方不拘世界貞觀三年嘗於郿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為火燒風焰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撲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焚斯戒德之威顯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任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并導僧徒至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居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在堂慶度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

結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張

連告大德顯行擯罰又退取道像入
太系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
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
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
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寺
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居慧尚者
僥倖一時官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
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
即取僧寺為居所住事違正勅莫敢
致詞滿遂構集京室三經大德等二
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
有居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
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
令既行是非自顯慧尚不勝其責連
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
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議滿
日殿下住持正法慈滿據法情理今
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摸一亂損本治
罪罪仍未悛據此而詳未敢聞官便
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摧便
同解擯滿聞之嘆曰余伴既少難可
重治且不同解示知垂相耳尚後謝

結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張

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
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
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
舉朝目瞠不敢通表乃至闕首重勅
方迴常安和濟集佳講說成匠晚秀
有鄰聲采又願生安養浴僧為業勅
安公之芳緒也梵梵惻惻兢兢自厲
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疾知
當後世勅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緝
牀自加其膝占諸寺衆人各執別氣
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對初無昏
昧暖氣至口奄余而終春秋五十有
四焚于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惟
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
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昂為
之銘頌見于別集製四分律疏二十
卷壽四十餘歲

結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張

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書然重問持犯
又閱諺悟承鄴下諸律徒侶僅三欣
喜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合因即
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
具贍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
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
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
年余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
採經論用裨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
宗百二十遍并覆尋讀強三百遍自
有同塵專志果功罕儔其疋隋文末
厝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匹難齊梵陰
而嫉之進日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
加繩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
諍行者惟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
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謝撫
棄公名揭模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
不滯於去留也為緣故耳因遊聽諸
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都常
山廬門隨逐揮蹤無遠必屆沙門慧
環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師宗傳及
瓊入關遂往葦山訪蹤巢許巖名便
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

十餘載言行成範。繼素尋焉。舊本由阻由之宣泰。故其法爲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終於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道瓚者。善宗四分心。明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步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滉。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率儀節。雖衣服頽陟。而藥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猶正年八十餘矣。釋道亮。姓趙氏。趙州藁城人。十五歲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出家。焉備博達。洽聞。雨何攝德。偏弘太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坐。至於八十。層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奏。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飛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利自課。卷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就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覓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咸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念定爲務。旁慕律

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余專攻四分。無忘日少。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貢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拊。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龍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勸爲端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錄移世。續貞觀之始。出至本州。藥城。倫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爲建律。建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介後頻開律所。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出自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見慶義興。當途御法。有學士道胃者。生自上黨。僧貫太原。聽師有功。偏能持志。披覽。章疏。即就敷揚。今住京寺。時時揚化。釋慧旻。字玄素。河東人。志用方直。操行不群。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

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冥。命覆幽宗者。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輦。咸陳嘉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部。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宣事。云畢。東入會。誓至剎。礼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吊既絕。談說斯土。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元擾。獸群不亂。蘇州總管聞。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觀。而懷志拙隱。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惟下濕。蚊蟻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廣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七 示

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
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免一獻
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凌惱至於
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業績未可
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
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判史江
王因國慶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
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回讓諸德
不授不納時退山泉道遥自觀凡講
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著古律
舊疏有漏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
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居
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卷
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
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
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恠
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
寄世本若行雲無染法各念無常
早求自度言事殞墓律有恒儀理詰
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哉
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試為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
澄二死翦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八 示

諸有流雖復教累增繁起惟三業隨
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
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
明殂或三法相假義刑聖量是故論
亡戒如捉賊定是縛賊慧如煞賊賊
謂煩惑不可平除功由漸降故立斯
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
察了見使經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
其本也則淨戒為功舉其治也則正
慧為德經義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
乘方駕於戒道衆聖有隨於行衢乘
福祐於四生廣結隆於萬載非夫戒
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
山集法時遵厚味道披淨源雖復設
教不倫示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
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
集之場五部十八派宗百載之後脩
列前傳部執等陳自律藏久分初通
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取廣弘
持定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
遠讚擊成宗介後瓊穎分馳而命路
祐瓊波騰於釋門登一江淮無二奉
矣而恨受遺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九 示

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
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城
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
此方學侶音絕維持逮及覆聰方開
學肆有宋文世孫沙塞部五分一本
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華文
極鋪要深可引通郢匠輟介咏味無
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頽剖
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
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素久
傳無人翻度惟出戒本在世派通等
衆餘宗更無異轍世諱妄習偏倚愚
兼婆產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
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
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
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
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
西域聖賢續述行事其中聚類自分
區別錄叙難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
已沉法派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
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披
真契威容凡愚妄習親相和善故律
緣謝斯致罕乖試詳講導開土持奉

明人見想紛馳乎程神略部別廢立
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為開舉何以
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
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
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
分今則隨學陳相不相先摸抑斷是
投交情斯說可謂師資訓缺教授無
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乎僻斯之粹
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
頌聲派鄭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
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
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号法
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
而禁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緒跡六
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
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
用專務拙德不暇旁求魏末齊初慧
光宅世宗匠跌師表弘理再造文
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閱坐
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
表通号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

律軌儀大聖微猷具焉而以世美斯
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願三
宗律師踊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則命
初作疏九卷披時流演門人倫高東
夏暉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蹟
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
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嚴毅切相法
衆推焉世談首尾信探夙骨汾陽法
願明視兩家更開義允刺衣抄疏不
惑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
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
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誕
等或固治鄭魏或開壇煥趙或導達
同泰或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
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導開
葉閑中藏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切可
高子時世尚僧祇而能開行四分登
座引決其徒如流剏剏每臨衡箭而
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
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
斯講授宗係盛廣探索許深時屬雲
雷按統傳化學門逐被製述全布豈
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軌雖欲屠筆無

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照致
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
第無越魏都制疏乃行其緒誠少餘
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後化行難
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
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法命則則命
全今不欲不弘正法斯藏又可悲之
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
宗中情經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
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
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
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乎說精理開
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
宗惟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
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
實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
敢居心是以文去吾尚不以衆僧付
於身子況餘人手故所制重輕皆遵
成教繼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
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成為大師
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
虛也哉昔鵲樹已前持律者衆其中
高者牛王寂初往葉未夷徙居天室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二 永

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眾憲章隨犯科要多因而結至於持犯逆塞微墨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措摸後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介前法界同号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網初啓隨得宗之奉可恆也西晉務法稍漸經猷中原重亂干戈竟接雒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眾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尤熹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漢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弥天恢張儀範僧眾常則皆約戒科兵飢交賀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教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奈耶律初是安通文相疎略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瞻願翼咸習門風泰晉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 永

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經目乎舉清徒故有嶺巖栖霞弘明淨地秦川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厲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憂即其事也若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紐當時無得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綱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為小乘毀淨戒者重為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焉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拉如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淙經領恥已不逮於清遠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胃陵轡聲聞廣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穿取解則曲媚於門侶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微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聽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也時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處何況諸達理教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

續高僧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 張水

下眾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傳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在離著豈惟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各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僧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為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扣相善住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綴容師授尊摸鼓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攫戒奉以為師行絕經猷委成填諸滯壑專志在於奉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引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為迷一也若能閑鍵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滌斯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

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累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列為存道行凡學止在聲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詰陵犯色聲邪說富於屑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抹鉢為鈍丁号持稅為堅子半月說戒惟列嚴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贊侮弄尊儀斜肘經律故使依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圓為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惟是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志何賢當斯目也慧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深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未凡票素疎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例不如常飲渾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凝遲不學無知隨念文集所以每譏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

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鑿鑿牽材未思物命燎原既隱豈避生靈惟恐福華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為福行罪切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各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眾廢法易涂妙理難引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定當如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泳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稷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元坐引眾開揚憐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之清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思和瞻魚脫雲漢霄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糾疎高名約同稗稱知法世寬誰辯黃龍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度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刑曹無再覆傳而不習孔門而輕習而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礼而存俗

傲誦易而忽陰陽易哉斯言今終宜始但以時連像季法就澆漓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教指誦文指紙籤行題報記掌有別依迷闕則絕言縱有異微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湯行章句飲杏湯者為清齋畜錢寶者為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未必如周斯皆強於鈔刃易取思齊其迷四也若能廣尋學典備閱行藏把酌四印昭融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隱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仰眾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犯定慧之學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銷能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列域心宰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介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試叙微有歲銘將用體鎔如泳且復昭章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承

大盧明寺沙門釋遠鑒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寂傳一

齊遼沙門釋曇顯傳二

周終南山避世峯釋靜謁傳三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四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勳傳五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食寢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傳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匪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聖塵資有繁內眾賦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發論多以戒禁為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乃長六十軍居坐端深佐其異既无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異倫大德衣服正帔朝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勤其年齒相狀人數多少恰滿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幽靈返降竹林群隱明非妄承寂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寂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葉无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礼之号为東土菩薩嘗讀寂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礼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託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道館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寂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年為守歲吏敬王九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閣令尹喜西入化胡納斯明矣寂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九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无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寂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迦元文志何耶寂曰孔氏三僞卜經佛之文言出在中僞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引遠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尤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官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叔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大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挑吏部尚書邢藥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目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寂學優程舉繼平

魏史藉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
儒朝士降階設新接足歸依佛法中
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擇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鄴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
涉其塵皆通語了義隱文自餘長唱
散說便捨而然餘講及後解至密理
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觀其
儀服猥監名相非絮煩復輕削故初
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
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散之調或因
貳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法器
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
太子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
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
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殺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標期
與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
門與道士對校道術令時道士口說
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采擷
堅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閭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
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街道術唱言
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
可見帝命上統令與靜捕試上曰方
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世也雖然天
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軍下座僧對
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酣酣盛扶舉登
座因立而笑眾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
一之與二者深有致矣即於座上翹
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笑卿可現二各
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
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
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
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
號為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為外外則
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庶人矣靜與其眾緘口無言文宣
屢座目驗咸否其徒今日皆捨邪從
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潔剎故
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今其投身飛逝委尸于地偽妄
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
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
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趨慕是味
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隔上異
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
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
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
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
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
川此輩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
恥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
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駭足
異世同駕以貞取人失之自古則徒
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
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榮陽人也夙標俗譽
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
甫為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
賞異之謂與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
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目具哉審
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諸弟

新加坡佛光寺主 第七卷

烈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謹持明練時所戴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微重幽更習先解便和盤述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玉陟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即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頓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軍為授心所崇餘則旁綴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績殊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寐寔忘返不思懲艾乎自余誓而斷之惟以釋道東駕並求前聞恕涉邪律悔於晚學又入白虎山逃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擇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詣求道情狂欣所聞見秘度開塞載離寒暑既至謂陰未及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

新加坡佛光寺主 第八卷

大鼓徒揚訪訪無指乃磨形倫仁陶甄舊解蕪沒逕道和我者希掩抑十年遠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附即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往立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惟一繩牀廓無庵屋靈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羈徒誘示至理令其致供口就取之難屬臆續橫流對泣而無厭患由是思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贊為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侍立忽降虎來前拈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乃使挑汲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指泉是也藹立身嚴恪遠解超倫援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和弘利其說法之規導而乃殫必令學侶祖立合掌愿鄭重經肝方遂乃勅取經牀周繞安設致敬生訖訖餘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世謹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法生不值佛世堪聞遠教心無信奉

新加坡佛光寺主 第九卷

恒懷怏怏終湏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惟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緣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湏住不辭具儀者離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賴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為藹見初不可止三日已後方召責去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此自養名為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号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紜由生詒藹取史讓謝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礼各鳴一足蹏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康世攝導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余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謫詐月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帝精

悟朗鑒內烈外溫。日僧入內七宵。札
憾欲親觀。僭犯異申。殿黜時既。密知
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
讚明。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
事訖。設會公陳。太意有猛。法師者氣
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願激。切眾恐禍。
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竊聞之嘆。
曰。朱紫雜糅。狂狷交侵。至矣。可使五
眾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資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
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祖醢於盜
跖耳。征詣閣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
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施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
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
不諳。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
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億近自
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
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
納諫。又不見遣。謁又進曰。釋李邪正
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
必情無私。隱誣渭湏。分請素油。鎮殿

進取兩宗人法俱棄之不害者立可
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
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
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禮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謁知大法必滅。不
勝其虛。乃勢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
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嚴附險。使
逃匿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
遂破前代。開東西數百年。孝官私佛
法。掃地並盡。融剎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
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弊無數。
薄錄入官。登即賞費。分散蕩盡。初於
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開中。其禍既畢。
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汪氏。
部於所治府。與諸君。仿佯天竺。忽見
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
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困許漸漸微沒。
自餘數段。小復伍下。其色黃白。卷舒
空際。類幡無所。亦曰天清氣靜。纖塵
不動。但增炎熾。而已。因往冬官府道
經園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轉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
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
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
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絨篋。箇屬
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
綢叙。之日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
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
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隼卷飄。
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
不居其果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輿。更
張琴瑟。親臨九服。躬勅八荒。知三寶
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
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
尼。隱軼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
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
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
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覓見之
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謁居山
幽隱。退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
道觀。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經。
無力賦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
事捨身故。先相告眾。初不許慕徒。聞

續高麗僧錄卷第二十三

法便開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真藏諸巖洞歷後代之再興耳自謫入法行大慈門繒繡皮革一無踐服惟履毳布終于報盡後狀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謁加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肋肉手足頭面剛折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傷餘體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渠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俯諸崖隙乃見講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續高麗僧錄卷第二十三

以筆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喜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說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無益之身 惡煩人功 解形窮石散體嚴松 天人修羅 山神樹神有求道者 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見我骸骨 煩惱大和 皆為覆役願令衆生 聞我捨命 天耳成就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 憶念我時具足念力 多聞持持 此報一罷四大賊零 泉林逕絕 巖室元聲普施禽獸 乃至蜚蟲 食肉飲血善根自足 願我未來 速成善逝身心自在 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座下屎糞 九孔常流 如漏隄塘此身可惡 不可瞻觀 薄皮裹血施行塗汚 此身是穢 猶如死狗六六合成 不從花有 觀此臭身無常所因 進退無免 會遭蟻蝶此身難保 有命必輸 孤狼所噬終成蛆蛆 天人男女 好醜貴賤

續高麗僧錄卷第二十三

死火所燒 斲是見如電 死法侵人怨中之怨 吾以為離 捨斷根源此身元樂 毒蛇之篋 四大圍遶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藪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无我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盲失善根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骨積大山 當來兼倍 未曾為利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捨不退轉出離四縛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一念花開 彌陀佛所 遠見十方諸佛賢聖 長緯三途 正道決定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食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殂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存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時來不自在 他熱及自死 終歸如是慶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畢奏

葉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燕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權志經論思拔深定慧葉斯舉旁觀子史粗涉大經而神氣高朗接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平談論無替四時住大陟謁寺常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踈通雅調翔簡執礼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履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提福頻御聖輦躬礼安焉安道為物物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筋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目並通供給貧道楊法相擬理非徒令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眾耳又與賊目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備勅諸道俗同觀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荅曰陛下為民故出貧道為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食取悟一聞不忘藏諸骨髓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問責鋒鐸叢華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雋命章設問遂往還迭暮音不消文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雋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謝遂連三日止論一教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雋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需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丘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曰有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眾議紛紛各隨情見較其大拉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眾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目詳鸞上論以為傷盡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網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引潤於物必濟日儒用之不遺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其旨趣則蓋蓋茲始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
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
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
獸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
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
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
謂匿庠居於胎弊掩大明於重夜傷
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析之弥
切奚可值哉至人答曰子之窮辯未
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三才兆於
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
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
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教形之
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
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
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
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
此方則可云儒釋教爲內儒教爲
外儒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藉專
討源流教惟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
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和淳風稍離
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
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摠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藉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
化之內令九派爭川大道之世使小
成竟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於鄧蕩之弊真所謂巨鯢鴻猷
眩曜朝野矣佛敎者窮理盡性之格
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
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悲檀理妙域中
固非名号所及化檀點表又非情智
可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
生死遠證涅洹播聞五乘接羣機之
深淺詳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賈期
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毗王化而事無
不盡能博能要不算不文自非天下
之至應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偏道千
家農里百氏取捨駁馳未及其度者
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
稱之日權無餘了義号之爲實通言
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
載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
超百化而高昇麤者循九居而未息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
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
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
何耶蓋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
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
得異蓋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平
理同安在天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
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
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
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以盡
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
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
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照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
自堅微塵之比須弥况凡夫識想何
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先等彼螢火
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
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
實淵然後方平續鳧載鶴於焉始等
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
故讀日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構譖意道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億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觀簡釋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絳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塋母相近每且出觀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是侍人不許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大聖搭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逝謝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譏不遷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為名稱泰位三尊出賢入聖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捐捐妻戚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華未通文字不決徒費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日卿已出家永遠而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在

色聲慾慾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政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豈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在玄妙軌真守操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滌濁空爭長短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身曰道人父母不訖世帝不目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貴尚其清脩自利利人戒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卷

死八太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白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日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繼雅不著惟道是欽志泰清潔如玉如水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日卿已出家指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顧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日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敝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食夏則忍飢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安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教其八日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卷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日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草性俗服離身韓親之日乍悲乍欣逆介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則已發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悲恨曰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實貴並列名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沉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掌存廢狀脩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德存廢防奸求之意狀脩令改過服道並藻述震爛煥然可遵後平開皇末歲貴託閭羣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文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屬累品以之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額果寺周武季世將衰釋門崇上老氏受其行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卷

錄凡有大難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未詳離校遂不遠鄉閭躬聞帝問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澆情超覓未辨真偽更遍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說經戒金童佛教化胡父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訕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覽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途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斑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
 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
 辦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
 子立廟故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
 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
 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
 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
 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廢人故
 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
 謂此為神妄往禱祀違犯常禁宜宣
 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
 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
 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
 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
 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
 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安蔭
 都雅神情俊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
 聰慧利根幽思通達數十年間躬事
 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
 位勅猛在右寢殿聞揚般若貴宰咸
 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居住天

官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
 更設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
 黃巾之徒紛然聚徒乃徐搖談柄
 引敵深淵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
 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尤始真文
 之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張
 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
 猛分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
 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瞻既
 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
 栖待旦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
 德俱重玄儒濬集退訪至京令崇法
 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
 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
 悅天心尋振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
 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
 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
 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
 而恒住雲花島徒課業以開皇八年
 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
 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會然
 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
 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

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三 護法篇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賻傳一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唐京師大慈持寺釋智實傳三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釋明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

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

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

縣乃舉為俊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

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

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

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

形東郡隋初出家追住相州法藏寺

而立志貞明不于非類正業之暇了

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

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

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觀德

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使綱管

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三卷 明

陳軍據時有僧塗朝憲者事以聞

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

抗札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訖

于時黃士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

儼然莫屈時以賻為道望衆所推宗

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

無設敬若准制還道則法服不合敬

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為何致

拜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文招顯

賊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

拜帝不屈其言直達舍人語僧何為不

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惟

賻及僧長揖如故黃抗聲對叙曾無

憚懾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名奏

間便令視被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

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賻又

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

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齊無遺

束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願京邑

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

可矣自今頻參元選會議斯屬下勅

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賻正

色執斷不避程禦又舉為知事上座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三卷 明

整理僧務俗列當時大唐御世要置

僧官銓擬明招允折無滯貞觀之初

以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

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

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拯

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勅年三

月六番斷屠然行陣之所皆置佛寺

豎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

州慈雲呂州晉濟汾州弘濟洛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

京送奴隸皆因賻之開發也又私以

每年施物常餘千僧大乘經論須者

為寫歲恒不絕為報母恩及暮齒將

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

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間道奉戒

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

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

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

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

齋許訣房柱僕射舉朝畢集具責助

供觀錫山積賻通大捨懺緯告別即

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注想

觀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陀

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類貌怡然奄奄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末，終前遺令焚身及聞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暎然，遂瘞于巖下。

擇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真，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神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開成論及大涅槃，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為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日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郡，疏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楊都，聽莊嚴寺智瞻法師成實要，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睞。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拈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檀名江左，舊任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開泰為開泰。

泰出法師，彼日如驚驚鳥，不住清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見位，彼日鳩起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辟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瞻公屢座嘆曰：辯才無尋，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振。鄰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傳射江陵等，並申久敬。咸慕德音，屬陳至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三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号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申言論。義高詞麗，聲顯聽徒。遠顧曰：何處吳僧，屑古陵人，復豈逾此王聞之。弥勸其詞，辯時慧曰：創立搜揚一化，並号龍象，咸問義門，既受初威，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閑。陳款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祖東巡，岱宗鑒駕，伊洛勅遣江南吳僧與關東大德昇殿，堅義乘應首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集縱橫駢騁，因弗喪律，亡國高祖目

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楊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弥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勅郡別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館仁王行道，別勅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為拈暢，靡不泠然。從駕張掖，番王畢至，奉勅為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跋於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又勅乘送舍利，鑒于塔所。時四方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會共請乘開仁王經。華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讚。十二年，於東都國寫龜茲國檀像，舉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

◇高麗大藏經◇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七跋 明七

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垂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垂從偽鄭詞被牽連主上素承風聞偏所願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泰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擇莫堂置三坐擬叙三宗衆復樂推垂為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尔之時相顧無色垂雖登坐情慮莫安今上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垂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無所慮既寂未陳唱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崇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礼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煥帝皇儲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躕聆逸辭垂前宣帝德云陛下魏魏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微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躋嚮風馳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八跋 明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廻光勸美其道羣公拜手請從如葉黃巾李仲卿結古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韓門慧日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垂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永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躡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勸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贊勃洞虛之中燁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籙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輪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為誰紫七藉九派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開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九跋 明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髮垂素髮手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焉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獨據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席揚扇万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切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底謹念之恩也貞觀九年垂以銜荷特命義須崇善奉為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言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毀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乘釋蒙據道護法
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
滯文義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
之一術歿後絕蹤而身歷三朝政移
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消散
映徹牆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知
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稟塗香申明供
礼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
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
所恭奉立性誠懇偏能唱讚清轉婉
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兼倫則京
邑後附多嚮其塵云

輝智實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
稚兒蒙謫詭起異預有談論必以佛
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慈持寺聽
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
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鎔
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
氣雄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
師慧垂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
時為秦王威明宮內志奉釋門乃請
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霄法集實年十三軍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
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
聲同嘆曰此小師軍俊烈後必紹隆
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數寸光瑩顏
頰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
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
德武德七年獵狝孔熾屢舉燎燔前
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
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僣盜僧
衆惻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曉捍千
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簡
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拒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忍興異度
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
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
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閣恒
遇龍顏理應洒甘露於帝心座慈雲
於舍識何乃起善星之勅見鼓調達
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揚於
後代豈不以朝含安忍省納苟荒恣
此愚情迷斯頑見嗟乎可悲寔傷其
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指石已
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

清濁異流蘭艾殊別使群目息於談
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噓而更通慧
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
得書逾怒科督轉切脩辦軍器刻日
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
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
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據法雅歐
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
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應付法推
初即被劫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
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勅乃罷令
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
壤而兵役得停伏泰其心曾無憾結
貞觀元年勅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
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
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使曰沉俗
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
採李之年淙息慈之位雖淺智拙能
然感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
因累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謹聽之行持結
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
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然之坊精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四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憐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方國嗟訴天之怒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數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榮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蕪之灾拔空腹之樹使禪林贊映慧苑扶疎茂實嘉聲振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袂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澹奉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監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異於華箱濟涸轍於窮轍輕以忤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預知應勅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招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左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胎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塗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四

撲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入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志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系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齊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万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是屬乃勢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諱子君有諱目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目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今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續高僧傳卷第二 第十四

尋主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去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街衢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湯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長託去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故還抱思旋京晦迹華邑震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英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執牀前輦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長列僧儔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
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阿私陀仙見
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
大持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鄆不
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
身雖當日往還而始無輒離志行嚴
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
進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
皆供奉有叙通共嘉焉持持故塔修
奉者希實香燈供養以為已業病轉
就篤滯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
進漿寶曰大聖垂識其可欺乎吾見
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
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
終事答云譬如寧弓放矢隨處即落
觀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
省事為要乃墓南郊僧墓中斯亦達
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
餘里皆為立靈厝夜別四五百人聚
臨如喪厥親近千百日衆方分散
初持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
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亦

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
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亦對論無言
酬賞但云充丁放語不勞叙接應曰
奴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出宗
卿獨悔悔亦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
卷皆負違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
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苟義雖納
亦表未將理當不為程達應乃多寫
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亦表
牽挽弄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
於人杜口不對斯亦彭亨強悍僧傑
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負素
之僧也俱任持持衆首之軍立操孤
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恭像自
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旁遣應聲如
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為
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
粉搖動物計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
圖繪之銘其相氏即勝光義義等手
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餒
烟火不續持持名勝普應為先結會
僧倫搭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
時來投者日恒僅百風少欣欣曾不

告倦而行微念起默念懷即悔告人
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
出門延頻客振歡笑先言顧問將接
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
休舍後住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
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
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
不尋造而意在綱捩不營浮綺野栖
木食於青溪等山畫則承誨佛經夜
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言經緯遺
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
韜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李
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
每以槐里仙宗宗陳名實昔在荆楚
便擬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採括自
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
師靜並紛結乃權捨法服長跋多年
外統儒門內希黼黻遂以義寧初歲
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莊談
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
虔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某文
詞並用諮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

增補佛藏卷第二十四 第十九條

典乞舉具舒張佛葛曼之言益題品
錄武德初運還征釋宗旌帙延光拓
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
鄭衛易可歲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
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贊巾
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
釋經誕長言故事隱損國破家未聞
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
門放歸衆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
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
時謂遵其邪運通廢宏衢莫不懼焉
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孺孩去君臣
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
外損益二宜請勅妙適琳憤激傳詞
側聽朋勑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
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辨法身無象非
十翼所詮但四趣滯泮淪淪欲海三
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
路於是中天王種綈恩愛而出家東
夏貴遊默榮華而入道捨出二種生
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增補佛藏卷第二十四 第十九條

德以資三有以其利益也毀形以成
其志故棄頤駸美容瘳俗以會其道
故去君目華服雖形聞奉親而內懷
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敬其恩澤被怨
親以成大順祐祐幽顯豈徇小遺上
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空下凡之類虧
聖教故為損德惡則濫者自新進善
則通入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
奏在司猶未施行亦乃多為表狀遠
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充丁之
請劇談酒席品言胡鬼之誑佛日醫
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干時達量道
俗勳豪成論者非一各疏佛理具引
梵文委示華經曲盡邪正但經是亦
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
歸邪破琳情正玄機獨覺千載器局
天授博悟生知暗作者之無切信乘
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
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去子云域中有四
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忠
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疊倫意存敬
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增補佛藏卷第二十四 第二十二條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
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言案前漢
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莫不功在近蓋俱未暢達途
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通拔於三世
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
六合之窠塊五常之俗纂詭免四流
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誼諱造塵勞
之業者也原夫實相者冥逾要道之
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類遣萬德斯融不可
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
穢土誕聖王宮亦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
惠風於雞岑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道前
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
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
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耀如聚日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故暫鳴則天魔指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與裴周李耳比德乎衡末世孔丘輒相聘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方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古謨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万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収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靈骨於赤鳥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負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叨被將來傳燈永劫識者命曰僧惟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采貴絕羣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卑謙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和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亦奏狀因之致寢遂得擇門重啟琳寔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傳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語搆扇黃巾用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街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棄梓嚴劫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歸於燕街

四民願嘆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氣授廓清素襲啓閭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曰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黜陟摺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京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辯正論一部八卷穎川陳子良注之并製序曰昔宣丘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鈞深系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弥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治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為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蘧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冒瞽遂著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覽馳黃馬之峻爭驚莫不業墜柯摧雲銷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四 第三十五 明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申頂禮從而問津爛然道目
若日月之入懷寂平應機辟寶珠之
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以文單子雄
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
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
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
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撰方術
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嫌釋種陰
陳琳論誘誣皇宗罪當誦上帝勃然
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教
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下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執以
縲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
之喻把毀我祖祚誘誘我先人如此
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
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吝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夢由輔德古人黨理而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四 第三十六 明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
罪必罰雖鮮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
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
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乳竺古
皇西昇逝矣討尋玄教始末可追日
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
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
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
二十餘列並據琳詞具狀聞奏勅云
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
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尔自念
試及刑吏能無傷不琳外經捏指內
迫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
求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
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勇橫
遂留懷歡慶相尋類忘死畏立待對
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
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授筆答曰
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僕毒流行干
戈竟起興師相伐各播兵威目佞君

續高僧傳卷之二十四 第三十七 明

荒不為正治還絕王路固執一隅自
皇王吊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
咸資勢至之因比德連蹤道齊上聖
殺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
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治
書侍御史章懷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觀
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
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
刑清君聖目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
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
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
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
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
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
事聞遂不加罪有勅從于益部僧寺
行至百牢關昔提寺因疾而卒時年
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
金曉夕同舍慰撫承授及命將蓋在
序脉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召
諸闢旁道俗墓於東山之頂高樹白
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藉通佛理明攝

論以為教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誰遊僧用為家操本住京輩後移梁益以百牢衛會四方所歸道俗極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開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書侍御史事惊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贊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呪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狩不異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覓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姪童垂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綱健羨未忘觀繳在慮斯原不称至教式虧請實嚴科以懲婦侈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誅公私恠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誅大衆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續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煥弥穆又善應機說導即事駢詞言會官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下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梁貢賊國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韓判異以本三統既驚高位籌議收歸而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議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著澄蘭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藉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染趣會二親俱喪轉狀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子尔隻身授於林臺廬服草屨用車餘報遂登隋隱獨靜行禪不避霜雪常思難施時或與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同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懸疑在梁用袈裟潔修白骨觀轉向明利而真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相頗徵不就王大慈勸往山所將加手司藏曰吾宗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媿服焉故今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糴粒固窮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介初無爭俟斯行感玄微罕有驗者而常懷感感慈哀合識作何方便今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為何利藏曰惟為利益衆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切利云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歸至京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礼珠供人物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戰自驚還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從受戒者曰有千計性樂極靜啓勅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磬之上架室居焉旦夕入神歸戒又集時染少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三十二張

亦見受戒神為摩訶苦尋即除忿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闢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遂勒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蹕死乃蕪藏即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年本國請還怒勒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絲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部并諸妙像幢花蓋具堪為福利者賣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入宮一夏講攝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三十二張

雲霧奄諸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銳由來所有承資並充極捨惟事頭陀蘭若綠葉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至於住持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祥評紀正時王目上下會議收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互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細管監察維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巡試今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誠勵說法嚴飾佛像管理衆業鎮以為常據斯以言議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中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有華藏惟歸崇正朝義豈戴心以事高皇舉國咸遂通政遠眼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呈通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三十二張

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華遍陶法肆罔持鐙曉志存定攝謀法為心與藏齊襟兼維城壑及同返國大啟行途誨開律部惟其光肇自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既重今則三學隆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教適摧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溺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修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駭奇辯於邪衆暢史榮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通告常行其務遂有揭捷捷於靈岳聲告但為任持重結法於剡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衆論則九德無學住法万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昨未取泥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使湮殘屢沫尋復還興豈惟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

岑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寇斯並引
生趣善為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迺
相引育或摧裂受網或傾覆傍幢或
通决深疑或開揚道務為業應接若
雲雨之相投為功惟重等大地之弘
博所以身子殊名顯法輪之大將也
多微号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
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垂
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
子良由開樹圓之福地蕩邪覆之高
鋒僱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穉慧此
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通風東扇
爰始勝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末信不可
弘文讓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
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
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重空
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
受道飲法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
於壇側諸信剝頂於場中顯宗悟理
知歸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万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
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閨越隱其高

例附譯攝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遠化
則垂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
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駐
折其是非元魏重邪墨始制其強禦
前傳顯然其宗可錄施乎齊周兩治
厥政殊風齊高獨威釋門周武偏弘
李衆然其邪逼匪正邪儀而正通妄
作乱真眞澄而妄隱故使蕭氏一統民
無雨情釋侶闡邪幸塔充國二百万
衆細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
門之制約指刻洲化境通括像正任
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惟
人謂乎邪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
可謂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
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
則示虛於邪歛雖復金橘玉茹之秘
術未可與言強武吳起之奇謀曾何
足道所以登席之始搖動後心異衆
等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縱橫刁辯
載載狀氣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
即世故有談仙者投骸於蓋掘宗虛
者深刺於王度明詔還頌國無兩信

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
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
世号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
斯寡習勇弥隆酌結侯之識詞納諫
誑之候術衛嵩本我之胤張賓乃彼
之餘異器同心膏齒相副竟列封表
曲引遊言冒調帝心覆絕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听不
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無
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
衛氏風格峻絕比景於天二論既陳
異見將弭而但詐蠅巧終墜前修靜
藹上賢當斯顛運奮發拒諫守素窮
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
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
形亦有一數自非懷大濟於末俗觀
法滅而增家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為
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
觀列代數賢則昭隆之迹可見薄鏡
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
本紀其績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
兼陳李館為收恒俗二世續曆同政
前朝悼像化之微猷襲宋拒之致訖于

時細素相望慘然明昭法師在起臨
對夙未強術衆咸漏言及覲其厲色
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
助標不安其足而賂還怡顏色欣勇
綽然帝後乃述擇門之有人焉衆乃
悟其晚顯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
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
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
慧滿載衣於朝伍智實則烈烈詞於
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
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
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手
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細
寔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
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
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惟往生
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觀
形骸若委遺塵賸神略而直前鼓通
傳之損辯但令法住投鼎鑑其如歸
既屬慧明慶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
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
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明

大舊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上 正傳三十三 附見三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滂提傳二

魏榮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四

梁九江東林寺釋僧融傳五

魏末曾郡沙門釋法力傳六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七

梁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八

梁荊州沙門釋慧簡傳九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十一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二

齊相州欽山釋道豐傳十三

齊鄒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四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鄒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七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九

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一

隋蜀部淮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

二十二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

隋蘄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四

隋東都寶揚道場釋法安傳二

十五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六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七

唐安州沙門賈遂傳二十八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二十

九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

唐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一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二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三

勒那滂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

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蔡

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識每國家

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

時之取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

異術常送餉祿承真有聞見而提觀

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蟬蟬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謔日不懈文旁見其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日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煞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日尔勿輕也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遇也懷文日此所知當與捕技賭馬提日尔有何耶日竿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踏害不殊并合提笑而言日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葉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志已成就提仰視樹日尔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怯而笑日竿者所知必依鉤股標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地計斯定湯言也提指蟬蟬日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蟬蟬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死無枝新許既了蟬蟬響聞皮袋裏出一物似

今評術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綫眯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平無欠賒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搭資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松落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日我更待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復疾開戶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款提還牀如舊提謂日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牀熱故取涼尔勿怯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蹙急不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逮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踏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志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取數百僧至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經從頭至足剋期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經小寬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奔山明且獄監來覓不見惟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

籍晉

和本咸陽東

北二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修鄉閭縱橫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親地獄眾告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續高麗書卷之三 第二十二 明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
即其生地矣見有像像戎夏禮訖廢
于治下安民寺中曾住吳越倫如前
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
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未郡東北望
御谷而還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
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
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
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
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
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
吾非大聖遊化為業文不具矣爾後
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雪震
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
惟無有首登即還石命工雕镌別頭
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遙其言
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
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
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
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
里相好還倫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
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
嚮相續不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

續高麗書卷之三 第二十二 明

首頻落大率及齊王躬往看之乃
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
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
四年鄰國亦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
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
大和莊饒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
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禁釐因改
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
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
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開
表故謁達之本窟圖像儼肅日有隆
勛自石隱慈丹延經感威等州並圖
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為劉師佛焉因
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躬矣見姚
道安制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
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
矣泰弥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
患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
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
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
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而坐惟下忽
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蹠

續高麗書卷之三 第二十二 明

間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
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
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
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
泰故不疏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篤志
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
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志
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
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
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
恠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
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
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
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
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連曳下地諸
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絕
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
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
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
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劫賊引
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
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閤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音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曾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往山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熄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位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字死

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惟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已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當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賣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史指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瓌偉來舉經牀離地四吾相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煩涉俗雖遭輕謫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恕化徒屬推不延之其夜群虎遠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咄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曇法師分飛異域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攜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禮拜供養政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張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平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豎圓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憚嘿累日忽有大蟒紫纒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獠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獠還迴度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葉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注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瞻勇荆州廳事東先有三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開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遍耶款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振隊別兼之及賴輜所擬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見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寂謐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驚帝弟赤豎王亦同譴請乃下勅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障防

續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僻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絛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悖違捉縲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暗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驚覺將發而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像岱

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
堂門常開而鳥符無敢入者至今猶
尔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
屬豈神通真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
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
沙弥死來已久見拜云違事已未常
為天帝驅使極遲無暇療修道業不
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
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俟待時
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
從俤簾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
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尔曰無
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光州
自餘香火頃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
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
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
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
別傳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
步水西流清而且微帶渠藥草延
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
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
有數架黃帙中開有鐵曰兩具亦有
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
四壁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
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膝掛
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
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
返一人死未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
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
魏家僧云魏家亭園已久不姓曹耶
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搗
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葉與之
令嗽僧云汝但食我不取此又問誦
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領頭曰大好
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
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
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
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連日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
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
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
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
或云練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
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
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
臠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
極意飽歎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
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撒牀見
向者蒸臠猶在都不似取嚼廢時石
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
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
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
好作佛身莫自輕晚此僧聞已便起
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
側手拍胸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涅槃
盡像語不能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欺我悲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與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遺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窻旁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流愛通博以溫敏見稱住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汗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公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客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未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頓眉欽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乱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手誠曰修道不欺暗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湖驛東有一小谷東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在嚴定國興聖提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通時尔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明寺所在眾皆大笑誠通勿傳此數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眾亦異焉乃各賣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中裋額布裋短褐執鐮開荒二十餘畝遇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敗我生苗我兒遽謹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鐮來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餓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略叙離闕善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為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旁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詣大和上須吏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過事者通禮謁却立和上命曰既任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今安置將通巡房札訃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飾映棄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敢來入握手遣去僧有慙色願謂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像在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廟迹風塵常供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為諮白和上曰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未必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閤儼然步步返望更行數里許款見峯巒巖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銀監僧假為神怪今通獨進示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等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室寺僧每聞異鍾鳴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司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鄣之西北也望見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都云神鉦迢迢於高壘靈響時警於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鄣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推棟陵夷工匠窮鑿神人獸其誼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良由崇有精浮故感見多矣近有從鼓山東而而上這見山巖大道列樹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琳木美女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通嘗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別服鄣東夏坊有給事郭弥者謝病歸家養素間巷洽聞内外慈濟在陳先發老僧慈通取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公婢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攀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弥近門聲接乃遙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怯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無舟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靈藹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束腰巖巖休退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鍾鳴俟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今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為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難希聞奇相矣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高麗大藏經◇

續前代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

優先進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
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暮宿巖下至似人居迴無所見寶瑞
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
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
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
具述設敬與共言識問寶即今何姓
統國答曰姓高氏乃齊國寶問曰尊
師山居早晚日後漢時來長老得何
經業寶持已誦博願以自矜山僧曰
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
寶曰樂聞花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
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
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
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
夫志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其寶知
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
養汝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任
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
迹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公備明
大小崇附齋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靈著名為住寶明寺謀帶果理

續前代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眾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眾曰戒本防非人人
誦得何勞煩眾數數聞之可令一僧
堅義今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且將昇草坐失雲所在
大眾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偕問
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
瞋云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贈身形
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
十載說戒布薩誦眾經以為常業
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
而卒時感嘉其即世德華不墜焉僧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薩寺為性
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歡醺為
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如齒責
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綴造
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情流汗至
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有黑點是
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
因自咎責奔還此謹遂改華常習反

續前代傳卷第三 第三十六

形易性樂永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乎叔汝前慙勿復相續勿驚喜而
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
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
中不暫怠率為練行僧也鄉山所歸
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
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為
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
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
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
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告其皮靴乘白
馬朱駿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
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
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
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
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
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
亦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七張 明教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排擊之
散從此每日瑱恒滯之安業草不測
其卒

釋洪獻鄒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
涉勞頓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
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先不輟
晨夕聞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
若種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
綱禪師上堂中食飯若乃將綱一襟
衣來觀獻去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
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
食還忙失衣襟搜求寺內乃於獻所
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
綱房衣物被索狼藉滿庭竿扇秤尺
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
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揭汝未央獻
雖目冥刀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親神
語獻曰伴衆拯多恣在紫陌河上惟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
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
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
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八張 明
矣仍以銷兩足付獻士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
聞見仍依付領於後亦勤本業遂卒
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
年十八棄羣止于叔家叔親其驢使
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黃衣
人揚拳送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
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
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
牆下黃衣人亦勿然道人若煞大禍
交及叔怖乃止明旦往姊家叔又
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
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免加害雲
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食挹具瞻經
論名高東夏聲震一時後領徒五百
來過叔叔見當衢闢化深惟昔登
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
為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
諸門人曰吾昔不棄好物何事累人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
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九張 明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引者體權應
道躡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
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臂臆
吳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辟過
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
重瞳外耀色貌端時有大人之相梁
高撥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披來
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
公雙林明道時俗冒言莫知其位乃
遣使齎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
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
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
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
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
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
略以護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
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
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
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擬與天官對揚及玉輦昇殿而
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
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
救愍兵灾乃然辟為炬莫機來禍至

佛兩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

三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
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
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屈
申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殯
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
其所在往者不見跡慕轉深悲戀之
聲慟噎山谷

陳傳作爲
碑記見明文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
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
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
相飲散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
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
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
時以木盂受食朗啖飽已餘者用鉢
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
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
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
嶺之表章服魚鰐威儀越序杖策徒
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
花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指
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
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

八
高麗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

四

誦詣暢任縱而起其類筆笛隨發明
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
朗肩不動而轉起咽啞遠近亮潔
因以苦名然辭脚及手申縮任懷有
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醅
飲而嚼噉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
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脂肉滿口賴或
復巡江汨泝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
無嫌掉隨意所往雖凌犯風波胸息
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丘為鬼所著
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
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
曰此邪鬼耳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
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寺朗隨
往到禮佛達塔至講堂前且猶講說
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
下座此且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
於朗從外至申卓不移度通汗流地
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萌寐百曰
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
也大業末歲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
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眾遂幽而
禁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達度

八
高麗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

五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
業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
獲賞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去直錢數十
萬貫既環寶填委賈附弥添惟恨不多取
驗云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
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
身尚介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
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
此說極平若夫若離要必當介不如沉寶江中
出家離着索然無復豈不樂哉即沉一船
深江之中又欲更沉眾共止之令修福業
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
妻子又見達房疑水湍濤知入水定信心更
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
對眾誓曰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過絕人
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也焉每覽
經卷始聞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
值但見遺文而仙捷卓不群野拙禽符或
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
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唯客到其
門潛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
室寂若虛室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浚寒
帷三蜀禮以師勸誘至陝服沮曲以天監
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難草止
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威屢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肩意
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
也各執水器來投見仙方坐大火猛焰洞
然感勢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
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鄒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吳
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
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
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
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
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
後貴也和果遂昇袂服仙或勞疾見縹
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梳盛妙藥跪而進
服无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并絡
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
龍穴以杖扣門數百衆生憂苦何為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
斯澤咸來攜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鎮岷嶺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
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
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
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
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
滿川蔽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還歸懺
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
所王躬盡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
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札崇仰舉郭
恭勣号为仙閣梨焉開皇年中返于
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
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
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
景白壘尚存云是聖人仙閣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拙霞寺聽詮公
三論深悟其旨取為得意名價遐布
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
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
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惟一食
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願步銚銚雅有
風彩未出都偏弘十誦誦訪前修聽
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
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
所知終後屈一指將之雖伸還屈時
議謂證初果

釋慧嚴住荊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
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
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搗曰
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
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
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
乃返鐸其房扞戶開之端坐已卒遠
近聞之共赴闔閭各捨金帛遂成大
衆依言締構贊成名寺事皆符焉自
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
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鵝孫人少出家
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蔬食弊
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
晉王時以其形質醜陋言笑輕舉並
不為通日別門首前還不去試為通
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
所遊履必貴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取水安以刀刺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六頌 四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噉之間
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
沮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
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
達之王乃手書寺辭為弘議也初與
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
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
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
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搦鵝吻下觀
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
王者也尔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
始帝弥重之威韓王公見皆屈膝常
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姓名山召諸隱
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推
華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
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揚道場惟
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奏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
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
火起出於內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
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
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俸
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惟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七頌 四

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
涵每至并許為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至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疾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觀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弘護荷負
舍生便尔坐車剝駭將殮須臾賤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千人別日贈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足斯並荷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珍云
釋慧侶姓湯晉陵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
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放濟或見被縛之猪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八頌 四

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
之自尔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輒
為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
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和正法
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
其所獲去得善根成熟耳侶奉其神
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
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
久大有深悟末往栖霞安志靈靜往
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德法師
所德素知道行異札接之將還山寺
請現神力侶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
出辟長數十丈解齋灑寺佛殿上額
將還房中語侶云世人無遠識見多
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
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
侶終日以三衣襟還拋堂中自云三
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
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
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盧氏未詳何許形服僧
儀貌非弘傳容止淡然色無喜慍以
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擢令取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鼎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吏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尔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縱放諸囚取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忍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禮敬之勅往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微應及後事會咸同合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未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願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遵平等而言調謫說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其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捺特願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恠輕誕及遭法該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範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害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湯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累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微地也及景起逆諸軍並著毛項額如其相焉咸聞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抵召而勞還明又以其感土當風揚之後覆鼎感逆黨並被誅剪長夏門外曰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賈逵者不知何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變敗時或縑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而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高者學行通博遠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高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苦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營嫖因往市中囑令告乞亡他與我婦湏得禮贈廣索錢米趙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耻遂密然之埋在真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然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槁攬手拊之云物羊頭援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佯狂岷絡古者百歲者亡初

見至今頻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
於食取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
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未
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土後
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稟性柔
和未思訟惡辭親遠或無憚艱辛十
八素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
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
性東室東旱地号馬頭空山重遠堪
為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
相攝示其儀則忽感一大不知何來
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室內口銜
土出頃更往還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即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
聞上時高重之日賜米三斗用供常
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
寺是也順時躬親斯事更倍歸作
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
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信人
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
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是寧有
清河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

惡人皆患之責其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誣謠其導發異類
為如此也常引眾驪山夏中抽靜地
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
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
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
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愈
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
不歇三原縣民田蔭堦者生求患聲
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
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瘰復武功縣僧
毒龍所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
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
極相勞饒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瘰癧
姪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
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
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稱浮詞
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至現
所事躬為供備極祥羣見絕無障礙
其奉正也如此而萬性綿密情煎沉
愛道修責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
曾懷莫二或復重瘰難治深願未果
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
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
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
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
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
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
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
遠但服齋藥卒無蕭副雖聞異議仍
大笑之其不覺物情又若此也今上
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
儲宮王族懿感重目戒約是投無爽
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
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
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
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
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恒有異香流氣
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
四眾良辰赴供亦滿弟子習儼名貫
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
越振續京臯華嚴攝論尋常講說
至今龍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
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
婦五年同牀指不耗觸素在市販與人同
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選
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
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
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
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樹寺修行止觀忽然
大解南塢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靜坐處
樹枝下聯四表於今見在因尔管理僧役
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是還釋
師聽採論講悟既新聚盈五百多採名
教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
無相思慮諸要縣節深會大旨遵弘重
之語諸屬曰尔雖曰考通文義無擇昏
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尔儀服飲噉
未半篇章頗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
常僭僧履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
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
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
遊觀使心便有驚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絃動逾
信宿初無煩賸後入禪定杳然近大亮年嘗
任夏歲與俗爭地遂鬪不息便賸後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
將欲洪脰傍有智者令其歸命指示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
吾與汝共諍何老為勝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
中惟鮮土全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
火炙然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畫則厲衆僧務
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開法
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
奄然不語往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進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感謙及遊捨

命去英百五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立入問其
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
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類皆如此
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取積明日
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
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
剃洗還本坐處披以大衣告曰人謂
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
門人志慕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
耶褒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
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
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慶明
相既現奄然申述近人以手循從下
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
有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
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
感羣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
其終夕寶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
花而入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
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
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衆宅
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

感僧牛吼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二十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

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截發道俗爭

之念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

南唐高僧傳卷五十五 第二十八才下一鎚地忽空人各

攬草臨卧地驚怖周上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龜桓所白鳥二

頭翔鳴栢上至于龜所迴旋而逝詳

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氣

氲存亡搖革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

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素衣而放

言采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勵流

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

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

皆獲灾禍有不信者莫不殊終預記

未然略如對日時遭元旦懼而問焉

又以手指揭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

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澤潤

淺深事待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

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

壯年在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

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

池并鑿石鉢即於池側用清泉生以

起白塔菩提然上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

止辯才寺聽說法師攝論四十餘遍

性度掉舉僅觀操恒披敗納裙垂膝

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

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

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

以薦瓦杭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繼

縷為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

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

僧不知靈異号為狂者則聞之仰面

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

只為衣食往往遮障鐔門鐔櫃費時

乱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

無狂者乃撫掌大策則性嗜鐔鈿寺

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

因事伺惟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

行相投片無瑕謬自貞觀來恒獨房

宿竟夜端坐嘔嗽達曙余親目見故

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

初詳世壤追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

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賣糧粒不擇林

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漢漢投解無歸經跨五

年栖遯靡息因以木打塊破形銷

既觀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

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被布

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雖

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蔽冰炎常

於講席評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

牙植及至飲散無異俗人達日大乘

之學豈其介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

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

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為功

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

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

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漱菜任性遊

縱或攬折蒿藟生宛而食至於桃李

瓜果必生香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

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

家歡笑則吉愁慄必凶或索財賄或

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

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

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五十五 明
一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
其一言說導唯存離者所得財利並
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開異行迎
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
夜索食欲取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
與逐食從尔已後稍改前迹專顯
應其行多解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
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
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沸
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
猶索加大遂合宅驚奉必其寢處曾
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辨得無人可
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
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
及往勘當不失一文斯蓋虛懷定難
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
多令踴請及至明旦米赴數千而供
度闕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
許送供計非長語臨至齋時僧徒欲
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轡充道而
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
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五十五 明
今感葉京華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
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癸卯歲高僧覺大藏都監奉
勅影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感通下 正傳四十五附見二人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 隋京師勝光寺釋明誕傳四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琛傳五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慧重傳六
- 隋京師勝光寺釋寶積傳七
- 隋京師仁法寺釋道端傳八
- 隋京師勝光寺釋道祭傳九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十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蓋傳十一
- 隋京師日嚴寺釋曇瑋傳十二
- 隋京師隨法寺釋道貴傳十三
- 隋京師玄法寺釋僧順傳十四
- 隋京師沙門寺釋法顯傳十五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世傳十六
- 隋京師靜覺寺釋法周傳十七
- 隋京師延興寺釋慧誕傳十八
-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智光傳十九

隋京師弘善寺釋智教傳二十

隋京師沙門釋圓超傳二十一

隋京師光明寺釋慧藏傳二十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寶憲傳二十三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朗傳二十四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遠傳二十五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曇觀傳二十六

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二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僧昕傳二十八

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

隋京師和濟寺釋智揆傳三十

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

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

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

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生傳三十五

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

隋京師沙門釋辯寂傳三十七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靜凝傳三十八

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楷傳三十九

隋京師轉輪寺釋智能傳四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曇良傳四十一

隋京師靜法寺釋智凝傳四十二

隋京師沙門釋道高傳四十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道顏傳四十四

隋京師淨影寺釋淨辯傳四十五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

歲師習方藝又從鄴下憚聽大乘神

思既開理致通行至於西梵文言繼

迹前烈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

法翻譯為初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師

資道成復引梵語因循法本留意傳

持會仁壽塔興銓衡德望尋下勅召

送舍利于同州大興國寺即文帝所

生之地其處本基殿若屋寺也帝以

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此

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乳氣

滿庭狀如樓閣色漆人衣內外驚禁

妳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

困不能啼有神屋者名曰智仙河東

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

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

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

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

憂也臣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

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豈論俗家

穢難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內

通小門以見委臣不敢名問後皇妣

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遽墮地臣曰

何因妄觸我見遂令晚得天下及年

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

法當滅由見興之而臣沉靜寡言時

道成敗吉凶莫不驗初在寺養帝

年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

出門及周滅二教臣隱皇家內著法

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

子重興佛法皆如臣言及登祚後每

頌群目追念阿閼梨以為口實又去

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

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

聲乃命史官王劭為臣作傳其龍潛

所經四十五州皆志同時為大興國

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九年帝

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礎礎試

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

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圓神屋有靈

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成佛弟子

大隋皇帝堅誓自十方三世一切三

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

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
 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
 為弟子法界顯三塗八難懺悔行
 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
 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
 衆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密以洽問
 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時一院之內
 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旋遠
 朗徹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
 寺有四門門立碑觀塔廊廡及以生地
 莊嚴綺繡是發城邑仁壽之末又勅
 送于鄭州黃鵠山晉安寺掘基至水
 獲金像一軀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
 塔時野鳥群飛旋繞塔上事了便散
 又見金花三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
 又放螢光後遂廣大達塔三匝寺本
 高顯素無泉水洎便下汲一夕之間
 去塔五步飛泉自涌有同浪井廣如
 王初所紀及大業伊始從治雒陽上
 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平於
 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

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
 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
 召大德與藏入京任大興善通練智
 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具窟
 元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須有紹隆
 下勅補充講論衆主於經藏寺還揚前
 邵仁壽創福勅送舍利于益州之法
 果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適印
 蜀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
 又奉送置塔草州天雨異花人得半
 合又放紫光變為五色盲者未懺歛
 獲雙目捨杖而歸風雙等病其例皆
 尔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
 後非一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幽
 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開
 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
 卒於京室

閻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
 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
 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
 其圻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
 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達立三
 寶起舍利塔彼國君目欣慰嘉瑞相

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
 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遠賊掠所
 遺蕩盡惟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
 二年至仁壽宮計初地裂獲碑之時
 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
 達東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
 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感將
 有數百闍國稱慶佛法再隆有司以
 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
 其遠度疑是證聖引入大寶殿躬屈
 四指顧問群僚解朕意不食皆莫委
 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擅越意謂
 貧道為第四果人耶實非是也帝甚
 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筆重膳夫以酒
 醉和麴擬為麴調候時不起因以問
 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漉煮之與
 常醉者不異上問今造靈塔遍於諸
 州曹陝二州特多祥瑞誰所致耶答
 曰陝州現樹地藏菩薩曹州光花虛
 空藏也又問天花何以答曰似薄雲
 母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
 帝密以好雲母及所獻天花各一箱
 用示諸人無有別者恰以問那那識

第八卷 明

天花而退雲母及獻后去崩空發樂音并感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識鑒賜綿綰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之乃用散諸福地見感應傳

擇明誕姓史衛州汲人律儀行務履顧前賢通十地地持赴機講解攝大乘論彌見弘演後入京住勝光寺溫柔敦厚性無迫暴有勅召送舍利于襄州上鳳林寺基趾梁代雕飾隋初顯敵高林跨谷連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閑舉有遊覽者皆忘返焉文帝龍潛之日因往禮拜乞願弘護及踐寶位追惟往福歲常就寺廣設供養仍又改為大興國寺及誕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東院鑿地數尺攬琉璃瓶內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質不定或現全碎顯發神奇即與今送同處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銘云大同世六年已後開仁壽之化依檢梁歷有号大同至今歲紀騁騁符會誕欣感嘉瑞乃表奏聞寺有金

第九卷 明

像一軀舉高丈六面部圓滿相儀充備峙于堂內衆鳥無敢踐足庭前樹碑便信文肅雲書世稱冠絕誕歷覽微猷講授相接終于本寺

擇明瑋姓華曹州沂水人十歲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尋閑備通經史稟性調柔初不陳怒未及三夏頓揚成論及涅槃經值廢教隱倫避世林澤還資故業重研幽極周宣創開陟岵慧達率侶登之瑋時投足歸師諸部未久深悟迷演於世講徒百數心計明白開隱析義善通問難精慮新興未嘗沉息加又福德所被聞見欣然勅召入京住大興善仁壽初歲召送舍利于蔣州之栖霞寺今之攝山寺也本基靈異前傳具詳而瑋情存佛法所在追訪乃於江表獲經一百餘卷並是前錄所遺及諸闕本隨得福利虔虔傳寫末住大禪定寺弘法為務春秋良序頓往藍田登山臨水欣其得性唐初年

第十卷 明

淨持戒地明解攝論履遊名教清迥不群住大興善博綜機要榮達叙顧辦章言令寫送有法仁壽置塔勅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續法照岳上白氣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廟門無故自開如是者三識者以為神靈歸歆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禪寂寺初至設齋忽有野鹿從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訖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燭高數丈青赤流集衆人同見三日打剎合州喜捨紫雲覆塔雨金銀花遍於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鏤又獲舍利五枚於天花上浮流旋轉合散隨心州內修梵寺先為文帝造塔有十分舍利欲與今塔同日下基其夜兩塔雙放光明朗照顯至曉方滅同觀此瑞無數千人將下之晨又雨銀花變轉非一重還京室敗革前度專修悔悔晝夜十有二時礼五十三佛餘則加坐正念畢世終業

釋寶積姓朱冀州條人割略愛網訪

道為任浮遊靡定不存住止齊之法
毀潛隱太山迴牙曾究乃經年終開
皇十四年隋高東巡候駕請謁一見
便悅下勅入京住勝光寺講揚智論
及攝大乘而體量虛廓不計仇讎曾
有屏毀達其耳者解衣遺之曰卿見
吾過真吾師友仁壽初年勅送舍利
於華岳思覺寺寺即左僕射楊素之
所立也初下之晨雲垂四布雪滿山
邑天地奄暗逼目無見及期當午忽
爾天清日朗現五色雲於塔基上去
地五丈圓如輪蓋遙有見者望其蓋
上朱光赫卉團圓直上遠連天際墜
于覆了雲合光叔還如晨旦積後卒
於京室

釋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聽覽律藏
至於重輕開制銓定綱猷雅為宗匠
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講散毗尼神用
無歇時程後舉後學欽之加復體尚
方言梵文書語披華洞識了其深趣
勤心護法匡攝有功仁壽中年勅送
舍利于李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
無水忽有神泉涌頂流者非一舊病

夙痼飲無不愈別有一泉病飲尋差
若咽酒肉必重發動審量持戒永除
休健端以事閑後還京寺常樂弘演
終于李寺

釋道臻恒州人慧學如神鑽求攝論
華嚴十地深裁伏官解其由結志尚
幽靜不務奢華重義輕財自小之大
後入關輩便住勝光訪道求賢栖遑
靡託仁壽起塔勅召送舍利于許州
辯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無靈
異忽放火光通耀院宇舍利上踊金
瓶之表又放光明遠飢旋轉既屬炎
熱將入塔時感雲承日覆說方滅又
於塔側造池供養因獲古井水深且
清輕軟甜美舉州齊調一從此井而
無竭濁草不啻嘆臻後不測其終
釋明芬相州人齊三歲耶舍之神足
也通解方俗妙識梵言傳度幽旨莫
匪唯舌開皇之譯下勅延令與梵
僧對傳法寺而意專捨失好住空閑
咏詠十地言輒引據問論清巧通滯
卒倫仁壽下勅令置塔于慈州之石
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

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駢動人鬼芬
引舍利去州三十許里白雲蔚起從
寺至巖長引不絕耿耿橫空中有天
仙飛騰往返竟日方滅明旦將曉還
有白雲長引來迎雲中天仙如昨無
異人眾同見傾目互論識者以為石
窟之與鼓山連接密尔竹林仙聖響應
之乎既至山塔東面有泉泉生飲皆
病愈芬後卒于興善所著眾經如費
氏錄

釋僧蓋恒州人曾遊太原專聽涅槃
晚至洛下還綜前業蓋聞經陳念慧
攝慮為先遂廢聽業專思定學陶思
既久弥呈心過遂終斯習後入京師
周訪憚侶住大興善垂帷綬足不務
世談近局異乘略不濡口吐言清遠
勘不高之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滄
州四年又勅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
營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變為鮮
錦布彩鋪發又見僧形但有半身及
曉往觀僧變為佛光焰神儀都皆明
著又現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現
雄鷄之象冠尾圓具或現仙鳳天人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四十四 四

諸相甚衆南鄉縣民多業屠獵因瑞發心受戒永斷後於他日有採薪者於法相寺南見有樸樹乃生奇異果僅有百顆其色紅赤如蓮欲開折取二枚來用供塔官庖道俗千有餘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驚訝其瑞蓋後住禪定寺唐初即世九十餘矣

釋曇瑋江都人少學成實兼諸經論注勝大品包蘊心目雖講道時缺而以慧解馳名每往法筵亞陳論史徵援文盲學者憚焉常讀經盈箱滿案記注幽隱追問耆耄皆指其精府反啓其志瑋乃為斟酌通問盤桓自江左右歷覽多年傳譽不輟實鍾華望煬帝昔為晉王造寺京室諸方搜選延階入住內史令蕭瑒合門兵卒祖尋義學屈札歸心奉以家僧現大小常慶第內晨夕歡娛講論正理惟其開悟仁壽之末勅送舍利于熙州環谷山山谷寺古傳云昔有齊人郭智辯數遊環山之陽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蕭齊高帝之所立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四十五 四

林崖重映松竹交參前帶環川北背峻嶺江流縈繞寔為清勝塔巡此地仍構塔焉初正月內當擬基度屢放金光如一綫許十餘日中然後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謀若同合契皆大慶也又初到治天本元陽人物焦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無不賴幸又放赤光流暘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詣山也五千餘人咸崇斯瑞及懺罪營福不可勝言晚承故業迄于隋運後住弘善以疾而終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釋道貴并州人華嚴為業詞義性度寬雅為能而於經中深意每發精彩有譽當時加以閑居放志不涉煩擾市肆俳優未曾遊目名利去致故自絕言精潔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師住隨法寺擁其道德閑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勅流問令送舍利于德州會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甕許久之方滅有一婦人踰垣多載聞舍利三舉來塔所苦心發願乞蒙放步依言立愈疾走而歸將下塔時忽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四十六 四

有大鳥十二形相希世不識名目次第行列旋遶空中正當塔上覆訖方逝貴後鎮業京輦不測其終

擇僧順貝州人習學涅槃文疏精數志勤榮立堪勝艱苦常樂弘法於園中無緣拘繫假許良善文書既効方便雲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監獄者慙斯厄苦將欲解免方取經疏鋪舒詳讀旁為因緣說法勸化事奉無遊還蒙放釋出獄之日猶恨太早有問其故荅曰吾聞諸聖地獄化生雖不逮彼且事微輟開皇隆法杖步入閑採訪經術住玄法寺及後造塔勅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來鹹苦水色又赤無敢嘗者及舍利至色忽變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內七日辰時天雨白花如雪不落紛紛滿空及下塔時白鶴九頭飛翔塔上下西既了方乃北逝順後還京遊尋行業唐運初興巡撫山世年既遲暮欲事終心行至霸川驪山南足遇見古寺龕窟崩壞形像縱橫即住修理先有主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護乃具表請武皇特聽遂得坐復今之津梁寺是也僕射蕭瑀為大樞越福事所資咸從宗國僧衆濟濟有倫理焉順後卒於住寺春秋八十餘矣釋法顯雍州扶風人厭姓蕭氏生平志尚禪寂為宗文字紙筆性不遊履沉默索欲不為世累其師法開定門幽秘殆是不測元魏之末住京地王寺與寶禪師齊駕朝野兼以蘭約清素華貴傾屬顯邁斯明近承奉累年傳習師宗頗接微緒住日嚴寺仁壽末歲置塔隴州下勅令送顯發自帝京奉輦至彼藥王寺內然寺去州一十餘里褊狹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臨水高勝博敞仍構大塔放大光明閭闔同觀欣其罪滅顯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廣說法要頌其心惱當斯一會榮嘆成誼晚還入京聚徒綜業每年歲首受具者多顯為開發戒緣鼓行壇幟引聚清衆即而惠之後終時也將八十矣釋僧世青州人負案問道無擇氣險觀其遊履略周方岳而雄氣所指鋒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刁難當時地論是長偏愛唯舌豐詞疊難名問齊普開皇入京住興善寺長遊講會必存論決仁壽下勅召送舍利于萊州之弘嚴寺四年又勅送密州茂勝寺行達青州停道嚴寺夜放赤光從房而出直指東南余夜密州城內又見光明從西北來相如火炬蒙焰非一遠城內外朗徹如日預有目者無不同觀後乃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兩夜放光如前遠城朗徹無異及世舉勅欲示大衆忽然不見後至寺塔復放光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剎教化舍利二粒見于瓶內及造石函忽變為金如案如豆間錯函底餘處並變為青琉璃因具圖表帝大悅也後還京不久尋卒釋法周不知何許人狀相長偉言語高大涅縣攝論是所留神稠會勝集無預登踐身相孤拔多或顧問由是振名者復繫於德矣初住曲池之靜覺寺林竹藂華蓮沼勝遊縱達一方用為自得京華時偶形相義舉如周者可有十人司氣相求數來欲聚偃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仰茂林賦詠風月時即号之為曲池十智也仁壽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韓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鵠飛入函內自然馴狎經久乃去寺有塔四枚形狀高偉各有四塔鎮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圖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焰上衝四方衆皆一時同見數數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絳長三丈許諸佛聖僧衆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後復往大禪定寺唐運初基為僧景暉於仁壽坊置勝華寺召周經始勅知寺任又改坊名還符寺号初暉同諸僧侶住在長安晚又變改常度形同俗服栖泊寺宇不捨戒業言語隱伏時符識記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識既承大寶追憶往昔言圖像立廟爰彰徽号自周積年屢任不事奢華房宇趣充僧事僅足貞觀之始以疾而終八十餘矣釋慧誕雍州人學究涅槃及通攝論每登講席有名京室即曇延法師之學士也住延興寺仁壽下勅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靈隱山林石岑

續藏經內教部卷第六 第二十五

諒實來仙聖初構塔基多遠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旁推其際眇不可測因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誕還本寺講授尋常雖非卓犖亦例能色貞觀初年卒于本寺七十餘矣臨終清言安諳神色無異顧諸法屬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怙然神逝釋智光江州人臣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諫收推下為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及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仁壽創塔召送循州途經許郭行出城南人眾同送舍利於輦忽放光明高出丈餘傾眾禁慶北至者州寄停寸內其夜銅鍾洪洪自鳴連宵至旦驚駭人畜及至食時其聲乃止既達循州道場塔寺當下舍利天降甘露塔邊樹上色類凝華先白曜日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頗開樞論有多季壤晚賦談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女禪自節年千山舍釋智教雍州人習誦衆經兼存禪觀書則尋讀夜便坐嘿蕭散無為不存

續藏經內教部卷第六 第二十五

世累住和善寺閑居終業仁壽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寧寺下勅令送既至塔所夜達布薩異香如霧毛結入門合衆同忻欣所聞見又於塔上剎柱之前見大人跡長尺二寸幽深二分十指螺文圓相周脩推無蹤緒蓋神瑞也又降異雲之聚塔上又雨天花狀如金寶又聞空中讚嘆佛聲官民道俗相慶騰踊教還本寺終業終年釋國超觀州阜城人十地湛暘是其經略言行所表必詢猷焉晚住京寺榮名甚著省仁壽歲下勅造塔於廬州化城寺初達州西四十餘里道俗導引覽列長幡南風勁利樹林北靡惟有幡脚南北相分雖為風吹都不移亂及初行道設二佛盤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盤上相當而住形極虛大長五寸許色麗青綠大如人指七日相續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飛去比後下塔還復飛來填埋都了絕而不見當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霞雲狀如傘蓋方直齊正如人所為雲下見一白鶴翔飛旋轉事了俱散起還京

續藏經內教部卷第六 第二十五

室不測其終釋慧藏冀州人初學涅槃後專講解禁守貪覓絕迹譏嫌安詳詞令不形顏色入京訪道住光明寺仁壽中年勅召置塔于歡州初至塔寺行道設齋當其塔上景雲出見彩含五色有岩花蓋綺繡錦續無以加焉從午至酉方始隱滅又延興寺僧法順者聽習涅槃善守根禁退讓自節貞德無微勅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見光尋而掘之獲金銅弥勒像一軀形質瓌異即而供養並不測其終釋寶意鄭州人資鎮律師之學士也童稚依止即奉科條審量觀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於行摸並先具委有師資焉有和業為開皇之始與鎮同來住大興善感儀調順言無涉俗仁壽奉勅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渥渾不通人力殆盡無前進理程期又逼道俗惶懼憲乃憑心舍利請垂通涉忽降白鳥船前緩飛乍來

作去如有引導即遣隨逐遂逢水脉
通夕汎舟安達無障惡還京室尋事
卒也

擇法朗蒲州人學港三藏偏錄以居
 開割篇聚不阻名問加復器用平直
 無受輕陵次斷剛正未私強禦後住
 勝光披究律典經其房戶莫不懷然
 仁壽二年勅召送舍利於陝州大興
 國寺寺即皇孝武元本生處也故置
 寺建塔仰謝昔緣初達州境大通善
 法演葉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來而
 通照寺內朗徹無障善法寺中見三
 花樹形色分明四月二日靈勝寺中
 夜忽放光五色彩雲合成一蓋通變
 為紫比靈輦入城雲蓋方散又有五
 色彩雲從軋巽二處纏紉而來至於
 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
 獲一異鳥狀如鸚鵡色甚青黃巡行
 基趾人捉無畏唯食黃花三日而死
 又青石為函忽生光影表裏洞徹現
 諸靈異東西兩面俱現雙樹樹下悉
 有水文生焉函內西面現二菩薩南
 邊金色北邊銀色相對而立又二菩薩

薩坐花臺上名長一尺並放紅紫光
 明函內南面現神左像合掌向西函
 脅西面又見卧佛右脇而偃首北面
 西函外東面雙樹間現前死鳥傾卧
 須臾起立鳥上有三金花其鳥西南
 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動凡此光相
 從已至未形狀儼然令人圖寫上紙
 素訖方漸歇滅及將下日忽然雲起
 如煙如霧圍圓翳日又如車輪雲色
 條別又如車輪輪輻雲色皆如紅紫
 人皆仰視其相嘆怖希遇歲瘞既了
 天還明淨失雲所在當斯時也寺院
 牆外咸見幡蓋圓遶謂言他處助來
 供養事了追問一無蹤緒朗慶斯神
 瑞登即奏聞晚還京師以疾而卒
 釋曇遂雍州人初學大論後味唯識
 研精攝論選其幽理每言三界虛妄
 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故得
 名稱高遠有通美焉然復懷守根門
 勤修戒檢住真寂寺掩關勸業仁壽
 中年下勅送舍利于晉州法吼寺初
 停公館放大光明照精舍門朗如金
 色又放黃白二光從道場出久久乃

減又從舍利聲而至於塔基而放瑞
光三道虹飛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
塔之內又放光明隱顯時現大都為
言七日之內瑞靈雜沓相仍不絕還
京服業迄于唐運八十餘年矣

釋曇觀言州人七歲出家慕欣法宇
及進具後尋討義門偏宗成實祛折
玄滯後以慧解亂神本也乃返駕澄
源攝慮巖壑十六特勝弥所留心神
呪廣被銷弥邪障高閭周遠及于天
闕開皇之始下勅徵召延入京室住
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上批
庭坐以華褥帝親供侍欽德受法觀
寬厚敦裕言無浮侈深得法忍若樂虛
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氣常存所獲
信施並入僧中房宇素然衣鉢而已
時俗流湏之夫雅尚之也仁壽中歲
奉勅送舍利於奉州定林寺初停公
館即放大光掘基八尺獲銅浮圖一
枚平頂圓基兩戶相對制同神造雕
鏤駭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內恰得
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間舍
利至自書請瑞見本一粒分為三分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六

色如黃金乍沉乍舉又見三佛從空而降即能陳述詞句如流觀還京都不變終事

釋靈達恒州人先在偏門脩參經史唯見更相圖略時有懷仁抱義然後終淪諸有未免無常乃釋駭道流希崇正軌從遠公學義咸知大意因即依隨三業無捨及達之入京羣慕義相從晚住延興退隱自守端毅身心終月樺嘿衣食愈弊不希華美仁壽中勅召送舍利於李州龍藏寺初定基趾間有異香漸漸芬烈隨風而至遍於寺內有民金玄瓊者住在寺側先患鼻塞二十餘年莫知香臭當于此日忽聞香氣驚尋至寺因不覺差又雨天花從空而下光彩鮮淨晃若金銀先降塔所後及寺院道俗竟接輕薄如鏤下舍利訖有雙白鶴旋於塔上良久翔逝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世不顧名實頭陀林塚雖逢神鬼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前初不委之村人恠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趺如在因合牀殮於杜城庵中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七

釋僧曉涇州上黨人自稱道法津周聽大小逮諸禪律莫不登臨傾渴身心無席不赴而導戒愚智衆通諳靜听一其正度恭慎橫經聆其披指曾不忽忘初衆見其狂目索言絕杜論道皆号為喑叟也後有智者問其文理咸陳深奧輕浮章句略不預懷有問其故答曰勿輕未學妙德常感惟夫大覺方能靜照盛德明約可無細瑕愚師軌物時有通悟惟自兩明躬鑒方取會不得以法累人致乖枉奉暨周滅二教逃隱泰山大隋開法還歸聽習遊步洛下從學遠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領後入關住興善寺體度高爽不屈非濫時復談講辯詞迅舉抑揚有度至於僧務營造情重勤切躬事率先指撻達涉仁壽中歲置塔毛州護法寺下勅令送舍利初三公館有沙門曇義者高行名僧聞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業一無所現即解衣為懺燒指為燈言夕供養明日出光通屬人物又出金瓶迴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經于信宿其光乃隱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八

四月七日夜放光赫赤欻然滿佛堂內須臾出戶流照四檐將入函時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函內四月十日天花如雪從空亂下五色相間人皆取得又感異香微風普遍熏塞寺內其函忽變為青琉璃內外通徹人以白綾周匝數重湯覆其函又加軌累灰泥其上尋照其泥還如函色又灰泥上畫作十花飾以金薄及成就後唯一金色餘花皆采未下塔前有張世謙清信士也常持八戒遠離妻孥靜室誦經乃聞聲所梵讚之聲出戶看之見有群僧各執香花遶旋供養迫之遂失又見天人持諸幡蓋及以香花東南飛來當于塔上變成大雲旋空良久又見百餘沙門在塔基上執第輦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無所見時經夏暑土地乾燥人皆思雨應念即降三四寸許川野除煩沙丘縣民路如意者迴心信佛望見光相路雖遠映舉目微見寺僧五人在佛堂內又聞塔邊音樂讚嘆聲極亮遠重雨天花滿四十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九張 明
塔基倍多所慶斯眾瑞即具表聞晚
還資業不測其率

釋玄鑑趙州人立志清貞不干流俗
四分一律文義精通不樂聞揚恒尋
異部微發連順品章廢立有神彩
焉住空觀寺閑散優遊無為僧也仁
壽二年奉勅置塔本州無際寺建基
趾日尋放赤光變轉不常或如形像
乍似樓閣又出白光時吐大小巡繞
瓶側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綠相間
三度乃止又於光內見佛像形長二
尺餘坐蓮花空并有菩薩侍嚴儀從
如至西方始歇滅當此之時有目皆
親歸還空觀復學禪宗居止東院合
集同侶多行頭陀遂終其寺也
釋智揆冀州人受慕涅槃淨持戒行
不重榮渥知足無求任和濟寺開門
習業僧眾服其智德而宗之每處
勝進推其名實而摻弗之顧也退屏
自修若無聞見仁壽之歲和塔四方
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開覺寺初
屆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遽
發有足智曠冷莊積年因乳發願乃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張 明
見赤光遍室便吐惡物其患即除有
患重者聞斯嘉慶伏枕發願亦蒙光
照平復如本方米塔所其例眾夥不
復具書又揚大眼者先患兩目冥無
所見牽來至舉七願求恩即見舍利
如本明洋斯例復眾四月八日下塔
既訖西北雲未雨花塔上紛霏如雪
色似黃金寺院皆遍道俗取狀如
金花感一黑狗莫知由來直入道場
周旋行道每日午後與餅不食與水
便飲至解齋時與粥方食寺內群犬
非常嗥惡一見此狗伍頭畏不敢
斜視塔所樹碑厚三尺半忽發光彩
狀如琉璃映物對視分明悉見又見
象六並現石碑內至五月末來於其碑
中七變相狀或為佛像聖僧雙樹眾
瑞非一並以事聞揆晚徒迹終南居
閑禪寂登陟巖巖數往而不返
釋僧範冀州人學大小乘靜務心業
追師禪念傾屈盡禮所獲定要信於
同侶住勝光寺以慧解見推及帝建
塔下勅徵召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
每至日沒常放光明黃赤交燭變化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一張 明
非一沙門僧辯患耳四年聞聲如壁
一觀舍利兩耳洞開有逾恒日州民
舊法會左足摩跛十有餘年委教自
扶來札乞願尋得除差拔技而歸範
目觀靈驗神道若斯信知經教非徒
虛誕但由誠節未著故致有差後歸
本寺還遵前轍未詳其率

釋寶安兗州人安貧習學見者敬之
初依慧遠聽涉涅槃博究宗領周滅
齊亡南投陳國大隋一統還歸鄉壤
行次湮洛又從遠焉因仍故業許見
深隱開皇七年慕義入關住淨影寺
當遠盛日法輪之下聽眾將千講會
制約一付安掌于時遠方輻湊名望
者多難用綢繆故在斯任安隨機喻
接匪救有儀雖具微治而無銜怨各
懷敬嘆登白稱焉講十地涅槃純熟
時正性存攝嘿不好揚演有問酬對
辯寫泉流仁壽二年奉勅置塔於營
州梵幢寺即黃龍城也舊有十七級
浮圖擁在其內安置舍利當夜半上
並放白光狀如雲霧初惟一丈漸大
滿院明徹朗然良久乃滅前後三度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二 明

相類並同舊有石龜形狀極大欲作
函用引致極難匠石規摸斷截成函
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
卒成懼日愆期內懷憂灼比曉看之
其石稱函自然分拊不勞籌琢究尔
成就函雖神造計應大重薄用拖曳
輕迅若馳不勞至寺便依期限深慶
情願晚還京寺不測其終

釋寶嚴幽州人標意十地次綜毗曇
未究成實故於宗部涉獵繁焉戶牖
玄文疎條本幹時傳富博而性殊省
事不樂談說苦析數散精理載揚住
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無事交厚仁
壽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弘業寺即
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号光林依岑
帶澗面勢高敞多扶微異事遵清肅
故使行僻之徒必致驚悚由斯此衆
蓋迹希過自開皇將末舍利到前山
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資山動自
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剝刀三十三枚
用甚鈺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
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
馬珎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熾焰光起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三 明

幽州生文如菩薩像及以衆仙禽羽
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
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嚴事了
還不測其平

釋明馭瀛州人初學涅槃後習攝論
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鄴下諮訪
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
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意量
弘廣客姿都雅人有勅恕初不改容
衆服其忍力也住無漏寺講誦為業
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
寺寺基帶危岑多饒異樹山泉盤屈
竹蒙天寔佳地也剋日將下寺有育
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體上金
石指色朗晃奪精經一食頃乃遂漸
歇又聞磬聲搖曳長遠寺東巖上唱
善哉聲清暢徹心退息莫妄交舍利
函上光高三尺狀如花樹奉送舍利
分為二粒出琉璃瓶相隨而轉並放
光明有黃白雲從西南來聲如雨相
流音樂聲正當塔上凝住不動復見
二花從雲中出或時上下大鳥群飛
迴旋塔上又於雲中現仙人頭其數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第三十四 明

無量於此之時華州城人見諸仙人
從空東來向于魏州馭當斯運欣慶
嘉瑞說不可盡民百捨物積之如山
並用構塔沙門五人生逢奇瑞捨戒
為奴供養三寶因勒銘紀廣如別傳
獻后昇遐造禪定寺召而處之遂終
世矣

釋道生蒲州人延統是其師也名父
之子係迹厥師雖雅尚未齊而思力
方遠仁正致懷聲色無滌受持戒護
耽詠文言四分一律薄露聲教講誨
時揚器法難擬住興善寺卓卓標異
日不斜眄威儀安帖衆敬憚之仁壽
二年勅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館
感一野鹿直入城門防人牽來詣舍
利所自然屈拜馴善安隱生日尔為
舍利可上丹階必若他緣隨意而去
鹿聞此語遂即升階出入帳前往還
無難乃為說歸戒鹿乃頻頭香案如
有聰受因以繒帛繫之即欲人手夜
卧舉邊或往生房經停兩宿自然退
出還歸荒野及當下日白鶴兩雙飛
旋塔上覆託方逝生觀斯瑞與諸僚

屬具表以聞并銘斯事在于塔所既還京室不測所終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遊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沉隱為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巖穴因召入京任勝光寺仁壽之年勅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鑿飾鑿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翺翔緩飛遶塔而轉塔西奈樹枝葉並變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于寺八十餘矣

釋辯寂徐州人少以慧學播名汎浪人世遊講為業末在齊都專攻大論及阿毗曇心末越周年粗得通解會武平末歲國破道亡南適江陰復師三論神氣所屬錄其新理開皇更始復返舊鄉素梓仍存友用沮落西入京室復尋昔論龍樹之風復由光遠仁壽置塔勅召送于本州流溝寺及

初達也舍利塔所忽見異光照寺北嶺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於石佛山內採石為函磨飾繞了彩文間發彩炳光現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倫出其中雖復圖取十不呈一晚綜前業演散京華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測其終釋靜凝汴州人遷禪師之門人也早年聽受深開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倫堂幽顯常樂止觀掩閑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妄者謂為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廢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仁壽二年下勅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曰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餘相疑為歲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餘則隱之不書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終

釋法楷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賢統而為弟子師習涅槃通解文義及

受具後專攻四分雲暉兩部振紐齊都備經寒暑伏面諮稟皆賜其深奧無所遺及齊法俱亡南避淮表壽山之陽隨開律教開皇首歲大開法門還返曹州欲終山水將趣海岸而道俗遂留不許東驚措性虛靜更於城北三里左丘山營造一寺名曰法元高顯平博下臨城邑遙望發心皆來受法未為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久在塵累不無流轉便入閭壤觀化京都在楊化寺復揚戒律仁壽置塔奉勅送舍利於曹州指以初基有由欲報斯地表請樹塔還置法元上帝不違任從所請初達曹都置臺州內廣現神瑞備如列紀但學未經遠難得遍知故略編之想未繁撓日別異見具如後述於三月十四日中時見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與前佛頂之上黃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未甜逾密現於赤光遍於城上須臾照達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鮮明其日申時帳上北面忽見光影中有白雲氣中生樹狀如青桐下有

於高麗僧傳卷第六 第六

青色師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時復有
光影見雲氣內有三蓮花兩扇雙樹
下有佛像樓閣樹林杳重而出上有
立菩薩像辰時又見金色光明出沒
漸大已時復見重閣間上有樹葉如
貝多旁立聖僧午時復現雙樹之形
下列七佛申時雙樹又見一佛二菩
薩像三花承足又見天人擎花在空
黃師子等夜時帳後見千佛形舍利
室內出黃白光四月七日又見雙樹
黃雀一頭及以光雲師子等像辰時
又見金翅鳥身飛龍樹林寶蓋等
像旁現二菩薩及黃師子已時又見
寶幢樹林下有菩薩黃衣居士白色
師子踞石上又有雲氣樹林樓閣
菩薩午時又見白色雲氣寶幢樹林
青色師子申時又現雙樹繁茂須臾
變為宮殿樓閣佛坐花臺其色黃白
亥時雲起西北雨潤三寸雲上六天
一時見身四月八日將欲下塔平旦
之時天雨白花飛颺不下卯時又見
諸天寶蓋樹側菩薩及黃師子辰時
又見大蓋雨重衆寶莊嚴下坐菩薩

於高麗僧傳卷第六 第六

及白師子踞在石上帳上又見光影
雲氣氣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蓮花
時開時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闊
尺餘小者墮地狀如桃花已時帳後見
三諸天三師子及蓮花水池午時將下
又見雙樹并立菩薩舍利忽分以為
五粒流轉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後
帳後板上光影之內臺石文生又見
大樹青衣沙門執爐而立又感奇香
郁烈人鼻指具列聞帝大悅令圖繪
之以流海內自仁壽創塔前後百餘
歲徵軍優勿高於指後以常業終於
本寺
釋智能李氏懷州河內人布意遠處
束懷律教收聽令譽風被河右開皇
之始觀道渭陰隨奉資行住轉輪寺
仁壽置塔奉勅召送於青州勝福寺
中處約懸峯山參天際風樹交結迥
瞰千里古名巖勢之道場也元魏末
時創開此額初置基日跡山鑿地八
土三尺獲古石函長可八尺深六尺
許表裏平滑殆非人運所謂至感冥
通有祈斯應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

於高麗僧傳卷第六 第六

挺盜山字道俗俱見乃至出沒流轉
變狀匪論能晚還寺更崇定業林泉
拙託不預僧倫逃名永逝莫測其終
釋曇良姓粟潞州人十六出家專尋
經典及長成德以大論傳名兼講小
經接叙時俗亟發歸信為衆賢之賞
入京遊聽住真寂寺文帝下勅召送
舍利于亳州開寂寺將欲起塔先造
石函地非山鄉周訪難得良曰待覓
得石期至匹成但發勝心何緣不濟
乃要心祈請願賜哀給忽於州境獲
石三枚底扁及蓋各是異縣運來合
之宛是一物衆嘉異之具聞臺省良
性樂異迹周覽觀之亳州西部穀陽
城中有老君宅今為祠廟近前有栢
三十餘株碑文薛道衡製唐東百餘
步老君母宅亦有唐舍次西十里有
苦城即傳所云李勣苦跡人斯處是
也還歸本寺專誠懺禮食息已外常
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餘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
遊聽洛下訪訊明拓終日緝遺衣服
歲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

論陶染積時遂寢幽極隨舍室為慕
義學主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
塔勅召送於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
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軌函內
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瓶內旋達
呈祥同藏大塔嵩還京室住於北寺
食味涅槃依行懺悔身心慧慈戴
奉之一鉢三衣盈長不畜導經聖行
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智巖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
歸魏封于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
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
佛宗雖畫權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
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
三拜辭即蒙剃落更諮大部情因弥
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勢帙洛濱依
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
導後入閩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勅
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達定基黃龍
出現於剛則大池于角身尾合境通
顯具表上聞旋住寺多年常思定慧
非大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訕
其面未以年事高邁勸業弥宗守任

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七十餘矣
釋道顏姓李氏定州人初學遠公涅
槃十地領牒樞紐最所敬瞻顏講授
門學聯塵道啓東川開悟不少後入
京輩還住淨影寺當達盛世居宗紹
業仁壽中年置塔赤縣下勅徵召送
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鳥數千齊
飛行列來迎輿上從野入城良久方
散及下安慶感五色雲輦垂布七
聚基上餘便郭清日曜天地後還京
邑常尊上業唐運惟新宇內尚梗崇
樹齋講相循淨影因疾而卒春秋七
十餘即武德五年矣臨終清漱手執
香爐若有所見奄然而逝自顏之處
世也衣服儉素不妄用從行必以時
情避嫌却言必詳審深惟物忤又兼
濟禽畜慈育在心微經樞紐便即垂
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縱有輕陵事
同風拂顏諸屬曰不久去也何煩累
人故於無常得其旨矣

釋淨辯姓聿齊州人少涉偏門備聞
丘索孔墨莊至是所詢詳忽厭浮假
異迹出家經律具嘗薄通幽極復經

名牧迦世山林受習禪門息緣靜慮
開皇隆法入住京師依止遠公住淨
影寺更學定境又從還尚受攝大乘
積歲研求遂終此業曹與故友因事
相乖彼加言謗辯終不雪及委由問
答曰吾思其初結交也情欣若茲豈
以後離復陳其失時以此高之徒勸
召送舍利於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
陳宣帝為思禪師之所立也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又
迫嚴程憂違無計乃一心念佛衝波
直去即蒙風止安流松下既入湘水
汭流極難又依前念舉帆利涉不盈
半月便達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
巡行山亭平正可構正當寺南而有
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
一疋長四十里至所迂基三轉旋迴
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削沉收復
數斤氣煙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
初山山僧頗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
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元
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

經之由仙卷第六十六

明

聚散不定當下之日衡山縣治顯明
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見
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
善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王
弘福思與衆同感見之來誠有由矣
辨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為
感應傳一部十卷後與禪定復請住
之大業末年終於此世

論曰夫吟嘯之鼓風雲律調之通寒
暑物理相會有若自天況乃神道玄
謀義華恒應而可思也故聖人之為
利也權巧衆途示威雄以攝生為敦
初信現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規授
之道既弘汲引之功無墜至於混小
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儼齊色心於性
空絕形有之派轉幽通而揚化本極
變以達神源斯道窮微非厝言也然
則教敷下土匪此難弘先以威權動
之後以言聲導之轉發信然所以開
明漸也像未饒梵法就崩離神力靜
流通感殆絕二石之世登上揚名而
蕭接統誌公標德備諸紀錄未敢詳
之項世蒙俗情多浮濫時陳靈相或

經之由仙卷第六十六

明

加褒飾考最本據顯隆邪拔異之語
林蒸是非之論鋒起至如觀音之按
齊信而有微大聖之通夢華實相半
斯則託事親蒙難免語意無涉餘未
想象實假真緣故得有淪虛指因斯
以言良有以也圓通之遊聖寺昭達
之涉仙宮信其言焉難窮事矣前傳
之叙蓬萊無乖鄙例最者顯宗通感
創開玄化之基法本內傳具列靈通
之應或騰虛而現奇或飛光而吐瑞
有晉嘉相非皆臻焉墨翼之感育王
陶侶之遙妙德自後繁華難具陳矣
隋高建塔之巖踊瑞紛綸神光囑於
群物至澤通於疾痛天花與甘露同
降靈芝共瑞應俱程空遊仙聖結霧
來儀水族龜魚行鱗出聽百有餘塔
皆脩潛通君目相慶細素欣幸其德
榮明不可加也然而當年即世或降王
流言俗習常談五福欣其壽考通神
達命三畏君子所及及煬帝鑄鑄高
陽開摸之始其像頂含翠鬚身曜紫
金靈光通普顯五色之帝奇瑞花滿
庭開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無德備

經之由仙卷第六十六

明

焉下詔圖之遠頌郡國義當揭斯厚
澤荷福無壇遺厥宗社如山之固昇
復兵飢荐集宇內分崩亡曆寶率
于身世統詳終古五運非不推遷近
以情求殃慶迷其倚伏又如聖母上
天功高遂舉輪王樹塔揭及凶終何
以明其然乎信由業命之淳薄故感
報果之休咎耳豈以恒人之耳目而
遠籌於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賈誼
之為言班彪季康之著論但知混而
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為然何異見
羅紱於筐筥而未識成之由撥杼也
觀百穀於倉廩而未得知得之由稼穡
也偏之所去命也釋之所去業也命
繫於業業繫於心心發其既參業
成故亦無准是以達命業之開士知
報熟而無辭迷因果之恒人謂徒言
而不應故焉遷謫報施之爽積疑而
莫之通茫滂惑善惡之宜含情而無
以釋斯皆觀流而不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
夫造業千端感報万緒或始善而終
惡故先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難起故

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形惟心一也齊百化而無定故無學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懷疾惱目連威雄之達士終經碎身至聖納諍於祇園王子被謫於清衆偏宗絕粒於陳壤堯湯遭變於中原雖玄素之相或垂而業命之緣無爽是和文煬大寶往福終於此世崇建塔像今業起於將來交通相報無識因之致感隋遭兩鏡通命豈其然乎復有深宮法濟寄神祝而銷灾慧日法安憑研石而涼水轉明之越巨浸通達之沐炎湯環公拜而邪象崩道英終而大地轉斯德衆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來擬之輒叙篇中識僧倫之難偶耳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明

大唐高僧傳沙門釋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附見二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恭傳一

周益部沙門釋僧崖傳二

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園傳三

隋終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隋京師郊南逸僧釋普安傳五

隋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偽鄭沙門釋知命傳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唐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唐終南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

唐梓州沙門紹閻梨傳十一

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

頌天下覓之時會州父老奏稱去

州城北七里居人山是舊号齊山武

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

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

日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

禪為念出禪則誦經恒常入禪百

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窓中遙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

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

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

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

為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

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燄弥熾遂

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

自槌者又有頂礼讚歎者至身盡

唯一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堆

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

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懷三百家

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

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

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

視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

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

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

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然非

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擔斷獵

矣遂燒其獵具時獐首領數百人

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

諸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華嚴經

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更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衆奔散蛇便趣水攀尾入雲亦光遍野久之乃滅尋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言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破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癡然一對一言時合大理經留數載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鑪炭炭直煩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答曰湏火却寒得火熾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由得道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誠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拍置火中振吒作聲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未即行卻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忻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嘆來謂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漫作舉動或亂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

此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華嚴經

便足禪師遂度出家自爲剃髮但覺曠曠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礼曰崖法師未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辭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命輪誠無所怪惜或有疾病之虞往到無不得除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以爲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爲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先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願大衆曰真解脫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下燒者燒耳無又說法

諸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華嚴經

勸勵令行慈漸肉雖煙焰俱熾以日燒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爲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頤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撫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耳耳今爲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聞境士女聞者皆來遠數萬並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霽廣便般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十日如珂雪僧尼衆曰若菩薩威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齒新生五骨狀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爲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象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咎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幸

受寺尊師戒行清苦者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人火捷為僧洲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尊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眾擁與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蓋無哭也便登高座為眾說法時眾目視於薪積欣然獨笑乃領右脅而殺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日時將欲至仍下足自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為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遠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帶欄下望令念般若者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受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所重復一體身踏炭上及新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兌法師乃命取墓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也眾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著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眾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忍夫責及因史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敗流俗落度隨崖壘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捨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眾生肉即食一切眾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若能滅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與親心精進繞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眾生得

不食身又今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華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眾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眾生受苦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眾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報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諱大義終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夫捨入地獄代苦眾生願今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眾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成佛而救眾生是則前佛殊墮答曰前段眾生已得藥王意今眾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七張 明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

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擅越慎之勿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觀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紫樓之上如日出形並兩諸花大者如兩斛瓊許小者鏗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大鼓礮礮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郡縣人於鄂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輿崖在其上身穿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傘乘空而沒又潼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座會仍兩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兩諸花檀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収心舍利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十張 明
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葉舍盛光聲庭

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悵夢崖將一沙弥來把裏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遠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爐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我在益州說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寶嚴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在於外材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日四衆竟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內言情酸切行帝而去從後走赴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獺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弩舉眼望虛忽見崖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十一張 明
騎一青麋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誰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沒當勤力作田矣便介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万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錄并益部集異記
擇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來遊三輔客貌姿美其相偉大言願弘緩有丈夫之神采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陀為志樂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輒便引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調華嚴一部潛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知之然而常坐繩牀飯客在定用心弥到不覺經過晨夕有時乞食暫往

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夜有強鬼
形極可畏四眼六才手持曲棒身毛
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
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
圓七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七
眼即欲刺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
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心問委地打則乃
聞知因斯率于郊南樊川也諸村哀
其苦行爭欲取葬眾議不決乃分其
屍為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人初出家依止
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
世跡坐修禪至于沒齒拙避荒險下
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嘗
讀華嚴依而結業自佛法淪廢便投
太白諸山行不裹粮依時取草咀嚼
咽飲都不為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
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
闡法門思願既滿即事捨引眾集
於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
遠方填赴充於巖谷為建白塔于高
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
立操操勇貞專自固恒遊名山習誦

經典大品法花偏所通利其所造集
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聲氣
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万众中無不
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壤時經
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清無
貫推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眾聚山
結樂聞經百濟藥斯誼授送遺名逃
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
坐傍饒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
失來徑余曾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
結相連針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甌麻
繩繫頸坐則藉草脇無著地驍悍果
敢睡蓋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
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義如行為
取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
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屬五
欲為報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地涇陽人小年依
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捐削世務而
性在和忍不意怨酷或代執勞役受
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謁
法師通明三藏常葉華嚴讀誦禪思
准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

之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窮居世表
繁操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靜淵法師
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加以
道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
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憚憚或委卧
乱瓦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折本志
而希豹雖來皆喚而不食常懷介介
不副情願孤踐特蹤冀逢食敬于時
天地既開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
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
投散未委安乃招召詳集洲渚其心
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
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乱世
知士安其在歟時有重募捉獲一僧
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
諭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
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
許道人民聞你復助惡不許道人山
中若介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
須檢校又周曰柳白澤者奉勅傍山
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梗梓谷內有
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
黨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釋然

持心經卷第二十七 第十五

復歸而止前後遠難曾無私隱皆見
解勉例如此也時諸法師避難在義
谷杜映世家掘窰藏之安被放還因過
礼觀謁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
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
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
誠莫不斯賴因請謁還山親自經理
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謁乃與安更開
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厝佛教大
興唐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擬梓一谷
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
欲茲重復不為名馳依本山居守素
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夜煙霞
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肅林兩各
台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
舍龍曰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
遂峻崩下安自念日願移餘處莫如
舍龍窟石遂依言遂避餘所大眾共怯
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
壁澗左有索頭隨者川鄉巨宮縱橫非
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殛與伴三人持
弓挟刃攢解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
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

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

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益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竟受五
十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
有所縛不能動轉卷屬鄉村同來為
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
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
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罵
而不出口噤無言卿尋歸懺復道而
返有程郭村驛和者頗懷信向恒來
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
經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郭縣
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
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
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
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
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
剖石經纒令斯安入其庭又大喚之
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
一笠笠以當佛坐令和遠旋尋服如
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

持心經卷第二十七 第十六

救安曰故介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
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例衆
也皆來請謁與達樞會多有通感略
述一兩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
牀枕失音百日指樞男女思見安形
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
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曰遂失病所
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
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大萬村中田
遺生者家達肆立而有四女妻著樊
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迴無條綫大
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廉布二尺
擬克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
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貪煎
不及樞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遍
求物問介無從仰面悲号遂見屋亮
一把氍毹用塞明牕挽取抃揀得穀
十餘粒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
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
供所以前施物達樞衆中十餘粒米
別奉炊飯因敬頌曰女人窮業久自
種得竭食行施用希來報報以十餘
粒米授飯觀中必若至誠食業盡者

當願所炊之餅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捨已掩淚而返於是飢中五石米餅並成黃色大家驚嘆未知所以周尋緣揣乃去田遺生女之願也齊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介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屢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煞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煞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償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愈竟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諱竟因從乞酒行飲行傳煨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頃更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脰肉曰此彼肉耳猪食糞穢余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間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舐觸若有愛敬故使却之南西五十里內鷄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鈔三衣

累紀弘明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考字常後嚴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八十遺骸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大師其神濕落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禪師為紫若即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町昧非凡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餘公名不豫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雅絕能清淨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花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落葉子尔一身不避煙瘴聞有惡持輒往投之皆避而不取山粒本絕終日忘食或以餅果繼命而已外觀不堪其拙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弊除流徙隱遯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變服毀形頭撮孝服處有為衣在佛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

要盡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徙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辟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鉢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年時大衆見其行苦皆痛心骨體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為衆說法聲聲不絕辟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加坐而平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終結擇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繼續布艾廬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唇如丹盡裙垂半脛足躡蒲屨言氣爽朗調逸風雲人或不知識佐所從來者便將眉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屬文簿編詞切撰願摺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為善知識也僧為強禦難奉信者有見此捨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摺用曉道俗含哀皆酸結矣

持而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張

擇智命俗姓鄭名顯榮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倂歷講會食寢法與就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揚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謂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致大重移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去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逾深信薦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于斯時也今上任提天策御兵西苑李密竊張蟻結咆哮洛汭世充獨固一部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顯榮斯黔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為國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剝不累形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調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自標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

持而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張

從之更于剃髮顯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尔也便法服華錫徑至宮門去鄭顯報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顯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決顯曰若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尔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繞勸引至暮而顯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悲恨即偽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顯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頗有富貴相但以眇眇後願恐不得其終顯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接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下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故顯之臨刑遍札十方口誦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莫過身安心自有康永人無有人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覺斬之面顏熙怡有逾恒日妻為

持而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張

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釋玄覽姓李隨州房子人昆季五人最慶其末伯父任蒲州萬泉令久而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見俗過遂逃逆山谷北達汾州起禪師所見其言情傳速即係出家令既失之遣人羅捕雖復藏窟不免捉獲口云身屬伯耳心屬諸佛終無俗志願深照也伯乃慰而放之貞觀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捨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服松作一幘付李寺僧惟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渭水緇念札訖投身湍中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捨捨身命久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遮兩妨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入水合掌攝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李寺住其不歸顧問無虞便開衣幘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塵永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委同學等見其遺文往尋究云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華師大論華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洙玄業便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講解前論道釋京華酬答冷然無替玄理事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聞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介藏經披讀以為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碩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誦千遍數旬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品誡門人惟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袒三衣瓶鉢以外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慄索風霜人有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每日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歎

者布死歎又少常懷快快欲試捨之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屢諸識故華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歎生死濁世難度誓必捨身先節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級容衆唱善哉感送隨喜乃投身懸壺至地起坐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甚衆且隨踰出示為一何餘者蓋關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願習投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藥王品便欣然捨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滅卓余如坐聲誦如故尋余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取其遺骨為起白塔勒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花深狀形器俱欲捨身節

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穀惟取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三年二月八日於荊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推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讚雲會誦至燒處其姊先以火柱妹頂請妹又以火柱姊頂清夜兩炬一時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鼻口方乃歇滅恰至明晨合坐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衆欣嗟為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誦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緯部惟行念佛弥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弥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

淨土不導曰念佛定生其人礼
拜訖口誦南無呵弥陀佛聲聲
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
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
聞臺省

紹閣梨者梓州立武人也俗
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
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澗中取
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嘆
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
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
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
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
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
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
持仗不敢獨行客人既多紹
乃往到其處立茅苦坐蟲並
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
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
乞諸蟲鳥而彰嫌我身生
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
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
乃露屍月餘蟲獸不犯乃收

葬之

續高麗傳卷之二十一 第三十八節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豐福緣
寺常以頭陀為業在寺南驢山幽谷
結草為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
持鉢出山乞食鉢鉢已隨處而食
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所以
村野有信剋日至山路首逆迎而休
歡笑先言卑詞問訊行說禁戒諄以
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
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
年夏內依期不出就菴者之端拱而
率眾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
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
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
四年冬首余往觀焉山北人接還村
內為起廟舍安置厥形雖皮鞭骨連
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
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袒三衣不
服繒纈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
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
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
厲難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
誠勸曰汝亦易誰前後俱冷俱是一

續高麗傳卷之二十一 第三十九節

永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汝師或時欲補衣以布扣著欲加
縫綴即便入定後出之時扣而乞食
斯季世以死要生葉道者罕有蹤也
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
氈而為袈裟都無繒纈者縱用以為
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
國見今養聖惟擬取綿亦不煞宮故
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載
恐迷重舉自餘服既安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
無耻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
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揚經典皆所
以箴規庸度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
德生物故能薰忘逼塞兩遣是非體
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
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
竿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
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
附世纏取未捐寄以引因用清心惑
或挫拉以加慙辱或抑制以事奴駘
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剗剔以窮癡本
纏身為炸且達迷途然辟為明時陳

報德出燈入鐵之相其蹤若林肉山
乳海之能倫聞前第斯拔倒我之宏
根顯坏形之可狀以將崩之打宅賀
金剛之法身經不去乎誠至言矣若
夫厚生所寶極貴者形就而揆之其
實惟命大聖成教豈虛構哉故藥王
上賢焚體由其通願下凡仰慕灼爛
寧不失心然僧崖正身於猛焰言聲
不改大志剝僻以熱鐵神標逾新玄
覽致命於中流躡出還沒法安士形
於縲紲放免來投是知報不可奪行
不可掩誠可嘉乎難行事矣復有引
腸樹表條肉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含
笑而受輕辱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
則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謗徒八千受
決議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
何情而脫苦自非懷安曠清行杜我
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
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
問曰夫狀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
而推集本未聞其旨請為陳之斯立
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
相屬我為集本如煙之待構生重惟

身隨重而行對治如世之病在形而
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譴虛以攻
癡楊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
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迹
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
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該所贊惟斯人
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
捐支節分遣者情聖教包羅義舍知
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嗥
而就終或邀激而赴難前傳所評何
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雖經封忍
漏初篇割從聞餘粹誕為德輕侮僧
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
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
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
涂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
加之損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
遺設露骸林下或沉在泗流通資報
泳或深瘞高墳豐碑紀德或垂嵐瘴
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
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奉之供饋實
剗則謂遺塵勞刺目支解言傾情慾
斯途衆矣因而叙之且夫陳屍林薄

少祛鄙懷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
以於熏勃得失相補豈能兼濟遂有
蛆蛆漏於內外烏隨啄吞狼藉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
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蓋沉於深淀土
葬埋於岸旁林墓棄之中野法王輪
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
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
蹤故及掩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
聖周行瓦棺之事也般人以木槨橫
藤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
至葬行者猶希故掩骸埋骨而瘞也
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骨虞陵
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必同行
土墓結紼難紀故且削之若刀碑行
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
德之徽功阿舍之所開明即世弥其
昌矣至於埋屍塔側尚制遠撒邊坊
親用骨塗寔乃虛通諺附又有歆割
人世生造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
既失情投價僥從事道俗讚善儼從
相催頓感不已故身嚴座獲律則罪
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三

贅疣雖待極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
 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
 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遠而世或多事
 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
 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
 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雖
 拙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闕鍵後
 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賞時
 澆負鑠陵峯聖五之之休氣搭鐵赴
 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
 淫祀為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
 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為悲夫是知生
 死大期自有恆數初果分齊餘未詳
 論而忽廁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
 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
 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
 身殫身之相權行持芳顯妙化之知
 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水清有者終果
 言於厚葬虛心不實則任物之行威
 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遺身篇

癸卯歲高麗國

勅開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讀誦篇第八正紀十四人附見七人

魏秦岳人頭山街草寺釋志湛傳一

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傳二

益州松提寺釋慧恭傳三

眉州隆山鼎阜山釋法泰傳四

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

伯濟國達摩山寺釋慧顯傳六

唐益州福成寺釋道積傳七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傳八

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九

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傳十一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銓傳十二

唐雍州醴泉沙門釋遺俗傳十三

唐京師羅漢寺釋寶和傳十四

釋志湛齊州山莊人是朗公曾孫之

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仁濟為

務每遊諸禽獸而群不為亂住人頭

山遼谷中街草寺寺即宋末那跋摩

之所立也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

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第二張明志

縣人住今街草寺須臾返果聖僧者

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皆

還禮拜故湛之亡也寮無餘端然

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

云若二果者舒兩指驗湛初果也還

取葬于頭山茶塔安之石灰塗塗

鳥狩不敢凌汙今猶存焉 又范陽

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

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惟

舌不壞 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

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及死置

屍巖下餘骸枯朽惟舌如故 齊武

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

覆土其色黃白與旁有異尋見一物

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

聞奏帝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

統法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

報耳誦滿千遍其微驗乎乃勅中書

舍人高珣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

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

祇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執爐

絮齊遶旋而呪曰菩薩涅槃年代已

遠像法流行奉無課者請現感應續

始發聲此之屑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相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玆以狀聞詔遣石函藏之還于山堂云又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隨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余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歇離端拱靜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閭官自慨刑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勅許之乃賣一部花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蟲蟻盡生復丈夫相還狀奏聞高祖信欷由來忽見驚訝更增常日於是大代之國花嚴一經因斯轉盛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經然小聲吟誦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臺臺細細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迥來伐蜀規既降款城內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光從口出迥聞自到建所頂礼坐聽至旦始休迥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荅曰華嚴經下帙十卷迥曰何不從頭誦之荅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迥曰法師誦得幾許荅曰貧道發心欲誦一歲情多懈怠今始促千卷迥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搵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乎設高座令諸僧眾並執本逐聽法建登座為誦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納音句呼翕氣息或類清風之入高松聰明者繞似聞餘音情踈意逸者空望塵躡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迥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並釋散迥既出歎息曰自如

來寂滅之後阿難號為持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法之時尚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聽採恭長往荆揚訪道遠於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沙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州講授卓絕群道俗欽重親施盈積恭後從江表來還二人相遇欣歡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涌恭實無所道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荅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大汝許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間鉢懶慳所為請為斷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

說導遊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尚長別達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求人耳乎恭曰外書古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札昇高座達不得已於是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窠亮振空花則雲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訖花樂方歇慧達接足頂札淚下交連謝曰慧達見穢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泐流而去尔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滅

釋法秦眉州隆山縣人也俗姓呂氏初為道士十餘年中間忽自悟理心正覺因即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寫得法華經一部數有靈瑞欲將向益州莊潢令一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束縛經置錢上一

頭是衣服指行至地名作橋橋忽斷秦在後負指人俱墜水中人浮得出掩沒不見秦於岸上抱臂號哭曰錢豈非閑事何忍溺經即高聲唱言如能為渡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聞之脫衣入水沒求之數度出入得錢與衣幘而不得經秦轉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幘命人取之乃是經也草木擎之宛無濕痕去不勝歡喜即以二千錢償所渡人曰法師悲號則喪父母故為急耳非是貪錢弟子雖備夫亦知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之直言訖遁去更欲與言去已遠矣秦至城都裝潢以檀香為軸表帶及帙并璽將還本寺別處安置夜夜有異香秦勤誦持一夜一遍時彪法師彼寺講衣欲看讀恒嫌秦內亂其心自欲往請令稍下聲乃見秦前大有人眾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即移所住秦年八十終矣

釋慧超姓沈氏丹陽建元人京陳溫裕立性懷仁弱齡厭俗自出家後誦法華經聞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獨悟一乘

善明三觀與天台智者仙城令公篤志幽尋積年請業行優智達德冠時賢思對衆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同途留誦經倚玉移歲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銅鑪坐禪真言終老隋太子身召集名德總會帝城以超業行不群特留供養而恭慎凝攝不顧世華及勇廢免一無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歸宗仰其戒範會傳業法師卜居藍田谷之悟真寺欽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隱八年倍勤三惠及大業承運禪定初基爰發詔書延入行道屢辟延疾後許還山德感物情頗存汲引四川貴望一縣官民莫不委質投誠請傳香德并為經始伽藍繼緒著粒大唐伊始崇重於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隱淪咸就栖止蔭松偃石論詳道義皆曰斯誠出要樂也後臥疾少時弟子跪問答曰吾之常也長生不欣夕死不感乃面西正坐云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言如入定奄遂長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餘日顏

色不變天禁上將聞稱希有遣人就視端拱如生自起九歲入道即誦法華五十餘年乃有餘遍感靈獲瑞不可勝言弟子法成等為建白塔于寺之北峯焉

釋慧顯伯濟國人也少出家苦心精專以誦法華為業析福請願所遂者多聞講三論便從聽受法一染神矜增其緒初住本國北部修德寺有眾則講無便清誦四遠聞風造山誼接便往南方達摩山山極深險重障巖固縱有往晨登陟艱危顯靜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于彼同學舉屍置石窟中席嗽身骨並盡惟餘髀骨存焉經于三周其舌赤紅赤柔軟勝常過後方變紫艱如石道俗恠而訝焉俱緘閑于石塔時年五十有八即貞觀之初年也

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生常恒葉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座然後聞之立性沉審慈仁恭務諸有厲疾洞爛者其氣氣復聲勃眾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

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淡時有問者積云清淨矣處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皆慕其為行也而患已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傳百日臥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與蜀邑蜀京邑諸僧受誦涅槃其列非少又有沙門洪遠僧恩並誦涅槃皂素迴向遠志尚敦愍情捐名利徵入會昌隆禮供給恩道心清肅成節動人弘福禪定兩以崇德而早牧自慶蒙俗罕知時弘福寺有沙門智畢者本族江表隋朝徵入深樂法華鎮恒抄寫所得外利即用雇人前後出本二千餘部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今然寺任弘勤恒業年七十餘矣

釋寶瓊馬氏益州綿竹人少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洛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

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來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擁肉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本邑連比什邛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圭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眾瓊雖素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礼而坐僉謂不礼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礼何況老君眾議結結頗相凌侮瓊曰吾礼非所礼恐貽辱也遂礼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礼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是風鼓竟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為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礼如前崩倒合眾驚懼舉掌礼瓊一時迴信從受戒法旁縣道黨相將嘆訝咸復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授菩薩戒焉縣令高遠者素有誠敬承風敷導更於州寺召僧引講合境傾味自此而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十頌

釋善慧姓荀氏河內溫人博通群籍統括文義逮于九章律歷七曜盈虛皆吞若甯中抵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塗遂解褐抽簪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取攝論時遭寇蕩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飢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弥隆恒日以邊邑京學文字紕謬至於音詰衆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惇還同昔疑乃以大華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群盜永蒙略盡但有弊布自遮猶執破瓶常充淨用既達關口素關綿文遂即正念直前從門而度于時中表列刃曾無遮止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形服鄙惡衆不納之乃掃雪藉地單裙觀坐都講財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勇心承旨望通理義由情存兩得不暇忍寒歡笑熙熙如賈獲寶意常令衆方美之間以詞旨片無遺忘乃以聞法同屬禪定寺沙門法喜便脫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觀無盡慧又師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十一頌

喜兩振芳規武德初年隨住藍田之津梁寺俗本驢戎互相梗突率獎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愛英賢樂相延致自西自東百有餘里名林勝地皆建禪坊所以進逸之儔賴其安堵以貞觀九年正月終於驪山之陽涼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業懽俗典莅此言摸言不重涉專心道業省言節食佩律懷仁迎損客旅雅重經教其有未曾觀者要必親觀若值行要累日誦持以為重習之基也時太原沙門慧達者亦誦法華五千餘遍行坐感儀其聲不輟偏存物命直視目地有虫身必迴身而避不敢跨越有問答曰斯之與吾生死不定將不先成正覺耳可畏輕之耶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長逝又不具腐乃合牀內于窟中釋法誠姓樊氏雍州万年人童小出家止藍田王敘寺事沙門僧和和亦鄉族所推奉之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遂即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第十二頌

退悔性飲清泉潔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意感潛識為若此矣誠奉佩訓勗誦法華經以為恒任又謂禪林寺相禪師詢于定行而德茂時宗學俊衆仰晚住雲花綱理僧鎮隋文欽德請遵戒範乃陳表固辭薄言抗禮遂負友長駢歷遊名岳追蹤勝友咸承志道因見超公隱居幽靜乃結心期栖遲藍谷屢既局狹繞止一牀旋轉經行恐顛深壑便剋迹開林披雲附景茅茨葺宇甕牖踈簷情事相依欣然付合今所謂悟真寺也法華三昧觀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教大乘也諸佛智慧所謂般若於即入淨行道重惠匠人書八部般若香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隱山闌谷列棟開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務下瞰雷震余曾遊焉竊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靜者時号筆工罕有加勝乃請三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

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不盈五十誠料其見財兩紙酬其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來誠恒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觀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磬下至經案復上香爐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啞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恠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誠吾無感也將不兼諸鐵行茲有此徵言已欬然飛來旋環鳴啞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如此者非復可述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瀝瀾波飛走往看之而合衆並就餘便流潦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無損一毛又青沮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歲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覺往開怡獲

古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浴訖又索終舉旁自檢校不許榮厚恰至月未明相特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弦歌願侍人日吾聞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門外吾今去世尔等佛有正戒無得有虧後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內又聞異香芬芬而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年七十有八然誠之誦習也一夏法華料五百遍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遍縱有人客要須與語者非經部度中不他言略計十年之勤萬有餘遍釋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年時以同塵身子故密如異之既誕育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惟一己二親留身乃於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絕方從所願

即許向藍田負兒山中私自剝落初賣麵六斗擬作月報日散二升三年不盡屢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禪誦晨宵無輟後依止判法師住龍池寺欽重經論日誦方言前後總計三百餘卷三論涅槃探窮叢大業之始以藏名稱惟遠道俗所聞下勅徵延入住禪定唐運既興崇繕法宇有勅於金城坊建會昌寺并請大德十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請住焉供事弘隆極光恒美而性樂山水志存清曠每年仲春遊浪林阜行次玉泉遂有終焉之思居止載紀衆聚如山說導亡疲開悟逾廣後為亢旱經時山泉乃竭合寺僧衆咸以驚蹙藏乃至心祈請其泉應時還復遠近道俗動色相歡兼又和標嶽峙器局川停不擾崇利不懷寵辱濟度群有不略寸陰乃鈔摘衆經大乘要句以為卷軸紙別玉經三經卷部二十五十挺有十卷每講開務極增成學問義兩持偏無迷忘夏分常行方等懺法賢劫千佛日礼一遍常

高麗大藏經卷之八 第三十八

坐不卧垂三十年勤專注難加修
迹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
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
側叔骨起塔觀其讀誦之富振古罕
儔視其骸骨兩耳通明頂有雙孔眼
眶含竅各有三馬弟子等追惟永住
樹碑於會昌寺中金紫光祿大夫衛
尉卿于志寧為文

釋慧銓姓蕭氏今特進亦公瑀之兄
子也父仕隋為梁公祖即梁明帝矣
性度恢簡志用冲粹姑即隋煬之后
也自幼及長恒在宮闈慕樂超世無
因自達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素孝妻
為妻非其願也事不獲已時行伉儷
及妻終後方遂夙心以鄭氏東都預
茲荆落及武德初歲方還京輩住莊
嚴寺廣聽眾部而以攝論為心頗懷
篇什尤能草隸隨筆所被用為模楷
故經題寺額咸推仰之兄鈞任東宮
中舍文才之舉朝廷依屢每歲春秋
相持巖岫觸興題篇連句同韻時以
為難兄弟也又弟智證出家同住即
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榮位之

高麗大藏經卷之八 第三十九

好欣懷道業勤勤自課無擇昏曉證
與兄銓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引
法華同族尊卑咸所成誦故蕭氏法
華皂素稱富特進撰疏撰集十有餘
家採掇菁華採以自聽勤成卷數常
自敷引時召京輩名僧指摘瑕累或
集親屬僧尼數將二十給惠以時四
事無怠故封祿所及惟存通濟太府
情好讀誦為先故生至終誦盡一遍
雇人抄寫悉有千部每日朝參必使
僧者執經在前至於公事微隙便就
轉讀朝伍仰屬以為絕倫自釋化東
傳流味弥遠宋受讀誦世宗十哲人蕭氏
一門可為天下模楷矣

釋遺俗不知何筴以唐運初開遊止
雍州醴泉縣南美泉鄉陽陸家鎮常
供養清儉索慾惟誦法華為業晝
夜相併乃數千遍以貞觀初因疾將
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此雖誦經意望
靈驗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後
不須棺槨露骸埋之十載可為發出舌根
必爛知無受持若猶存在當告道俗
為起一塔以示感靈言訖而終遂依

高麗大藏經卷之八 第四十

埋葬至貞觀十一年廓與諸知故就
墓發之身肉都銷惟舌不朽一縣士
女咸共仰戴誦持之流又倍恒度乃
函盛其舌於陽陸村北甘谷南岸為建
塔塔識者尊嚴彌隆信敬誦讀更甚
又京城西南豐谷鄉福水南史村史
呵搭者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行安樂
行慈悲在意不垂畜產虛約為心名
震今史往還京省以翼誦相仍恐路逢
相識人事喧涼便廢所誦故其所行
必小逕左道伍氣怡顏緣念相續初
不告倦及終之時感異香氣充於村
曲親踈同恠遂埋殯之介後十年妻
亡乃發屍出舌根鮮明餘並朽盡乃
別標顯墓

又黃州隨華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溫
恭為忘常誦法華每感微異未以為
恆時屬炎暑同友逐涼遣召秀來欲
有談笑既至房前但見羽衛嚴肅人
馬偉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觀如初不
異轉至後門其徒弥威上望空中填
塞無際多垂為馬類雜鬼神乃知其
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懃謝朋徒遂

絕秀專斯業隋末終寺

釋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十九出家清貞栖德住羅漢寺專聽攝論深惟妄識之難伏也無時不誦乃入禪坊頭陀自靜六時禮悔四十餘年夜自萬課誦阿彌陀經七遍念佛名六萬遍晝讀藏經初無散捨後專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終于耶世然身絕患惱休健翕習冷食鹿衣隨得便服情無憚苦又志存正業起注晨宵參風泳身不眠觀採遇惠將極念誦無捨赴至大期果屬道俗以念佛為先西方相待勿虛度世又屬當燒散吾尸不勞銘塔用塵庸俗言訖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尺財無勞僧法

又同寺僧法達者以誠素見稱供觀之直用寫華嚴八部般若燒香自讀一百餘遍而生常清潔不畜門人單已自怡食無餘粒斯亦輕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費所讀經贈同行者但捧勝天一部以為終老即擲公名趣雲陽巖中擁綠送死經于四載遂

卒彼山並是即目近事且夫讀誦微感其類繁焉別有紀傳故不由盡略引數條示光緒耳

論曰尋夫讀誦之為業也功務本文經嘆說行要先受誦何以然耶但由庸識未剖必假聞持豈於不斷風音寧顯義當纔登辭段即須通覽採酌經緯窮搜名理疑偽雜錄單復出生普閱目前銓品人世然後要約法句誦鐵心神廣說終本目疎迷結遂能條貫本支釋疑滯以通化統略云旨附事用以徵治是故經云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法修行斯誠誠也世多清學愚計相封以專理為諸見用博文為障道故謂達善星之廣富未免泥犂般特薄拘之京約尚余中聖凡斯等議未成通論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無滯滯則障道焉有多問能為道障夫開本全解計附不行此則常指二月正違出要是以愚夫當斯一計其非學既未功隨言便著於經律論生未曾沾感妄發心誓不執卷見學教者目為文字故使慢水覆

心膏青誰遣至於波斷篇聚判折偽真由來未知事逾靜暫既耻來問及啓寧陳遂即惟心臆斷汎浪無准傍為啓齒何意如前又有薄讀數帙略誦短章謂為止足更絕欣尚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貴多讀竊以教門宏曠待對塵勞藥病相投豈徒繁積藏部所設止在奉持聞而莫依按豈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惕我如山之立要資博讀見有廣治之能隨境流觀務存祛滯之卒但以暗識未萌集熏急攝攝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見錄卷止六千尚怖不希墮迷頓足何論天竺遺典龍藏現經敢慕窺求通觀開海必能退功起觀無暇廣尋要拔告輪方聞為飾斯則莊嚴道論慧解前驅不待抑揚自然會理又有曲媚佛言詐辭學論便言論作小聖吐言隱密厭淳樸散道味已離故我謂持無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鑿原夫諸佛說法本惟至道赴接凡小方便乘權權道多謀任機而現或以聲光動之或以威容誡之法辭亂

舉緣事相開以悟達為本言以土竺

為意得但以去聖久遠時接澆淳專

寶文詞罕會幽言所以大小諸聖悲

大道之將崩廣採了義製明論以通

教故文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謗佛

輕法誑人退信斯言極矣不量已之

神府而輒撥於成教明佛而侮賢聖

憎愛於是生嗟乎法侶又何詳哉

且夏屋非散材所成大智豈庸情所

構固當通其所滯悟其所迷不然則

至聖於何起悲正士於何揚化事叙

緣於本紀故不廣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司太極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正紀十二人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郢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響寺釋僧晃傳四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唐京師清輝寺釋慧胃傳九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玄傳十一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
出家嚴持齋素初受十戒便護五根
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
其餘外肅儀軌內樹道日廣濟為懷
遊行在務以梁天鑒初來自西戎至
千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
徵兵克期誅討達懸其將苦志存拯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明

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
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振擊群
賊驚駭惻余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
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霍立濟山澤通
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維
力排藪獮弁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
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
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汶中路逢
有人縛牝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
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衣中
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
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
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
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據淨園及以
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
恠其言也于時二月水竭即下求水
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剋柱長短
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堅焉至四月
中涪水大溢木流擊江自泊村岸都
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縱橫
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
一時繕造但不逾時款然成就而躬
龍三衣並是歲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草有時在定攝于繩牀赫然火起眾
往撲滅惟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
患摩雙來從上差達便授杖令行不
移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
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眾坐
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問
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故達化
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
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
者或捨俗歸藏者或剪落從法者日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隋
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
然數引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
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
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鄆州內都人住既山
栖立性淳素言令質樸叙悟非任而
能守禁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開明經
誥然履操貞梗有聲時俗因遊邑落
往還山谷見一倚岸屢有異光怪而
尋討上下備獲乃見瀾底石趺一枚
其狀高大遠望岸側則石如像半現

於外遂加功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
相純如鐵礦不加整琢宛然圓具舉
高三丈餘時周武日崩天元嗣曆明
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頭問古老無知
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
惟日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
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拖舉
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
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
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
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
峙立大衆驚望得未曾有因以奉聞
帝用為嘉瑞也乃欽允為大像焉自
介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
其所住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
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晦
便放神光明重出眾即依此寺盡報
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卒于彼
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
奇跡其相稱隆引五三用開神理
至如徐州吳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
東晉沙門法顯厲節西天歷觀聖迹
往授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還疾心希

鄉館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勅沙弥為
取卒鄉齋食條忽往還脚有瘡血云
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噬顯
恠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
訪吳蒼鷹具知由妄其犬啗餘血塗
門之屢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
當時見為取食何期犬遂損耶鷹聞
識各即捨宅為寺自至楊都廣未經
像正潛入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
長一丈隨波騰湧竟入船中即得安
流昇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
也鷹求像未獲并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去往徐州
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公如來弟子
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
令模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
莫辯任鷹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
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
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齊後主
遣使者常影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
為僧藏寺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
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續高麗傳卷第三十 第六張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摺
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
天竺僧賣求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
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頂上至開皇
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
書記並委離括乃於雜傳得影像記
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
奉在內供養在舊歷任每有行往函
感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
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
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
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
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
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
並目瞻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
貞觀六年下勅入內外遂絕也又梁
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
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
道安之所造也明生季冬嚴飾成就
刺史郗恢創蒞此蓄像乃行至萬山
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
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
年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續高麗傳卷第三十 第六張

廣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讚之劉孝儀
為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
年此像現于城北光相寺特異如前
傳形甚深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
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
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
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
中廣賣香供丹款既達夜忽放光似
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身重竭請
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
竟路放光相續不絕白黑欣慶在殿
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回泰寺
末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巋然
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
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禮
事後為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持
掠遂長承罪並處極刑明旦將史心
既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狂
酷當是過去曾枉他來願償債畢了
又願一切眾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
言已少時依佛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續高麗傳卷第三十 第八張

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綠夢中經了無
誤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
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
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授其刀皮肉
不損怯以奏聞承相高歡表請免刑
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
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
像頭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
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千
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
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肅為
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括志性凶
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
中士女被廢僧且掠疲痛心無由救
止括見欽崇弥至瞋怒弥威逼逐侍
從速令摧弥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
挽不動括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
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圍進三百
人牽猶不動括怒弥威又加五百牽
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括獨喜
勇即遣鎗毀弥無難懼自又馳馬欲
報刺史裁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瘡直
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唱快當

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敗葦理之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跣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從像以蓋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雉至陳氏禎明年中像面轉面直月監堂屢迴正南及至晨起還面如故具以奏聞勅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會即機遂置于北面及明見像乃在南面中門內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面皆愧悔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焉又梁高祖崇重釋侶欣尚虛像造華身金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札敬五十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供養太尉王僧辯諫景江南元帝渚宮後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難辯女聶杜舍龍典衛宮闕為性兇悍不見後世欲毀二像為金銀擬先遣數十人上三休閣令饒佛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所遣衆人失瘡如醉不能自勝杜舍龍即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怖畏之像竟來打擊略無休息呻吟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背兄子陳蒨嗣膺大業將修蓋具造輜輶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

雲殿中佛像寶帳珎珎珠玉裝飾之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圓遠佛殿自餘方左右白日開朗百工聞恠同本看觀須臾大雨橫注雷電震吼煙張鷗吻火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觀者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慈惟羅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來者是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恠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物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僧以瓦木土壘壘而圓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朱傷其三指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十二疏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十三疏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第十四疏

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倖憾蓋

者夢丈人入室責之賊遂慙悔

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旌異記及諸

僧錄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

無非靈應竊以像避延燒特驚邪道

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故神光

密迹之興弘護其相大矣具在前聞

至如貞觀五年茶州安養寺慧光師

弟子母氏貧窶內無相衣來入子房

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

言笑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頃更雷震

擲隣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悶絕經

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

燒焦踰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

也其子双殯又垂震出乃露骸林下

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

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巖宿

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

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尋不得入

遂得免脫如是家相不可具紀如上

下諸例中

釋慧達姓王家子襄陽幼年在道繕

援形勝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補續殘

廢為擇門之所宅也後居天台之瀑

布寺修禪繫業又北遊武當山如前

攝靜有陳之日痼疾大行百姓斃者

殆其過半達內興亡施於揚都大市

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弥隆金陵

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逾朽壞略盡

達課勸修補三百餘所皆營飾華敞

有移恒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

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

乃沂江西上至鄱陽預章諸郡觀檢

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三

封邑見有坊寺權宇盡塔神儀無間

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

晚為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

林寺重閣七間藥櫃重疊光耀山勢

初造之日捨用黃楠閭境推求了無

一樹貪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

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得不遂

必心期果決松散並慶為楠如求不

獲閭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退

索乃於境內下崇山感得一谷並是

行崖壁忽見一履是有光明窺見其

中可通材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

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墮後

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閭遂得成

宏冠前攝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閭南

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

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

傾竭金貝者競競業業忍其不受達

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援經引喻篤勸

物情然其形眼弊瘡殆不可觀外綜

繁艸內收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

而指搗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虔頓不

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容猶

闕復沿江投造脩建充滿故舉閭圓

偈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

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旋繞如

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

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

如常累以餘業奄介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

長八尺顏頰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

亮志略宏遠細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于又才博達時共聲譽嘗夢手擎日月太虛中坐便是然狀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是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鎔自然解乃嘆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弥為之崩頽星展為之改度嘉樹為之蔽摧沉復金木之與桂格矣足以語哉二親願其真感任從道化依象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清濫行多淨略迂誕毗尼具戒未聞而起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非師友所成立也眾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批辭可崇周保定後更棄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由此弥開又於開禪師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

罕得而侍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隱壁世不稱也既而遐迹諷德聲聞天遼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弥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對決方正賞罰嚴平綿益欽風貴賤收奉前後州主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眾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以後重率寺眾共轉截經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餽錫一出俗緣皆是招提故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鬻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末終前佛堂蓮華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寺內蠶叢非時發花暉如夏月眾以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諸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郡之錢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于道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縉俗陳中宗皇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宏壯之極聲聞泉府迺勅專監百工故得揆測指搗面勢嚴淨至德二年又勅為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一年建塔五層金腴景耀峨然挺秀遠近式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崇武得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寺及陳國云工道場焚毀力乃奉接尊儀及王謚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夾二樓寺眾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捨畢願締攜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摹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定制置華絕力異神工宏壯高顯挺冠區宇大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庫備足故使眾侶常續斷緒無因無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勅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梅檀香木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華嚴經 四
閭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
殿若焚朽充諸衢市藉以身命守護
殿閣寺居孤兒頑影為傭傭飲水
再離寒暑雖者年暮齒而心力逾壯
泥塗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
治背賊徒雪泣見者哀嘆往往革心
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
餘衆並造相投邑室雖焚此寺猶在
武德六年江表賊帥輔公祐負阻繕
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
乃致書再請願在閭前燒身以留寺
宇祐偽号尊稱志在傾軋雖得其書
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
積習貪愛不能捨捨形命以報法恩
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
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
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
靈理宜改革便以香湯沐浴如跣面
西引火自焚卒於炭聚時年八十即
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
掌巖然更足閭維一時都化初力在
佛前焚時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邊
七西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復果南遷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華嚴經 四
殿閣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時
昔馬門人慧安智蹟者師資義重甥
舅恩深為樹高碑于寺之內東宮庶
子虞世南為文今像還歸於本閣云
擇智興俗緣守氏洛州人也謹約成
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
要偈數千行心口相誦不輟昏曉住
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
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微
難錯錯詞鋒驚挺又能流靡巧便不
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
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所役秦佩勤至
僧徒無擾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
幸江都中路亡沒初無凶告忽通夢
其妻曰吾行從達於彭城不幸病死
生於地獄脛經五苦辛酸巨言誰知
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檀定寺僧智
興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
時解脫今生樂慶思報其恩可具絹
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性夢
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重夢
及諸至親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四問
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九 華嚴經 四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
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
法藏傳罰賦叱王劒輪停事及增一
阿舍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
每冬登樓寒風切內僧給皮袖用執
鐘捉余自屬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
掌中凝血不以為辭又至諸時鳴鐘
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
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
鐘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脩
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
觀六年三月遺疾少時自知後世捨
緣身資召諸師友因令陳別尋率莊
嚴春秋四十有五莖於杜城窟中弟
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華
經冥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女邑人也俗姓相里名
子材既蒞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
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
奉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
焉父宣恢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
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
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迹雙巖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然為幽證自難聖教須涉開皇十三年師環鉢周行採義路經滄冀就遠行寺普照法師尋學理膝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為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於京室依寶昌寺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辯才智藏法師攝大乘論於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惟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法我所聽採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四年七月楊諒作亂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涅槃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降偏引地持以為誠易之極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正道俗並闡朱藍結宇慈訓達近通洽而深護煩愆重快譏疑星眾歸依初不引頤每謂徒屬口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面對無涂且道貴清顯不奈非濫俗重遠嫌君子依奉余雖不逮請遵

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丈方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父請積繼之乃惟大造之未成也且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彫莊都了道俗虔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復夢崖傍見二師于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日狩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奔相臨園囿蔬周環俯就少而成大咸積之功擣空樹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菲食輕財重命普救群迷退靜歸閑為而不恃即震幽隱天懷振志頻絕人世不令而泉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樊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

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威褻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揮甲為禦侮之率乎遂引沙門道穩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者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六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及喬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地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下笑也公若素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果詣積陳懺堯素以然

我無度駘其毒心加又舉意輕陵雖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地幸為城隍宗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過途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詞責本經挫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弥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懼也且吾僧將年七十刺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眾咸家歎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頌擁塵聚戲必先景塔每見形像生知礼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續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野廣訪名賢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蒙剝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倚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

通宗系退未善友無擇選近事然自厲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持戒檢孔幟為華因往太白山誦佛名經一十二卷每行幟時誦而加拜人以其持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回又奉之而為師導從受義業並漆暄涼後還京華住慧雲寺值點禪師又從請輩點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道承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點從受道開見學之望重京都偏歸俗眾美依承點十有餘年三業隨從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礼幟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勵勇乃五千佛日別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尔至終千有餘追故點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眾咸列檀那利養所歸京輩為眾積而能散時又珍重常於興善千僧行道期滿輒奉人别十繼將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依名付物點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竭庫先無貯物出散之晨及設大會七

眾俱集施物山積新舊咸充時又欽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靈祇冥助也不然誰能觀斯不懼耶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别大施其例咸尔點將滅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美頂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給衣服或濟糗糧及諸造福處多有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諸寺受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斯事無殆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打破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多餅壞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且漫三十餅麵作兩日調餅不壞也即隨言給但云多辦盆水槽多貯冷水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提案敲動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耳須臾打切麵已將半命人煮之隨熟內水自往攪之及明行餅皆訝緊韌抽拔難斷千人一飽咸共欣泰試尋近者通問失所餘有槽釜中餅日别供僧乃盡限期一無爛壞合眾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中住美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搭共舍生斷諸惡業鎮長礼悔潔淨方華凡欲進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眾駐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住必賣供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田是增信弥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徒跣恐踏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効不輕通礼七眾或同節食四分之一如斯難行其相紛綸即目略舒差難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於南山鴉鳴埭後又取骸於鞭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今成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十卷
範眾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光明寶閣冠絕寮中慈悲佛殿時所驚異人世密介故不廣焉

釋慧曹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掖及至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淨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眾事圓成所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遠水陸莊田倉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至耳順便辭僧任眾以勤劬經久且令權替及於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學鼓傳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弟接踵傳風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知辛香湯沐浴浴正理衣襟曰吾方小罪須加重病事由營造拙故也至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債了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取莖為起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十卷
方墳就而銘之時京邑會昌有沙門法素者個儻不倫操業奇卓雅為眾恆奉師智顯專行勸福昔在江表遊適所至皆設万人大會夜告纔竟明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嬰城自固肌骨相望有若塊焉寺有金像二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斯窮厄取一融破余米作糜餒諸餓者須臾米盡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等拒諍不與素口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來因地為諸眾生尚不惜頭目髓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餓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眾生城破之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當也眾不許之及偽鄭降曰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率會昌寺釋智通姓陳住梓州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牛頭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手宇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懼無蓄私財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而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尺後聽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還推昂之還南得袈裟二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聞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衆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鑿整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惟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爲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感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散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觀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觀施早食訖手執香煙繞廬舍那三通還於佛前踞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三丈龕安經牀扶屍置十經百餘日猶不壞什道俗萬餘悲涼相結云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樂道投迹山大林寺沙門智鎔而出家焉鎔亦標領當時有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務備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遂咸

來祈請雲爲寺廟毀壞故致邀延達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塗滿五尺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加諸誓願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感歎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帝不暇駐目延達至山須有經始泝流諸處檢校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船路崩砂頻結屢阻舟人雲乃急繫衣裳破水挽纜奮臂以下凌澌截肉流血凝住不覺疲苦自此舡行二百餘里方登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李末齡中表賊亂有林士弼者結衆豫章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撫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訪監護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衆之奇雅當此還鑪鍾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惟頭及脇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遺才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七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遠浪船沒財物蕩盡惟人達岸才諸無所恨但失像色金煩寬江畔呼嗟不絕捨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沉隱向岸就才既獲色金舉眾同叫歡欣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孤授軍民通恠驚異靈感及才之遇害也刁閹頸骨恰符像焉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尉父曉禪師及楚都既覆群殺交便曉用弊布裹金搭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益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搭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超擬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捨然一餅雲為摸樣早成遂前期日李昏不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餅如何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於像前以刀解辟蠟布經骨而燒焉又感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介感紆累途草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引遠趣帝

京躬奉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此大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摭行務有聞朝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面多髯言晤成章眾所知識偏能讀誦頗威威容故齊福大集恒居坐首群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了未聞味啗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則目故略叙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已舉精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靜倒絕其生源相法所持則導音聞其耳目宗途既闡万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微終亦依之成則昔如來創化寺開須達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必期已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之園星布自嶧購入洛其相先揚建寺以宅僧星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間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千繕塔數百前修擇其華望後進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千雲四達瞻而懷敬實基罕迴七眾益以知歸並弘道之初津掘度之權術也至如引風治閭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傳毒實智興

之通感僧明志開遺寄僧見操動幽明達公因治水而集材美上假冥聖而陳供慧雲貞烈黃金以之不沉道積執言白刁由斯不拔若斯監護不裁由來然則經理眾事論陳退沒並由志節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艱違便虧捨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非聖不履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踴躍目連之任月直常供掃地是以福事之來導引逾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項世情竊每多欺負親塗塔為庸夫謂引材為堅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絕清心斯語不倫殊乖正則故天報為貴尚行尤於人間聖果為高推被箠於僧部斯徒眾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二嚴空有兩誦大經大論感列網歆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諸福其涼多難倚傍了經陳揚疑偽隋祖開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原恐乖遺寄乃勒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燼之餘不盡者隨方間出此諸經藏惟錄正本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六張 明

通數則有三萬餘卷已外別生雜集並不寫之至於裁偽時復抄錄斯由未嘗陶練故致此涉試為論之至如藥師行事源出宋朝此用在疑頓存沿俗噴揚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文鋪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大聖逗機任物而數此要如說行者必致摧除恐涉懷已自虧名實故彼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弥隆而所祈無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惟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明懺止約內心有愧則亡無慙斯有三報輕重具顯迥殊六根淳薄亦陳實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理若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懺懺多歸清眾事承通俗以有行事執著者多遍告雖求皆虧法利故彼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乃願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倒想逾增故難遣聖義應塵無以表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七張 明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若斯順舊常熏理非筌悟梁初方廣源在荆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哀茲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牛度諸所苦欬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擊聲以和動發恒流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瀉統枯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朝乃化惟通一道被時濟世諒可嘉之而恨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徹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默識故文云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實而充僅僕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稱風靡弊成恒則有陳真觀因而廣之但為文涉奇華心行頗淡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罪終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詞可屬引經教如對佛迷歡欣如罵面卷雖二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生讀人不嫌其妨世稱筆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繁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十八張 明

雜不解位以十條因攝煩擘未知本於三怱浪誦盡紙昏憤通於自他為師難共墮負歸於彼此如斯遺累未日清澄固約前論薄為准的六道慈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犯道別開莫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悲之意矧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阿含所述入魔鬼道有親供祭心生隨喜心喜身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華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歸母事也自外五趣報高所收隨報位瞞無由通給今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饗然又報得諸通事含生趣不妨他心微視侍會而從祭爵自此已外其例難叙或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察投輪懷疑結綫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來福興伊始俱惟妄想而善卦難諧愚凡所履諒余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聖賢端然思道剋成位地此並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實歸惟識識心達俗知何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三十九卷

不為用此投輪應分業相又有方等
佛名般舟誦呪多以夢王表淨准此
用顯澆淳且夢惟冥妄想象必取依
憑況在現輪舉擲其心可准若夫惑
業所起拂攝有因惑必違理而生故
懺務觀其理業生依事而起故懺還
須緣事悔必勤身營懺懺愧為其前
宗理悔必折破我人知要是其大略
並如別錄悔法廣之是知釋宗一化
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知福事因修
福故便起想者則應破違教思理觀
如斯易奪集業可期若滯此三金車
教意惟天大聖垂世未欲增生福順
情欣還資故習義溪思擇斷結入道
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為道軌附
情纏系為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取
我倒常行何能違縛是以通人審權
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爽明惑性之
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天
人一向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普由
諸八禪滯情六度不淨事觀及世順
善皆為有法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初定凡聖通行非

續高僧傳

想秘居無生不止終弄出要未靜輪

廻但為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乱善用
完離業有識聞之足為碧鑒派俗
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
故非清蕩所攝豈得心用淨動觸境
增迷長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
有本潛神不修身行夢世何能無事
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
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依觀門輕信
對治斯誠罪也奉觀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達理我不能行又是
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達理則福纏
諸欲在凡使注何能靜心入止正見
方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
惟勤觀漸當缺有不尔沉淪還歸無
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太歲都監奉
勅彫造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

道宣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蘇州栖霞寺釋法韻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嚴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人貌儀象胡故世以
明明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
摶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
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摶
大言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廣福
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駟街骨
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第五九冊

四九一

卷之三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觀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領軍淮浦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及乃於太極殿命龜卜之試卦腹文屬然長裂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僧齋時一會臨中槍梓未則所由及行香訖乃陳卜意明指聲叙致又述緣曰卜征龜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鋒豈不一期程據時以為得師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岷與齊大戰俘虜援兵二十餘萬軍次譙合呂梁彭越前無橫陣故下勅云今歲出師薄伐邊服所獲梁土則江淮二百計城東西五千餘里然龜腹長文号千里也遠驗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勢為業復隆偏意宗猷達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測其終

擇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衆紀用欣然以教習之功成遺業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講紀引衆首出鄴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城南彼舊門人又引衆入正於閭閻欲介相值紀曰卿從何來殊無礼也如何師範輒拒耶既不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竟鳴利建斯在聲榮之望師資焉有紀不答自為下道出于城外迴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積三十載開悟匠導望有功夫解本擬行斯遺誠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往不可追來猶可及請並返京吾當別計乃退掩房戶廣讀經論為彼士俗而行開化故其撰集名為金藏論也一帙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之後與同行七八出鄴郊東七里而頓周匝七里士女通集為講斯論七日一遍往必荷擔下耻微行經書塔像為一頭若母掃帚為一頭齊佛境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去乎掃僧地如閭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故其孝性淳深為之縫補衣著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兼

卷之三

有或助者紀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勞人所以身為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勵道俗從者衆矣又復勸人奉持八戒行法杜廢不許屠煞所期既了又轉至前還休上事周歷行化數年之閒遠鄴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侶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紀曰彼講可退今則無悔既往不咎知復何言後遭周氏吞併玄教同廢呼嗟俗壤每崇斯業及開法始更廣其門故彼論初云邪見者是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金藏論終惟紀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稱江南人通諸經聲清響動衆陳氏所化舉朝奉之又善拔導即務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歸素壤住興善寺每引內禁叙論正義開納帝心即勅正殿常置經座曰別差護經聲不絕聽覺微響即問經旨遂終昇遐晚住定水與雲同卒俱八十餘仁

壽年也時有智雲亦善經唄對前白者世号為雲今望所高聲飛南北每執經對御嚮振如雷時倅哀轉停駐飛走其德甚衆秘不泄之故無事緒可列又善席上談吐驚奇子史丘索都皆詰曉對時引挽如宿櫛焉隋煬在蕃并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欣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為追福又教沙門法論為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黃門侍郎父允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排憤無胤累著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如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介志性非恒言輒詣達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和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閭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古文文加狀

如羅綺故得合章蓮瓣開明暗又聲韻鍾鈴揔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驚異少有大器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帛戲為談諧八歲通詩禮和庚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偏道群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甚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為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曰迦毗降夢子欲開籠拘今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鉢義興生法師行習小震躬為剪落大功德貞律師道謁雲陽請任和上研思十誦一遍能述又從華林園法師受成實論十遍十覆超振前標自謂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謂法華日限一卷因斯通夢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摩訶衍質疑明難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綽然復加脂粉吾出講八年無一問至此能使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北面敷載研尋開善大忍法師還影鍾山遊心

方等將欲試晤先達問津高士因操拊扣寂用程玄妙乃嘆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辯勇二師當塗上將頻事開析亟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偃才進儒英鉤深釋傑面相謂曰推高多智耳目有名我有四絕余具八能謂義導書詩辯勢聲恭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所知識始與王東臨禹井請以同行于時興皇講筵選能義集觀臨途既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開二諦宗百並縱橫一言水泮學士傳經在席嘆曰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方義集復增榮觀興皇又三退曰吾大乘經論略已引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足專學雖多兼該者寡宜速及東蕃法門相寄于斯時也征周失律朝議拈僧無名者休道觀乃傷迷嘆曰夫利利居士皆植福富強黎庶屬小造罪貧弱欲茂枝葉及剋根本斯甚或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僕

射徐陵文見別集陵封書合奏帝懷然動容括僧由復據斯以一言非但罕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時矣江夏王出鎮于越復請同行朗師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講堂相委復屬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於禹穴晏動法輪特進杜稜請歸光顯傳教學徒及永陽鄱陽二王司空司馬消難並相次海運延仰浙東故得塗香惹炬以業以煖頂敬傾心盡誠盡節天台智者名行絕倫先世因緣敦猷莫逆年腹既齊為法兄弟共遊秦嶺凌雲舊房朝陽澄景則高談慧照夕陰匿米則深安禪寂及智者徵上闕庭觀便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永陽還京仰奏清德舉朝僧王同請絲綸遂逢祚終斯事便寢隋相尚法惟深三勅勞問秦王蒞蕃二延授府皆辭以疾確乎不就齊王晚迎江浦躬申頂禮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眾善寺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驟雨滂霑霑自斯厥後有請便降吳越宗仰其若

神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峯吐蓮華洞藏龍穴信江東之秀嶽也觀既仁智為真山水外狎共道安禪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仲實率諸同侶開闢拓基構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去邑還谷栖止終焉衆善講堂付門人主鐘鐺承瓶澆相從不絕及文皇造塔形勝所歸不謀同集取史於觀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雖發誠言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方函宛如盧底天工神匠冥期看符自今在山常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讀誦躬自書弘五種法師於斯乎在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尋紙墨智思擊揚迥飛文外又感興洗遺滌地不為滌事理異人經之力也畢亭神姓陳名重降祝請講法華一遍遺以錢物又降祝捨其廣堂五間為衆善佛殿據斯以言感靈通供誠布有也大業七年四月八日司馬李子深更延出邑講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持蓮地至現病品夢見三人容服甚盛把幡俱礼去淨居遣迎至六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同舉夫侍尊像翼佛還山覺已嘆曰昔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畢矣即集內衆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欲備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慧引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亦曰天台送書并致香藥石蜜觀覽書曰宿世因緣寂後信矣命雨如意一東向天台一器西法志諸雜服式吾眼自分一還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嘗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寶慧又聞空中鼓樂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盤嗽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怡然不覺已滅逝於衆善之舊寺從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變右手內握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禪龕時屬流火燄氣尚嚴而儼若生存寔資神力從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屍手傳香表別叙德踰葉悲起纏雲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香花供獻日有千群隨次大齋開

龕瞻影而色相光潔眉毫更長倍異
生前咸如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空
於靈隱山真容掩方墳寫狀留天竺
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幡
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弊辭
之雄取稱宏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
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為其稱
首自介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
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榮顯寔賴斯
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吊
乃拒官軍羽檄贊馳兵聲愈盛時元
帥楊素整陣南馳尋便瓦解傳廣誅
剪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威光揚江
表謂其造撒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
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稱之徒並
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
人當坐禪讀經何因長忤軍甲乃作
撒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
公言然觀不作撒書無辜受死素大
怒將撒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
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掩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
紉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

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
數絕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
王當世英彥顧公再慮不有慈草素

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
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
耳素曰多時被繫巨解愁不索紙與
之今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頃更紙盡
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
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
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
愁理多方難得觀縷試舉宏綱或稱
憂憤或号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懷
之者必使迴腸余其愁之為狀也言
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
而為大亦自狹而成廣薛山岳之穹
隆類滄溟之混漾或起或伏時來時
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雲乍
同羣網似玉葉之畫舒類金波之夜
上余乃過遠道理殊乖法度不遺嘆
而輒來未相留而忽住雖割截而不
斷乃駁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
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眾人歡
趣滅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制軀易

水蘓武河梁靈均去國阮嗣辭鄉且
如馬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之詠山
梁仲文之撫庭樹並悅懽於官府俱
讚揚於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書東
指遷而作賦又如蕩子從戎倡婦聞
空悠悠塞北省省江東山川所阻夢
想時通高樓進月傾帳來風愁眉歇
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愁房
攏乃有行非典則心懷疑惑未識唐
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
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
復乾於踈勒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即
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為僚隸觀
以才學之富引導不疲講釋開悟禁
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
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
五軀構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
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
餘卷近世竊用其言眾矣
釋法韻姓陳氏蘄州人退慕羽徒偏
工席上騷常遠度罕得其節誦諸碑
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導達吾能引用又通

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

律部傳卷第三十 第十四

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誦授邀延
疏請曰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縵永斷
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棄功長銷
唇舌承拙霞清泉江表所推尋聲即
造徒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固往退
蹤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
搭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
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
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
札八万四千塔樹切既滿感遇野姓
送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
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微應海
中有陽犀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
惟服布衣行慈故也初達逢恠大風
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
帖然大笑自知終事還返栖霞不久
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釋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
浮綺威容肅然見者憚備有文章工
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
僧連宵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率心
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聲咳砰噐如雷

道俗殷禱毛堅自整至於談述業緣

律部傳卷第三十 第十五

市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歎勇晚入慧
日優贈曰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
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抱賜帛四百段
既四十領性本清儉無兼儲蓄率命
門學通共均分從駕東都遂終于彼
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尋
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別
慧寧曠壽法達靈巖旁吼之勢有於
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廣也
擇善權揚都人庄實由寺聽採成論
深有義能欽余迴思樂體人物隨言
聰貴若珠辭也眾以學工將立不願
弘之而權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詣
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
取無出江南至於詮品時事機斷不
思莫有高者晚以才術之舉揚帝所
知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而下
今行道英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
義同集宮內六時樹葉令必親臨權
與立身分諸禮導既絕文墨惟存心
計四十九夜送委二僧將三百度言
無無迷身則聲調隨人指則機神駭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第十六

眾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亦亦煬帝與學士探願言諸葛
穎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導達
鼓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穎曰天授
英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謂其言為為
卷軸以問於權權曰唱導之設務在
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戲明誠
何能輒傳亘連焚之勿漏人口故權
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展
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帝列用
牽引轉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
業初丘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
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任放謠詭多
奇言雖不敏系寫情都盡蕭僕射昆
季時号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
有檀會必遠邀迎然其令警始飛殿
焉早逝擇門掩扇道俗咸悅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物在
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
圖機目得其清致時和唱讀文學所
欣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用呈蕃晉王
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復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負聲教之寄二違

發足之誠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
眼闔不能運筆王大怒長囚江都令
守寶臺經歲及入京儲貳出巡揚越
乃上太子東巡頌其序略云智果振
衣出俗慕義遊梁感昔日之提獎喜
今辰之嘉慶遂下令擇之賜錢一萬
金鍾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
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
偏洞字源精開通俗晚以所學退入
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
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襲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
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史以
為恨耳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
周賡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
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綽頗程
深器綴本兩卷陳叙謀猷學者秘
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
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
科據矣

續高僧傳

舊所經充滿有臆試密尋機意言通
詣即以所解用諸先達咸曰卿曾昔
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
聲盡卷舉擲旁遊轉驚驚馳無不
訝之皆未返唇乃於講隙一時為叙
陳國齊會有執卷者若不陳聲齋福
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
盈耳頌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
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雖年
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
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球者然而
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
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工住日嚴
寺尤能却轉呀響聲揚長引滔滔清
派不竭然其聲發喉中唇口不動與
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
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
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
聞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推心喪膽如
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
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
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晚入東都景感

作亂齊楚趙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後
復還關壤時有僧帝曰逆賊建福言
涉國家並可收之因即募覓常被圍
逆行次莎柵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
於此止常曰積負久作終須償了遂
至東都果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京
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頰傳壯詞氣雄遠大衆一
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
善大殿鋪基十畝擣石高大非卒搥
鼓及英引衆連旋行次密門聲聒街
擊皆為動振神爽唱梵弥工長引遊
轉聯綿周流內外臨機驟促恆洽衆
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照機寺曇寶
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
許常講觀音導引士俗而聲調超挺
特異人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上讚
礼聲雷音飛衝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
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揚都人家世太富
奴僕甚多年在童州雅重譙謔引諸
群小乃百數人同戲街衢以為自得
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續藏傳卷第三 第三十二

在大極殿前聽令而過朝宰江提等
願其約束銓叙駐步訝之相視笑口
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松檟前緒承
沙門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談之光聞
遠近便辭親詣焉從受三論偏工領
疊所以初章中假復詞遣滯學人
苦其煩學而凱統之冷然擇煩各有
投詣及藏入京因偕同住義業通廢
學習于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輒條
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擇擬至於唱導
將半更有緣來即為叙引軍符衆望
隋末唐初嘉猷漸著無有殷會無不
仰推廣誦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
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
張鼎雄辯難加自恨聲小為凱陵架
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
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廣
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得義銓序言
無浮重文極鋪要品構既窮凱還收
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結
鋒若此而情均貧富赴供不吝存念
寒微多行針療後以蠅點所拘申雪
無路從於原部乃行服古賢諱開莊

續藏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

玄時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華第多福
會至於唱叙無非凱通後登靈州勢
隨任所留連歲餘欣慕朋從及巡撫
燕山問罪泥海皆與連騎情同此景
在舊齋祀須有導遠乃隔幃令凱作
之至于終詞無不泣淚王亦改容遂
卒於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
笑聚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
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
存章句消判生起結詞義巖之制用
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辟
異相聯譬觀公導文王孺識法梁高
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
調興拙拔無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
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
府難開及巖之登座也按几顧望未
及吐言擲物雲屑須臾坐沒方乃命
人從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
述幽途可歇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
逝提耳抵掌速悟時心莫不解疑撤
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成其功焉時
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聞陰

續藏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

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曜日生事所
明為存陰入無主但濁世情鈇說陰
界者慧曠也故隨物附相用聞神府
可不佳乎以貞觀初年卒于住寺春
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
方開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
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
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
未悟談揚權而論之爰始經師為德
本實以聲釋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
以從迴向頃世皆指其言鄭衛邪派
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
淫音婉變嬌嗔頻繁世重同迷渺宗
為得故聲咽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為時廢物希貪附利涉便行未
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
宗女眾僧頗魚之而越墜生堅貞殊虧
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厭訛
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
將非必世遷貿固得行藏有儀乎道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疎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

乖竺悟故佛世高例則身子為其言
初審非斯人則難藏陳其映各統其
朗拔終歸慧門法師說法之功律師
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終篇
俗有無施不可又陳無備一人道則
不輕未學亦開降外須博是以前傳
所叙躬勤四能即用以觀誠如引例
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既豐則溫詞雅
賄才辯橫逸則慧發騰幾必履此
則軌躅成於明道如乘此位則濫叨
賢於玄津但為世接五俗人經九悞
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躋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文人學搆疎燕時陳鄙俚
褒獎帝德乃類阿衡讚美寒微翻同
旅冕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悉略
璋玦豈聞牀凡若叙閨室則諸窈窕
從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
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謂福
徒施亦使信情羨幸又有逞術贊吻
搖鼓無慙豔飾園連闔光馬斯並
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勇果前聞無思
箴艾遂即重輕同迹真誤誤涼頗厚
既增弥深癡滯寧謂道達豈並然耶

三如言擇之對晤儲兩千紙不與其
繁華真觀之拔難理神百句弥開其
邪信故得存土定其尊孝佳嚴審其
邪已詞調流便平亦雅窮引機倫綜
恆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偏素解頗
便識信軍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
舉則得人開悟如此有背斯言則來
謂掩化如彼輒試論矣臨機難哉
匿之作必世相駁轉草草章多邪新
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束阿昔
遺乍陳音陵冥授未詳古述且叙由
來豈非聲乘久布之家雅信口傳在
人為高舉固難准大約其體例基眾
焉至如梵之為用則集眾行香取其
靜攝專仰也若其名實梵者淨也寔
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
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詔
聲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
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
哀緩遮極勢之類也地分鄰魏聲亦
亦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閩中
巨細天際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
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二秦壤

深高為勝然則慶事難常未可相棄
若都集道俗或傾郭大齊行香長梵
則素聲為得五眾常礼七貴恆興開
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
夜良辰皆漢相阻故以清聲雅調駁
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
陵昔并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
無其美劔南隴右其風體奉雖或盈
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
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妄
測斷可知矣頃匿之作頗涉前料至
於寄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為功
匿終於散席尋明匿也亦奉天音唐
翻為靜深得其理謂眾料散恐涉乱
緣故以明約令無逸也然靜明為義
豈易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索故隨
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頌讚之設其涼
寔繁江淮之境偏饒此觀彫飾文綺
釋以聲華隨卷稱揚任契便構然其
聲多豔逆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
音迷是何筌目聞河晉魏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惟彼南服文聲若林向若節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遠隨墮難近返亦希焉至如生嚴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達運之讀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風素斯並無聲以廁其本故得列代傳之或音問日向叙諸讚頌續由聲余聞非聲無以達心非聲不曉玄理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異必以此陳未聞前喻義須銘戴知約得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世該既非聲覆法本佛有弘約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衆而冒魯夫斯誠耶也京輩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有常宗並盛德之昔深未可排斥至於聖格彝訓通別兩序以命章述經叙聖人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頌文別而開發義同古聖垂範於教端今賢祖承於事表世遠莫測其西斯非相得其蹤信有依焉固非誕妄且太集叢內容雜波騰奔欲正理何由可

靜未若高麗英音歸依三寶志開駁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草創開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素開大施門打利唱聲極振衆具別請設坐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駁百數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述斯實利口之鈺奇一期之走馳也餘則界得僧得其徒復弘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適化無方陶甄不一知微詎幾達信誰焉然則堅信終乎我立知微極乎想滅自斯階降漸次不倫達化以識變為明通法以溫委為闇故身子謬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譏訶自餘下凡諱難因天且道開物悟信乎說道之功既非會正何能審觀止可登機之務以意而量接俗之能存乎此舉猶應教文信度懸壺者奇擬人以倫固當非各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終南大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敢告法屬曰竊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頌

世澆離多平名實後學奔競末志尋等致混篇章凋殘者衆自梁已後僧史荒蕪追討英猷罕有徵結豈非綴緝寡鮮聞見遂沉高行明德湮埋難紀輒大涯揆且擬在言至於傳述面虧嘉緒猶賢絕陸無聞於世所以江表陳統瓊是琰疇之嚆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侶英聲冒於天漢盛行動於人心並可措摸俱從物故嘗以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師尋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豈不光開僧海舟但聖蹤則釋門道脉願思齊之有日俗流上達增景仰於生常邪輒舒傳未冀期神之有據耳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